

凤栖

38

下

昆仑

萧逸作品集



凤栖昆仑

第十九回却道七郎好风情

李七郎长剑直劈，取向对方后背。

简昆仑反臂以迎，当！架开了他的剑锋。便在这一霎，李七郎猛地袭身向前，扑向简昆仑右侧方，长剑运施内气，化为大片光雨，在他抖动的剑势里，简昆仑右面七处大穴，俱在他的照顾之中。

这一次出手，大大显示着李七郎的功力不凡。

简昆仑心中一凛，却也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，用一面斜阳剑势，与对方极具实力的一接。不意转动的当儿，才自觉出左面半身，大是有欠灵活。非仅如此，即使真力运行也力有未逮。

一惊之下，吓得他打了个冷噤，脚下由不住一个踉跄，只觉着肩上一阵奇寒刺骨，只以为被对方剑锋所刺。

却是险到了极点。

随着剑尖的微微一偏，改刺为压，按动之间，李七郎颀长的人影，已拔起来丈许高。

一起又落，飘身于丈许以外。

一丝惊吓，显示在李七郎脸上：“你身上有伤？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，颇是有些意外地向对方望着，想不到对方在足以取胜，性命攸关的俄顷之间，竟然对自己网开一面，手下留情。

却是为何？一霎间，简昆仑面现悬疑，却是迟迟不语。

李七郎往前面走了两步，压住长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是谁伤了你？”一抹关怀之情，现诸在七郎颇称俊秀的脸上，谁能料想到，瞬息之前双方犹自兵刃互往在做殊死之战，这一霎却竟然有了如此微妙的变化？

简昆仑冷冷一笑道：“何必多问？”长剑再指，道了声：“请。”

李七郎只是睁着一双异常明朗的眼睛，频频在对方身上转着，先时的轩昂战志，只因为一念顾忌到对方身上的伤，瞬息间已打消了个干净。

非仅此也。他更似有无限关怀，万般惜怜……透过了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径自向对方传送了过去。

这一切，俱为简昆仑所忽视。他犹自接剑以待，直到他忽然洞悉了对方根本没有再出剑的意向之后，才缓缓垂下了手里的长剑。

“为什么中途停住？”简昆仑似有受辱之感，“别以为我半身负伤。就真的不堪承教。不信你放剑过来，再试试看？”

李七郎清澈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盯着他，心里却似在想着另一个问题。

“到底又是谁伤了你呢？”长长的眉毛挑动了一下：“是了……定然是那个化名七老太爷的老奴才。”

语气间，竟似自毁立场，而与简昆仑站在同一战线，同仇敌忾了。

简昆仑看着他，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，当地一声还剑于鞘。

李七郎才似忽然有所触及，向着他微微一笑：“不是我对你剑下留情，而是你身上的伤……有一天等你觉着完全好了，我们再决一胜负，也还不晚。”

一面说，他随即把长剑插落鞘内。

简昆仑点点头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便掉头而去。

走了几步，回过身来，却是李七郎颀长的人影，仍自站立原处，心中不无怅感。这个李七郎，真正让他无以应付，是个软硬皆难施展的人物。

李七郎在他顾探之下，微微含笑，践踏着一地落叶而前道：“有件事你一定想知道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关于九公主朱蕾的下落……”

这句话使得简昆仑顿时为之一振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李七郎说，“我一猜你就有兴趣！”他似乎略作犹豫，遂自做了决定，“好吧，我们不妨来比赛一下，看看到底鹿死谁手？就拿九公主这个人来做个赌注，看看谁先到手？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说：“这意思是，贵派万花飘香也打算对公主加以染指？”

“我们一直没有放过他们！”李七郎说：“不只是九公主一个人，包括永历帝本人，以及他身边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有兴趣。”

这么一说，简昆仑心里反倒略为宽释，却是因为七老太爷的底牌既为自己所知悉，九公主落在他的手中，辗转入京，不免死路一条，若是万花飘香中途把她劫出来。情形便大有转机。

固然，柳蝶衣野心勃勃，之所以劫持永历帝一家，无非意在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满足他一己称雄天下的霸心而已，却是可以断言，九公主在他们掌握之中，却不致有生命之险。

问题在于七老太爷到底实力为何？是否敌得过万花飘香之中途出击？这些却是自己所无能左右，却又何妨与对方一赌输赢？

李七郎笑吟吟说道：“其实，这只是你与我个人之间的一个赌注而已，换在别人可就不同了，记住，连你本人都是我们急欲擒获的对象，柳先生已颁下了命令，谁也不敢不遵，这一点你应该是心里有数。”

简昆仑点头道：“多谢你提醒我，想必是时姑娘已然出动？”

李七郎一笑说：“岂止是时堂主一人而已？万花飘香高手如云，还有更厉害的人物，你只是没有见过罢了。”

简昆仑心里微微一动。一个人的影子，蓦地闪向脑海——燕云青。

这位隶属万花飘香两大堂主之一的金叶堂堂主，至今还不曾现身而出，他若是在暗中对己加害，却是不可不防。

简昆仑决计与李七郎本人在九公主落入谁手这件事上别别苗头，赌个胜负输赢。

李七郎微笑道：“你愿意了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接受你的挑战就是。”

说完，正待转身离开。

“等一等……”李七郎唤住他，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赌注是什么？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李七郎湛湛目神，若似有情地直视着他，目光里却不无执著：“如果你输了，很简单，我要你心甘情愿的束手就擒，同我一起转回飘香楼，今后共事柳先生，永世不心生二念！”

简昆仑愣了一愣，半天才讷讷说道：“要是你输了呢？”

“问题就更简单了！”李七郎笑靥不失地道：“要是我输了，便自横剑一死，自刎在你脚前。”

“这……又何必？”简昆仑说，“这个赌注太大……也太残忍了……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简昆仑冷冷说道：“你我之间，并无深仇大怨，我又何忍置你于死地？”

李七郎一笑说：“这意思是你一定会赢了？别太自信，我不会输的……”

简昆仑冷笑道：“果真如此，你更何忍置我终身于柳蝶衣之下，供其驱使？在我看来，这个罪远比死来得更为可怕，恕我难以苟同！”

说完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自去。

李七郎只是向他背影望着，直到简昆仑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，才怅怅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实在说，他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？却是抛不开对方印在心上的那一条人影……乃至感受出如不能与对方长相共守，宁可横剑自刎在他的脚前。奇怪、可怕的一个意念？

简昆仑返回花鼓楼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九公主朱蕾既为对方所掳获，自己这个人对于七老太爷来说，应是全无兴趣。便是目前这个理由，简昆仑才毫无顾忌地返回。甚而，他脑子还有一种奇怪的念头，巴不得对方放不过自己，如此一来，便可大肆周旋，进而由对方身上，探知公主下落。

是以，他非但不要回避，反而更是招摇。

华灯初上之时，简昆仑一袭锦衣，手摇纸扇，翩翩风采出现在四面荷花的湖心亭内。

四面锦绣，人儿熙攘。

却有妙龄少女，手挥五弦，发声新莺，一曲高歌，唱的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时令小调。

调寄清平东风去了秦楼畔，一川烟草无人管，芳树两暗暗，黄鹂三两声……

歌声袅绕，清新动人。

简昆仑凭栏独坐，心绪起伏。犹记得昨夜此刻，还与朱蕾在此同餐共饮，一夕之间，便自分离，却不知她现在系身何处？安危如何？这么一想，简直内心忐忑，如坐针毡。

由李七郎嘴里，终使他知悉了那个七老太爷的真实身份——九翅金鹰贝锡。

这个名字对他来说，全无印象，只是当今皇朝的十三飞卫，却在武林中屡有传闻。此人既居十三人之首，自然绝非无能之辈。

事实上皇朝十三飞卫，亦即当今清帝十三名近身护卫。其权术势焰，想想也可以知道，无怪乎以吴三桂当今王者之尊，亦不得不曲予优容。

简昆仑夹起来一块鳊鱼，入口慢慢咀嚼……思维却只是在九翅金鹰贝锡这个人身上打转。如是对方那一身鲜丽华衣，珠光宝气的满身穿戴，便自清晰现身跟前。这个人的身手，果非等闲。那一掌变化突然，翩若蝴蝶，却兼具飞鹰之势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却是力发随意，内涵万钧，真个有一掌山河之势。差一点拍散了简昆仑身上真气，落成了终身残废。

把一盅绍兴黄酒满满灌下喉里，简昆仑只觉着说不出的气闷，左面肩头，为对方掌拍之处，火辣辣直似犹有余痛。便在这时，他意外的看见了一双眼睛。

那双眼睛也正向他窥伺。

两根手指轻轻拨开垂下的珠串，那人其实原在黑暗之中，只是不知怎么，却为简昆仑意外的发现。

正是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使得他把到口几已下咽的酒，中途忍住，借助于一个回势。全数吐回盅里。这个动作，甚是微妙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决计不会为任何人所窥破。

他随即注意到，那双暗中的眼睛，忽然为之消失。

虽然是一个看来不足为奇的小小动作，但是简昆仑屡经大敌，却不敢等闲视之。

这壶酒方才由侍者送来，锡质镂花的壶身保得酒热，善饮的人都知道，绍兴黄酒要烫热了喝才够味道，即使盛暑时候，也不作兴凉饮。

久走江湖历练之人，却也知道，蒙汗毒物所最宜混入者，也正是这类味醇质热的黄酒，一经混合，饮者如非特别细心，简直无能察觉。

却是暗中那一双注视的眼睛，忽然使他留下了仔细。于是，这满满一壶美酒，便在神不知，鬼不觉的情况之下，悄悄的隔窗付于流水。

某种情况之下，简昆仑似乎有所觉察。他于是作势畅饮一杯，随即摇动了一下早已不见涓滴的空置酒壶。完成了这个动作，便似不胜酒力的样子，倚身座位，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。

须臾，穿着灰色大褂的酒保，手托银盘，盘子里托着另一只锡壶，施施然来到了眼前。

“先生，还要酒么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说了声：“好酒！”便把这壶酒留了下来。

两壶美酒下肚以后，他便似不胜酒力地倚身长座，醉倒了。

一些细小、琐碎的动作，便自在这个时候，悄悄部署完成。诸如，把一口十分锋利的短刀，藏置腕底。

长剑月下秋露却不曾带在身边，出来之先，便已藏在别处，这一次由于他的自作聪明，反使公主朱蕾，落在了七老太爷手里，对他来说，实是莫大羞辱，受了这次教训，乃使他对任何事都心存仔细，再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这一霎，他倚身靠椅，看似俯脸向下，其实却可经由腋隙，窥知一切。这个动作，似乎并没有立刻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耳边上犹自听见卖唱少女的婉转歌声，六角酒亭座客却也不少，行酒猜拳却也是免不了的。乱糟糟的四面八方声音，一直在他耳边上响个不停……才使他觉出，此番装醉的滋味，不大好受。

未几，才有人来到了近前。还是先前送酒的那个酒保。

这时他一面收着酒菜，一面频频向简昆仑身上顾盼，却是不出声音。

过了一会，才缓缓走过一个人来。

透过腋下空隙，简昆仑清楚地看见这人的下半身子，一件讲究的绉绸子湖色长衫，脚下是茶色缎子的双脸皂靴，很斯文讲究的穿扮。

这身装扮，立刻使简昆仑记起入门时的那位账房先生——尖尖瘦瘦的一张白脸，两只大肿泡眼，人很礼貌。进门时还向自己双手一拱及地，特意示好地称呼了一声“简相公”。自称姓张，是这里的账房先生。

张先生这时背负着双手，走到了简昆仑身边，来回踱了几步，还特意把头低下来，仔细地向简昆仑脸上看个不已。然后他才直起腰来：“醉是醉了，还不够沉，可小心着点儿！”又道：“好酒性，两壶酒喝得光光的，一滴也不剩！”

旁边一个小伙计说道：“是怎么着？把他抬回去呢，还是就……”

张先生说：“等着，人还没到……”

简昆仑心里一动，又是什么人呢？

“你小心注意着，一有动静，马上来告诉我一声！”说了这句话，张先生就迈着八字步，慢慢走了。

简昆仑干脆身子一翻，趴在了桌子上，这个姿势比较更能持久。

张先生吓了一跳，又过来特意地察看了一下，用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，见他毫无反应，才嘿嘿笑了：“行了，这一次够沉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脚步声响，走过来两个人。

即听张先生的声音说：“醉了，醉……这家伙真行，两大壶酒才把他给弄躺下了。”

后来的人，一伸手扳过了简昆仑的身子，却见后者一双眸子半睁半闭，目光发直，岂止是醉了，简直人事不省。

后来的两个人，一个秃顶尖颧的瘦子，另一个短发灰眉，双目翻白。

两个人虽是各着长衣，一副斯文打扮，瞧着那眼神儿以及满脸的风尘气息，却也可以猜知绝非一般良善人家。尤其是后者，那个短发灰眉的汉子，一入简昆仑目光之中，由不住大大吃了一惊。便是烧成了灰，简昆仑也能认得他。

无眼太岁公冶平。

昨日在船上，动手开打，把自己迫落入水，便有此人在内，想不到他又来了。

这个猝然的警觉，使得简昆仑为之心头一震，当时真有一种冲动，恨不能立时动手，以奇快手法，致对方以死命。

只是那么一来，显然失却了此番佯作昏迷的本意，且先暂时忍耐的好。

一念之间，便自打消了向对方出手的本意。只是对方既是这等狠厉人物，却要加倍小心，不可不防。

扳住简昆仑肩头的那个秃顶汉子，偏向无眼太岁公冶平道：“是他不是？”

公冶平冷冷一哼说：“没错。”

秃顶汉子哧地一笑说：“听你说不是厉害得很么！也不过如此，两壶酒就放躺下了。”

一旁的张先生咳了一声，插口道：“小人酒里掺的不是一般的蒙汗药，是……”

“是我给他的！”

公冶平接上了话头：“别说是他了，就是只老虎，也得睡上三天，不过，话虽如此，对这个人可真得十分小心！”

这句话顿时使得简昆仑心里一动。猝然警觉到这个假瞎子即将要向己出手，一念电转，立刻反应于丹田内气。

原来他幼时从父亲练习内功，已具真气运行之能，事先若有预防，一经运行这下，除非是极特殊的手法，一般点穴手法，大可无畏。

正是公冶平那句可真得十分小心的话，提醒了他，使他感觉到对方的可能出手，乃致猝然提吸起一股真力，以之遍布全身。

这番措施，方自完成。公冶平已付诸行动——足下微探，右手三指撮如鹤喙，一连在简昆仑身上肩井、志堂、风池三处穴道各点了一下。

秃顶汉子嘿嘿一笑，手势一松，简昆仑便又倒了下来。

简昆仑暗道了一声“好险！”

若非是他的一点先见之明，此番真个弄假成真，着了对方道儿。

公冶平施展了这么一手，才自宽心，再无恐惧。哈哈一笑道：“这就好了，就算他长了翅膀也是飞不动了，拿酒来！”

张先生拍着手笑说：“快，快，酒菜侍候，给两位老爷贺功！”

一下子擒住了简昆仑这等人物，自是大功一件，少不得要酒菜庆贺一番。

酒菜就摆在简昆仑伏案的同一张桌子上。张先生奉邀作陪，对二人极尽恭维能事，三个人放言直论，再无一些顾虑。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一句句都进了简昆仑的耳朵。

三杯黄汤下肚，公冶平嘿嘿笑道：“这阵子，老子哥儿几个受的窝囊气可多了，尤其是那个老家伙、龟儿子，眼睛里根本不把老子们看在眼里，这下子也让他龟儿看看，牛不是吹的！”

秃头汉子哼了一声：算啦！人家的来头大，没看见吗，连王爷都买他的账，咱们又何必跟他斗？”

“斗当然是谈不上啦……今天我非要抓着这个姓简的，就是格老子的要他看看，看看我们七太岁不是草包！”

奉陪未坐的张先生，随自插口道：“七老太爷走了没有？这边的房子，还给他老人家留着呢！”

公冶平一笑说：“你最好租给别人吧，他呀，我看是不会回来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张先生讷讷说，“可是他老人家……的房钱还没开呀……”

秃头汉子哈哈一笑：“等着吧，一年半载也许还会回来，少不了你的！”

“是是……”张先生随即不再吭声了。

公冶平冷冷笑道：“虽说是打京里下来的，王爷可也犯不着这么巴结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真像比对他爹……”

“咳……”秃头汉子咳嗽了一声，“兄弟，你喝多了，嘴下留点神吧！”接着他干笑了一声，“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！双方互惠，嘿嘿……平常看你挺光棍的，怎么这件事你就看不出来呢！”

“双……方互惠？互惠个什么？”

秃头汉子忽然一笑，推着盘子站起来说：“行了，咱们也该走了，天不早了，路上又黑，还带着个活宝贝，喝多了误事。”

公冶平也就不再多说，吆喝了一声：“算账！”张先生只是推辞，无论如何也不敢真的收钱，也就算了。

水声潺潺，船儿摇摇。简昆仑又睡到船上来了。几次三番，他都想伺机下手，结果了对方这两个狐假虎威的太岁，只是急不得也，有些心中的疑问正待由对方嘴里解开，便自忍了下来。

这条船当然不能跟那天七老太爷借自吴三桂的画舫相比，简直不能相提并论。窄小的船身，顶多不过只能容下十来个人，简昆仑这么一躺下来，更自余地不多，摆上一张桌子，小小船儿便占满了。

桨声数乃，舟身时有起伏。

这一带黑的厉害，蚊子又多。

简昆仑睡在那里，既不能动，这个罪可是受大了。平素对敌时，轻易不思一用的内气真力，这一霎却不得不施展出来，用以对付脸上的蚊子。

这个办法固然有效，却是耗力太多。

似乎眼前已到了出手时刻，他却仍在有所期待。

萤火虫时明时灭，舱里就只悬挂着一盏破纸灯笼，光度之微弱，也只能

略可用以辨物。

简昆仑简直可以睁大了眼向二人直瞪，也不虞会被他们发觉。

“老吴！”公冶平向秃头汉子说，“依你看，那个老家伙他是安着什么心？在王府他还要呆多久？”

“这可难说了！”秃头老吴说，“管他们呢！”

公冶平一面用扇子赶着蚊子：“管我是管不着了，只是那个老小子喝五哈六的样子，我受不了，格老子的，我们是跟王爷出差，凭什么要听他的，你瞧见没有！连宝二哥都有点受不了啦！”

宝二哥又是哪个？

简昆仑随即记下了这个名字。

秃子老吴一笑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也看出来不是？凭我们这点能耐，还不足跟他斗，宝二哥可就不同了，王爷是一天也少不了他，他们两个要是斗上，可就有乐子好瞧了，咱们又何必呢！”

这么一说，宝二哥这个人的身分，大概也就呼之欲出了。

公冶平呵呵笑几声，甚是得意地道：“真有你一手，看你平常逆来顺受，一副不吭气的样子，原来也有你的主意，是打着这个算盘呀！”

两个人都笑了，一面剥着花生、喝着茶。

“对了！”公冶平才似想起来，又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王爷跟那个老家伙什么双方互惠……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？”姓吴的说，“你当王爷真的犯贱？凭他王爷的分身，犯得着去巴结姓贝的那个老头？”

姓贝的，便是七老太爷了——正确的称呼应是九翅金鹰贝锡，这个姓是个旗姓，以此猜测，七老太爷这个人，当是满人，应是无误。

公冶平没有吭声，这一点，他一时还真想不明白。

秃顶老吴不愧比他年长几岁，一双招子硬是不空。

“说明白点吧，一个为色、一个图财，就是这么档子事，谁也不是省油的灯！”

“为色……”公冶平怔住了，“难道王爷他瞧上了九……公主那个小妞妞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

“啊……”公冶平这才似忽然明白过来，“可是……那个小妞是钦命要……犯……王爷他？”

“什么钦命不钦命？这里到底谁当家？”

“啊……”公冶平连连点着头，越想越有理，“原来是这么档子事……可是姓贝的不是打京里来的吗？难道就不防着他点儿？”

“这不就是说一个图财吗！”秃顶老吴说，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为着这个，姓贝的早就带着小妞走了，还在这里瞎蹭个鸟！”

“啊……这就对了，对头！对头！”一连两声对头，川味十足。

简昆仑心里的一个疙瘩，总算解了一半，这番掩忍活罪，可算没有白受。

老吴冷笑着说：“看样子，贝老头开价很高，王爷有点心疼，还在杀他的价，再怎么，人家是个公主的分身，不比前此的那个十面观音，五千银子就打发了！”

“可娘娘那一面也不好说话呀！前一次大发雌威，把佛堂都给砸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老吴眯着眼直笑，“谁叫她一天到晚只知道烧香念佛，放着

好好的娘娘不当，光想成仙——有什么用？王爷他老人家天性如此，就好这个调调儿，你能把他怎样？咬他老鸟？”

越说越不像话，姓吴的一口家乡河南口音，跟公冶平的四川话一搭上，可真应上了南腔北调。

公冶平一面剥花生往嘴里扔，一面连声冷笑不已：“怪不得呢，格老子——周总兵那边，已经把人都抓住了，姓贝的老小子硬要来上这么一手，多费上一道事，我是奇怪，原来他个老小子是打的这个主意？我们哥儿三个也被他摆了一道，还真给他卖命……妈的！”气得他直吐气：“早知道这样，哪个龟孙子给他卖命！妈的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往他一个人荷包里流，我们连一点边也沾不着！”

越说越气，公冶平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那样子真恨不能立刻找七老太爷拼命。

“不行，格老子，找他去把话说清楚了，他为什么，格老子我们为什么？凭什么他一人吃肉，连点汤也不给我们喝？”老吴说：“算了吧，你还是坐下来息熄火吧……”

公冶平用力地拍着桌子：“不行！”一抬头，顿时傻住了。

敢情是一边躺着的那个人——简昆仑，竟自站起来了。

一惊之下，公冶平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坐在他对面的老吴，蓦地瞧出了不对，回身一看，顿时也愣住了。

“不好……”随着公冶平的一声喝叱，右手飞处，手上的一碗热茶，连着茶碗，一并直向着简昆仑身上砸了过来……却在简昆仑鬼影子的一式闪躲里，砸了个空。

呼地一碗茶水，直飞舱壁，啪嚓摔了个碎片横飞。

船身轻轻一颤，简昆仑如影附形的已来到了一人近侧。

公冶平怪啸一声，来不及施展兵刃，右手倏地一翻，用足了力道，直向对方脸上击去。却是简昆仑的一只手掌，也在这一霎同时递出，叭！迎在了一块。

随着船身的一个疾动。公冶平身子蓦地后退了两步，方自开口说了个你字，哧……一口怒血，已自狂喷了出来。

简昆仑已不再手下留情，这一掌功力内聚，全系内气真力。虽然未见得有一掌判生死之感，却在与对方一接触的当儿，伤了他的内脏。

无眼太岁公冶平一身功夫，说起来算是挺不错的了，可是今日碰上了简昆仑这个大敌，活该倒楣。

简昆仑这边掌势方撤，他已由不住扑通倒了下来。

秃顶老吴一惊之下，总算明白了眼前是怎么回事，此人叫吴元亮，人称秃鹰鬼见愁。入王府当差，改称秃太岁，亦为七太岁之一，一身功夫，在七人之间，最是卓越，为人却也在正邪之间，平素并无大恶。

眼前这一霎，目睹着简昆仑的神武，不由吓了个魂飞魄散，右手探处，深藏腰际的一口软兵刃十二节亮银鞭怪蛇也似的抖了出来。

银光四颤，琤然作响声中，这条十二节亮银软鞭，抖了个笔直，随着他前进的脚步，直向简昆仑两眉之间眉心一穴疾点过来。出手不谓不快，招法不谓不狠。

简昆仑冷笑一声，身子一个快速疾转，旋风也似的已绕到了老吴右侧。

秃太岁老吴叱了声：“打！”手中银鞭，蓦地自行倒卷过来。反向简昆

仑脖颈上绕了过来。

铮！又是一声脆响。

简昆仑的一双手指，迎着了他的鞭身。只凭着这一点之力，真力内聚，乃自将对方一截鞭身忽悠悠地荡开了一边。

秃顶老吴吓了一跳，施出全力，嗖地打了个旋风，跃向船头。

简昆仑却容不得他这般猖狂，船身一起又沉，简昆仑如影附形的已欺身而进。

老吴再施故技，哧……亮银鞭毒蛇出穴，扎向对方心脏，却被简昆仑左手轻轻一抄，抓在了手上。

船身骤然打了个跌，荡起了一天的浪花。

简昆仑的一只右手，已按在了老吴右肩下方——像是当日七老太爷掌伤自己一般模样。这一掌足能拍散对方护体真力，老吴若是没有简昆仑那般深厚扎实的功力为盾，看来足够他在床上躺上半年的了。

扑通！水花四溅，淹没了老吴整个身子，便此一路随着湍急流水，载沉载浮而逝。

第二十回隔花小犬空吠影

月明星稀，翠湖如镜。

五华山下美景无边。

又复是满月之夜，每一回，简昆仑举头向明月怅望，心里即有说不出的激动……

九公主失踪已近二十天了。

种种迹象的显示，证诸各类传说，矛头皆指向这里——五华山宫，七老太爷挟公主以自图，此刻正为平西王邸的贵客，公主朱蕾应是没有例外，也在这里了。

简昆仑左思右想，硬是压不下这一口气，一路兼程而下，今夜便是探宫来了。

平西王吴三桂何等气势？这一点无庸多言，自入滇境之始，便已经看了出来。这一霎，仰视山宫。却只见一片层台累榭，翠翘曲琼，繁星点点，皆映自琉璃殿瓦，更似耀眼璀璨。

那一道疑是玉质的石阶，气势如龙，一路伸延盘转直上，却有两列千百盏繁灯，石马石兽，间歇其间，将一行山道点缀得更增无限壮观。

却有那执戈持刀的锦衣卫士，鹄守长更，一路而上，为数千百。

即使像简昆仑这等身藏绝技的高人异士，也不敢轻犯其锋。登山之前，切要细细盘量，不得失之大意。前山不成，简昆仑又自绕向后山。

也是一样。

火光时耸，更见军营的驻扎，行人来去，只听得一声，“口令”的吆喝，看样子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简昆仑又自绕了个方向，改向侧面攀登。

这一面碧森森满是绿竹。

依然有明灯点染其间，却是说不得了，便自选择这里。

简昆仑周身是胆，心念既经决定，再无反悔。

今夜，他特地穿着一套黑色紧身衣靠，前此为了七老太爷所中的掌伤，经过多日调养，总算已完全复元，这一霎只觉得全身是劲，活力无限。

风引竹梢，悉悉有声。

有一道窄窄石阶，蜿蜒直上，时而掩饰在竹影婆娑之间。沿山一带，虽不失林木葱葱，却有明灭灯火串联其间。乍看之下，宛若一天星辰，撒落在辽阔的天际云海，却是别具姿态。

只是，如果有意做进一步深入观察，即可领略到，那如同星海的一山灯火，其实俱是布防其间的石堡暗卡，驻扎着用以捍卫平西王邸安全的亲军卫士。

简昆仑仁立竹下，盱衡当前形势，越加心怀谨慎，不敢大意，思念中，即见前道灯光晃动，走出来个年老差弁，披着个汗褂，一只手提着蓝子，一只手打着个灯笼，一路步履蹒跚，显然酒喝多了。

简昆仑伫立竹下，婆娑树影，正可用以隐身，倒不虑为他发现。

老差弁一路歪行来，却不怕失足滚落山下，一边行走，嘴里也不闲着：“五香牛肉，棒棒鸡，你妈是个阎婆惜……”

也不知是在骂哪一个，看来这一趟子差事，便是专门为采办五香牛肉和棒棒鸡了。

后面一人哑着嗓子大声嚷着：“老曹，老曹……”

前行的老弁扶着棵松树，缓缓回过身子：“啥事儿？”

“给捎两斤猪头肉来，张管事家里的要……”

老曹哼了一声：“晓得啦。”回过身子却嘟嚷着：“还给她捎个槊子，问她要不要？”便自晃晃悠悠一路去了。

简昆仑早在他们彼此答话的当儿，施展身法，一连三四个起落，已进身当前。

先时说话那个哑嗓子的人，是个高大的胖子，身上围着油兮兮的围裙，敢情是厨房的一个伙夫。

平西王府人口众多，王爷以次，众口难调，光是负责各房饭食的厨子，就有十来个之多，若加上点心师傅，负责打杂、采买的各类役卒，人数可就大是可观。灶房里炉火竟夜不歇，应付了主子，还得应付奴才。

像眼前张管事家里的一句吩咐，应付不足，便得专人上一趟夜市，时已深夜，莫怪乎负责采办的老曹，嘴里不干不净了。

尽管是早已过了晚饭时刻，厨房里依然十分热闹，七八个灶台，炉火不熄。几名打着赤膊的汉子，双刀齐飞，俎板雷鸣，正在剁肉。

今儿个，上面交代下来，九十七份头儿的消夜点心——鸡肉三鲜馅儿的馄饨，外带甜三角，豆沙包儿。

瞧着这个份儿知道，八成是给娘儿们吃的。

吴三桂本人，他不吃这个，一式葱爆羊肉、酱爆双脆、韭黄肉丝，鲜有花样例外。来云南以后，中意了本地三和园的篓子酱菜。小米精粥就三和酱菜，简直成了他的日常专食，百吃不厌。

原来吴三桂他是辽东人，武举出身，有一身好功夫，传说这位王爷，有一个持久不易的养生习惯，每天夜里子时，一定要练一阵子功夫，搬动百四十斤的石锁一百次，开二百石的强弓一百次，随后大吃一顿，才自就寝。

刀俎声里，简昆仑一连越过了两层房舍，踏进了王邸内院。

当前一片院子，深邃辽阔，更不知何人所居。

一式繁花高拱的落地罩门，阻住了眼前去势，在拱门两侧，矮小的冬青灌木，一路蜿蜒，形成了形势上一道阻拦，用以区分内外，一般闲杂人等，自是不能擅入。

简昆仑隐身暗处，心里却是举棋不定。

平西王邸如此大的气派，高堂邃宇，连槛层轩，若非轻车熟路，乍然上来，又去哪里摸索？

他这次来，主要为探测九公主朱蕾的下落虚实，对于吴三桂的兴趣不大，至于七老太爷——贝锡这个人，却要仔细谨慎，以免再次着了他的道儿。若是机缘适当，便自下手剪除了这个祸害。

心里正自盘算，却见两名短衣汉子，打着灯笼，由一边岔道走出。简昆仑忙即收身壁下。

打量二人，一色的青巾扎头，各人挂着腰刀，背荷长弓，红色短号衣上印着一个勇字，料是王府例行巡夜查更的两个把式。

这类事极其无聊，惟其每日例行，更为日久生厌。

两个人一路行来，嘴里胡乱说着闲话，目光所及便只是灯笼照射方丈之处，却不意简昆仑这个要命煞星，忽地自暗处闪了出来，二人突地一惊……

“是谁？”

其中之一，拔刀不及，已被简昆仑飞起右手，点中腋下，蓦地双腿一软，便自倒了下来。

另一人刀势方自掣出了一半，只觉着肩上一麻，已为简昆仑一只左手抓了个结实。随即，这口刀便自到了对方手上。

“你……是谁……干什么……”

这口刀随即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只吓得这人头上青筋直跳，全身连连战抖不已。

“想活命就照实直说，要不然管叫你人头落地！”

话声出口，刀势加力，锋利的刃口，几乎已经切进了他的脖子里，便只得一连口地讨起饶来。

简昆仑右脚挑动，把地上被点了穴道的一个，挑落暗处，就势把地上的一盏灯笼踏熄，刀势前送，迫得这个人不得不移步向前，走向暗中站定。

“把灯吹了！”

那人还真听话，刀既架在脖子上，吹灯笼还真不方便，费了老半天的劲儿，方自弄熄了。灯笼既熄，黑黝黝一片，啥也看不清楚，倒是那口刀，冰冷的刀锋接触在脖子上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只觉着两片牙骨连连战抖，要不是简昆仑一只手用力地抓着他，这个人真个软了下来。

“有一个新来的姑娘，把她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哪……一个新来……的姑……娘？”

“有个叫七老太爷的人，现在哪里？”

“谁……是七老……太爷？”

虽是在暗中，简昆仑却也把他打量得很清楚，这两句话料是不虚。

转念一想，七老太爷只是贝锡寄身江湖的一个称呼，这里是平西王的府邸，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大爷的呼唤？

再说王府女眷众多，只是丫环婆子，每日更换都应不在少数，对方不过是巡夜的一个把式，如何弄得清楚？“好吧，我只问你，王爷现在哪里？”

“这……”发了一阵子怔，这人才点头说，“刚才在大厅看戏……说是散了……现在在哪里……可就知道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想来也是实话。

“好吧！”简昆仑冷冷一笑，“那就麻烦你一趟，头前领路，带我到大厅去吧！”刀势一紧，轻叱一声，“走！”

走了几步，简昆仑站住脚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远着……咧……”一只手往前面指着，“还得绕过七八层院才到。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：“说清楚一点！”随即松下了刀，改比在对方肚子上。这人连说带比，总算把大厅所在说了个清楚。

简昆仑打量着他，冷冷说道：“今天夜里，你用不着查更了，就睡在这里吧！”

说时右手突翻，已点中对方肋下麻昏一穴，这人和他那个同伴，身子一软，便自瘫了下来，随即人事不醒，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简昆仑施展轻功绝技，按照那个巡更把式所示，一路兔起鹘落，来到了前院大厅。

却是晚了一步，正如那更夫所说，宴会已然结束。

此时此刻，大厅里灯火阑珊，早已曲终人散，偌大的厅堂里，只几个仆役婆子，正在收拾桌椅残局，彼此互相调笑，说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简昆仑侧身殿廊，隔着一片轩窗向里面窥伺，由于厅堂广大，且多拱柱。琉璃屏，喷金兽，古董玉器，摆设既多，极易障身，倒也不愁为人发觉。

却见厅堂地势极大，足可容下数百人盛宴，绕厅四周，设以环梯，一路迂回而升，皆铺着鲜丽藏毯，整个大厅，就其地势之高低间异，点缀着数百盏不同形状的各式宫灯，雕梁画栋，绣槛文窗，翡帷翠幔，极具富丽堂皇之能事。

厅内设有仿似盛朝天子的四方雕楠玉座一方，仅差着没有雕龙附风而已，居中偏后的丹墀玉池，想是用以歌舞献艺之所，两厢乐台，琳琅满目，举凡笙管箫笛，丝竹琴瑟，应有尽有，左面金钟，右面玉磬，较之宫廷的中和韶乐，亦相差无几。

料想着吴三桂在此接见属下百官，或颁发旨令，金钟响、玉磬鸣的一番盛况，或是夜宴观舞，千灯齐明，玉池献舞的一番旖旎风光，该是如何一番景况？所有的这一切，无非只是为满足他一个人的权势威望，声色之欲而已。

对于吴三桂的强颜事敌，卖主求荣，冲冠一怒，只为红颜故事，天下志士，无不嗤之以鼻。任何一个稍有血性的人，都应不齿其人，简昆仑更不例外。

看着看着，简昆仑情不自禁的心里滋生出一种激动，恨不能立刻寻着这个人，一剑结束了他的性命。当然，这可不是他此行的主旨，像刺杀吴三桂这等壮烈大事，绝非仅凭一念之兴的血气之勇之可为，目下却是莽撞不得。

退出了署名召贤殿的大厅，简昆仑四顾茫茫，一时真不知何所去从？眼前一道水磨方砖的垂直甬道，直通向前面的一处石楼，灯月之下，花叶扶疏，时有微风，飘散着郁郁清芬。却有两个执戈禁卫，远远站立甬道尽头——那里立着一个六角形的宫门，门内禁地所在，显然又是一番世界。

简昆仑原以为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查知朱蕾下落，却不知一入宫门，宛若置身汪洋大海，想要找寻朱蕾这个神秘人物，还是真不容易。

自然，凭他一身武功，不难大肆发难，只是那么一来，打草惊蛇，其与九公主朱蕾之未来祸福，可就难料，更何况朱蕾身边还有个老谋深算，技艺超人的七老太爷，若为他知道了自己此来的意图，朱蕾下一步的命运，可就令人担忧。

是以，今夕夜访，万万莽撞不得，实应谨慎为先，非万不得已决计暴露不得，正为有此一念，行动上不免大生阻碍，这一霎不禁有进退维谷之感。独自仁立在一棵雪松前，正自纳闷儿。

蓦地，一条人影有似燕子般轻飘，直由身后瓦脊间蹿身而至，身形一落，即速向着一座耸立的假山隐身过去，简昆仑心里一动，本能地向后收了一收。

却在这一霎，另一条人影，海燕掠波般，紧接着先前那人之后，突地飞身而至。

好快的身法。正因为简昆仑自己轻功造诣极佳，目睹之下，才自更为惊心。

毫无疑问，眼前两个人，俱可称得上轻功中一流身手，后来的这人，身法尤其惊人。

好在简昆仑站立的这个地方，角度适中，借助于大厅当前一溜高挑长灯的映射，正可将当前二人看得十分清楚，而他本人由于背光之故，加以树身的掩饰，却是不虞为对方所发现。

先来的那人，乍现即隐，动作太快，简昆仑一时未及看清，后来的这个人，似乎并不顾忌行藏的败露，更无丝毫掩饰之意，乃至身形乍现，即为简昆仑看了个一清二楚。

好高的个子，足足有六尺高下，却是穿着讲究。一身宝蓝色缎子直裰，在灯光映衬之下，闪闪而有光泽，却把前面一片大襟扳起腰间，露着里面月白色的缎子裤脚，足踝处绑扎得极为利落，衬着那等气势，称得上是个漂亮人物。

这人年岁看来约在四旬上下，唇间留有短髭，一双眸子，深陷目眶，转侧之间，精光内敛，这一切显示在刀板也似冷漠的脸上，尤其给人以精悍阴沉之感。

比这些更使简昆仑注意的，却是紧紧缠绕在对方脖子里，结有辫花的一条油松大辫子，不啻说明了，对方满族人氏的身分。

那么，此人在这所巨宅里的身分职掌，已是呼之欲出了。

似乎认定了先来的那个人，就藏身附近，对方这个长身汉子，显得异常的沉着，一副从容镇定模样，却把一双光华内敛的眸子，缓缓在眼前搜索逡巡不已。

如此情况之下，那个匿身假山石后的人，越加噤若寒蝉，不敢显露出一点点声音来。

简昆仑从而也为一袭紧张气氛所笼罩，随即提高警觉。悄悄取出早已备好的遮面虎，罩落头上。

长身汉子一双目光，继续在附近缓缓搜索，刀板也似冷漠的脸上，忽然显现出两道深刻笑纹，表情颇似不屑。

“大姑娘出来吧，二爷已经瞧见你啦，还藏着干嘛，跑不了的！”

正为其这么出声一招呼，才使得简昆仑倏然警觉到先时那个人是个女的。

长身汉子一面说着，却把一双湛湛目神的眼睛定睛向侧面假山。这个动作，使得简昆仑心中为之一惊，由不住为着暗中姑娘捏上一把冷汗。

这一霎变化，波谲云诡。长身汉子似已猜知，暗中姑娘藏身石后。

石后姑娘，却也测知自己的形迹败露。

无独有偶的是，双方俱都选择了这一霎有所行动。

由是，长身汉子猝然腾身而起，向着假山逼近的一瞬，也正当石后姑娘躡身而出的同时。

“刷……刷……”

两条极快的人影，空中交叉而过，宛若翩跹天际的一双巨鹰。

更为吃惊的却是，那个姑娘猝然落下来的身子，距离简昆仑藏身的雪松，极为接近，使得后者立刻感觉出有被迫现身之危。

果然是个坤道人家。

锦帕扎面，腰肢款款。一身紫色劲装，身后背着口宽面薄刃的三尖两刃刀，身子骨轻盈利落，显然身手不弱。无独有偶的却是她也留着条辫子，却不似长身汉子那样盘在脖子上，而是长长地拖在身后，每有跳动，辫子先自甩起，一撂老高，平增无限情趣——自然这情趣二字，却要分别时地，眼前这般场合，无论如何是难能领会的了。

却是这条长长辫子，使得简昆仑记起了一个人来——便是那日与朱蕾在解金刀用餐时，所遇见伪作卖花的那个姑娘——巧手金兰向思思。后来知悉

她竟是万花飘香帮下的一门之主。

莫非真的是她？

思念之间，长身汉子却已紧蹑着辫子少女身后，猛地袭身过来。

“你还想怎么？乖乖与你二爷留下来吧！”

说话的当儿，一双箕盘巨掌，直向着少女的纤纤细腰上力拿下来。

辫子少女霍地一个翻身，猝然飞起右脚，却以脚尖直向对方眉心点来。

长身汉子嘿地一笑，右手如封似闭，两根手指改向对方脚上拿去。

手法利落、快捷，却很轻薄。

辫子少女就空一个疾翻，落身于对方汉子左侧，气得哼了一声，猛地一个下腰，脑后长辫刷地飞撩而起，挟着一股凌厉尖风，直向长身汉子脸上力抽过来。

原来她这条长发辫子，竟然还有绝技。

眼前这一抽之力，饶是可观，只可惜长身大汉的身了滑溜得紧，轻轻一个点头，便自闪开了对方状若长鞭的一势急抽。

那条长长辫上的伎俩，何只如此？

随着对方姑娘意念，紧跟着空中长辫的一个急转，迎合着对方的头势方起，宛若一支利剑，改向着长身汉子额头上刺扎过来。

霎时间，二人已战在一团。

即见那条长发辫，在对方姑娘运施之下，真个劲道十足，却是变化万千。

抽、刺、扫、挑、缠、扎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长身汉子身法更不含糊。

闪、挪、腾、跃、起、转、翻、伏……转瞬间，已是十来个打转。

暗中窥伺的简昆仑，冷眼旁观之下，乃自看出，辫子少女虽说身法不弱，那一条长发辫更是诡异莫测，但是以之敌对长身汉子的从容不迫，仅就气势而论，已是相去甚远。

长身汉子若非是心存玩耍，便是另有居心，要不然断不会拖延如此之久仍然未能分出胜负。

心中正自奇怪……

猛可里，长身汉子嘿地一笑，随着他左手的一个飞转之势，辫子少女那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，已自抄在了他的手里。

不用说，这一抄之力，劲道极大，以至于使得辫子少女脚下一个急踉，几乎倒了下去。辫子少女心里一惊，往后一挺。

登时之间，一条发辫扯了个笔直。

双方力道都强，可就借着这条辫子较起了劲儿。

长身汉子目光闪烁，脸现狡笑，左手随转两转，已把对方辫子绑在了手上，硬是要迫使对方俯首认栽了不可。他似居心叵测，是否有更歹毒的出手，眼下却是不知。可是透过那一双鹰样的眸子，以及脸上的一丝狡笑，可以断言其用心可诛。

辫子少女功力甚是可观，可是今日遇见了厉害的对手，眼前这个长身大汉，确非易与之辈，即是在暗中简昆仑的目睹之下，亦视之为一个劲敌，不敢轻言取胜。

辫子少女越是头上不松，对方手上越是加劲。渐渐地，辫子少女已现不支，再坚持片刻，她乃至发出了吁吁娇喘之声，粉颈间实已汗污濡濡。

“怎么样，还不服输？”长身汉子嘿嘿冷笑两声，“好倔强的丫头，你的这点身手，在你宝二爷面前，还差得远呢，不打听清楚了，就敢往里面乱闯？今天落在了你家二爷手里，丫头，你认了命吧！”

这宝二爷三字一经进入简昆仑耳朵，禁不住使得他为之惊然一凉，正是前此船上，耳听得假瞎子公冶平与秃鹰吴元亮一番对白时所曾道及。

现在简昆仑总算知道了。

眼前这个长身汉子，原来就是吴三桂身边最称得力的护侍，人称宝二爷的那个人物，无怪乎手下功力如此惊人了。

辫子姑娘施出了吃奶的力道，才自抬起了脸来……虽说脸上蒙有锦帕，看不见她的表情如何，只是那一双露在帕外的眼睛，却是充满了凌厉倔强，直似要喷出血来的样子。

“姓宝的……我知道……你……你想把你家姑娘怎么样？”

“嘿嘿……好说。”宝二爷语气轻浮地道，“看在你自己送上的份儿，二爷岂能亏得了你？少不得要尽情玩乐一番……无论如何，可不能辜负了你的美意！”

“姓宝的……”辫子姑娘咬牙切齿地道，“姑娘今儿个落在你的手里，自认栽了……不过你……却也别得意过早……”

“怎么着，想吓唬你家二爷？”宝二爷打着一口流利京腔，“告诉你大姑娘，你二爷顶天立地的身子，是练功夫练大的，可不是吓大的！”

手下加了把劲，辫子姑娘脚下尽管不情愿，仍然由不住向前迈了半步。

“你想……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宝二爷说，“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？”

“姓宝的……”辫子姑娘低头说，“你要是敢动我一下……你应该知道，姑娘身子后面的人，可是饶不了你。”

“啊？”宝二爷目射精光地道，“报出来给二爷听听，”

“飘香楼的柳先生，谅你有个耳闻吧！”

这句话果然使得姓宝的为之一愣，可是紧接着他脸上现出了一种阴悍的狡笑。

“柳蝶衣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辫子姑娘死命地向外挣着，一面冷声道：“万花飘香的势力你应该知道，得罪了你家姑娘，你可仔细着点儿……”

宝二爷嘿嘿连声冷笑不已。

“太晚了。”他说，“要是刚才你早报出姓柳的名号，宝二爷不卖个交情，算我不懂规矩，现在可是晚了，再说，姓柳的管天管地，可也管不了人家男欢女爱……”

“你……就不怕我回去说去？”“那可得看你回不回得去？”姓宝的冷森森笑着，“你这条小命可操在二爷手里，你还想活着回去？”

一番对答，简昆仑可都听清楚了。他果然没有猜错，眼前这个辫子少女，正是那日解金刀酒店所晤，万花飘香的手下的那个叫向思思的姑娘。

她必是风闻九公主朱蕾落身这里，心有不忿，打算出其不备的下手劫取，将功折罪，却不意落在了姓宝的这个厉害角色手上。

错在她不该自报身分，这么一来，姓宝的更是放她不得，而致进一步动了杀机。向思思此番危矣！

却不意这个姑娘，情急之间，竟豁了出去——随着她急出的右手，一片

刀光闪自后背，竟自把紧系后背的那一口三尖两刃刀掣了出来。

如此情势之下，自然难以伤害对方——她原本就不是向对方出手。这一刀纯然是照顾自己。

刷地一声，竟把紧握在对方手上的一根发辫，挥斩为二。

如此一来，情势立刻为之改观。

就是暗中观察的简昆仑，亦为之吃了一惊，决计没有想到对方情急生变，竟然还有如此一手。

宝二爷更不曾料到有此一手，嘴里哟了一声。

巧手金兰向思思挥刀断发，心态之悲痛，可想而知，自是把眼前这个姓宝的恨之入骨。发辫既断，更不稍缓须臾。一式寒鹰探爪，三尖两刃刀上奇光刺眼，随着她一个急蹿之势，猛地直向姓宝的当胸扎来。

宝二爷嘿了一声，壮躯霍地一长，滴溜溜就势打了个转儿。

向思思那般劲道的一势狠扎，却是刺了个空。

她的忿恚，一如背后长发——在一片刷地作响声中，身后长发，全数散了开来。跟着她一个拧身的妙姿，三尖两刃刀挟着一股尖锐疾风，直向姓宝的当头劈落下来。

刷！

宝二爷哼了一声：“好！”随着他递出的左手，那一截缠握在手上的断辫，怪蛇也似的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迎着了向思思迎头劈下的刀锋。

两下里一交接，顿时搭在一块，缠了个紧。

宝二爷一式得手，更不留情，嘴里一声低叱道：“撒手！”手腕力振之下，一腔内力，借助于手上发辫，蓦地传送过去。

巧手金兰向思思，惊呼声中，手上的三尖两刃刀已脱手而出，嗖地一声，直飞出三数丈外，猛落花丛。

至此宝二爷再不手下留情，低笑一声，脚下一式轻点，猛地逼向当前，待将以上半截发辫作势向对方当胸点去。

斜刺里忽地传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慢着！”

声音冷峻，近在咫尺。

宝二爷猝闻之下，蓦地一呆，止住了即将向对方的出手，紧接着肩头轻轻一晃，鬼影子般地飘向七尺开外。

巧手金兰向思思何尝不为之吃了一惊？

双方目光逼视之下，才自侧面那浓密的雪松之后，缓缓走出了一个人来。

自然，由于脸上的一方遮面虎，仅仅只能窥见他的一双眼睛，使得他一时更为之讳莫如深。便是那种强者的风范，使得他乍然现身之始，即大大的透着不凡。

宝二爷立刻就警觉到了，浓黑的眉毛，倏地向两下一分，眼睛里凌光四射。

“你是谁？”说话的当儿，一只右手，已自缓缓收回。状如鸡爪，指尖朝下。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：“足下想必就是吴大爷跟前第一能人的宝二爷了，幸会之至！”

宝二爷低沉地发出了一声冷笑：“我姓宝——你是谁？”

说时踏前一步，阻住了对方正面出路。

这一片林木森森，花叶扶疏，时当深夜，胜宫禁地，若非出声呐喊，更

无闲人接近。

以宝二爷其人之自负托大，若非情非得已，他是绝不会出声招呼。

这么一来，便暗合了简昆仑甚而向恩思的心意，简昆仑一旁观战，大致把对方路数瞧了个二成，这一霎现身而出，正是进一步拿捏对方斤两。若是饥缘凑巧，更不会手下留情，以便即时剪除了吴三桂跟前的这个心腹能人。

“姓宝的，咱们手底下见高低吧，何必多问？”说话的当儿，简昆仑足下轻迈，倏地一个快闪，掠身于三尺之外。

便在这一霎，宝二爷伟岸的身子，一团疾风般地已自旋身而进，那一只拳若鸡爪的右手，霍地反手拧起，一势金风送爽，直向简昆仑脸上抓去。

却是简昆仑的先见之明，使得他扑了个空，嘶！尖风一缕，险险乎擦着前者面门滑了过去。看上去真个千钧一发，险到了极点。

简昆仑以奇快身法，闪开了对方极具实力的一击，紧接着反身左拧，呼地劈出一掌。

这一掌，直袭宝二爷后胯。

宝二爷也防着了。鹰样的一个疾滚，两只手掌乃至接触到了一块。

“嘿！”像是一双闪翅而过的飞鹰。两个人蓦地又为之分了开来。

简昆仑才知道对方力道竟是此惊人，若非是自身已然复元，只这一掌，便无论如何也吃受不住。

宝二爷也是一样。自他驾护工爷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遇见像简昆仑如此强硬的对手，若非是方才全力一击，化解了对方掌上力道，此刻已难免为之所伤。一霎间乃致将先时傲气，打消了个一千二净。

“好身手！”打量着对方这个人，宝二爷一霎间，兴起了无名杀机，“咱们换个样儿来玩玩……”话声出口，右手向腰间乍然一探，嗡地一声，一口流光四顾的软兵刃已到了手里。

却非是一般所常见的索子枪软鞭等类，乃是一口宽仅二指，款式修长的软刀。

简昆仑乃自注意到刀柄上打制得极其精巧的扣环，与对方束在腰上软皮刀鞘的尾端正好衔结，却是设计精巧——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使他立刻就认出来，宝二爷手里所拿的这口兵刃，是一口无坚不摧的缅刀。

缅人擅于铸刀，一口刀的铸成，常常历经数代始完成，百炼精钢，化为绕指柔——那软软刀锋，拿来束腰，配以韧软的蛟皮刀鞘，应是最恰当不过。

这口修长的缅刀，此刻拿在宝二爷的手上，但只见一片银光璀璨，极是相得益彰。

“阁下身手极高，不要客气，请出家伙吧。”说时宝二爷修长的躯体，忽然往下一蹲，矮了大半截儿，刀势闪烁，衬着他凛然的表情，更具无比气势。

简昆仑自是不敢大意。

目光向着一旁的向恩恩扫了一眼，后者立时有所体会，娇躯轻拧，闪出丈许开外。

“只管放心收拾他，外面一切都有我呢！”

确是道出了简昆仑心里的隐忧，平西王府卧虎藏龙，一有惊动，怕是插翅难飞。

虽说是向恩思自承打点，简昆仑却不敢耽搁太久。自然，最大的遗憾却是，今夜意图与九公主期相一晤的用心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

这些意念，一经由脑中闪过，越觉对眼前这个姓主的不能轻易放过。

简昆仑的手，方自握住了长剑剑把，宝二爷那一面已自发动。

宛若凌空之鹰。

随着他前进之势，掌中缅甸刀闪电似的亮出了一道奇光，劈中挂二，直取向简昆仑正面前胸。

立刻，即似有大股力道，随着他的出手，霍地直向着简昆仑当头罩落……便在此一霎，刀锋一线，力劈直下。简昆仑早已在他缅甸刀出手的当时，已然留了仔细，这一霎随着他交手之势。长剑月下秋露匹练也似的已自亮了出来。

两股白光，看似一般的疾。

却是眼看着已迎在了一块儿，不知怎么一来。却又险险乎地闪了开来。

白光一闪。

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。

其间距离，间不容发。一刀一剑，便自闪了开来。

宝二爷紧跟着一个飞快的转身之势，掌中缅甸刀旋转出一团奇光——玉带围腰，反向简昆仑腰间切进。

简昆仑突地拔身而起。容得宝二爷手上缅甸刀擦足而过的一瞬，月下秋露蓦地宣泄出大片寒光，反向他当头罩落。

宝二爷一惊之下，滴溜溜一个快转，其势如风。

尽管如此，落下来的一片剑光，势若飞泉倒卷，竟自把宝二爷身后衣襟，削下了老大的一片。

紧跟着简昆仑二次进身，长剑如蛇，嘶嘶作响声里，直取向对方前心。

宝二爷冷哼一声，掌中缅甸刀突地一振，蛇也似向对方剑锋上卷了过来。

铮锵一声，刀剑交辉里，双方已迎在了一块。

一如盘枝之蛇……银光流颤里，一刀一剑已缠了个紧。

敢情这口缅甸刀，在宝二爷真力运施之下，软硬随心，这一霎化钢为柔，竟自把月下秋露紧紧缠住。

简昆仑立刻即觉出一股绝大劲道，透过对方长刀传送过来，霎时间，那只持剑的右手，重若万钧。

显然，姓宝的想以无比压力，迫使他撤出手上长剑，他的功力着实不弱，猝然加诸之下，几乎使得简昆仑长剑脱手坠落。

但是，简昆仑岂能如此不济？

随着长剑一颤之后，即有源源力道，透过长剑，传逼至对方缅甸刀之上。

两股绝大力道猝然接触之下，但只见一双刀剑唏哩哩一阵疾颤，流光四颤里，宝二爷忽地哼了一声，一张俊脸，蓦地胀大了。他却是不甘心就此服输，第二次运施真力，力逼刀身，再一次和对方较上了劲道。刹那之间，两个人的身子宛若石头人般地仁立当场，一动也不动的相持不下。

夜风里，落叶飘飘。

蓦地，简昆仑向前跨进一步。随着他跨进的脚步，右腕力振之处，铮然作响声中，已自把对方那一口紧附在长剑之上的缅甸刀挣脱开来。宝二爷猝然打了个哆嗦，脚下一个踉跄，站步未已，一口浊血已自喷了出来。

简昆仑原可趁势出手，将对方毙之剑下。

宝二爷却也防到了对方会有此一手，随着他退出的脚步，就地一个打滚，巨鹰也似的盘出丈许开外。

“打！”一声喝斥下，左手翻处，噼啪一声，已抖开了一面血色的刀衣。

敢情又是一手武林中罕见的绝活儿！

刀衣乍展，一片寒光闪处，却由其内爆飞出七八口细小窄长的柳叶飞刀。随着宝二爷手势挥动，一股脑爆发如蝗，直循着简昆仑、向思思二人立身之处飞掷而来。

简昆仑一惊道：“姑娘小心！”

长剑撩处，叮当声里，已把迎向自己正面的三口飞刀磕向一旁。

却不知刀势怪异——其中之一去而复还，打简昆仑左肩头擦过，顿时皮开肉裂，留下了寸许来长的一道口子。

这个突然的警觉，使得简昆仑为之一惊。

一时反手抡剑，施展逆回力道，将下余的几口飞刀，劈落地上。

那一面向思思因不明刀性，左面股胯部位，亦为飞刀所伤，伤势虽轻，却甚痛楚。

如此一闹，王府里已有惊动。

喝叱声中，三数道孔明灯光，直向这边照射过来。

简昆仑原有退身之意，见此情况更不欲久留，脚下飞点，已腾身丈外。

巧手金兰向思思轻叱一声，跟踪而至。

却有一条人影，倏地自侧方瓦面纵身而落，手上一口鱼鳞刀，兜头盖顶猛砍直下。

向思思一个快闪，躲开了对方迎头的刀势，伺机由侧面劈出一掌，施展的正是她拿手的巧手金兰之式，如兰纤指一潜复起，噗地一声，正中对方后腰要穴。

这一掌功力不弱，来人大叫一声，突地倒落地上，一时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。

却不意，一双锐利雪花长刀，猛地袭身而近，直向向恩思两肋搠来。

灯光闪烁里，有人叱声：“射！”

一排箭矢，直射而前。

向思思反手劈箭，却无能躲过肋间的双刀，情势险到了极点。

简昆仑待去的一霎，目睹及此，低叱一声，左手拂处，打出了一双亮银珠。

他一向极少施展暗器，这一霎旨在救人，出手力道极猛。那人虽然身手不弱，奈何递出的一双长刀招式已老，再想改手已是不及。啪啪声响里，已为一双银丸，分别击中身后骨节要害。顿时倒地不起。

向思思才能解了一时之危，纤腰力拧，嗖地纵身而起，落身于大殿飞檐一角。

只是偏偏有人放她不过。

仁立一隅的宝二爷，其时并未远去。

以他要强生性，决计是放不过二人生离，可是方才与简昆仑夺取兵刃，力较之下，受了内伤，当场口喷鲜血，虽说是一口浊血，却也受伤不轻，不得不暂时定住，运功调息。

这一霎，目睹着向思思的样子，心有不忿，冷哼一声，举手打出暗器蒺藜子。

一发三枚，出手即至。

宝二爷心怀险恶，暗器出手，一声不吭。

向思思可真没有料到，身子还没有站定，叭地一声，即为其中一枚，打

中后背右面肩胛。

幸而宝二爷身上有伤，著是凭他昔日功力，只这枚暗器便能取了她的性命。

向思思负痛一个前仆，另外两枚暗器，无巧不巧，便在这一霎擦肩而过，啪嚓声响里，打碎了两片殿瓦。

饶是这般，却也痛得她冷汗淋漓，真仿佛右面胛骨都碎了，全身上下更是连一丝力道也提不起来，一个骨碌，便由房上坠落下来。

“啊”！

总是简昆仑心有不忍。一片云彩般的轻飘，呼带着简昆仑偌大身躯，陡地躡身而至。

正好迎着了向思思落下的身子，一把抓了个结实，叱了声：“走！”

起落间，已是数丈开外。

夜幕里，人声乱器。

简昆仑夹着向思思，以奇快身法，直扑上西面爬满藤花的院墙。

这一带已有了部署。

灯光照射里，扑过来两名持刀侍卫，举刀就砍。

简昆仑自不会把他们看在眼里，手中月下秋露早已真力聚结，指天划地里，势若飞虹倒卷。

两个持刀卫士，刀势方出，简直连对方是个什么长相都未及看清，已为简昆仑怒卷的剑势劈中，双双惨叫一声，坠落墙头之下。

有人大声叱道：“放箭！”

却在箭矢未发前的一瞬间，简昆仑挟持着向恩恩，已腾身而起，就此一路飞纵，倏起倏落，星丸跳掷般，已消逝沉沉夜色之间。

第二十一回人在魂牵梦系中

月净如水，水映月魄。

一片烟雾，笼罩着当前的翠湖。

简昆仑一径来到这里，才自放了一颗心。向思思伤势颇重。垂头不语，娇躯无力，一副沉沉欲睡模样。

这副形态看在简昆仑眼里，一时竟不能弃之而去。

这一带景致奇佳，即使在月夜里，也不能尽掩，湖侧杂生花树，翠草如茵，杨柳青青，柳枝儿低到垂及水面，偶有微风，摇曳起淡淡纱笼的一片迷离，却是波谲云诡，一如湖面的烟波浩渺，看它不透。

轻轻把她放置在草地上。

向思思曼吟一声，睁开眼睛，微弱地道：“你是……谁？为什么要救……我？”

简昆仑只当她人事不省，既能说话，便自无妨。

“先别管我是谁，告诉我伤在哪里？”

说话时，他特地把声音压低了，不欲让她认出自己是谁，原因是双方立场暧昧，仍似敌对身分。

向思思瞧他皱了一下眉头，无可奈何地吟了一声，才自讷讷说：“后……面……”

后面胯骨部位，似已为鲜血染透，月色里看不清楚，简昆仑用手摸了一下，湿漉漉染了满手，一时却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却不意对方少女十分倔强。

“流血？”

“嗯……”简昆仑说，“看样子伤得不轻！”

向思思一笑说：“不要紧……”

说时她反过手来攀摸了一下，终是不便，无奈地道：“你就好人做到底吧，瞧瞧看……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没有？”

一面说，她已摸索着由身侧豹皮革囊里，取出了千里火，转递过去。

简昆仑迟疑了一下，接过来迎风一晃，呼地亮着了，火光闪烁里，才看清楚了。

可真是伤得不轻，整个后胯下股，全为鲜血所染，把一条葱色的裤子大半截都染红了。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，右手快速运指，一连在她后胯伤处附近点了三处穴道，流血顿止。

火苗子呼呼在空中蹿着，手上千里火为万花飘香所独特设计，火势极强，更能持久，较诸一般寻常江湖人物所施用的，大为不同。

借助于眼前火光，仔细辨认之下，才确知伤在后胯的风尾穴上，偏差少许，即是尾椎骨节。

“好险，”简昆仑为之庆幸道，“差一点你便成了终身残废，这辈子就别想再动了。”

向思思吓了一跳，怯生生道：“是怎么……回事？”

简昆仑暂不答理，随即施展内力掌盘功，以右手掌心紧紧贴附对方伤处，一面运施丹田，发动真力，一抚一按，紧跟着向外一扬，突地一声，已把对方深入肉内的那枚暗器吸了出来。

随着暗器的吸出，涌现了大片淤血。

向思思呻吟了一声，直疼得身子打颤，却把早抓在手里的一小小药瓶，反手递向简昆仑道：“这里有……药……”

简昆仑随即又施展手法，重新为她止住了流血，把接过的伤药，为她敷上少许。自个儿动手在她革囊里拿了条布带和一些棉花，迅速包扎妥当。

一切迅速、利落，倒也得心应手。

熄了千里火，简昆仑步向湖边，就着湖水，把手上血渍洗了个干净。

再回来时，向思思显然已大见轻松。

这一霎，倚石而坐，睁圆了一双眼睛，正自向着简昆仑直直地瞅着。神态之间，显然对于简昆仑这个人大大是存疑。

“你……到底是谁呢？”却又轻轻一叹，“无论如何，你这番道义相助，让我终身感激不尽……为什么不把名字告诉我？或是，请你把脸上的遮面虎拿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，记住你这个人，也就够了。”

简昆仑一笑说：“那倒不必，只要我知道你是谁就够了。”

向思思眨了一下眼睛，奇怪地问道：“难道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原因是她脸上仍然系着锦帕一方，二人虽接触亲切，那一方锦帕，仍然依旧。

“刚才你自己已说过，你背后的靠山是鼎鼎大名的飘香楼主人柳先生，那么，你当然是万花飘香一面的人了。”

“不错……”向思思说，“万花飘香是个极庞大的势力，属下有上万的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呢？”

简昆仑冷冷一笑：“但是万花门出色的女将，却只有十二人，便是人称的十二金钗。如果我没有认错，你就是十二金钗之一的巧手金兰向思思，难道不是？”

向思思微微愕了一下，浅浅一笑。

“既然你已经看出来，我也不必再藏着了。”随即解下了脸上锦帕，现出了本来面目。

简昆仑早已认出来是她，自然一些也不觉得奇怪。

当下瞧着她，冷冷说道：“贵门主柳蝶衣，生平最是要强，姑娘此前坐失良机，让人家抢走了到手的人质，今夜又吃了如此大亏，还负了伤，这件事若是传到了柳先生耳朵里，只怕是……”

向思思果然为之一呆，忽地站起来说，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言下之意，分明简昆仑所说属实。可就对他更为好奇。她只当简昆仑偕同九公主，当日同时已落入官兵之手，却不知他后来的入水而遁，否则倒也不难猜出对方的真实身分，说了这句话，一时只管直直看着，心里纳闷儿。

水波一响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自湖上传来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么？我知道。”

话声方落，一叶扁舟，已自湖边芦苇草丛中现身而出，烟波浩渺里，但见在状似鸚鹄的舟首，伫立着一个长身玉立的窈窕少女。

也同当日九公主装束相仿佛。来人少女头上戴着一顶软笠，沿着帽圈四面垂有淡淡轻纱，夜色迷离里，更是无能窥清。

长身少女忽然出现，简昆仑与向思思俱是由不住吃了一惊。

更吃惊的却是来人还不止一个。

紧接着人影闪烁，却自两侧柳荫，一连显现出两个丽人，身法曼妙，动作快速，一经现身，海燕掠波般，双双已抄身眼前，左右各一，相距丈许，

却把简昆仑、向思思遥遥看住。

湖面轻舟，已逼眼前。

月色迷离里，但见舟身一颤，舟上少女已腾身而起，飞鸟样的轻美快捷，已立身二人当面。向思思啊了一声，慌不迭自石上站起。

简昆仑却能处变不惊。

一个闪电般快捷的念头，自脑中转起：时美娇！

心里方自念着，对方少女已冷冷晒道：“向门主——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“你……又是谁？”

向思思可真被弄糊涂了，先前的谜结还没有解开，后面的又来了。

看样子后来的二个人，虽然都是女人，却是大非好相与。

长身少女一笑说：“你等一会就知道我是谁了，先为你解开眼前这个谜结吧，你不是要想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说到他这个字时，一双妙目，透过目前薄纱，已转向简昆仑，随即一笑道，“简先生别来可好？”

“时姑娘你好……”话声微顿，简昆仑已转向侧面，倚石而立。目光一扫，连同后来的一双少女，亦都在照顾之中。

对方若是时美娇无误，那么后来的两个少女，当必是她一双随身爱婢无音、无言了。

想不到在这里，竟然会忽然看见了她们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不禁令他大感忧虑，原因是时美娇一身功夫，大非寻常，自己是否能敌得过，却是大有疑问，更何况还有无音、无言的从旁相助，以三敌一，自己更加不是敌手了。

一想到好不容易，费尽了心机，才得由飘香楼逃出，不期然眼前却又与对方碰在一块，真正是从何说起？

“你好聪明。”长身少女含笑地赞了一声，双手轻分，已把垂下软笠的一面轻纱撩起笠上。

虽然只有月色，却也能把她看得很清楚，特别她所独自具有的那种神采气质，使得简昆仑在乍然一见之下，即能认出是时美娇。

果然是她——时美娇！

在万花飘香里，她身尊位高，论及身分，不过仅次于柳蝶衣一人之下，与金羽燕云青，各领一堂之主，人称玉手罗刹。

简昆仑领教过她的厉害，俨然是极可怕的一个大敌。

非只是武功剑技超人，最可怕的还是这个女孩的聪明才智，那双明亮的眼睛常于转动之间，即能窥测出对方心里所想，防不胜防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

一看见是她来了，简昆仑顿时心存警惕，以免重蹈覆辙，像上次一样，上了她的当，为之所擒。

虽说如此，却也不甘示弱。

一霎间，简昆仑已设想了两种出手对策，甚至于长剑月下秋露在展出的一霎，兼及两旁的无音、无言，如此，即使不能取胜，当不致受制过甚。

思念之间，一双眼睛已是数度打转，对于身侧附近，做了必要的观察。

时美娇轻轻耸了一下细长的眉毛，莞尔笑道：“这点小阵仗，如何会看你的眼里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即使在柳先生身边，你也能来去自如……是不是？”

话声方落，那一双剪水瞳子，已自移向一旁巧手金兰向思思。

后者在乍然知悉时美娇的真实身分，亲自目睹认定之后，早已吓得面色惨变。

眼前在时美娇目光逼视之下，哪里再能保持缄默？忍不住上前一步，请了个安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参见堂主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属下向思思……”

“向思思！”

一霎间，时美娇面染青霜：“原来是向门主！真是失敬得很啊……”

“属下不敢……”

说话的当儿，她已似不支，一副娇弱无力模样，抖成一团。

正如简昆仑所说，万花飘香帮规极严，所属弟子奉命行事，历来只许成功，绝不容许失败，著是连带有着什么有辱门风等事查实有报，论罪只有死路一条。

巧手金兰向思思，论罪虽未必如此严重，却也可大可小，单看眼前的时美娇如何论处，生死一线，只凭时美娇之一言，焉能不使她为之胆战心惊？

至此，时美娇才现出了她本来的面目，神色微凝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的一切我清楚得很，如此无能，怎么可以在我飞花堂任职？且先回去，向宫坛主报到，听候处置发落，这就去吧！”

向思思聆听之下，垂头不语。过了一会，才自抬起头向时美娇看着，眼睛里泪光盈盈，想是要说些什么。

时美娇却是当着简昆仑的在场，不便发作，却也不容她再有申辩。

“什么都不要多说了，你自个儿回去吧！”脸上笑靥不失，声音却出奇的冷。

鉴于她在万花飘香的一言九鼎，素日威望，向思思尽管心有不服，却也不敢直言顶撞。

聆听之下，只向着时美娇应了一声，抖颤颤请了个安，转过身来，向着简昆仑苦笑了一下，原想说上几句感激的话，又怕因此构成日后罪证之一，便自什么也不再多说，随即转身自去。时美娇再次转目简昆仑，脸上神态从容亲切，那样子与刚才面对向思思时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，更不像在面对一个敌人。“我们终于又见面了……简兄……”

显然是改了称呼，一日吴依京韵，听在耳朵里真个是无比受用。

说时，莲足轻移，缓缓向前迈了两步。

莫谓无心之举，简昆仑可是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

随着她前进的脚步，简昆仑向左面迈了一步，依然是背石而立。

时美娇只当是没有瞧见。

淡淡月光之下，她的风采极美。

“首完我代表万花飘香，谢谢你对敝门手下的照顾，刚才在平西王府，我虽然没有身历其境，却是可以想知，当时情形，必然有一番惊险激战……”

停了一下，她含笑接道：“向门主人虽机警，功力却差得太远，今天晚上，如果不是你救她，只怕她早已在宝柱手里遭了不测……万花飘香一向恩怨功罪分明，对我们的恩惠，我们心里有数，绝不会忘记的！”

简昆仑一笑道：“堂主你太客气了，只是话中有话，何不一气说完呢？”

时美娇缓缓点了一下头，轻轻哂道：“过去我承认对你认识得不够清楚，

从你到飘香楼住在半月轩以后，我才渐渐感觉到你的过人之处……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以往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大敌……”

“大敌？”简昆仑一笑说，“为什么你们要把我看成一个人？”

“原因很多！”时美娇说，“你既然向起，我就不妨告诉你吧……”

“第一，”她说，“一开始你就跟我们作对，怎么作对，也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简昆仑当然明白，对方所指，无疑是对永历帝的仗义援手。这件事毫无疑问，若不是简昆仑的中途插手，此刻的永历皇帝，早已被挟持往进了飘香楼，成为柳蝶衣雄心霸业，号召大厂的工具。

微微一笑，简昆仑也就不再申辩。

时美娇脸含微笑，不以为件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一点也就不必多说了，凡是被拘禁在万花飘香，尤其是飘香楼总坛的人，队来还没有人能够随便离开过，偏偏你就例外，坏了这个规矩！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：“这意思是，一旦住进了你们的飘香楼。便只有死路一条了？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！”时美娇说，“要看住进去的人，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了！”

简昆仑冷冷笑道：“顺我者活，逆我者死！是不是？”

时美娇发出了一串娇美笑声。

“干嘛说得这么难听？当然……”她笑哈哈他说，“你一定要这么说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简昆仑一笑道：“好像我的罪状，还不止这些……”

时美娇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轻轻一叹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可知道为了什么？”

脸上笑靥不失，简昆仑却透过一种特殊的感觉，体会到隐隐若现的几许杀机。

时美娇说，“我刚才已经说过，从来没有一个人，能够不经我们允许，而能离开飘香楼，至于能当着柳先生的面离开的，简直听也没听说过。”

简昆仑冷冷一笑，目射精光道：“现在你不应该再说是没听说过了。”

时美娇微微笑道“我们真的听见了，不但听见，而且亲眼见到，我还看见这个人手持长剑，当面对柳先生出言凌辱呢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的声音微似颤抖，可见得这件事她本人也同柳蝶衣一样，引为生平从来也未曾有过的奇耻大辱，洋溢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动。

简昆仑不由心里一动，透过了这个小小的观察，终于让他忽然了解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对方姑娘与柳蝶衣之间的微妙感情，似乎已超出了首领与属下之间的一层关系。

也就是说，时美娇很可能早已是柳蝶衣的爱情俘虏，才至于那么死心塌地地为柳氏效力。

尽管他们之间相差着这么一大把子年岁，可是感情微妙，谁又能说是不可能呢！

这个突然的警觉，使得简昆仑更加仔细地对方观察——这一霎，更加断定显示她激动目光之后的尖锐杀机，确是要十分小心注意。

时美娇说：“柳先生绝对不能忍受这种侮辱，没有人能拿剑比着他，说出那种话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原先故示轻松、从容，所做出的一切伪装，都化为乌有，

甚至于脸上的微笑，也似极牵强。

简昆仑已觉悟到双方的必将一战。对于时美娇此一感情方面的突然发现，他认为是意外收获。

兵法有谓：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”。用之于眼前的格斗，其理亦同。

“姑娘你这么说可就错了！”简昆仑越加慢条斯理他说，“柳先生所不能忍受的事，别人也一样不能忍受。”

他冷冷他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柳蝶衣平素骄傲自大，唯我独尊，可以凭其武功权势，作践任何武林同道，他心里却下会有任何不安，现在只尝到了一点点别人的怜恤，就无能忍受，岂非于理不通？”

时美娇摇摇头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别人可不是柳先生，他是神圣不能侵犯的……”

“谁又能可以随便侵犯呢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简昆仑主动地抽出了长剑月下秋露，冷笑一声：“我已经看出了你对柳蝶衣的忠心，你不愧是他的忠实部下，所以你才能在当日，毫不留情地执行他的命令，迫死崔老剑客以及他无辜的母亲，如果易地而处，你也应该了解别人的感受如何？果真如此，你便能了解到，当日我未能一剑刺死柳蝶衣，该是何等的愚蠢与仁慈了，请拔剑吧！”

说完这几句话，一时力贯剑身，长剑越形璀璨，渲染出森森剑气。

想到了崔平及其老母的死，简昆仑有一种难遣的自责与悲哀，若是容许他再一次持剑柳蝶衣榻前，决计不会那般仁慈，柳蝶衣是否还能保住性命，可就大生疑问。一霎间，他心里充满了悲忿仇恨，对于眼前的时美娇，再也不能友善视之。

时美娇看在眼里，微微一笑说：“这些话也就不必多说了，其实崔氏母子的死，第一个脱不了干系的应该是我……”说到这里她发出了一声幽幽叹息：“这件事也许我做错了……不过，后悔何益！”

“谁要听你这些？”简昆仑抬起手，揭下了头上的遮面虎，现出本来面目，“时美娇，你请赐招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时美娇黯然一笑，龙吟声中，一口细窄长剑，已拿在了手里。

“我知道你的剑术很高，”她冷冷他说，“而且我也知道，二先生传授了你很多他独门身法，但是今夜对于你来说，却是不利的……”

说话的当儿，无音、无言一双姐妹，陡地自暗中现身，各自前进一步。

简昆仑蓦地感觉到发自两侧凌厉的气势，才警觉到这对姐妹所形成的钳形攻势。

一个时美娇已难能取胜，再加上这对姐妹，自然对自己形成更大的不利。

可是这一霎，他意志如钢，已不复再去考虑这些，炯炯目光，在一瞬无音、无言之后，紧紧盯向时美娇，再也不轻易移动。

“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就三个人一起上吧！”

长剑微振，剑上光华，益形璀璨。脸上表情，大气磅礴——这番形象看在时美娇眼里，由不住心里一动，确是不敢大意。

她终是智珠在握，胸有成竹：“你大可放心，她们只是奉命在现场警戒，不许外人妄自干扰，除非你存心脱逃，她们是不会轻易对你无礼冒犯的！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，陡地挑动长眉，似乎是对方那一句存心脱逃激怒了他。

蓦地，他接触到自对方唇角的一抹微笑，忽然警惕到对方的用心微细。

要知，高手之对招，全在心情镇定，大忌情绪激动，对方姑娘显然有见

于此，反其道而行，无意之间，自己竟似为她所乘了。一念之警，简昆仑忙自收敛心神。便在这一霎，时美娇已自发动剑势。

一片白光，起自腕底，随着时美娇灵巧的前进之势，直向他正面卷来。

简昆仑长剑突出，一点即收。叮！以四两拨千斤之势，弹开了对方剑势。

夜色里，爆出了一点火星。

时美娇倏地收回了长剑，动作与简昆仑一般无二。

双方的心思不谋而合，长剑交臂，人影穿梭，在眼睛来不及捕捉的一霎，双方已各自劈出了三剑……妙在双方的心有灵犀，像是事先打过招呼一般，在看来简直难以躲闪的凌厉剑招之下，俱是相互无损地闪躲而开。

却是险到了极点。

像是一双展翅而过的飞鹰，霍地两下里分开来。

气势的强大，迫使着双方脚下的不能自止。

简昆仑足尖飞抄，直落丈外。

时美娇一式飞转，如鹰之怒盘。

动作之快，迫人眉睫。

却是一发而止，寓雷霆万钧之间。真正激昂排宕，不可作等闲而观。

强大的气机，直似有飞沙走石之势。

皓月杨柳，相顾愕然，怅怅然结束了第一个回合。

时美娇重现笑靥，点头道：“果然我没有看错，看来你剑术大是可观，较之已死的崔平剑客，更似有过之。”

这句话，使得简昆仑神情一震，直似有穿心之痛。紧接着他即明白了对方用心。

“时美娇，你的攻心战术已经不灵了……换点别的花样吧！”

“真的不灵了？”时美娇展动蛾眉，声音娇娆地道，“那就换点别的，来谈谈九公主失蕾如何？”

简昆仑微微一笑，假设着取势对方正面，却用玉崖飞泉的突发剑招，伤她右侧一面。

时美娇妙目微转，越见高秀超逸，绵密精严。

只是向着对方微微含笑，却使得简昆仑一时心存犹豫难定取舍。

他本可猝然进身，怒剑相加，只是这一剑关系重大，若有所失，即不保为对方所伤，时美娇其势悠悠，难谓不心怀险诈。

原来上乘剑术，多涉奇门阵脚。所谓顺布三奇又谓逆布六仪，或逆布三奇，顺布六仪，一剑之发，若得时位，自然可以稳操胜券，反之便为投入以柄，有如太阿倒持，遇见个中高手，便是死路一条。

眼前时美娇，悠悠难量，顾盼进退，极见分寸，难谓她不是个中高手，却是不可不防，便是这番顾虑，使得简昆仑久久不欲出剑。

却见时美轻轻一叹道：“想不到九公主朱蕾，竟是一个多情至性之人，据我所知，这两天她为你茶饭不思，已经两天不进饮食，如果你再不能救她出来……情形可就不妙……”

简昆仑冷冷一笑，注目而视，只见时美娇脸上笑靥，极其美艳，却含蓄着几分玩世不恭的稚气。这几句话大异她素日为人，自是别有居心。

面前人影一闪，时美娇跃身而前：“别以为我是跟你说着玩儿，我说的可是真的！”

简昆仑正待凝剑以向，不意对方身子尚未站定，倏地一转，呼地又自闪

到另一个方向，翩然而坠，施施转身。

“对不起，我实在很想知道——你与九公主之间这段患难的感情……”
微微笑了一下，她继续说道，“我想知道的是，你这么视死如归地护侍着她，真的是侠义居心，还是自己的私情在作祟？”

简昆仑一笑道：“依你看呢？”

时美娇哼了一声：“外面传言很多，我所得到的消息，都说是你们早已共浴爱河，出则同出，进则同进，共桌而食，同房而宿，而且……”

轻轻一叹，她脸现薄羞，浅浅笑道：“还有的我就不说了。”

简昆仑并不生气地道：“是不是共浴爱河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，除此之外，你所说的那一套，什么出则同出，居则同居……大致都还不假，我这么口答，不知姑娘你意下如何？”

时美娇一笑说：“奇怪，这又关我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，”简昆仑冷冷点头道，“原来你自己也知道，这本来是不关你什么事的！”

以时美娇之冰雪聪明，想不到也有失言之时，眼前被简昆仑用自己所说的话一将，竟至无言以对。

固然，她所以特别提出这件事，无非志在攻心，使对方情绪紊乱，却是忽略了，她自己对于眼前这个人，并非全然无动于衷，须知男女之间的情愫、感染，常在无知之间，虽说柳蝶衣于她，情之于先，只是双方年岁的差距，以及日后柳氏情感心性的变态、转移，对于她来说，毕竟不无遗憾，此时此刻，凑巧地闯进了简昆仑这个人来，若非时美娇的难忘故人，情势早已显然，但是，她毕竟也有软弱的一面……

眼前为简昆仑出言一击，一霎间心儿筑筑，脸也红了。

原来是拿来消遣人家，兼具攻心之略，想不到自己先受其害，以时美娇之剔透玲珑，诚然也始料未及。

一霎间娇嗔大发，怒由心起。

“哪一个又高兴管你们这些闲事？你美得很呢！”

话声出口，人已似彩蝶儿般翩翩腾起。

一起即落，掌中长剑，渲染出匹练般的一道白光，直向简昆仑身上怒卷过来。

叮当一声。

两口长剑迎在一起，黑夜里闪烁出一片火星。

借助于长剑的一弹，时美娇偌大的身子，呼！再一次的腾空而起，凌空一折，落到了简昆仑背后。

恰到好处！

以奇门顺布六仪而论，时美娇眼前这个落势，似乎正应了一个景字，正是出剑契机，轻叱一声，长剑顺势而前，直向简昆仑后背刺到。

一股冷飕飕寒风，透衣而至。简昆仑方有所感，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寒噤，脚下轻滑，一式旋风怒转，陡地飞身丈许以外。

时美娇哪里放得过他？

简昆仑身势方转，时美娇却已如影附形地附身而来。双方身势，看似一般轻飘快速，一如野云振飞，去留无迹。

时美娇颇知奇门之妙，一脚踏入六仪，自不会轻易舍却。

简昆仑身方纵起，已自觉对方的紧逼不舍，双方之间，更似有一种莫名

的气势，彼此牵系贯通，如此一来，简昆仑的每一动静，对方都似能事先预知，正是此一奇门剑势之妙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不由使得简昆仑心里暗暗吃一惊。

其时时美娇雪亮的剑锋，已自应了六仪中一个惊字，剑光宣泄里，一剑直劈，循着简昆仑背脊上大肆挥落下来。

简昆仑一势猛虎伏桩，霍地投身大石，险险乎闪开了对方劲道猛锐的剑锋。

剑落石面，劈削起大片石屑，闪烁出一片石火，尤其有慑人之势。

一霎间的动念，使得简昆仑忽然明白过来，毫无可疑，对方正是以玄奥的奇门阵脚，催动剑势，自己方才已有所警，只是心存怀疑，这一霎，待将施展破解之法，其势已有所不及。

不好！

一念之警，不禁使得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六仪奇门阵脚，他亦曾涉猎，并非昧于无知，著是事先窥知，大可与时美娇放手一搏，未见得就为她所败。

眼前却是太过迟缓了。心思电转，似乎左侧方杜字一位，容或还有一线生机，不假多思飞身一转，便自向这一面掠来。

岂不知，时美娇早已有见于先，无音、无言一双姐妹，正是为此设防在先。

简昆仑身势方起，暗影里人影一闪，那个叫无言的姑娘已蓦地现身而出，不期然踏前一步，已自抢了先机。

奇异的阵脚，郎所谓神龙负图出洛水，彩凤衔玉碧云空，神妙之处，端的不可思议。

据传此一奇门六仪阵式，乃起自人类之始祖轩辕黄帝大战蚩尤时，偶遇天神所授，自是未免过于荒诞离经，但是由此却可知其妙不测。

随着无言的突然现身，霎时间这一面已自封死。

感触里，像是起了一片云雾般，非但无言隐身不见，整个左侧一面，似已全然为浓雾所封。

时间之快速，简直不容多想。

便在这一瞬，身后的时美娇，挟其雷霆万钧之势，电光石火般已自身后切到。

简昆仑只觉得后心要害一紧，其势已无能躲闪——时美娇显然已出剑直刺而来。

生死俄顷之间，这一剑却似往侧面微微一偏，哧！尖风一缕，连带着雪亮的剑锋，已扎进了简昆仑右后肩胛。

力道之猛。极是可观，噗……扎了个两面透穿。

“啊！”

拔剑，血流！

简昆仑一阵刺心奇痛，掌中长剑都几乎脱落。

时美娇显然手下留情，这一剑没有要他的命，却也并不表示就此放过。随着她拔出的剑锋，左手翻处一式春风拂柳，一只纤纤玉手，待向对方另一面肩头上拿去。

猛可里，大片疾风，透空尖啸而至。

月色里，简直难以看清是什么物件。

或许是暗器中极为细小的飞针之类，为数既多，体积又小。

这类暗器，最难招架，况乎施展人功力惊人，一掌飞针，透过无比巨大的掌力催使，势若狂涛，一股脑地向时美娇身上飞射过来。

厉害的是，倏忽而来，事先毫无征兆，以时美娇之缜密谨慎，一霎间也无能招架。却似乎只有退之一途。性命攸关，再也顾不得向简昆仑出手擒拿。

其势紧迫，随着娇躯的向后一仰，一式蜉蝣戏水，扬然旋身于三丈开外。

如此一来，加之于简昆仑的紧迫形势，蓦地便为之爆开一环。

简昆仑乃得施展极上轻功，突地腾身而起，向着相反方向，脱身逸出。

他虽然伤势不轻，但在肩窝部位，丝毫无损于足下脚程，加以轻功极佳，这一奋身纵出，足足有四五丈开外，正好落身于湖上轻舟。随着他脚下的一点，轻舟微颤，第二次腾身而起，径自向湖边一片稀疏树林遁进。

却不意，这一面也早已有埋伏。

那个叫无音的姑娘，便自藏身这里。

黑暗里看人不清。

简昆仑身方入林，无音已蹙然而前。正是以逸待劳，猝然闪身而现，适逢其时地拦在了简昆仑身前咫尺之间。

这双姐妹一身武功，非比寻常。

时美娇把她安置这里，身当六仪一角，自系有特殊意义，简昆仑负伤在前，落荒于后，这一霎已是惊弓之鸟，加之无音的以逸待劳，猝然闪现，迫在眉睫，此时此刻的无音，果真按原定计划，乘虚出剑，简昆仑便是非死即伤。

总是命不该绝。

再听着无音的一声娇叱，一片剑光，挥自她的右手腕底，猝然相加，势若奔电。却以取势偏差，险险乎擦着简昆仑的身边毫厘之间，落了下去。

喀嚓一声，劈落下大枝树干，声势好不惊人。

这一剑，饶是有趣。

双方当面而立，近在咫尺，以常情而论，岂能有出剑偏差之理！

乍惊而后的简昆仑，简直有恍若再生之感，一个念头闪电转起——莫非对方的刻意示惠！

无论如何，时机一瞬，眼前已无能证实，随着无音的一剑劈空，也同于方才时美娇情势一般，眼前情势顿为改变。

简昆仑饶是心有不甘，也万不会愚蠢到返身恋战，自陷绝境。

快走！

无言姑娘这一面的留出破绽，时机稍纵即逝，再要是不走，更待何时，便自再一次奋身前纵，一头扎向林里，狼也似的落荒而遁。

时美娇自是心有不甘。

就情势而论，不啻先机尽失，对方简昆仑既是如此一等一的一个劲敌，况乎遁身林内，她自然知道追已无及。只是这么就容他走了，却是一万个不甘心情愿，更何况暗中那个向自己施以飞针的小人，更是她所深恶痛绝，若有所遇，绝放他不过。

像是一只掠波的燕子……也同于简昆仑借助于水面轻舟的一点，呼噜噜衣袂飘风声，已自涉身岸边，紧蹊着简昆仑去势之后，快速纵身林内。

虽说是星月当头，林子里却黑黝黝无以视物。

时美娇的气可也大了。

以她在万花飘香崇高在上，仅次于柳蝶衣以下第二号人物的身分，却让

简昆仑如此跑了，传言出去，她这个堂主的脸面，实在无以置之，更何况此行柳蝶衣对她的寄以重任，怎么说也不容许简昆仑这般轻易的便自手底跑了。

简昆仑轻功极高，时美娇自信比他也不差。

恍惚里，依稀听见前面传过来的脚步声。时美娇脚下加劲，一连七八个疾纵，直向着疑是声音来处快速迫了过去。

双方势子都快。

那声音果然传自简昆仑一面。身上负伤，四面又黑，加以处身林内，想要像平日那样一派任意飞纵，不带出一点声音，自是极不可能。

一追一遁，霎时间已是百十丈外。

简昆仑蓦地觉出后面有人，霍地站住脚步。

时美娇也自警觉，立刻站住不动。

风引树梢，林子里摇动出那么轻微的沙声。

双方耳朵都够尖，虽是隔着前后遥遥的一段距离，却像是心有灵犀，彼此都全神贯注在留意倾听。

时美娇忽然出声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在哪里，简昆仑你跑不掉的……”

缓缓风势。吹动着她的声音，静夜幽林，听来别有韵味。

说完，等了一会儿，时美娇才继续向前走了几步。

有了先前险为飞针所伤的经验，她自然不会忽略身侧第三者的异动，事实上，她恨极了暗中这个人，若是遇见了他，定要给他好看。是以，这几句话，固然是为简昆仑所发，却未尝没有心存引蛇出洞，把这个出手歹毒的第三者引出来的念头。

“简昆仑，你已经受伤了，而且伤得很重，何必呢，你跑不了的，不如像上一次那样，束手就擒的好……”

凉风习习，打地面上轻轻吹起。

风势时掺杂着一些血腥气味。

时美娇黛眉微蹙，心里更加证实了对方就在当前不远，由于林面极广，风势迂回，要想确定对方藏身之处，却是极难。

她却又似有一种不忍于己的伤感，下意识里总觉着向对方出手过重了。

矛盾一面向对方施以诡计毒手，一面却又心存不忍，甚而更有一抹挥之不去，萦系于心的清清情怀……这番感触，真正矛盾极了，却是连她自己也不解不开、想不透是为什么？

总之，眼前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

眼前第一要务，却是要生生活捉住这个简昆仑，否则时机稍纵即逝，对方这个人可就万难掌握，最重要的是，自己所加诸于他身上的仇恨，如果不能在主擒对方之后就近化解，以后将是更形剧烈，怕是永无化解之日。

一霎时，时美娇心里充满了矛盾，妙在这番感触，以前还不自觉，竟似在眼前的一刹那间忽然滋主，带给她意想不到的内心困扰，心里越是凌乱，越是有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即是务必要把简昆仑擒在手里。

人影翩跹。

无音、无言双双现身当前。

时美娇心念一动，转向二女道：“你们往两边给我搜，可不许再让他跑了。”

无音、无言聆听之下，即刻转身离开。

时美娇正待出声试探，耳边上却再次传过来疑为脚步的轻微声音。较之先前，更为轻微，若非是时美娇的精明机灵，换在别人，还真难以听出。

时美娇心领神会，不由微微一笑。心里盘算着：简昆仑，这一次你可真的跑不了啦……

思念微动，娇躯已自腾起。

她轻功极佳，当前所施展，为柳蝶衣苦心所造就的提升之术，虽然还不能达到柳蝶衣那等境界，揆诸当今武林，实已罕有颀颀。

简昆仑原与她不相上下，只是眼前情形迥异，身上带有剑伤，大碍真气之运转，全力较量之下，自较时美娇略有不足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时美娇才自断定，对方必然无能逃出自己掌握。

那声音在时美娇快速追蹑之下，越见清晰。只是速度极快，以时美娇之功力，亦不得不全力以赴。

如此一来，似乎距离已渐渐接近。

林子里越见黑暗。

一阵子疾驰力蹑，足有数里之遥。

或许无音、无言，也都有所发现，若是时时美娇盘算不错，依照她们姐妹所走方向，正好形成一个强力的包抄之势，前边的简昆仑恰恰正当包抄之点，应是插翅难飞。只是二女脚程万万不及自己之快，可能略迟才能抵达。黑暗中大可形成错觉，吸引暗中潜伏的那个高手注意，自己便可从容赶上简昆仑，将他先行擒到手中。

时美娇心里很是得意，自认得计。

她所以有此自信，实在是因为前边的脚步声，已为她完全把握，决计不会再容他逃开。

一追一遁，霎时间，又已是百十丈开外。

蓦地皓月当头，敢情已置身树林之外。

眼前一片起伏山丘，竹篱、茅舍点缀其间，更有长方不一，粼粼波光的田畦，在月色照之下，一汪汪灿烂如镜。

不对……

时美娇心里一动。她的眼睛也真够尖，身子才一纵出，即看见一条人影，抄水而渡，借助于尺把高的畦中水稻，便自把身躯腾起，直向着侧面山丘上落去。

时美娇一声轻笑：“你想跑么？”话出人起，宛如轻烟一缕，起落之间，抄过了眼前水田，已落身彼岸。

时美娇原以为对方在自己出声一呼之后，必当奋身而遁，却是没有想到，情形刚刚相反。

那个人竟自忽地站住不动。

一连四五个起纵，时美娇箭矢也似的已来到了眼前：“简昆仑！这一次你认输了吧？”

再一次飞纵而起，有如燕子般的快捷，一起而落，已到了对方身后。

一连六七个快速飞纵，势子奇快无比——随着时美娇猝然袭近的身子，双手齐施，直认着对方简昆仑肩上抓落下去。

这是一手灵巧的七巧擒鹤手法，亦为飘香楼主人柳蝶衣所精心自创。厉害之处，在于一霎时间，端视对方之反应，可以做出七种不同的巧妙擒拿手法。

更厉害的是，七种不同的手法里，俱带有真力拿穴之妙，可以在指尖与对方接触的刹那之间，点封对方身上穴门，立即使对方动弹不得。

却是，这个简昆仑端的不是易与之流。

随着时美娇落下的手掌，对方身子霍地快速一摇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扭曲动作，便是这个奇怪动作，巧妙地避开了时美娇七巧擒鹤的第一式力拿双翅。紧跟着这个人刷地掉过了身子，湛湛目神，直逼时美娇而视，却没有丝毫要逃走之意。

这么一来，倒使得时美娇即将施展的第二式出手，突地自行制止。

“你？”

谁说是简昆仑？

一身黑色隐隐闪有亮光的丝质长衣——这个人也同简昆仑一样，有着高颀的身子，可是无论发式、神态都摆明了，他绝不是简昆仑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身上一点伤也没有。双目以下，为一方黑色丝巾紧紧扎住，如此黑夜，仅仅凭着他显露于外的一双眼睛判知是谁，可是太难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一霎间，时美娇真有被人戏弄的感觉。

那人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只是用着一双湛湛目神，向时美娇默默打量不已。

透过一抹月光，瞧见对方交叉肩后的一双长剑。这人一声不吭，只是静静向她看着，眼神儿该怒不怒，波谲云诡，令人费解。

时美娇忽然明白了过来。不用说对方是方才一声不吭，向自己施展暗器一掌飞针的那个人了，更有甚者，眼前自己竟然又上了他的当，这一手故布疑阵，亏他想得出来、竟然连自己也误为是简昆仑的脚步，而一路跟随来到了这里。

这个突然的触及，使得时美娇一时透体冰凉，做声不得，真个说不出的气馁、愧恨。

以她平素之为人机智，怎么也不应该会有此疏忽，想不到偏偏一时大意，鬼迷了心，竟自如此糊涂。

不用说，简昆仑此刻早已去之无踪，自是难望再寻。

想到这里，真不禁气得肺都要炸了，一腔怒火一股脑地便冲向对方这个黑衣人。

“很好——你的诡计……你好……”

那人一双眼睛，颇似含有几分莞尔的笑意，忽然拉长了，神态温顺静雅，仍然一言不发。

时美娇蛾眉微挑：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黑衣人的一双眸子，拉得更长了——也许在蒙布之内，他正在微笑，为着他的诡计得逞。只是笑容之后，不仅斯文，应是隐藏压制着相当敌意。

时美娇蓦地后退了一步：“咦——你……是谁？”

一霎间，那双灵活的眼睛，已在对方身上打转无数，接着，她冷冷地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所以蒙着脸，当然是怕我认出你是谁来，这么说，我们原是认识的……再不然就是见过面？”

话声未已，黑衣人陡地腾身而前。

其势绝快。

随着他落下的身子，一步前跨，举手发招，一掌直向时美娇前心击来。

掌势极快，似侧而偏，兼具有劈、撞之势，指尖未至，先有一股绝大劲风，可见真力之浑厚。

时美娇心里一动，暗惊于此人掌式之凌厉，几与自己相伯仲。飘乔门柳蝶衣私授武技之中，有蝶衣七式，最是神奇不可预知。

眼前时美娇情急之下，不自知便施展而出。

娇躯向后一闪，紧接着一式翩跃，现出了纤腰一眼——以此而诱敌进身，十九可能得手。关键在于敌人一经袭进，即为紧接而下的蝶衣二式——粉翅双酣攻人两侧，再从容退身简直妄想。

却是不知，黑衣人竟有诡智。

时美娇纤手方出，施展粉翅双酣一式，按向对方的两肋，黑衣人却似先得警，不俟对方纤手袭近，先已腾身而起。

这一手，大是出乎时美娇意外。

随着她递出的双手，黑衣人偌大的身子，一个奇快的倒仰，却是不容身子落下，在空中一个疾滚，竟自绕到了时美娇右侧。

时美娇蓦地一惊，盖因对方这一式身法，好生眼熟。一念之惊，还没有会过意来。对方黑衣人反卷的一只脚尖倒踢北斗，刷地向她脸上踢来。

时美娇轻叱一声，身躯一个倒拧，极其危急一瞬，以蝶衣七式最后一式风卷狂蝶，整个身子宛似飞云一片，呼地狂扬而开。

好险。

黑衣人的一式飞踢，险险乎擦着她的发丝滑了过去。

对于黑衣人来说，原以为十拿九稳的制胜诀窍，想不到竟走了空招，而时美娇亦情不自禁地为之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眼看着黑衣人灵活的长躯，在一脚踢空之下，飞转出七丈外，落身于一脉修篁之上。

“领教了。”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，便再也不欲久留，随着竹梢的一颤，巨鹤穿云也似的，已自拔身而起，坠向一岭青葱，夜色里，闪得一闪，便自无踪。

时美娇若是放他不过，黑衣人即使身法再快，也难以摆脱。

她却计不出此。一霎间的觉醒，直似有惊心动魄之势，时望着黑衣人消逝的背影，做声不得。

便是黑衣人临去之前的那一句：“领教了！”语音清脆，宛若妇人，忽然使得她有所触及。

“李七郎！”

“莫非是他？”

这个念头，有如疾电流窜，刹那间传遍全身，真正是吃惊不小。

再回想方才出手身法，对方虽似有所掩饰，却也不无穿帮，她由是更有所悟，怪不得那般神妙的蝶衣七式，竟然也难他不住，看来柳蝶衣对于这个后来入门的少年，更似有所偏爱，非但这一套蝶衣七式早已传授给了他，更授以破解之道，说不定，更有许多招式，连自己也未能尽知。

看起来有关二人的许多传说，应是其来有自，而非空穴来风了。

霎间，她只觉得全身透体发凉，眼睛一酸，竟自淌下泪来。

再想，如果自己没认错，这个人便是李七郎了。只是，一个问题……

他为什么要救简昆仑？

而且，由方才动手，出招之凌厉，以及飞针暗算之狠毒诸情上判断，可以窥知这个人对自己所隐藏的敌意，分明意欲置自己于死地，正是好毒心也！

却又是为了什么？
是因为柳蝶衣？还是简昆仑？
……
一霎间，她陷于迷离沉思之中。

第二十二回荷露粉垂杏花香

月下。

简昆仑就着清澈的溪水，洗了个脸。

肩上的流血虽已止住，可是整个上衣都已被血所浸湿，再加上汗渍，贴在身上滋味可真不好受。

乘此无人，溪水既清，他就干脆脱下来洗一洗，顺便瞧瞧伤势如何。

若非暗中那个人的援手，现在怕已落在了时美娇的手里，若非是无音姑娘的网开一面，以当时自己之狼藉情况，怕是也已落在了她们手上，是以，这两个人，俱称得上自己的恩人。

无音姑娘限于她目前身分处境，自是不便出面与自己招呼，至于暗中的那个人，简昆仑料定他应是会随时出现与自己见面。

所谓受人涓滴，当报以涌泉，更何况如此大的恩惠？

简昆仑不急于离开，所以有此一番磨蹭，无非是有心等候着与此人一见。

清澈若莹的溪水，为血渍所污，即使在月色之下，也有所见，混沌沌一片，真正煞了风景。

时美娇的那一剑可真厉害，扎了个透明窟窿，幸而还不曾伤了筋骨，否则可真不堪设想……虽然如此，这一条右臂，这一霎想要举起也难。

忍着身上的疼，简昆仑用打湿的上衣，洗着身上的血渍，虽是个小小动作，现在做起来却也不易。

这几天对他来说，真个凡事不利。先是九公主的被劫失踪，接下来自己负伤坠水，还险些落在了官兵手里，好不容易伤势好了，现在第二次又受了伤，上次为七老爷掌伤的是左臂，这一次剑伤是右臂，两边轮着来，想来真个气馁，堪称流年不利。

只是，较之落在时美娇手里，再尝俘虏之苦，这点伤势，却又实在算不得什么了。

长剑连鞘，插落足前。

简昆仑盘坐石上，把胡乱洗涤的血衣，摊开来晾好面前。

弯身摊衣的一霎，微似一怔，便自瞧见了那个人来。

一身黑色长衣，双目以下，紧紧扎着一方软巾，其人长身玉立，目秀眉清。似乎方自由溪边树丛闪身而出，也许他已经来了很久，一直在向简昆仑偷偷窥伺。

既然已照了面，也就不再掩饰。

微微迟疑了一下，黑衣人缓缓走过来，简昆仑一笑站起：“方才多蒙搭救，想来便是尊驾了！”

黑衣人站住脚，向他凝神望了一刻，且不答话，一径走到了他面前，才行站住。

简昆仑不免纳闷，更以眼前赤着上身，当着生人怪别扭的。尴尬地笑了一笑，待将取拾地上湿衣穿好，却为黑衣人探手止住。

接着对方的一只手，已自攀向他的肩头，目光转动，竟自细细瞧起他的伤来。

简昆仑颇不过意地微微一笑：“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不劳仁兄挂心……”

黑衣人回过眸子看了他一眼，很不以为然的样子。随即攀着他一面肩头，

继续向他伤处前后打量不已。

简昆仑索性大方笑道：“那位姑娘剑法高明，都怪我一时大意，误入了她的六仪阵门，若非是仁兄一掌飞针，这时只怕已……”

黑衣人也不答话，径自由身上取出了个扁扁药盒，打开来，里面是半盒丹药，月光下色如金锭，也不知是什么药。他取出了几粒，托在掌心。

简昆仑说了声，“慢着……”

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岂能随便任人摆布？

只是，对方现于蒙中之外的一双眼睛，却是善意热情，充满了关怀之谊，这就使得简昆仑不便坚持。再说自己这条命还是人家救的呢！

黑衣人乃以从容施药，把一只火股热炙的手掌，轻轻按住了简昆仑受伤之处，力道微出，丹药自吐，即行注入内里伤处。

简昆仑乍然一痛之后，继而是无比清凉，一下子，仿佛伤已好了一半。

“多谢仁兄，什么药这般灵异……好舒服！”

黑衣人将药盒收入怀内，用一方洁帕，为他垫好伤处，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布条用以包扎，干脆提起长衣一角，嗤地撕下了一长条来。

简昆仑阻之不及，大为感动。

萍水相逢，古道热肠，眼前这一位便是如此，确是好样儿的。

黑衣人手法熟练，不费什么功夫，已把他伤处缠好。

“记住，十天不能沾水，也不必换药……以你的身子，应该可以好了……”像是特意的把声音压低了，只是效果不彰，听在简昆耳朵里，尤其有惊人之势。

“你……”

左手猝翻，就势一抄，因其形势，任是黑衣人身法快捷，却也无能躲闪，即为简昆翻起的左手，拿了右腕脉门。

简昆仑尽管肩上有伤，功力仍在，大是不可轻视，眼前出手，尤其快捷，黑衣人一经为他拿住了脉门，顿时半身发麻，全身失力为之动弹不得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迷惘之中，简昆仑右手径自抬起，扯下了黑衣人脸上面中——一张俊秀丰采的脸蛋儿，便自现了出来，荷露粉垂，杏花烟润，较之女孩儿家也自不如的羞答答模样。

除了李七郎之外，又是哪个？

“哦——是你？”

一愣之后，双方都似有说不出的尴尬，尤其李七郎，简直像是被人窥穿了心事那般腴腆。

“简……兄，是……我……你……”一霎间，脸也红了。

简昆仑终而镇定道：“七郎兄……”随即松开了紧紧抓住对方的左手。

李七郎穴路方解，倏地后退一步，身势猝转，跃上了一块石头。羞涩未去，径自睁着一双大眼睛向对方望着，却是欲言还休……

霎间的静寂，猝闻得溪水哗哗……此番静中有乱，大大干扰了李七郎的心绪平静。

简昆仑却是胸怀磊落，向着对方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终是彼此立场悬殊，对垒分明，再次相见，一时却也不知说些什么。

李七郎总算熬过了眼前这阵子别扭劲儿，身形轻耸，蹙然而过，解颜一笑道：“想瞒着你都不行，还是被你拆穿了，要是被时堂主瞧见了，这下予

可就糟了，回去有我受的……”

简昆仑苦笑道：“七郎兄援手大恩，永不敢忘，只是贵门时堂主，精明透剔，若为她瞧出了足下本来面目，只怕……不好。”

李七郎呆了一呆，摇头笑道：“这一点我早已想到，看来还不至于……”

简昆仑微微含笑，打量向对方道：“这是贵门之事，我其实无需饶舌，只是为足下着想，却是多有不便……”

他随即正色道：“再言，贵门主人柳蝶衣，与我怀有深仇，他固然放不过我，我却也饶不了他，以七郎兄今日身分，终是不便……还请衡量自重才是。”

李七郎看着他哼了一声，脸上神态，颇有颌颌，倏地挑动长眉，把脸转向一边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简昆仑轻轻一叹：“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七郎兄今日援手大恩，不敢稍忘，只是却与万花飘香毫无牵涉，只限于足下一面之私。”

李七郎倏地回过头来，眼睛里交织炯炯光采：“你想得太多了，难道我这么做，是为了要你心存感激？万花飘香更不寄望你什么……而且，今天的事，你自己也已体会到了，以你一个人能力，无论如何也难与我们一争，你……还执迷不悟么？”

简昆仑冷笑了一声，摇摇头说：“除非我死，今生今世，我绝不会与你们妥协……”

李七郎为之一呆，怅怅地向他望着，忽然飞身而起，燕子也似的轻飘。

颯然作响声中，已立身简昆仑面前。

简昆仑心中一惊，下意识的忽然握住了眼前长剑剑把。

李七郎却似已窥出了他的心意，解颜一笑：“怎么，你要跟我动手，刚才不是还在说什么报恩来着……”

这几句话声音轻细，韵色逗俏，衬着他那般风姿，乍睹耳闻之下，真有女孩儿的妩媚。这般姿色神态，偏偏装点在昂藏七尺男人身上，真正是雌雄莫辨，好不为他惋惜，大生叹息，却是无可奈何……

李七郎秀朗的一双眸子，恁是有情地向他凝着，笑哈哈地道：“你这个人呀……总不成还要与我动宝剑么？不要忘了你身上还带着伤……岂能是我的对手？”

简昆仑哼了一声，默默地垂下眸子。

这一霎，他宁可闭上眼睛，却没有勇气向对方打量一眼，怎么说，对方却是有恩于己，只是这样的妍媸不分，简直无福消受。

李七郎这一面，却是方兴未艾，举起纤细手指，掠了一下鬓边散发，说，“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好，多亮……记得你离开的那一夜，月亮也是这么圆，这么亮……”

简昆仑看了他一眼，摇头一叹，真正无从体会，也无能置喙。

李七郎缓缓趋前一步，神色里无尽依依，灿若秋水一双大眼睛，缓缓收拢着，那么细致、体贴入微地向对方打量着。

“我们坐下来说话……吧！”说时，他自个儿先自坐下，拍拍身侧石头，偏过头来，烟行媚视地向简昆仑瞅着，却不曾注意到，身边的这个人，强压着一腔怒火……

李七郎说：“只要你跟我好，时美娇那小妮子，谅她也不能把你怎样，至于柳先生那里，我自会为你慢慢开脱！”

话声未已，却听得身后飒然作响，一股冷风，直袭过来。李七郎陡地一惊偏过头来，只见对方冷森森的一口长剑，已比在眼前。

这番举止，好没来由。

李七郎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对方竟然会向自己出剑，一惊之下，才注意到对方杀机盎然的脸：“你……”

简昆仑虽然身上有伤，却是无碍于他的出剑。这一霎眉挺目威，尤其有凌人之势。

李七郎说了个你字，一时过于吃惊，竟自作声不得，脸上神态，大是惊诧，似乎对于眼前这一霎的突变，万难理解。

简昆仑这一剑自不会真的刺出去，再怎么，这个人总是有恩于己。

“李七郎，你看错了简某的为人了。姓简的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，万花飘香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出来，接不接得着，是我自己的事，以后不劳阁下操心，再要见面纠缠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！”

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掷地作金石鸣！

话声出口，长剑倏转，当地一响，已插落鞘中，紧接着身子已自腾起，长空一烟般消逝于沉沉夜色之间。

李七郎一惊之后，待将起身而追。

一丝狡黠的微笑，显现在他白皙的脸上。他绝不会就这样认输的！

多少年以来，他久已任性成习，想干什么，便干什么，即使在万花飘香这个庞大的黑道组织里，也只有飘香楼主人柳蝶衣一个人能对他略形拘束，不幸柳蝶衣寡人有疾，偏嗜断袖，对于这个雄形尤物，恩宠极致，无疑百般放任，万事纵容。乃至形成了他今日的日空四海，竟然连时美娇这般举足轻重的角色，也不曾看在眼里。

他却又是聪明而狡猾的，像柳蝶衣一样，他有极大的野心，一俟时机成熟，不只是取柳氏而代之，甚而……因此，他选择了简昆仑，不仅仅只是一己私情的需要，更多的利害相关、权术运用，都少不了简昆仑那样的一个人。

简昆仑却偏偏不与就范。

他却也不就此死心……

闲着没事的时候，用五色花纸叠了个小小燕子，放置在窗台上，用嘴一吹，顺风而扬……

眼看它越过了当前楼栏、柳树……飘向画廊，无巧不巧，正好落在了一行人的脚步正前。

走在前面的吴三桂，霍地站住了脚步——直瞪着飘落脚前的那只纸叠燕子。

就只是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一端小事，却也把身边一千人等吓得不轻——刷地拉开了一个架式。四口腰刀，团团把吴王爷围在了中间。

宝二爷一枝独秀，身形轻转，翩如蝴蝶，绕到了吴三桂当前，极其利落地弯下身子来，由地上拾起了那只纸燕子。

楼上佳人恍然一惊，蓦地飞红了脸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一时无心之举，竟然会招着了这个混世冤家，呆了一呆，赶忙缩回身子，碰！关上了窗户。

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，给她的感觉大是不妙，显然是大祸临头了。

看着手里的这只纸燕子，宝二爷不禁微微地笑了。

抬起眉毛，跳过了眼前垂柳，直瞧向当前画楼，惊鸿一瞥的当儿，也瞧见了关窗户的那个人儿，一时心内雪然：“王爷——没事儿，是一只燕子。”

“燕子？”吴三桂挑动着浓而黑的眉毛，一时转不过弯儿来。

“是一只纸叠的燕子。”宝二爷上前一步，双手恭呈，“您瞧瞧吧！”

吴三桂伸手接过来，看了一眼，不觉为之莞尔。

他今年四十七岁，面如冠玉，虎额燕颌，卖相极是魁梧，因有粉面金刚之称，却是文经武略风流倜傥切切不可莽夫视之。

打量着手里的这只纸燕子，他先就笑了：“这是谁……给我逗着玩儿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是……”宝二爷把身子躬下了一些，压低了嗓子，“是那个姓朱的大姑娘……”吴三桂怔了一怔：“九公主？”

“是九公主，”宝二爷仰起头来，脸上神态似笑不笑，“想是一个人闷得慌，闲着没事，还是知道您来了，给您报个讯儿，所谓的燕子报安……没说的——讨个吉祥！”

好一个燕子报安！

旗人都会说话，两个嘴皮子能把死人说活了，眼前这个宝二爷姓宝名柱，出身长白，乃是吴三桂封王之后，多尔衮专荐御赐，一身软硬功夫，万中挑一，真真可当得上是好样儿的，不只是一身武功了得，平常的交际手腕，举止应对，车前马后，看着主子说话，极尽圆滑为能事，吴三桂走到哪里都少不了他，诚然不可少离须臾。

明明是永历皇妹、九公主的身分，宝二爷却偏偏要称她朱家姑娘，俟到主子先说了，他才立刻改口，这些虽是极细微的小事，却可以自中看出他的言行谨慎，心思灵巧。

几天前简昆仑、向思思夜闯王府，曾动干戈，甚至宝二爷本人，在与简昆仑动手之间，亦不免受了内伤，说来应是一件大事。

这个宝侍卫偏偏就有本事，把消息封死了，不要说吴三桂本人不曾闻问，上房里连个丫鬟都不曾惊动，一切都在暗中布施，表面丝毫不着痕迹，就连宝二爷本人也是一样，里面还带着伤，外面一样谈笑风生，丝毫也没有疏忽了职守。

“说得好……”吴三桂一双炯炯光采的眸子，不自觉地逡巡着，向着当前画楼望去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彩碧楼。”宝柱答得快，“为了九公主的安全着想，奴才与贝爷合计了一下，暂时移动了一下她的原来住处，搬到了这里住……”

所谓的贝爷，应当指的是九翅金鹰贝锡，也就是那一位人称七老太爷的。

干咳了一声，宝柱察颜观色，又道：“这里是王爷您的花园，闲人不敢进来……”

吴三桂频频含笑，说了个好，却是暧昧地道：“只是东院那边……”

“奴才知道，爷只管放心！”他说，“没人知道！”

东边院子又称日照阁，住着陈圆圆，自圆圆吃斋修道以来，改名日照观。虽说如此，她对三桂仍时有规劝，吴三桂独独对她还有一分顾忌爱怜。

这一点宝二爷岂有不知？

听他这么一说，吴三桂心里最后的一点顾忌也没有了。

“好吧！这会子正好我有空，就瞧瞧她去！”

吴三桂往前走了两步，又站住：“用不了这么些人，就你跟着好了！”

“喳！”宝二爷大口应了一声，向着一干卫士挥动了一下马蹄箭袖，“都下去！”

听说是平西王吴三桂来了，朱蕾可是打心里烦，又惊又怕，更有说不出的恨……这一霎心里紊乱极了。

提起这个人，无论于私于公，于家于国，她的仇可大了。

要不是他为了个女人，大开山海关引进了清兵，明室天下，怎会落得如今这步田地？要不是他的穷追不舍，永历帝岂能如此狼狈？

这些事只要一想起来，朱蕾就有说不出的激动，直似芒刺在背，坐立难安，避之尚恐不及，见了面，真不知给他一副什么样的脸色？

若是能拒绝不见就好了，不幸的是，她却无能自主。如今她已是阶下之囚，她能够有眼前的一份宽容，僻院而居，已经难能可贵，哪里再能像往常一样，摆公主的谱儿？

是以，听见了王爷的赐见，她略作盘算，很知趣地离开了闺阁，这就下楼来了。

女侍香君打起珠帘，说了声：“请！”朱蕾落落大方地迈步进入。

精致华丽，不甚宽敞的客厅，布置得颇是雅致，过去圆圆在这里住过些时候，一切的摆设都还照旧，透过半卷的湘妃竹帘，园子里花开如锦，时有小风，散置着满室的馥郁清芬。

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已把对方这个阵仗瞧了个清楚。

只当是没瞧见他，朱蕾一声不吭地走过去，在一张铺有锦垫的红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。

宝二爷上前一步，摔下了马蹄袖，咳嗽一声道：“奴才宝柱，给姑娘请安……”依着本朝的规矩，打了个扞儿，一面仰起了脸，说，“王爷来了。”

“得了！”吴三桂一团和气地笑着，“没瞧见吗！人家姑娘这会子心里不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！”

“喳！”宝二爷大声应着，站起来后退一步，向着屋子里两个女侍挥了一下手，连同自己三个人，一并都退了下去，霎时间，客厅里便只剩下吴三桂与朱蕾两个人。

黑色的八哥儿来回在笼子里跳上跳下，窗外黄雀的打弹儿，听来更是悦耳。

夕阳将下，暑气正消。

透过两面对开的轩窗，客厅里时有微风。却是吹不开那一阵紧紧压置在心头的闷气……

打进了这间房子，朱蕾可连正眼也没有瞧他一眼，只是向窗外望着，那里花开正酣，蝴蝶成双成对……

眼前这个人若是简昆仑，那该有多好！此时此刻，盘踞在她心里，也是她最最想见的人，除去简昆仑之外，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。

情绪的低落，似乎已到了极点，只是天生的要强个性，迫使着她对于一切的压迫、不如意事，永不低头，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。更不会轻易落泪，向人乞怜。

“这几天事忙，一直也没有来看你，睡得可好？”吴三桂光采的的一双眼睛，平和地向她望着，虽然身居富贵，位极人臣，但是久年争战，戎马控椒，到底耐不住岁月的折磨，多少也显出了一些老态，两鬓飞星。眼角的鱼尾纹路，尤其清晰，似乎说明了此人的到老风流。

朱蕾恍然而有所悟地转过头来……

天知道，这当口儿，盘踞在她脑子里的，仍然只是简昆仑。吴三桂的声音猝然使她惊觉过来。了解到对方这个魔王就在眼前。

四只眼睛对视之下，朱蕾一颗心由不住通通直跳，或许是过于激动的关系。

依着她素日性情，恨不能开口大骂他一顿，只是连日来的苦难，多少也使得她有所改变，学到了一些做人的中庸之道。

吴三桂白中透红、状若满月的脸，兴起了一种喜悦：“这是你叠的燕子？倒想不到九公主你还有一双巧手！”一面说逸兴飞扬地哈哈笑了。却把手中那只五色花纸叠成的燕子，拿在眼前细细观赏。朱蕾霍地站起来，嗔道：“这是我自己叠着玩儿的，还给我！”

这个突然的举动，使得吴三桂颇是意外。

对于女人，尤其是像朱蕾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他有足够的耐心，绝不会轻易发怒。目睹着对方这般神态，更加触发了他的快感，一时扬声，哈哈大笑不已！“

怎么能还给你？你已经送给我了！送给我的东西，当然就是我的了！”

“谁送给你！是风吹下去的……”

忽然她跑过去，打算由对方手里把这只纸燕子抢过来，吴三桂偏偏够机灵，忽地举高了手，转而又藏向背后，无论朱蕾怎么急，总是抢不到手。

心里一急，娇性大发，管他对方什么王不王，一个耳光直向对方脸上掴去。

还是不能得逞，这只手依然落在了吴三桂的手里。

他的臂力惊人，在他力持之下，朱蕾那只被捉的手，终于垂落下来。

或许是吴三桂的手劲儿过大了，她的纤纤皓腕吃受不住，一阵子骨折筋摧的奇痛，使得她花容骤变，一时连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吴三桂忽有所警地松开了手。

乘着这一霎间的空隙，朱蕾到底把那只五色纸燕子抢到了手里。

吴三桂怔了一怔，再次宏声大笑起来。

笑声未已，那只燕子已在朱蕾手里撕了个粉碎。

“你！”吴三桂忽地止住了笑，“你太任性了……”

“我就是这样！”朱蕾已将走过的身子，忽地转过来，“吴三桂，你就杀了我吧！”

忽然她脸上兴起了轻松的笑意：“再不然就把我送到北京去，献给你的新主子去……”

“你太放肆！”

“放肆！”朱蕾冷笑着，“你才放肆！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这个平西王是怎么当上的？不正是因为出卖了旧主才得到的？还想再来一次，把我们兄妹也献上去……总不成，人家还能把皇帝也让给你？你这个人……”

“骂得好……好极了！”转了个身子，吴三桂大刺刺地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都说对了，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吴三桂皮笑肉不笑地缓缓说道，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说不定还真的登基称帝，干个皇帝玩玩，那时候第一个要谢的，就是你……”

说着，他脸上眉飞色舞地又自笑了。

“在这里你就好好地住着吧！”吴三桂直直的眼神，瞬也不瞬地看着她，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只管说话，要不要换个宽点儿的房子？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！”

朱蕾打量着面前这福大量的王爷，由不住微微地笑了。

“对了！”吴三桂说，“美人天生就是应该笑的，九公主这一笑，真有倾国倾城之美，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，说出来也给我听听！”

“我只觉得很滑稽。”

“滑稽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朱蕾缓缓说道，“听你口气，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——请不要忘了，这座五华山宫，原来就是我的家，是我哥哥永历皇帝盖的，我现在住在自己家里，只是觉得极其自然，并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别扭，倒是你……”

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冷了：“你这个客人，竟是不请自来，占了我家的宫院，反过头来竟然以主人自居，反而问起我满不满意来？这不是天下第一件滑稽的事么？吴三桂，你不觉得有些脸红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真比刀子还要锋利，深深地刺进了吴三桂心里。

朱蕾所说原是实情。

原来这座五华山宫，建于永历皇帝即位之初，只是好景不长，不旋踵间，兵败山倒，连带着这座昔日家居的皇宫内院，也归吴三桂所有。

吴三桂哪里留意到这种小事，眼前为朱蕾一顿抢白，反唇相讥，几至无话可答，圆姿替月的一张俊脸，正如朱蕾所说，霎时间其红如火，偏偏他却又是极要面子的人，为朱蕾这几句话一激，简直无处可遁，一时连耳根子都红了。

朱蕾便不再睬他，转向窗前，径自向着一窗之隔的盛开花圃怅怅望着。

她虽然生性要强，到底女孩儿家，想到了生死未明的哥哥，以及自己眼前遭遇，破碎的明室……于国于家，甚而自己的未来，都将是无限凄惨。

一时之间，她仿佛整个心都为之碎了，再也无暇顾及身后的王爷，径自转身离开，步向楼阁。

简昆仑再次出现街头，样子完全变了。

这几天，他命运多舛。连番的负伤，加以事多不顺，不用说心情沮丧透顶。

是以，当他现身这家漂亮酒楼——醒春居时，自觉着无足轻重，已不复当日的逸兴飞遗，像是再也引不起旁人的注意。

虽非蓬头垢面，却是气势低沉。

长发飘散，倦于梳挽。脸上胡子满面，胡碴子总有二指来长。松松垮垮的一身夏布衣褂，既不华丽，式样更不新颖，全身上下，再无显眼之处。

倒是那一口长剑月下秋露格调极高，却又为他藏置在条状的长长竹篓之内，背置身后。

看起来，样子像是渔夫。

这个渔夫却偏偏现身于眼前的豪华酒楼，置身于轻罗纨扇，青囊多金的达官贵人场合，莫怪乎连酒保也瞧不起他，迟迟不与招呼。

独个儿倚窗而坐，透过高卷的细细竹帘，正可创览来去江面的点点风帆。

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天色混沌，却有习习凉风，穿堂迂回，一天的暑气，至此全然消逝，再无残留。

如是，把酒临风，一涤忧肠，却也不无雅趣。

前番为时美娇利剑所伤，若非是李七郎一掌飞针所救，此刻料已落在对方手上，第二次做了飘香楼的俘虏，更亏了李七郎的灵药，去腐生肌，不过是几天的工夫，一条右臂，总算又能动弹自如。

一个人伤感地喝着闷酒，渐渐天色越黯，酒楼里掌起了灯烛。

七八个灯斗子一经燃起，酒楼里洋溢起一片清辉，如今酒楼的装饰摆设较往常花样翻新，即以现场这几个吊灯来说却是看着华丽新颖，五色的透明水晶，一经灯光映射，五颜六色，直似天花乱坠，较之一般的昏黄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简昆仑要了一大碗过桥米线，就着一盘牛肉包子吃得一饱，东半天一轮冰盘，已自冉冉升起，夜月之下，打量着一道迤通江水，直似匹练一道，更有无限情趣。

有人飞牒召伎，继而管弦声起，醒春居由是进入绮丽冶艳的一面。

简昆仑恹恹少欢，待将归去，却舍不得夜月下窗外一番景色，却于这时，走过来一个伙计，弯下身子道：“是简先生么？”

倒使得简昆仑为之一怔。

那个伙计随即笑道：“那边一位先生……”说时，却把手里一张便笺递上。

简昆仑接过来一看，纸上翰墨未干，写着几行字迹：“年少气盛，大有可为。今日一蹶，为图明日之振，不可自馁。”

好一笔龙飞凤舞行书，末尾具名处，却有冀叟二字。语气颇是托大，当知年齿有尊。

打量着这张字帖，简昆仑好生奇怪，却是想不起对方这个人来。

来人那个青衣伙计，含笑道：“那位老先生有请，请简先生移座一谈，请。”

较诸先时的冷漠不睬，俨然两副嘴脸，以此而判，对方那位老先生，颇似有些来头，如非声色场中的豪客。亦是舍得花钱之人。

“又是哪个？”

简昆仑将桌上半盏黄酒一饮而尽，看着面前这个伙计冷冷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姓简，谁告诉你的？”

青衣伙计笑道：“自然是那个者先生说的。简先生你就请吧！”

简昆仑心里盘思，未定去留，他素性本分，颇不思与陌生人随便搭讪，但是对方这人，既能道出自己姓氏，看来又似有些渊源，既承诚意相邀，却似未便拒绝。这么一想，也就不再矫情，随即站起。

“这边请……”

伙计头前带路，转向内里雅座。

隔着一扇彩屏，即闻得里面乱哄哄的闹成一片，简昆仑方自诧异，身前的那个青衣伙计已自先行迈入道：“简先生请来了！”

简昆仑退既不能，只得随后跟进。

却只见一张圆桌面上，坐满了人，衣香鬓影甚是热闹。

一个面相清癯，两鬓飞星的锦衣老人，方自由一名妖艳女伎手中接过酒盏，仰首待饮的一霎，听见了伙计的报名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贵客来了……”

随即站起，向着后面进来的简昆仑，抱拳笑道，“赏光，赏光。”一面说，空出了身边主座，连声道谢。

简昆仑乍见对方这等排场，颇是后悔有此一来，再者对方老者，并非故旧，那一张清癯面相，可以断定以往不曾见过，心中不免暗自称奇。惟其如此，他却反而不便拒绝。

微微一笑，道了声“叨扰”，便自坐下。随着目光一转，却也把座上众人，瞧了个清楚。

除却这个锦衣老人之外，另有一个四旬上下，肤色黝黑的中年汉子，以及另一个面色红润，年在五旬左右的斯文胖子，其它皆为粥粥群雌，仅由外表衣着打扮，亦不难看出，这些女子，俱是飞牒召唤，以之卖唱侑酒的乐府女伎。

锦衣老人不容简昆仑开口，先自呵呵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足下先莫问我们是否相识，且先容我介绍两位朋友，彼此俱是性情中人，今夕且拥佳人，何妨共谋一醉？”

话声一顿，手指向那个面色红润的胖子道：“这位姓宫，来自江南太湖，专营丝绸，行号遍及大江南北，家大业大，白银如山。特长是，他有不完的钱，我们便投其所好，时常帮他消耗两文，也算是从其所愿，帮助朋友！”

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姓宫的白脸胖子倒也不以为忤，轻轻举手抱拳，微微含笑道的声：“幸会之至。”

却为简昆仑注意到，他那一双粉团儿也似的嫩手，白皙细腻，一如妇人，就中于右手无名指节上，戴着一枚星形的宝石戒指，色作琥珀，光辉璀璨，无论形式光泽，皆异一般，显然大非凡俗。

使得简昆仑更为留意的，却是对方恂询儒雅，俨然高士的那般神态——这般气质神态，似乎和他所厕身的商贾买卖行业，大行背谬。

姓宫的胖子，更似有独特气质，即使在匆匆一见之间，即能促发对方好感。

简昆仑待将再次观察，锦衣老人却为他引见了另外一人，即是那个肤色黝黑的中年汉子。

“这位姓方，来自秦岭，专营贩马，张家口的马市生意，一半以上都在此人身上，最近做了一笔很大的生意，却为此开罪了朝廷，你道如何？”

话声未顿，黑脸汉子已哈哈笑道，“让你这么一说，我简直成了钦命要犯，焉能还在这里吃酒作耍？当着简朋友面前，你就少说两句，莫把人家吓跑了！”

声音宏亮，像是湘桂口音。

这人虽是脸色黑黝，却是黑中透红，生着一口雪白整齐牙齿，一双眸子尤其明亮，转动之间，精气逼人。

简昆仑目光与对方一经接触，顿时有所感应，不由心里一动，不用说，又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物。

锦衣老人这才呵呵笑道：“我们三人乃是多年好友，有个共同特长，就是性好渔色，闻说哪里的女校书*脸蛋儿好，或是能歌善舞，哪怕是千里内外，也会赶了去一亲芳泽，平素放荡形骸，老来风骚，贪吃爱耍，自命风流，不要脸的不像话之极……”

由于这番自剖，深刻见骨，说得座上几个粉头都由不住低头笑了。

锦衣老人这才打住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总之，我们三个平日臭味相投，才至有今日之一聚，足下的行迹，早在入滇之始，便落在了马贩子眼里，

经过暗中一番查访，高緬行止，竟是大大对我等脾胃，可是足下行踪，飘忽无定，好不容易直到了今天才追着了，不结交，不知何日才能再次相逢。这才不揣冒昧，飞牒相邀，还请不要怪罪才好。”

锦衣老人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，才行顿住。这般语态，自非矫情做作之人。

简昆仑不由略略打消了先时的一番索然。对着面前这三个人，油然增加了几分趣味。凭着他的阅人历练，直觉的可以断言，对方三个人，绝不似七老太爷那般阴鸷深不可测的公门人物，却也没有一般江湖人物那种风尘气息，真实身分大是耐人寻味。

也说不出一一种什么感触，却只在这匆匆一面之间，使他竟然对此三个完全陌生的人，倾生出一种亲切感，直觉的生出了结交之意。

却见那个姓宫的白面胖子，莞尔笑道：“既然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，偏偏你的话多，说了半天，你自己姓氏名谁，人家还不知道，岂不好笑？”

*即妓女官称。简昆仑一笑道：“正要讨教！”随即转向锦衣老人望去。

锦衣老人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，座上姓方的那个伟岸黑脸汉子已呵呵笑道：“我们这位老哥姓秦，说了半天，他最有钱，我们两个加起来，还抵不上他一半的家当，只是生性小气，除了漂亮的女人以外，谁也休想花得。”

少不得又自引起一场哄笑。

锦衣老人笑眯了一双眼睛：“这可好，一上来先来个窝里头反，直把我们这位小兄弟，弄得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……且住，且住，这玩笑话到此打住，说多了就真假不分了。”

姓宫的白脸胖子一笑说：“这只怪你自己又怨得谁来？来来来，我们三个先敬简朋友一杯。”

一面随手招呼身边姑娘，为简昆仑斟酒。各自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在外面行走的人，所谓的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何况彼此只是匆匆一见？

简昆仑心里盘算，自己行止，看来已为对方所知。试以姓秦的老人那张传书所示，虽是游戏笔墨，实已显示出对方于己的无所不知，看来他们三人，实已对自己暗中观察甚久，直到眼前认为时机成熟，才自现身而出。简昆仑所不能了解的是，以自己之凡事谨慎，观察敏锐，竟然不能先于对方发觉出一些蛛丝马迹，由此可以想知，这二个人该是何等人物了。

思念中，不经意便自向对面锦衣老人望去，正逢着锦衣老人一双深邃的眼睛，也正向自己看来。

四只眼睛交接之下，简昆仑不由心里为之一震。

那是因为锦衣老人看似乎和的目光里，含蓄着一种特殊的感应，使得他顿生感触。

他于是目光转动，转向那个姓宫的及那个姓方的二人继续观察，所得的反应竟与锦老人一般无二。

由是，他立刻得到了一个结论——这三个人，俱是身藏绝技的一流高手。什么理由？他实在说不出来。但是，他却可以因此断定！

也许一个人的内功达到了所谓的上乘境界之后，本身自然而然，便会孕育出这般气质，以之印证时美娇、李七郎、七老太爷，进而柳蝶衣……柳二爷等！无不如此。

对方三人既然也具有这般目神，即使不足以与柳蝶衣、二先生，甚而自

己父亲这等极流人物颀颀，也应与自己、时美娇等作等量齐观。

这个突然发现，一时在他心里大生震荡，不觉对此三人大大生出好奇。

一个具有如此身手之人，断非无名之辈——他们三人又是谁呢？

四海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武林中常常传颂的一句话：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

不期然，今天却是遇见了高人了。

第二十三回把臂一笑结风尘

简昆仑像是醉了！其实似醉非醉。

过去从来也没有过的经历，竟然与三个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把臂言欢，那么放荡不羁，语涉风流的飞觞豪饮，更何况佳人在抱，红袖添香……简直是放浪形骸……

这番滋味，不啻是人生第一遭，快意极了。

多日的沉郁、闷结，像是一下子得到了解脱。飘飘乎羽化而登仙，人生难得几回醉……简昆仑心里已有了准备，宁愿今夜真的醉倒……

只是，一个具有他如此武功境界的人，岂能真的便轻言醉了？

……

简昆仑便是在那种一厢情愿的情况下，一杯杯向喉咙里灌着苦酒。他甚而偏身向身边那个高髻姑娘的一双玉膝卧倒，下意识里，当她是潜在心田的朱蕾，一霎间，高髻姑娘的那张脸蛋儿，在胧朦里便真个与朱蕾酷似了。

心儿恍惚，梦境迷离……

难得一刻的旖旎缱绻，却为莫名其妙的一阵马蹄声惊破。像是大队人马的忽然聚集，静夜里听来尤其有惊人之势。

简昆仑犹在竖耳倾听。

蓦地，那个疑为朱蕾的高髻佳人脸旁，多出了另一张脸来。锦衣老人含笑的脸……

时候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

简昆仑一惊而起，才自发觉到面前三人，俱已站起，分明是待将离开。

姓宫的白面胖子哈哈笑道：“风流是好事，因风流而丧失了性命，可就焚琴煮鹤，有煞风景。”

一面说，连连拍了几声巴掌：“姑娘们快走吧，迟了可就没命啦！”

几个妞儿聆听之下，为之一愕。却听得楼梯咚咚直响，这才觉出不妙，一时花容失色，惊叫声中，纷纷夺门而去。

简昆仑一惊之下，却又好整以暇地缓缓坐了下来。

彼此相视一笑。

姓秦的锦衣老人点头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在这里等着也是一样。”

说时各自落座，相继举起了酒杯。

姓宫的白脸胖子笑了一笑：“这个机会甚是难得，小兄弟，你多日以来的一口闷气，今天总可以出了。”

说话时，三个人脸上都出现了神秘的微笑——那意思分明是早已算定了有此一劫，却又欣然乐于介入。

这就不免使得简昆仑大为奇怪：“你们原来……”

“不错！”锦衣老人脸上依然带着微笑，“我们早已恭候，希望这一次不致落空，让那只老狐狸跑了。”

话声方落，门帘子刷拉一声倒卷开来，一个卖相英俊挺斯文的汉子，已自当门而立。

一袭雨过天晴的宫纱长衫，腰上扎着根杏黄色的丝绦，却坠着块巴掌大小的玉佩。更醒目的却是来人那一根黑光铮亮的油松大辫子，长虫似的甩过左面肩头。

来人有着浓黑的一双炭眉，猿背蜂腰，极是魁梧矫健。

双方目光一经交接，简昆仑顿时心中一惊，这张脸对他来说绝不陌生。

如果他没有认错，正是此前于吴三桂五华山宫，有过一面之缘，并曾交手的那位宝二爷。

他也是吴三桂身边第一能人，姓宝名柱，只瞧他这一身穿着打扮，也可猜知他出身满族，是一位来自关外的武林奇人。

简昆仑那一夜与他曾作生死之搏，虽然险胜，却知其实力大有可观。这时乍然相见，自不免暗暗吃了一惊。

“姓简的，这一次你可是跑不了啦，自己出来吧！”

简昆仑正待站起，心里一动，颇似有些意外。原来这位宝二爷嘴里称呼自己的名字，一双眸子却向着姓方的那个伟岸汉子瞪着。

这个微妙的发现，使得简昆仑一时心存费解，紧接着他随即恍然大悟。

原来五华山夜战之时，自己戴着遮面虎，除一双眼睛之外，别无所见。

当时既是黑夜，又当刀剑来往的激战，自然他无能认清，眼前这位姓方的朋友，身材与自己极其仿佛，穿着如此考究，与那夜自己所着，颇有几分相似，莫怪宝二爷一瞥之下，即率先认定是他了。

心里正自好笑，却发觉到对面姓秦的老人，正向自己微微一笑。

显然他也瞧出来了。

姓宫的胖子也在笑，若无其事地缓缓举杯自饮。

宝二爷往前跨了一步，怒叱一声：“你……装什么糊涂？”

炯炯眼神，仍然直逼着姓方的。

这就使得被称为来自秦岭的这个马贩子为之好笑了，却为此正中下怀。

原来他们三个人的突然现身，诚然老谋深算，正如姓秦的锦衣老人所说，志在那一只狡猾的老狐狸，解救简昆仑这位少年奇侠的一时之难，未必不在设计之中。

这其中容或另有一番关联，却不是简昆仑一时之间所能臆测。

眼前姓方的这个伟岸汉子，被对方这么咄咄一逼，便自缓缓抬起头来。

“你是在叫我？”

宝二爷冷冷一笑：“你的案发了，少给二爷来这一套……”话声一顿，霍地后退一步，叱了声：“拿！”

一条人影，陡地闪身而前。

由于来人的身材过于高大，猝然而现，简直似门神一般，修忽而至，自不免使在座众人，俱为之吃了一惊。

哪来的这么个大个子？

八尺以上的壮大高躯——头如笆斗、眼似铜铃、眉赤如火，却生着一脸的落腮胡子，身上肌肉，盘龙虬结，却穿着件颜色极是鲜艳的大红坎肩。

这么高大的一个人，如此气势，乍然入目，真把人吓上一跳。

宝二爷特地把此人带在身边，自有其特殊意义。

随着这个人半截铁塔也似的忽然现身，手上一道钢索哗啦一声，脱手而出，竟自向座上姓方的头上套来。

姓方的，乍睹来人这般气势，不免吃了一惊，却也极不含糊，手势轻起，琤然作响声中，已把这截飞来的锁链，紧紧操在手里。

红衣巨人嘿地一声，向后面用力一带，哗啦一响，把一根核桃粗细的锁链子扯了个笔直。

凭着他天生神力，哪怕是个石头墩子，猝加之下，也能给抡飞了，却不知姓方的这个汉子，一身精练功夫，亦以神力见长。

两相力较之下，但听得喀喀一阵声响，姓方的座下那个本头凳子，竟似吃受不往，连连晃动起来。

紧接着，却又为之安静了下来。

那巨人这般架式，单臂力挽之下，怕有千斤之力，可是，今天却是碰见厉害的对手，对方那个姓方的汉子，虽然只是坐着，却与他站着相互颀颀，毫不逊色。

随着那巨人的一声厉哼，单臂力挽，整个酒楼都似战抖起来。

这人名叫段天雷，出身辽东，早年即随吴三桂从军，论及身高力大，万军之中无人出其右，其人生具异禀，力大无穷，施一口九耳八齿砍山刀，两军对阵相交，大刀挥处，杀人如同砍柴，刀身落处血肉横飞，亦能生裂猛兽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只可惜智力不及，目不识丁，否则论功行赏，少不得今天已有一份显赫功名。

吴三桂爱其神威，便把他留在身边，这两年听凭宝柱调教，教以手、眼、身、步，舍却长枪大刀，而兼及徒手技击，一时见效甚速，因此博得霹雳神雷这个绰号。

姓方的又岂是易与之辈？长白习艺，大漠成名，腾雨啸风，纵横来去，原已是风尘侠隐一类人物，可是身在草野，心念社稷，与同行三人，惺惺相惜，各怀不世之技，结义天涯，遂称莫逆。便是飘忽来去惯了，认识他的人，乃自送了他一个黄风客的绰号。

他真实的名字方天星，却是罕有人知，大漠一带，若提起黄风客，颇被人敬为神明。不期然这个人现身红尘，却来到这里。

巨人段天雷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对方这个比自己少说短上一头的汉子，竟然有此神力，一时间真吓傻了。

黄风客方天星也不禁有些儿暗暗惊心。若非他巧施真力，运气三转，以段大雷这般巨无霸的蛮力，怎能当得？

一旁目注的宝二爷，一时间亦为之霍然变色。那天交手，他领受了简昆仑的神乎其技，剑术尤其高超，却不知对方竟然有如此神力，诚然是不可思议，惊人已极。

两般力扯之下，那一根核桃般粗细的钢索，无异扯绷得笔直，砰地一声，断成两截。力道之大，简直骇人。

便在这一霎，巨人段天雷，嘴里发出了凌厉的一声怒吼，竟自把手里的半截断链，搂头盖顶，刷拉拉，直向着方天星身上猛抽下来。

一抽之力，何止千斤？不要说抽着人身，非死不可，便是沾着一些边儿，也不是玩的。

方天星长眉乍挑，待将以手上另外半截铁链迎上——那么一来，势当惊人。

便在此一霎，一片衣影，自姓宫的那个白脸胖子手上飞起。宛若出穴之蛇，只一下缠住了段天雷猛力落下的半截钢索。

这番举止，大出众人意外，一时惊得目瞪口呆。

段天雷那般力道，竟似不逞。

看看对方那个姓宫的，手里不过是一袭缎质长衣，却能接住了段天雷千斤力道，与方天星各占胜场。

一旁观战的宝二爷，不啻又自吃了一惊，一句话，对方桌面儿上的这四个人，看来都不是好相与，一个也不好应付。

他既然错把方天星当成了简昆仑，已然动了手，自不甘就此而纵。

眼前段天雷既为白面胖子出手所阻，宝二爷自忖手下能人虽多，却都分布楼下四周，如不欲简昆仑自此脱逃，便只有自己亲自出手。

那夜他虽然在简昆仑手里吃了大亏，却是并不甘心，还有几手绝活儿未曾施展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
一念之兴，再也不加深思，冷叱一声：“全给我拿下来，一个也不许放跑了。”话声出口，已率先发难。身势一长，疾风一阵已自飘向方天星身边。

“姓简的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话声出口，一只氍毹巨掌，直向着方天星肩上落了下来。

方天星呵了一声，左掌倏起。

噗！双掌迎在一块。

却是一触而分，连带着双方的身子刷地两下分开。

这一瞬，好不热闹！

宝二爷扑身方天星的同时，现场已是大乱，随着他的一声喝叱，身后一千王府侍卫，早已一拥而上，奔向座上众人。

简昆仑原本欲保持沉默，只是默察眼前情势。同座三人，分明各怀绝技，买力绝不在自己之下。言行举止更似有代自己掩饰之意，贸然吐实道破，反而不好，心里领会，也就听其自然。

这一霎，情势既然演变如此，想不出手，也是不行的了，思念的当儿，一名凶恶汉子，已跃近身边，手上一口鱼鳞刀，不容分说，劈头直砍而下。却是——刀身才抡及一半，却由斜面飞来一样物什，取势极准，不偏不倚，正正击中在他那一只拿刀的手上，正当关尺脉门，是以那口钢刀无论如何万难为继，叮当一声，为之坠落地上。

暗器是一只细瓷酒杯，紧接着坠落地上，跌为碎片。

出手的人——那个姓秦的锦衣老人，早在出手的同时，巧翻玉手，只一下，点中了另一个来人前胸穴道。这人身势方进，未及施展，便自石头人儿一般地定在了当场。

再看奔向简昆仑的那个施刀汉子，非但钢刀落地，人也定在当场，动弹不得。

锦衣老人以飞杯打穴兼施，一霎间使得两个人定在现场，身势更不稍缓，眼望着简昆仑哈哈一笑：“咱们下面凉快去！”

话声出口，身子霍地腾起，随着他推出的双掌，发出了极具力道的劈空掌力。

但听得喀嚓一声爆响，正面顺窗，顿为之片碎纷飞。木屑四溅里，锦衣老人怒鹰也似的已自越窗而出，直向着楼下坠身直去。

简昆仑几次待将出手，皆为对方代劳，眼前锦衣老人既已出声招呼，自不能再坐着不动，应了一声，便自腾身而起，紧循其后，纵身长窗之外，直落下去。

外面比里面更热闹。

简昆仑才一坠落，立时便有人怒扑而上。一口鬼头刀搂头盖顶直砍下来，简昆仑早有防备，左手轻攀，一式分花拂柳，反手叼住了对方落下来的刀势。

这人膀大腰圆，满脸虬髯，圆睁着一双牛眼，乍看起来，真像画上的钟馗，想是震惊于简昆仑的神乎其技，有点吓傻了。

简昆仑已是容他不得，右手轻翻，掌势横切，施了一式切手，噗地击中对方颈项，虬髯汉子喉中喀地一声，牛眼一翻，便自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
不知何时，这里已有了严密部署。

一片灯光璀璨，到处都是幢幢人影。于此同时，锦衣老人也自施展身手，连继点了多人穴道。这老头儿出手极快，似乎对于点穴一道，独擅妙手，远近兼施，从无失手，被点中各人，自然一个个动弹不得，俱已像泥菩萨似的愣在了当场。

两个人这么一阵大闹，现场顿时为之大乱。

人声鼎沸里，无数道灯光，自不同角落里直射过来。

简昆仑既已认定，对方这些人是来自吴三桂的阵营，基于仇恨，也就不必手下留情。如此一来，和锦衣老人形成了一幕奇妙搭配。

原来简昆仑昔日在飘香楼从二先生所习的一套空门八式身法，虽说当日时间甚短，却因他具巧慧，自有非常领悟。这套身法，很有可能得自二先生的灵心独创，前无古人，一经施展，大脱习见常规。简昆仑一直还不曾有机会尽兴施展，眼前这个机会，倒是大可拿来试试身手。

果然奇妙之至。

当初二先生始创这套身法，其微妙处在于气机的随心所欲，即所谓意到力到，其难处也在这里，施展之人本身若没有极精湛内功为根基，简直无能着手，反之自有非常效果。

眼前简昆仑一经施展，顿时形成一种非常气势，乍看之下，有似一只翩翩蝴蝶，飞舞于花丛之间，所过之处，那些近身之人，无不被球也似飞掷而起，即使为衣襟所带，沾着了一些边儿，也都似重心突失地跌倒一边。

简昆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套空八式如此神效，妙在八式之间，似有一股自然气势，前后贯通，相生相衍，只要顺其气势施展，无不得心应手。

这么一来，现场大是热闹，像是陈现出一出大摔活人的闹剧，灯光炫耀之下，看得人眼花撩乱，简直不知是玩的什么把戏。

一旁的锦衣老人，正在运施点穴手法，瞧见这般光景，先是怔了一怔，继而大笑道：“妙呀！好小子，这是谁教给你的？”说话之间，双手运施如飞，又为他点倒了数人，起落之际，向着简昆仑身边接近过来。

现场官兵，少说也在千人之谱，并在酒楼附近方圆里许，设下了重重埋伏。

灯光火炬，簇拥聚散，声势极见凌厉，却是忙而不乱，显然是一支经过特别训练，惯于徒手交战的部队。妙在负责指挥发号的十几个官长，俱都藏身暗处，并不亲自现身交手，只是透过灯光旗号，发下命令，即能如臂施腕，将此一个十面攻杀阵式，运展自如。简昆仑与锦衣老人，虽说身手矫健，伤人无数，只是敌人太多，前仆后继，源源不绝，一时想要脱身重围，大非易事。

人群里再一次爆发出叫嚣之声。显然是又有人自空中坠落。

不用说，也可以猜知，当是姓宫的白面胖子和那个叫方天星的魁梧汉子，双双加入战局。

他二人身子方自空中飘落，立刻陷身于似海的人潮之间。四人身手，各有千秋。拿来对付眼前这些官兵，简直是大材小用，胜之不武。只是，敌人

却也不是傻瓜。

灯号、旗令之下，更有源源强兵为继，分由四面八方补继而来。

这场仗看来方兴未艾，还有得打呢！

简昆仑连继施展习自二先生的空门八式，越见得心应手，来犯众人，照例是一经近身，便自跌倒，或飞弹而出，时间越长，越为他悟出了许多妙谛，许多招式之神奇变化，由于自己的活学活用，更见微妙，即使是间插些自己本来身手，更见莫测高深。

想不到这场徒手搏斗，竟然给了他一个实习活用的机会，真正始料未及大快人心。他这里不慌不忙，从容施展，心中未始没有想到，此乃敌人的诡计。

便在这时，耳边传过来一丝声响，乍听之下，宛若蚊讷。

“小伙子，好身手，有本事你就摔吧。反正有的是人，今天让你摔个够，好不好？”

声音极是耳熟，纵使在他出手转动之间，亦能徐徐传送耳鼓，即以传音入秘功力而论，亦属个中翘楚，一等高手无疑。

简昆仑立刻听出来，传音的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把自己害得好惨的七老太爷——九翅金鹰贝锡。

他原来也在场。

一个宝二爷已是可观，再加上这个老狐狸，沆瀣一气，联手调度之下，难怪有如此排场气势。

当下一面动手应敌，一面运目四下逡巡，却不能判定这个狡猾的老人藏在哪儿？

七老太爷显然对于眼前战局，观察入微。简昆仑的每一举动，都逃不开他的眼睛。随即传声冷冷笑道：“你这一套身手，确实高明已极，只可惜杀鸡用了牛刀，哼哼，我一直以为你是独来独往，却是没有想到，原来你与他们三个可恶的东西，竟是一路的，今天晚上正好一并把你们都打发了，却也干脆。”

话声出口，即听得锣声三响。

原来大举而进的场面，忽然收住了阵式。锣声再响，现场官兵，蓦地向后急撤退开。这番动作，显然大异寻常，便是不明事故的人，也应知道有所突变了。

便在锣声初响的一霎，简昆仑已自觉有异，似乎在四周黑暗的树丛里，有着火光的晃动——却不是灯光火把，而是点点的星星之火。

这番发现，由不住使得他为之大吃一惊，值此同时，其它三人也都有了警觉。

随即在姓秦的锦衣老人一声吆喝之下：“那话儿来了，散伙！”

像是早已约好的暗语一般，随着他的一声吆喝之下，众人已腾身跃起。

三个人，三个方向，有如冲天燕子，一起而分，电闪星驰地已掩身黑暗之中。

简昆仑早在火光甫现的一霎，意识到是什么玩意儿了。一惊之下，身形猝转，闪身于眼前一棵巨松之后。

若非是这个动作够快、够疾，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。

随着他身形的一式猝转，火光乍闪，轰然一声巨响，铁砂了儿刷刷拉拉豆子似的直喷过来，紧接着震天价响的连珠串响，天摇地动，耳鼓雷鸣。铁砂

子儿漫天横飞，激荡起一天的枝叶，泥屑纷飞，声势好不惊人。

原来在七老太爷与宝二爷的联手策应之下，竟然连吴三桂的亲军侍卫，其中最具实力的火器营也为之大举出动。

眼前这个阵仗，出动了火药抬枪十二杆，称火枪哨，由一个姓吕的哨长，事先精心部署，十二杆抬枪，分别掩饰于不同角落要隘，目的在于将简昆仑一举成歼。

此番部署早在简昆仑进入酒楼之始，便已暗中展开，只等他一离开，便可迫使就范，立即成擒，却是没有料到，这番举止，竟然落在了三位风尘侠隐耳目之中，一番巧施安排，乃至有了现在一番局面。

简昆仑目睹这番阵仗，自是吃惊不小。

猛可里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一人欺身而近。

简昆仑右手乍翻，掣出了长剑，待将出手的当儿，忽然认出了来人的一张胖胖白脸，正是那个姓宫的白面胖子——后者已倏地转身而扬，一声低叱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动作极快，转侧间，已飘身两丈开外。

简昆仑应了一声，点身而进，施展出轻功极上境界的六随身法，倒也不离前行宫胖子左右。

他身子方自转移，耳听得火枪声轰然做响，先时立身之处，一片枝叶飞坠，木屑四溅。若非是宫胖子的及时接引，眼前怕已身遭不测。

一念之兴，简昆仑由不得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先时的轻敌之心，顷刻间打消了个干净。宫胖子身势好不巧妙。只见他左舞右闪，忽长又缩，大袖翻动之间，幻化幢幢迷离身影，似实而虚，倏忽来去，微胖的身子，丝毫不见拖累，更似无比轻灵，转动间势若飘风，身法之运转自如，几至叹为观止。

却不是存心卖弄，自有其深刻用意。

简昆仑若非是新近精通的一套空门八式身法，眼前还不易与他取得一致。

两个人一经施展之下，现场满是晃动人影，扑朔迷离，飘忽不定，一经注目，直看得人眼花缭乱，难定取舍。

现场的几杆火器抬枪，由于一发之后的再次添装，颇费周章，非到目标确定后，谁也不愿贸然发射，偏偏简昆仑、宫胖子两个人身法如此巧妙，飘忽不定，似幻又虚，弄得几个抬枪手，直翻着白眼儿。

其中这个姓吕的哨长，自个儿端着杆白木长枪，却由两名哨兵，各执着一盏孔明灯，满场的追逐照耀，另一人亮着火种，以供随时点燃火绳，便可发射。却是感于简、宫二人的飘忽不定，难定取舍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一张长脸，在火光映照之下，竟似无比阴森。

轰！轰！有人忍不住开了两枪，大片硫磺烟雾，散置空中，就像是过年时节、燃放花炮的那种气味。

显然是打空了。

像是幽灵般的，那两个人——简昆仑、宫胖子，随着枪声而后，乍然复现，又自满场翩翩飞舞。妙在枪声轰响的一瞬，俱似中弹而仆，枪声之后，竟自又双双起死回生，简直形若鬼魅，莫测其虚实高深。

姓吕的哨长，怒啸一声，由身边那个哨兵手里，抢过来火把，独自操着杆火枪，霍地向外就纵。

此人姓吕名方，人称飞天老虎，从军之先，在辽东地方，原来是一个有

名气的黑道人物，两膀孔武有力，颇精技击，脚下飞快，有高来高去之能，因以博得了飞天老虎这个绰号。

眼下情急，吕方操枪而上。

却不意身方纵出，一条人影，自上方树梢飞猿也似的坠落直下，现出了姓秦的锦衣老人瘦削身影。

吕方嘿了一声，火枪太长太重，抡动不便，就把手里的一截火把，直向着锦衣老人头上猛抡下来。

锦衣老人岂能把他看在眼里？就手一掠，已把吕方手里火把抓住。火焰哧哧尽自在他手上燃烧，却似不能伤其寸肤。

只是这一手避火真气功力，便自将吕方吓了个目瞪口呆。

自然这只是极快的一霎，简直不容吕方转过念来，锦衣老人已施展出厉害的杀手，右手挥处，一片袖影，扇面儿似的，已袭向吕方面门。

仿佛着了一刀那般的凄惨，大片血光喷处，吕方啊呀一声，便自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
锦衣老人施展了一手武林中极罕见的抡衣为刃功力，当场将吕方劈杀就地。却是眼明手快，左手一抄，已把对方手里的火药抬枪抡了过来。身势猝转，燕子也似的飞纵了出去。

值此同时，那个叫方天星的伟岸汉子，却也在敌人阵营的另一面发动了攻势。

直若神兵天降，带着大股疾风，方天星霍地自空而降，随着他落下的身子，双手齐出，发出了大股劲道，身前二人首当其冲，立即仰倒毙命。

原来十二杆火药抬枪，分设眼前不同角落，每一杆抬枪，皆由四名火枪哨手负责操作。

方天星与姓秦的锦衣老人，早已在暗中窥伺清楚，这一霎的忽然现身，正是欲有所为。

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身法，蓦然自空而降，方天星的出手，较诸姓秦的锦衣老人，更不少让，双掌力劈之下喀嚓一声，碗口粗细的火枪枪身，竟为之齐腰而折。

方天星、锦衣老人的联手突袭，虽然现身于不同地方，却是早有默契。身法行动，更似一致，一经得手，立时隐身于黑暗角落之中。妙在简昆仑与宫胖子的翩翩身影，并不稍形掩饰，仍然若隐若现出没现场。

轰！轰！

火光迸现，铁砂子漫天而飞，又有人开了两枪。

不用说，在简、宫二人形同虚幻的曼妙身法里，这两枪依然打了个空。

却是为此，再一次暴露了隐藏在暗中的火枪位置，紧接着锦衣老人、方天星这一双要命煞星的忽然出现，枪毁人亡，一如前辙。

这番配合，极其微妙。

显然是以简昆仑、宫胖子梦幻飘忽的身影为饵，诱使暗中藏匿的火枪发射，如此一来，敌方便不自觉地暴露了火枪的位置，暗中的锦衣老人与方天星，便为之即时现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手法，在对方来不及换装火药的一霎，将火枪手连同火枪一并消灭，由于配合得当，效果卓著。

敌人阵营里自然不乏智者。

七老太爷与宝二爷俱是聪明绝顶的人物，可是事情发展得太快，由于十二杆抬枪的布置，面积既广，兼顾不易，这当口全靠居间传递联系，吕方的

猝然身死，联系中断，容得发觉不妙时，十二杆火药抬枪，已几乎毁灭尽净，余不及二三之数。

于是，在一阵紧迫的锣声里，十余火枪顿为之销声匿迹，再不敢妄发一弹。

首度交锋，简昆仑一面大获全胜，七老太爷这面却损失惨重，火枪哨几为之全军覆没，若是连同被击毙击伤的其它亲军侍卫，数目可就大大地惊人。

简昆仑运施空门八式身法，身子一连晃了两晃，隐身于一堵太湖石后。

这座醒春居酒楼，占地极大，四处又有高墙与外隔绝，院内亭台阁榭，一切部署，足可与公侯府第媲美。

宝二爷等一行大举前来，酒楼事先早已知会，一干酒客，均已先行遣散，来不及离开的客人、妓女，连同酒楼杂役人员，悉数藏身楼内，不敢擅出一步。

七老太爷与宝柱此一行为求全胜，确实用了一番心机，除了调动了平西王的大队亲军，出动了火枪哨之外，便是深精技击，擅运轻功的公门捕快，也出动了不少。醒春居酒楼院墙内毋庸多说，便是院墙外，各个交通隘口，俱有专人把守，务期将简昆仑手到擒来。

却是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鬼使神差地来了锦衣老人一行三人。便是这三个人，粉碎了他们的一切计划，眼看着死伤惨重，白费心机，自是始料未及，痛悔莫名。

简昆仑与锦衣老人一行三人，虽说相知不深，却也大概知道他们的居心来意，难得同仇敌忾，正可联手除恶。只此一端便已足够，其它无庸多疑。

这一霎，他倚石伫立，一面转动目光，向院内悄悄打量，才知道敌人阵营，在一连串的惨败之后，已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先时的大队人马，俱已撤离院外，便是灯笼火把，也不复再见，片刻间呈现出偃鼓收兵之势。

冷月下，广大的院落里，固不见先时的乱器纷争，便是那些被点了穴道，死伤的人，也都全数撤离。

若是因为这样，便以为对方全然撤离，可就未免过于天真。事实上，第二度的交手，即将在眼前展开。

由于对七老太爷的以往经验，使得简昆仑绝对相信这个老头的诡诈深沉，端的是不易对付。

以先前的混乱，比之眼前的冷清，却是强烈的对比。

这一刻夜风习习，洗却了日间的污辱，只是赶不散混杂在空气里的阵阵硝烟以及令人欲呕的血腥气味……

先时一度现身参战，神出鬼没的三个人，这时却不见了踪影……

甚而七老太爷，宝二爷也都不复再现，杳如黄鹤。

简昆仑当然知道，这些人绝不是真的离开，而是匿居在现场各处，伺机而现。

这个闷葫芦将要自己来打开了。

依照先时的接触，他已与暗中的锦衣老人等三人，有了心灵上一定的默契，这一霎尤其有一种感触，觉得自己的现身，有助于眼前战局的突破。有了这个认识，他便不再犹疑，决计以身相试，引蛇出洞。

简昆仑蓦地现身而出，有如一片飞云，跃身当前甬道。

随着他落下的身子，立刻引来了两道刺目灯光。

紧接着弓弦响处，射来了一排箭矢。

可见得这里埋伏，仍有可观。

简昆仑施展了一个半回身的势子，挥动手里长剑，只一剑，即将来犯箭矢，全数劈落地上。

敌人阵营由于先时的伤亡，已经学了乖，大大改变了战略方式。灯光一明即灭，却由道侧飞身纵出了两条疾劲的身影，一前一后，猛地向简昆仑直袭过来。

当前这人，手里施展的是一杆丈八长枪，身后那一个却是一口多耳八齿砍山刀。

两个人一经跃身而出，身法极快。前面那人暴喝一声，叭地抖起了一朵枪花，直认简昆仑前心就扎，后面的那人，身法更快，随着一个虎扑之式，掌中刀猛力直认着简昆仑背后抡去。

两股势道俱是极快，闻风即至。

简昆仑身势微偏，闪开了迎面穿心而来的枪尖，长剑取势前挥，喀嚓一声劈断了对方的长枪，却在一个回式里，挡开了身后的大刀。

这一剑，他施展得甚为巧妙，出剑极快，举手之间消弭了两方雷霆之势。

两个人由于重心的顿失，一时收不住势，俱都向前栽倒下来……这当口儿，简昆仑滑溜的身子，已向左面旋风也似的转了出去。

他原可就势结果对方二人，总是心存仁厚，有些居心不忍。掌中剑若是非要杀人不可，却也要寻觅元凶大恶，以及势均力敌的对手，只斩杀这类妖魔小丑，却是胜之不武。

却是没有料到，他的一念仁厚，却险些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劫。

原来这两个人，看似不足为奇，却也有些鬼怪伎俩，持枪的汉子叫高勇，持刀的那个叫徐达云。两人武功虽然称不上高明，看似平平，却是两名极杰出的火药工匠，一直在吴三桂帐下火器营效力，擅于制造各类精巧火器炸物，举凡冲天炮、二踢脚等年节应景花炮，无不设计精巧。

宝二爷特意把他们两个带来身边，自有非常用意。却是简昆仑始料未及。

眼看着两个人重心猝失地撞在了一块，不经意的当儿，却由那个持刀汉子袖子里滚出了一个黑球儿，黑夜里，万难辨认。

地面上忽地散起了一片黄烟，随着这枚小小黑球的滚动，更似有火星的迸射，突然间，滑落于简昆仑身边咫尺之间。

简昆仑心里一惊，虽不知是个什么玩艺儿，却也猜知不妙。

便在这紧急的一霎，暗中咻地一声闷响，飞来了一枚石子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击中在地面那个黑球之上。

石子虽小，力道却大。若非是如此力道，硬生生把地上黑球击得滚出丈许以外，滚动之间，火花益著。

简昆仑忽有所悟，蓦地一个抢扑，滚身丈外。

便在这一霎，地面那个小小黑球，已自爆炸开来，霹雳一声，震耳欲聋。

也不知如何设计装置，其间的铁砂子儿，间杂着硫磺松香，随着眼前一炸之势。万点飞蝗般的四溅开来。又似流萤漫天，一经沾着，直如附骨之蛆，哪怕是石头也要烧它一阵。声势好不惊人。若非是暗中飞来的那一枚石子，若非是简昆仑一霎间的滚地应变，两者偏失其一，后果皆不堪设想。饶是如此，在他旋身滚地的一霎，身上外衣，亦吃着似流萤的细小火星沾上了几点，

顿时嗤嗤连声作响地燃烧起来。

简昆仑一面快速脱衣，心里却是恨极了暗中施坏的对方二人。冷笑一声，飞身纵起，直循着对方二人掩身的楼角，扑了过去。

高勇、徐达云眼见着出手的炸弹，未能奏功，对方简昆仑却凶神恶煞般地再次袭来，由不住神色大变。叫高勇的那个，身子霍地向前一俯，嗖地自背后打出一物。

一溜子火光闪动，发出了一枚燃烧的火弹。像是传说黑道武林中所施用的五云喷火筒，却是看来火势劲道，更较强烈。

有了刚才经验，简昆仑自是特别小心，万万不敢让它沾着了身上。心念一转，随即挥动右手长衣，发出了大股劲道，迎着空中火弹一兜一抡，飞出去数丈开外，落地有声，轰然爆炸而开，燃射出丈许方圆的一堆熊熊烈火，较之前番那枚滚地黑球，其势另有不同，却是一般地惊心动魄，具有凌厉的杀伤功力。

把握着眼前之势，简昆仑身子猝然掠起，飞云一片的已切近眼前。

姓高的一招失手，再想转身，却已不及。

随着简昆仑的疾快进身之势，掌中长剑月下秋露银蛇般的颤出了一道奇光——一剑刺中高勇右面肩窝，噗！力道之强，竟刺了个透明窟窿。

“哎呀！”随着一声惊叫，高勇的身子直直地向后倒了下去。

却在这一霎，一条人影，燕子般的自对面亭台掠身过来，施展的也正是轻功中海燕掠波的绝招。随着他飞燕般的落身之势，掌中一条软兵刃——十二节亮银鞭，哗啦一声抖手而出，其势绝快，直向简昆仑身后脊梁上飞点过来。

哗啦又是一响。

简昆仑倒抡的长剑，迎着了来人的软鞭，却在他一个飞快的旋转势子里，长剑直刺而出，硬生生把来人才将落下的身子，再一次逼得倒蹿而起。却在脸对脸，匆匆照面的一霎，看清了来人那一张消瘦的面容，却是似曾相识，彼此原来就见过，也曾在简昆仑脑海里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的血手无常黄元甲。

与那个假瞎子公冶平一样，这个人亦属于吴三桂身边，罪恶昭彰的七太岁之一。

自然，使简昆仑对他苦苦不能忘怀的，却是那日船上此人与公冶平、谢威，以及七老太爷等四人，对自己联手迫害的一幕。那一幕坠江之恨，无异被简昆仑认为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，参与其事的四个人，他决计不能放过，公冶平已在自己手里遭了报应，眼前鬼使神差，却来了这个姓黄的。

血手无常黄元甲那一杆亮银软鞭，由于鞭首的一端，形若蛇头，甚是尖锐，正可拿来当软枪使唤，却是一刺不中，复为对方强大的剑上力道，直逼得飞身而退——一腾三丈，飞落于黑暗之中。

简昆仑冷笑一声，待将袭身而近，面前人影穿梭，嗖嗖嗖！一连纵出了三条人影。落地生根，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当前。

三个人的忽然现身，正所谓有备而来。一经站定，顿时现出无比气势，竟然摆出了一个居中挂二的太乙当头如意阵式。

这才是敌人的主力所在。

眼前这三人阵脚，不用说早经操练，专门是用来对付简昆仑的。

随着三人的现身，四下里忽然起了一阵骚动，十几个疾装劲服汉子，配

合着一致的动作，蓦地同时出现，颇似一个外围阵脚，无形中为此三人阵式，增添了无比威力。

再看伫立当前的那个太乙当头三人阵式，却是一老二少三人组成。

两个年轻的，各人穿着一袭紧身红衣，人手一口太极长剑，看来精明干练，甚是矫健。只是，吸引简昆仑注意的，却是正中后方的那个矮胖老人。

这个人便是烧成了灰，他也认得。

七老太爷。

第二十四回且弯金弓射大鹰

依然是满身珠玉，穿着锦绣。

破例的，七老太爷手中多了一把既大又沉重的描金折扇，呼啦一声撒开来，十三个扇骨，根根凸出，宛若十三把利刃。便是此老轻易难得一现的独门兵刃剪金风了。

武林中见过这独门兵刃的人还真不多，也是七老太爷极难一现的缘故，却是每一施展，俱都迫使他的对手扇下销魂。

今夜，他显然有意要用这把扇子剪除简昆仑这个大敌。

“小伙子，咱们可是又见面了……”仍是那一副老模样，未言先笑，国字形的团团四方脸上，一霎间堆满了笑容。

“那一天在王爷的画舫，多有开罪，却不知小朋友你还精于水遁，却是绕了个大弯儿，今夜晚咱们在这里又见着了……”

“不错，咱们又见着了！”简昆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，掌中长剑月下秋露缓缓藏于右腕之后。

“姓贝的！”直认着面前的这只老狐狸，简昆仑无异压抑着满腔怒火，一双眸子青气内蕴，冷冷说道，“我知道你放不过我，我也一样，放不过你！今夜晚，咱们该见一见真章了。”

七老太爷似乎为对方一口道出了姓氏，略似微微一惊，紧接着，他又呵呵有声地笑了。

“对啦！是咱们见见真章儿的时候了……”

却在这时，身侧外围忽然传过来一片凌乱，敢情是有人自空而坠。像是一只由空中猝落的巨鹰，随着这个人的猝然下落，伫立外围的一名劲装汉子，蓦地为长剑刺中前胸，便自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
空中落下的这人，好厉害，动作更是出人意料的快，一剑放倒了正面敌人，手下更不少缓须臾，紧接着剑随身转，刷地又是一剑。这一剑更具奇妙之势，伫立现场外围的另一名疾装汉子，顿时为他劈中了左面肩头，一时连骨带肉，被削下了老大的一片。

简昆仑在对方现身之始，已然看出，来人正是那个叫方天星的伟岸汉子。他原来还有些纳闷儿，不知对方三人，忽然掩身何处？这时见状，一时信心大增。

要知道，敌人阵营里，颇是不乏高手，即使是伫立外围的这几个疾装汉子，也都是千里挑一，曾经过宝二爷严格训练的技击高手，兵刃拳脚，样样都不含糊。

只是眼前，碰见方天星这一路的风尘奇侠，顿时相形见绌，变得脆弱不堪。

方天星乍然现身，连施奇招，一经出手，连伤二人，顿时引发此一外围阵式为之大乱。

此一外围阵式，原为对付简昆仑而设，目的在于内围以七老太爷为首的太乙当头阵式，得以发挥全功。不受外来所扰，如此便可将简昆仑一举成歼，或手到擒来，却是由于方天星的自空而降，忽然介入，不啻大大干扰了内围战况。

七老太爷目睹之下，怪笑一声，立刻便为之出手，向简昆仑立即发难。

只见他身形闪处，一片飞云样的轻飘，已到了简昆仑身边，手上的描金

折扇，刷地一转，半侧着直向简昆仑右肋劈扫下来。

立刻便有一股绝大劲风，向简昆仑身边袭进。

这一式看似无奇，其实绝妙。

便在七老太爷蝶衣般一片扇影里，简昆仑全身上下，一连七处穴位，顿时都为之吃紧——尤其是左面半侧身子，更有若利剑当头的凌厉感觉。

刺挺的十三根尖锐扇骨，有若十三把短刀，一根根都似具有无比的杀伤力道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

虽然这样，简昆仑却不欲上来即施展全力。

一片星光璀璨，对方扇端的十三根扇骨，已然临到，在七老太爷灵活的手腕运用之下，幻若十三点繁星，直向简昆仑半身拍下，却是为简昆仑提聚的真力剑术所阻。

长剑月下秋露那般挥洒自如的卷起一抹银红，半圆形地划出了一个弧度。

叮叮……

扇骨点在了剑身，一连串地发出了清脆声音。

七老太爷进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嗖地一片云霞般，已置身七尺开外。他所空出来的这个体位，立刻便为那两个紧身红衣手持太极氏剑的少年补了上来。

这便是此一阵式的奥妙所在。

两个红衣劲装少年，即使本身武功，较诸七老太爷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是身当此阵，便自不同。

“刷，刷，……”

长剑联施下，简昆仑由不得为之踉跄退后，若非他久经阵仗，上来镇定，要不然几欲不能全身。

七老太爷自然看出了今日情势的不利于己。

那是因为方天星三个大敌的忽然介入，使得原来单一对付简昆仑的阵式，猝然变成了面对四人。

不用说，猝然介入的这三个人——姓秦的锦衣老人，姓宫的白脸胖子，以及那个叫方天星的伟岸汉子。诚然是各有来头，身手各有千秋，绝不在简昆仑之下，论及临阵经验，更似较简昆仑有以过之。

这就使七老太爷一面为之大大紧张。

眼前情况是：七老太爷一面，包括外围的十三人阵式，全力对付简昆仑一人。而宝二爷一面，连同所有来人，全力迎敌方天星等三人。

设想的此一方式，听来很妙，却未免一厢情愿了一些。

是以战阵初起，立即便为对方所窥破，方天星首先发难，混身搅局，使得外围的十二人阵式，简直不能照原来计划向简氏发难，战端初起，便为之凌然大乱。

十三个人在极短的一瞬，已为方天星连伤了三人，下余十人，乍然惊觉之下，总算稳住阵脚，采取二二联手出招，总算勉强安定下来。

却是，各处陆继响起了爆炸、骚动声音。

显然宫胖子、秦老头这两个神出鬼没的厉害角色，也伺机出现，神兵天降般各处煽风点火。

片刻之间，醒春居酒楼内外，引发出一片凌乱，人声爆起，每见官军的蜂拥群集，不旋踵间，蝉曳别枝，又自引发另一处的骚动混战。

七老太爷、宝二爷，二人联合所设计的这个大举捕捉阵式，原是缜密周详，万无一失，偏偏有了宫胖子等三人的突然介入，一念未及，满盘全输。

七老太爷犹自在做最后努力。

这个老狐狸果然刁顽狡猾，身法诡异绝伦。进退之间，望之不胜，其实却处处设有埋伏，略有疏忽，便可能中计为其所伤。

简昆仑睥睨全局，已知大概，内心大是沉着。他久经大敌，尤其自万花飘香脱身之后，不啻阅历大为增长，对方这个三人联手的太乙当头阵式，看似凌厉，竟然也莫之奈何。

反倒是时间一长，竟为他看出了其间一些窍门、变化，心里便自有了主意。

蓦地，七老太爷抢步而前，手上折扇，刷地合拢，直向他前心点来。

简昆仑剑势轻起，待将向他扇子上封去。

两个红衣少年，顿时以为有机可乘，倏地自两翼双双切进，一双太极长剑，作势向简昆仑两肋扎来。

这么一来，便自中了简昆仑的诱敌之计。

像是一片猝然闪起的电光。

简昆仑忽然舍弃了正面的七老太爷，剑光双飞，其实是照顾了两侧的红衣少年。

两个红衣少年，长剑才递出一半，立刻发觉到招式竟然用老，再欲退身，已是不及。

这一剑简昆仑运用得颇是成功，居中挂二，非但迫退了正面的七老太爷，兼而伤害到两侧少年。

一片血光闪起——右面红衣少年，首先脸上中剑，倒了下来，左面少年大惊欲退，却也不及，逃过了当头，却逃不过身子，这一剑偏偏砍中了他拿剑的手。

一口精光长剑，连同着半只胳膊，随着简昆仑的剑势一转，足足飞出去两丈开外，叭地落在了地上。

七老太爷目睹之下，为之大吃一惊。

他原已十分仔细小心，不敢对这个少年心存轻视，却是料不到一经交手之下，对方远比自己所设想的更要厉害得多。

既怒又惊，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挽回眼前颓势。

随着一双红衣少年的死伤，眼前这个太乙当头阵式顿时为之瓦解。

七老太爷盛怒之下，怪叫了一声：“好个小子！”倏地飞身而起，掌中描金折扇，抡为鞭杵，劈头盖顶直向着简昆仑头上猛抡而下，却是阻于后者凌厉的剑势。当地一声火星四射。

这才知他这扇子，原为金属所制。

七老太爷就空一个疾滚，呼地落身于丈许以外。

这一式惊鹰怒盘，诚然正是他当年最称拿手的绝招之一，一击不中，他忽悠悠一式飞滚，突地而起，便于此似起非起的一瞬，铁扇剪金风指处，咻地一声尖锐响音，射出了一支扇骨。

黑暗中简直难以看清——一缕尖风，已袭向简昆仑前额眉心。

简昆仑长剑晃动，锵地一声，把这枚既尖又细的扇骨，吸附剑身。

便在这时，咻！咻！第二支、第三支扇骨，分别射来眼前，直取他侧面太阳、天突二穴。

简昆仑第二次晃动剑身，锵地吸住第二支飞签。

第三支飞签，力道至巧，在简昆仑重施故技时，哧地偏刃滑出。

咻！紧紧擦着简昆仑颈子滑了出去。

若非是简昆仑闪得快，这第三支飞签，便自当场要了他的性命。

虽是没有命中，仅不过擦皮而过，却也好生疼痛。

七老太爷眼看着自己最称拿手的夺命三签，竟然未能制胜，心中已是凉了一半，眼前情形，已似黔驴技穷，再无取胜之理。

像是夜猫子那般地怪笑了一声，这个矮胖的者头儿一式冲天，霍地拔空而起，却向着醒春居那座主楼的楼檐落去。简昆仑恨极了他，见他想逃，如何容得：“想走么？”

一式推窗望月，左掌力推之下，打出了一掌银丸——三星伴月。

三点银星，一阵轻啸声里，已奔向七老太爷身后。

这只水晶老狐狸，一向都惯于算计别人，出手至阴至狠，却是没有料到，眼前竟然也落在了人家的算计之中。

简昆仑极少施用暗器，正因为这样，一经出手，可就透着高明。

乍听得身后暗器破空声响，七老太爷施了一式云里提升的极上轻功，硬生生把空中的身子，向上提起了尺许来高。

却是打错了主意。

虽然是简昆仑原本就料到了他的有此一手，既名三星伴月，原就是取势虚发，七老太爷若是不动不移，一点事也没有，这一提升，正好可就着了简昆仑的道儿。

三枚银丸，两丸落空，上面的一粒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中在他的左后胯骨之上。

叭地一声。

以七老太爷功力，这一记出手，虽然未必就把他胯骨击碎了，却也是力道不轻。

眼看着这个皇朝十三飞卫之首的九翅金鹰，在空中一个打转。

那样子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呼噜噜——挟着一阵子衣袂飘风之声，直向着左侧坠落下来。

七老太爷落下来的身子，打了一个急踉，忽悠悠一连踉出了七八步，几乎坐倒了下来，却是犹有人饶他不过。

“姓贝的，你拿命来吧！”

一条人影，箭矢也似的飞射而前。

七老太爷其势已是惊弓之鸟，惊鸿一瞥间，认出来当前来人，正是昔日一个大敌——姓宫的白脸胖子。

宫胖子的即时现身，无论如何却是放他不过。

有如穿花蝴蝶那般的花巧，宫胖子取势进身的脚步至为乖巧。

七老太爷啊呀一声，待将腾身而起，却是后面胯伤，力有不继，缓得一缓的当儿，已为对方宫胖子软绵绵的一双玉手，拍中两胯。

这一掌有蹊跷。

说来真个与那一天清波画舫，简昆仑所中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噗！顺着宫胖子双手推处，七老太爷偌大的身子，滚地绣球也似的飞了出去。

扑通！摔落地上。

这个老头儿，当然知道今日之情势，对自己大是不利，尤其眼前分明已是生死存亡关头，再不伺机逃命，性命休矣！顺着这股子莫大的劲道，七老太爷滚地绣球也似的一阵子打滚，却顾不得后胯伤势，施出浑身之力，嗷地腾身而起。

却也只蹿出七八尺远近。“扑通！”又自跌了下来。

眼前一用力量，才使他感觉出来，整个下半截身子，宛若虚脱，丝毫也提不起劲道，一惊之下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才知道，半身真气，已为对方宫胖子那一双肥肥的胖手几已拍散。

需知，一个练武的人，尤其是精干内功的高手，其所依仗的内力泉源，全在发自丹田运行全身的一脉真气，气之所行，力之所聚，气行人存，气散人亡，是以一个练武的人，把体内真息，视同性命一般宝贵。

眼前的七老太爷，一经发觉到下半身真力，竟已为对方拍散，焉能不为之魂飞魄散？只当性命休矣，无助地发出了一声长叹。

便在这时，一条人影，飞临身前，一口寒光四射的长剑，几已抡近头上。

七老太爷啊一声，才自撑起一半的身子，又瘫了下来。

却听得那人咦了一声：“七老……太爷？”

七老太爷几已绝望，霍地抬头，才自认出了来人，竟是吴三桂身边七太岁之一的谢威。

说话的当儿，四名劲装武士，早已与宫胖子迎战一团，后者把一领长衣转动得呼呼作响，宛似雷电风云，四武士如何能是对手？沾上一点边儿，手里兵刃便自出手。

这个宫胖子，别人不认得他，七老太爷却知之甚详。所谓的太湖丝业，虽然也不是一句假话，可是他真正的行当，应是一埋名江湖的侠隐人物——此人姓宫名天羽，人称天半飞云，出身点苍一字剑门，这个门派本来就人了单薄，向来是一户单传，到了他这一代由于身后乏嗣，竟自无以为继，真正成了绝户了。

一个他，一个方天星，还有那个姓秦的锦衣老人，三方荟萃，如今再加上一个简昆仑，四个人各有千秋，诚然四大金刚，像是全冲着他七老太爷一个人而来，这就使得七老太爷疲于应付，忽然心生感触，发觉到自己的聪明反为聪明误，满以为瓮中捉鳖，十拿九稳的得计，其实是自己反而跌落在对方的算计之中了。

“七老……太爷，你这是……”

一掌开山谢威似乎还有点弄不清楚，武技精湛几至无所不能的七老太爷，何至于会像眼前这副德性？简直连站起也似不能！

“快！……救我……”

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七老太爷便自又瘫软下来。谢威这才发觉有异，他平日见惯的是对方那一张团团笑脸，像眼前这般吃瘪模样，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嘿嘿一笑，这才把他双手托了起来。

“看来你老是受伤了？”

手触处，正当他后胯伤处，只疼得七老太爷连连打颤，“你就别……别怔着啦……快……快……”

谢威如何不知眼前情势之危？只是对方这个老头儿，平素仗着他特殊地位，更因吴三桂的刻意纵容，简直目高于顶，哪里把自己一干王府侍卫看在眼里？眼前这个机会，正可利用，杀杀他的锐气。

“卑职遵命！”

话声一顿，乃自把七老太爷抓向左手，随即拧身纵出，转动之间，有意无意，再一次碰着他的后胯伤处，七老太爷哟了一声，简直疼得要昏了过去。

“兄……弟……”事到如今，嘴下可真得要些好听的了；躲过了今……夜之劫……我必以千金为酬……”

谢威忽地定住了脚：“你老再说一遍——我没听见！”

七老太爷哼了一声：“我伤势极重……你得把我平平托着。”

“行！”说时，又把他换为原样。

转动之际。少不得又是一番疼痛。

“好兄弟……”七老太爷连连颤抖道，“今夜你救了我……我必以千金为赠……”

“这就不敢当了！”

“另外……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
“七老太爷！”谢威说，“有什么话您老就别打顿儿，一气说了吧！”

七老太爷喟叹一声：“另外，愚兄可以在大内，为兄弟你补上一个功名……”

“你老说的是皇朝飞卫？”

七老太爷哼了一声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谢威一笑说：“那我就谢谢你了！”

说时身形侧转，于现场乱器声中，一连六七个飞纵，越身院墙之外。

谢威的身法确是够快。

却有人比他更快，眼前更似棋高一着，等在了他的前头。

是他在身方飘落的一霎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已比在了他的眼前。

“啊……”

事出突然，对方这个人，简直像是一个突然显现的幽灵。那么紧紧地倚身高墙，分明守株待兔，偏偏谢威不察，竟自着了他的道儿。

双方原是见过面的。

正为如此，一掌开山谢威才自格外觉着吃惊。

“简昆仑？”

可不是？眼前这个持剑的少年，不正是那日画舫交手，为七老太爷一掌击落水里的简昆仑么？谢威一惊之下，简直吓傻了。

比他更吃惊的，却是他手上的七老太爷。

“你？”

两个人都怔住了。

“想不到吧！”简昆仑说，“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！”

他手上的那口长剑，不仅仅是比对着谢威，森森的剑气其实连七老太爷也照顾到了。

“贝锡，你恶贯满盈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……”话声方出，却听得咻地一声，一枚扇骨发自七老太爷腕底，由于双方相隔至为接近，这枚尖锐扇签，几乎闻声即至，直迫简昆仑前心要害。

真正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。

原来七老太爷虽身负重伤，那一把用作兵刃的描金折扇，却是始终握在手上，藏置腕底。以简昆仑之细心精明，竟然也会有疏忽，未曾注意及此。

眼前情景，这一枚扇骨飞签，实足以取他性命。要是简昆仑的剑，刻意不舍眼前二人的话。

拧身错步，长剑怒盘。

叮！一声脆响里，爆出了一点火星。利用盘剑之势，却已把眼前飞签，磕飞天上。

便在这一霎，一掌开山谢威抱持着七老太爷，亡命似的已腾身而起，直向着己方阵营遁入。

简昆仑自是放他不过。

正待纵身追上，斜刺里忽有异动。

不容他偏头顾探，一片尖啸声里，飞来了寒星数点。这类暗器物什，原是极其细小，加以施展之人，手法精巧，一经发觉，其实已当眼前。

那是几枚极为细小的钢珠，对方分明是用弹指金丸的巧妙绝技施发，一发数枚，分向简昆仑全身五处穴位飞打过来。

一惊之下，简昆仑几乎为之瞠然。

那是因为这暗器弹指金丸，对他来说绝不陌生，猝然使他想到了——

时美娇。

即使是眼前这般出手的方式，也让他一望即知，除了那个神出鬼没的玉手罗刹时美娇之外，决无二人。

想不到眼前她也来了。

尤其令人惊异的是，她竟然出手阻止自己对七老太爷的歼杀，却是为了什么？

眼前情势，错综复杂。

自然这一霎，更不容许他深思默想。长剑月下秋露一式旋风疾转，真力内运，锵！响声中，已把来犯的几枚小小钢丸，吸附剑身。

只是如此一来，谢威已抱持着七老太爷逃逸无踪。

火枪声轰然作响，此起彼应，连发多响，空气里又重复弥漫起阵阵硫磺气味。

这声音使简昆仑忽然有所警觉，敌人仍然其势强大，犹不可掉以轻心。

暗中的时美娇，仍不欲对他轻易放过。第二次发动的暗器攻势弹指金丸，较诸前番更称凌厉——在一阵透空轻啸声中，五点飞星作梅花状，直奔简昆仑正面而来。

简昆仑既已留意及此，这些暗器便万难对他构成伤害。

他随即运施长剑，第二次把来犯暗器吸附剑上。

却是，第三拨暗器又自飞临，竟然是满天飞雨的打法，大片光华闪烁里，方圆丈许内外，俱在照顾之中。

简昆仑身势一个巧拧，飞身两丈开外。耳听得一阵啪啪声响，这一掌暗器全数都打在了院墙之上。

却在这一势满天花雨暗器出手的同时，暗中的时美娇已自悄悄隐身而去。

意思十分明显，时美娇并非不知道，这些漫天暗器，万难伤害对方，只为阻止简昆仑对七老太爷的追杀以及掩饰自己的从容退离。

简昆仑抚剑而立，洞悉了对方用心之后，也只能徒呼枉然，无可奈何。

火光明灭，续有火枪的轰轰声音传来。

猛可里面前人影飘落，现出了宫胖子快速的身子。

他颇似早已明察眼前形势，忽然现身，正是向简昆仑打上一声招呼。

身子甫落，即行纵起，一路倏起倏落，带领着简昆仑投身百十丈外，摆脱了眼前这片战火混乱之地。

宫胖子在前，简昆仑在后。一径来到了面前这片岗峦山巅。

清风明月，凉风习习。

岭上有一茅亭。此时此刻，却已有人先到了一步，正自负手向这边望着。

宫胖子前脚踏入，简昆仑后脚亦到。

亭子里先到的那人，呵呵笑道：“你们来得好，方者三大概让他们缠上了。”

说话的人，面相清癯，两鬓飞霜，正是那个姓秦的锦衣老人，他嘴里的方老三，应当指的是那个黑面伟岸汉子方天星了。

三个人身分，虽仍是讳莫加深，却已是呼之欲出。

经过此一番同仇敌忾，联手破敌攻战之后，双方情谊无形中更自有了进展。

只是心有遗恨，简昆仑一言不发地默默坐向一边。

秦老头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莫要气馁，今天你干得不错，贝锡老儿，虽没有要了他的命，可是伤势极重，看来短时之内再也不能兴风作浪，不是你我力有不逮，只怪他的气数未尽，奈何！”

宫胖子哼了一声：“你倒说得轻松，要依着我的意思，事先在马尾渡留下个人，贝老鬼纵是肋生双翅，也飞不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却嘿嘿笑了起来，又自讷讷说道：“人不该死，五行有数，却是没有想到万花飘香一门，竟然出手搅局，却是为什么？”

秦老头冷笑了一声：“这是姓柳的一贯伎俩，不足为奇，留着贝锡老儿一条性命，日后对付我们，他却可以混水摸鱼，还用多说？”

说话的当儿，却只见岭下迂回山道间，星丸跳掷般腾现起一条人影，不及交睫的当儿，已是来到近前，现出了来人高大伟岸的身材。

正是三人之一的方天星。

“老三负伤了！”

说话的宫胖子，霍地闪身而出，迎着了方天星，后者倔强地说了声：“没有事。”便自掠身入亭。

各人看时，方天星像是伤在右面臂膀，黑夜里看不清楚。

秦老头惊诧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方天星一面坐下，伸直了胳膊，向着宫胖子笑着说，“把你的太乙金剑散给我上一些，几天就好了。”

宫胖子哼了一声，趋近而视。

简昆仑身上带着火折子，聆听之下忙即取出迎空一晃亮着了。这一照才发觉方天星右面半身，染满了鲜血，敢情是伤势不轻。

宫胖子又哼了一声：“枪子儿打的！”

随即取出了灵药。秦老头也来到跟前，仔细看了几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好厉害，竟能破了你的金钟罩？”

方天星苦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
宫胖子一面看伤，一面皱眉道：“伤得不轻，却要先把里面的铁砂子儿剔出来，才能上药。”随即抬手，由头上拔下了一根玉签，陡地插向方天星伤处附近穴道，暂时止住了对方伤处疼痛。又自抽出一口小小匕首，一个个

逐处向对方肉里挖着铁砂子儿。

秦老头嘿嘿一笑说：“行咧，死不了。这笔仇记在账上，下次一起要！”

方天星看着简昆仑笑了笑说：“差一点就截住了那个老鬼，却不知他车上还藏有一杆火枪。”

秦老头说：“原来你截下了他的马车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？”方天星忿忿地说，“算他的命大，同车的五个人，杀了四个，就是他还活着，却也被我在腿上戳了一剑！”

宫胖子正在为他上药，听到这里哈哈笑道：“行啦，我们给他算算看——一筒兄弟赏了他一丸暗器，我的两巴掌，再加上你的一剑，够他在床上躺半年的了！”

方天星转向秦老头看着：“这一次咱们坏在万花飘香的从中搅和，要不是他们，那只老狐狸就是再有两条命也死定了。”

秦老头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——姓时的丫头也来了，暗中还有两人，功夫不赖。”

宫胖子哼了一声道：“柳蝶衣一向对咱们哥三个留有相当情面，这一次居然改了前态，也好——往后走着瞧吧，倒要看看鹿死谁手？”

说话的当儿，他已丢下了手上匕首，却把备好的药物，为方天星伤处遍敷一遍，由身上取出急救各物，为方天星包扎妥当。

简昆仑却是一句话也不多说，收起了火折子，独自坐向亭角。

眼前三人，经过此一番联手对敌，照说已不再陌生，只是他却对他们了解得那么少，除了一个方天星以外，其它二人的姓名都还不知道。

是以，他再次向对方三人看望之时，目光里交织着强烈的讳莫如深，只是对方如果不自愿说出一切，他决计也不会出言询问。

宫胖子看着他干笑了一声道，“说来惭愧，我们几个原指望能解决了那个老狐狸，也为兄弟你出上一口恶气，谁知道事出意外，还是让他逃了。”

秦老头哼了一声道：“看来这老头儿的气数未尽，打蛇不死，终是后患，这么一来，以后他的行踪更要谨慎，再想动他可就难了。”

宫胖子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除非他就此改邪归正，要不然终有见面之时。”

方天星说：“这次虽说不死，却也脱了层皮，没有个一年半载，我看他别想露脸。这段时间之内，咱们大可不必再对他有所顾虑，可以放开手对付姓吴的了。”

秦老头又哼了一声：“这就要看柳蝶衣那个老小子的了，今天晚上他的这个作为太不漂亮，不知道是打的什么算盘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？”方天星忿忿地道，“保存吴三桂的实力，来牵制我们，他好坐山观虎斗，混水摸鱼。”

宫胖子点点头道：“看来正是如此，只是他却也不要忘了，吴三桂并不只是对付我们，对他们也一样！”

方天星冷笑道：“反正有他的一套，这老小子手下的能人太多，就拿姓时的那个丫头来说，就是个一等高的高手，刚才我们有幸对了一掌，功夫真不赖，轻功尤其高明！”

秦老头一笑，看向简昆仑道：“这一点，简老弟可比我们都要清楚得多了，是不是？”

显然当日简昆仑为时美娇所计擒，押返飘香楼之事，已为江湖诸多敏感人士所悉知，眼前三侠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听他这么说简昆仑自不能再保持沉默，微微一笑，点头道：“方兄说得不错，这位姑娘功力极高，大是不可轻视。”

秦老儿哈哈笑道：“岂止是功力极高，人也聪明，而且……这丫头对付年轻的小伙子更有一手，这一点简老弟应该也很清楚。”

说得宫胖子，方天星都笑了。

简昆仑不由脸上一红，对于时美娇，他并无私情可言。秦老头这般口气，倒像是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似的，听来很不舒服，碍在对方秦老头的年龄甚高，此番有恩于己，却是不便发作顶撞，只向他冷冷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秦老头却像不大领情，斜着一双白眼珠子，嘿嘿笑道：“怎么着，我这话可是说错了？她要真想杀你，小兄弟，怕是你这条命，早就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简昆仑不悦道：“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秦老头道：“什么意思？意思大了。”

简昆仑忿然变色道：“我不领情！”忍不住在石几上重重拍了一掌。

“哟？”秦老头挑动着一双花白眉毛道，“还敢给我拍桌子？”摇头一笑，看向宫胖子道，“看来比他老子脾气还坏，老简给我们这个差事，可不好当。”

宫胖子由不住也呵呵笑了起来。

“算啦，这个闷葫芦罐也该打开了。”说时宫胖子一双眼珠骨碌碌在简昆仑身上一转，笑嘻嘻地道，“我要是你，心里也会不自在，这是哪里跑出来的三个人？给你一说也就明白了。”

顿了一顿，他才又接道：“此来之前，我三人在泰山观日出，正巧碰见了简先生，是他面嘱我三人，对兄弟你从旁相助，我们三个，原打算义助永历帝一臂之力，既是志同道合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所谓的简先生当系指的是简昆仑生父简冰了。

乍然听见了父亲的讯息，简昆仑顿时为之一喜。

秦老头点头笑道：“明白了吧？并不是我们多管闲事，而是有老头子的话……”

简昆仑听他语气颇是托大，不由抱拳道：“尊驾是？”

秦老头一笑露齿道：“这就要给你打个闷卦了。”

“算了！”方天星说，“秦老哥一向是老不正经，兄弟你对我的名字或许还没听过，不足为奇，鼎鼎大名的北秦南崔却是不应陌生，难道还不明白？”

这么一说，简昆仑自然明白了。

“啊……”转向秦老头抱拳道，“这么说，足下便是沧州的秦太乙，秦大叔了？”

秦老头嘿嘿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大叔可不敢当，还是秦老哥吧！”他随即道：“人怕出名猪怕肥，其实论及武功，我怕这个北秦比他们两个还差，却因为暴得大名，一生见嫉江湖，不知吃了多少次闷亏，所谓的至人贵藏辉可真是一点不假。”

冷笑一声，他又道：“远的不说，就拿和我齐名的那个老搭档崔平来说吧，要不是盛名之累，焉能会就此丧了性命？”边说边自频频叹息不已。既知他就是沧州的秦太乙，简昆仑心里顿时为之大见开朗，那是因为对方也正正是自己此行受父亲关照所欲拜访的长者之一。想不到却在这里遇见，自然，

此举却非偶然，原在对方安排之中。

透过方天星的介绍，简昆仑却也知道了宫胖子名叫宫天羽，连同方天星这个名字，他都觉得耳熟，待欲深思，却不着边际。

试想方、宫二位，如此身手，理应在江湖得享大名，事实却又不然，料是属于那类深藏不露的武林奇人，自己何其幸哉，一下子结交了三人，妙在同仇敌忾，义结同心。今后联手抗清，匡复明室，应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强大助力。想到这里，简昆仑大是兴奋，先时的一番懊丧，即为之抛置度外。

三人之中，除去方天星年岁较轻之外，宫、秦二人，俱应是五旬之外，若照常理，似应以前辈称之，可是二人本性突梯，说什么也不欲以长者自居。

方天星更是坚持不可道：“这个规矩坏不得，你一改口连带着我也矮了一辈，咱们还是兄弟相称的好，我行三，你年岁最小，就行四，算是老么吧！”

秦太乙最是赞成，连声道好。

宫天羽点头道：“我们三个虽是要好，情同手足，却从来没有结过金兰之谱，今天又来了简老四，咱们就望空一拜，省去那一套繁俗，算是结为金兰之好吧！”

简昆仑一时大喜，只是秦太乙几乎已是父执辈的人物，总似觉得有些不妥，一时迟迟不与作声。

宫天羽看着他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

简昆仑笑说：“岂有不愿之理？只是……”

秦太乙哈哈笑道：“还只是个什么劲儿？宫老二这个主意最好，来吧，我痴长两岁，算是龙头老大。”

于是各人自报年庚，依序为秦太乙六十三岁居长，宫天羽五十六岁行二，方天星三十五岁行三，简昆仑年纪最轻，今年才二十六岁，算是老么。

方天星哈哈笑道：“得找个酒店好好喝他一顿，算是庆祝我们的结义之好。”

秦太乙摇头道：“你身上有伤不行，留着以后吧。”

随即转向简昆仑道：“我们虽结为金兰之好，却也不便腻在一起，各人有事自忙，聚者当聚，散者当散，这样才好。”宫天羽道：“这话有理，眼下我就得起身，往滇区一行，这件事却是耽搁不得。秦老大，你得同我一道。”

秦太乙愣了一愣：“是送银子去？都筹备好了？”

宫胖子点头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大军解饷之事，哪能马虎拖延？”

简昆仑一惊，岔口道，“二位哥哥说的是……”

秦太乙道：“这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，最近战局不利，李将军奉侍皇上已入苗地，孙可望的大军犹在四下包抄，李将军部下缺粮缺饷，正在四处筹募，宫老二、方老三为此出力不少，确实功不可没。”

简昆仑聆听之下，对眼前三位拜兄不禁大生敬仰。近来他正为永历帝下落不明而生忧闷，听他们这么一说才自明白，原来担心皇上已落入敌手，总算心里一颗石头放下。当下喜形于色，向秦、宫二人抱拳慨然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小弟愿追随骥尾，随二兄之后略尽绵力，可好？”

宫胖子看了秦太乙一眼，含笑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有你自己的事，怎么忘了？”

简昆仑怔了一怔。

方天星道：“他们忙他们的，我们干我们的，却不要轻看了眼前你自己的任务，需知九公主那边朝朝盼你，正是度日如年呢！”

先时宫胖子那般神情，已使简昆仑有所悟及，这时方天星直言道出，才知道果然指的是九公主，简昆仑聆听之下，不由脸上微微一红。

虽说一路之上，与九公主并无暧昧之私，总不免日久生情，尤其当她落难被擒之后，更是日有惦念，食寝难安，正义之外，少不了有一番私情作祟，却是不知自己这番内心隐秘，亦为三位拜兄所知，是否因为如此，特地留给自己这个差事？却是耐人寻味，不得而知。眼下方天星这么一说，他便作声不得，心里忐忑不已，颇似有几分局促不安。

不介意宫胖子的一只胖手，拍在了他的肩上：“小伙子，此事非你不可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别人可是一点忙也帮不上，救人如同救火，看来你是事不宜迟呢！”

简昆仑果真也就无话可说。

九公主是打他手里失落，自不能期望别人救回，他当然义不容辞，想想就没有吭声。

方天星道：“这件事要尽快进行，贝锡那个老狐狸虽是受了重伤，还有一个宝柱却是不可轻视……”

秦太乙点点头道：“这个人武功超人，并不比贝老头逊色多少，而且足智多谋，只看今夜他的久不露脸，就知道他的阴险持重，你们倒要防他一防。”

说时已站了起来。

方天星道：“你们就要走？”

秦太乙道：“咱们就此告别吧！”

宫胖子看了简昆仑一眼，原有些话，想向他嘱咐，转念方天星与他一路，后者历练极丰，有他与简昆仑同行，似可放心。

当下站起来，说了声：“各自珍重！”径自同着秦太乙转身离开。

第二十五回解铃还需系铃人

简昆仑待要起身相送，方天星道：“自己兄弟，用不着客气，咱们倒要好好商量一下才是。”

群峰耸峙，这里谈笑，更不愁为人所知，大可畅所欲言。

方天星打量着他道：“老实说，上五华山宫救九公主脱困，此事非你不可，虽是事不宜迟，却也不能操之过急，我原可助你一臂之力，却又受了点伤……虽说不怎么碍事，到底不大方便……”

简昆仑疑惑着道：“九公主她真的在五华山宫？”

“应该错不了……”方天星皱了一下眉道，“据我所知，五华山宫大举增防了这类火器枪，你我轻功，虽说可以应付，若是加上九公主，可就麻烦……”

简昆仑点点头说：“三哥料的甚是，这件事却要慎重才好。”

方天星道：“而且，今日之势，还要防备柳蝶衣一面的插手，时美娇那个丫头的来，我以为有多方面的意义。”

简昆仑默默垂下了头，这正是他心里的隐忧，对付吴三桂一面，他大可稳操胜券，若是加上万花飘香一面的人，像李七郎、时美娇等一干高手的从中搅局，或是有所图谋，可就难以料想是否有必胜的把握了。

所幸方天星的及时来到，借助他精湛武技、江湖阅历，似可彼此大肆周旋一番，且在争夺九公主一战上，看看鹿死谁手吧！

自那日话不投机，言语顶撞之后，吴三桂便不曾再来唠叨，朱蕾也落得个清静。

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急躁，独自个儿闷居日照阁，真像是笼子里的那只八哥鸟一样的，整日价跳上跳下，有翅难飞。

午后的太阳，已不太热。喝了碗冰镇绿豆汤，心里似舒坦了些儿，朱蕾懒散地下得楼来，女侍香君忙自端了把藤椅，放在院子天棚下面。

“公主，院子里凉快，您出来坐上一会儿吧！”

瞧瞧这个香君，总有二十来岁，瘦伶伶的高挑身子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倒是看上去还不寒碜。

吴三桂这个平西王府，规矩多，排场大，样样都学习昔日明宫，除了宝二爷那个典型满人之外，一切都还保持着汉人的规矩。

天高皇帝远，事实上他这五华山宫，无疑的已如皇帝宫院，衣着、服饰，样样较诸宫廷不差。

朱蕾就着藤椅慢慢坐下来。香君在她面前摆了个几儿，搁上一盘子蜜饯，一盘子鸭梨，两样东西，都是公主平日最爱吃的，然后拿起一柄象牙小刀，转着圈儿地削着梨皮。

在这里她瞧着谁都不顺眼，倒只是这个香君例外，相处了些时日，彼此都觉着投缘。

香君也算是有眼力见儿，很能察言观色，说些公主爱听的知心话儿，遇着身边没人儿的时候，更能投合对方心意，与公主打一个鼻孔里出气儿。

“来吧！，您尝尝新……”

随即把削好的一只水晶脆梨递去，朱蕾接过来咬了一口，斜过眼睛来瞅着她，点点头，十分稚气地说了声：“嗯——甜！”

“敢情，”香君说，“是京里下来的，本地的小糖梨个儿小，水少不说，

嚼起来还有渣子！”

朱蕾看着她，淡淡地笑了一下：“这些日子，亏你对我好，要不然我真过不下去……”

“您就别说这些了！”香君说，“人活着嘛，总得图个什么的，像您金枝玉叶的身子，可别自己糟蹋了……”

左右看了一下，她把脸就近了，小声说：“有件事儿，您大概不知道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……”香君声音更小了，“害你受苦的那个七老太爷，叫人给打伤了！伤得可厉害了，差点儿没有死了！”

“啊？”朱蕾倏地睁大了眼睛，这可是个好消息。一丝笑靥现在她脸上，“什么时候的事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都知道……”香君说，“又是内伤又是外伤，独自个儿在梅园躺着，今天一天就传了两次大夫，可真是伤得不轻。”

她又说：“不只是他一个人，咱们府里的宝二爷也叫人伤了胳膊，不过没有七老太爷那么厉害罢了。”

朱蕾心里动了一动：“你知道是谁……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那就不清楚了……他们谁也没说。”香君说，“就因为这件事，这两天府里人心惶惶，调来好些子兵，到处都有埋伏，还有好些火枪呢！”

朱蕾嘴里没出声，心里却在盘算：莫非是简昆仑？他原来还在云南没有走？

这么久没有听见他的讯息，只当他已离开，或是投奔哥哥永历帝那边去了，看起来他一直守候在这里，对自己并没有放弃……

这个突然的意念，一下子给了她极大的鼓舞，连日的沮丧，不禁为之一扫而空。

她这里正要向香君进一步有所盘问，却只见对过儿花岗石的落地罩门里，走过来一行人影。

花不溜丢的，尽是一些穿着俏丽的妇道人家。

香君啊了一声，忙自赶了过去。

朱蕾可没兴头儿给她们啰嗦，站起来刚打算要转身进屋，香君可就又匆匆地跑了回来。

“等等，公主……等等……”

朱蕾停下来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东院里来的……公主您猜猜，谁看您来啦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王妃来了！”

“王妃？”朱蕾一怔之后，不胜诧异地道，“你是说陈圆圆？”

香君笑了笑：“就是，这里您没有人敢这么称呼您！”

她一连用了两个您字，却是打满族传过来，对于尊贵或是长者的称呼，汉人甚少使用。可见得吴三桂这里规矩甚大，而且处处比照北京皇室。

近几年来，各处盛传吴三桂大开山海关，引清兵入关乃致亡国的故事，自然，对于致使吴三桂开城纳降的那个关键人物陈圆圆，更是脍炙人口。有人甚至以妖女视之，也有人寄以同情。无论如何，这个陈圆圆的倾国之美，却是为各方所肯定。

对于美的女人，男人固然有一份绮丽的妄想，女人何尝没有一睹芳容的

冲动？特别是那些本身原是很美的女子，心理之微妙，更自不在话下。

对于陈圆圆，朱蕾不像有些人咬牙切齿，反倒寄以无限同情，基本上，在这个古老国度里，一个女人又能起多大的作用？特别是像陈圆圆这样一个出身姑苏的青楼女子，充其量不过只是强权恶势辗转所分享的一个可怜玩物而已，她的委屈辛酸，不能为人所持平认定，已是她莫大的悲哀，却把一顶破国亡族的大帽子，强加在她的头上，沦为千万人耻笑唾骂。坦白说，这是不公平的。

致使朱蕾对她更心生同情的是，最近所听到有关她舍身从道的一项传说，如果这个传说属实，那么她的生命真正是大彻大悟的有所突破了。

朱蕾的眼睛，不觉向着眼前一行人投视过去。在众多穿红穿紫，衣香飘缈影里，独具慧眼地盯在了那个衣着朴素的人身上。

她就是陈圆圆。

陈圆圆衣着朴素，长衣飘飘地已来到眼前。

那些衣着锦绣，簇拥在她身边的花俏少女，都是宫中女官、女婢，而她这个素衣无华的王妃置身其间，看起来却是多么不相称！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只重衣冠不重人的世界啊！

陈圆圆站定了脚步。自然，她身边四周的一干女官、女婢也都站住。

朱蕾和她的视线其实早已相接，这一刻，短短的一霎，双方目光里，不禁俱流露出惺惺之态——她们彼此早已慕名，乍然目睹，一霎间的内心波动，总是难免的。

随即，圆圆抬起了手，揭下了遮在眼前的一方薄纱。她的绝世芳容，透过眼前薄纱若隐若现，其实早已呼之欲出，这一霎薄障既去，再无碍眼，两个美人儿对面而立，大可饱览无遗，认真地品评借鉴了。

朱蕾对于陈圆圆固然心存希罕，圆圆对于朱蕾又何尝不然？

事实上，这位永历皇帝的御妹，锋头之健，江湖上早有盛传，其美丽惊俗固不待言，即使她早先易钗而弃化身为九公子的种种趣闻，这里的人绘影绘声更多传诵。是以陈圆圆对她决计是不会陌生的了。

短暂一霎的双方目光互吸，陈圆圆脸上不自禁地兴起了一丝微笑，向着身边人说了句什么。一位女官肯定地向她证实，面前的这个美丽少女就是九公主……

这一霎，侍立九公主身旁的香君，已先上前，向着陈圆圆行了个万福。

“娘娘吉祥。”

陈圆圆再问一句：“这就是九公主？”

香君应了一声。却不意陈圆圆上前一步，竟自向着朱蕾姗姗拜倒：“臣妾陈圆圆，参见公主，公主万福……”

这个突然的举止，非但出乎朱蕾意外，便是身侧一千女官、侍婢也大感惊讶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以今日平西王妃之尊，竟然会向一个濒临亡国的流浪公主行此大礼，却是众人所始料未及。

朱蕾微微一诧，随即上前，亲自扶住了她。

“不要多礼，我可当不起……”说话时，一双黑黝黝的大眼睛，骨碌碌在对方身上一转，微含笑靥地说，“你是陈圆圆？”

陈圆圆一笑颌首：“我们进去说话！”

朱蕾点点头说：“好！”

香君献茶之后，陈圆圆向着她吩咐道：“你先出去，也吩咐她们都别进

来，我要跟公主两个人谈些体己话儿！”

“婢子遵命！”出去的时候，香君更随手把雕花的两扇阁门关上，一时屋子里只剩下了她们两个人！

八哥儿来回上下地在笼子里跳着，不时地鸣叫一声。西边的日头，其势已微，透过一抹残云，红红的一大片，天空被渲染得极是绚丽，不时的又有些小风，打敞开着的窗户徐徐吹送进来。

朱蕾、陈圆圆，这两个初初一见的美人儿，一番交谈之后，竟似相见恨晚，显得异常热络。

“我早已是心地已死的人了，比不得公主你这样的年纪，花样年华……你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！”

陈圆圆像是由衷地诉说着，白净的脸上，不自禁地着一层落寞的神伤。她又说：“岁月真的是无情的，一个人的美，其实是随着心境而转移的……如果一个人的心已经死了，就算她还活着，也没有一点意思……你应该好好珍惜自己，永远保持着现在这样一颗年轻的心……我的一生……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悲哀……如今回想起来，一点也不值得留恋……”

朱蕾微微一笑说：“一个人难在认清自己，你能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过去，就证明了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开始，这么说，你还是年轻的！”

“你真会说话……谢谢你！”陈圆圆打量着她，赞叹一声道，“你真的好漂亮…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漂亮……现在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他把你一直留在这里，没有让你离开的原因朱蕾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其实她何尝不明白吴三桂的用心，只是由于自己心里的笃定，不为所动，这个臆测终不曾为她带来恐惧。

听了陈圆圆的话，她不禁垂下了头，很久没有吭气儿。沉默了一会，才自抬起头来。依然只是用着清澈的眼光，向对方看着。

陈圆圆却也冰雪聪明。

“你……啊，”她颇似恍然而有所悟地道，“你想拧了！我可不是来为他做说客来的……”陈圆圆一双大眼睛里，充满了对朱蕾的情挚与感伤，微微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女人想要单独地活下去，是多么不容易……一个美丽的女人，那就更难了。”

朱蕾摇摇头：“那却也未必……”

“公主你太年轻，还不明白这个世界上的凶险，特别是我们女人，到处都是陷阱，稍微一不小心，就会中人圈套，遗恨终生……所以……你要特别小心……”

“难道？”朱蕾惊异地道，“你听见了什么消息？”

陈圆圆冷冷说道：“这里的王爷，你可要防着他一点儿，只怕你防不胜防……”

朱蕾怔了一怔。

陈圆圆说：“一个人位高权重，总不免会做些糊涂的事，但是我却不希望他再错下去了……尤其是对公主你，他这样，就太不应该了！”

朱蕾生气地道：“他想干什么？”

陈圆圆默默地看着她：“吴三桂好色成性，他对你当然没安着好心，听说大内来的那个姓贝的，已为他重金收买，把你留在这里了……”

朱蕾呆了一呆，其实这个问题，她何尝没有想过？只是此刻经陈圆圆嘴里说出，似乎更具有深刻涵意，不禁对自己现时的处境生出了一层新的忧虑。

“有几句话我要问你……”陈圆圆脸上绽现着同情，声音忽然放低了，“公主……你到底想不想出去？还有，出去以后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朱蕾苦笑了一下：“你问这些干什么？难道你想救我出去？”

陈圆圆神秘地笑了一笑，站起来说：“来吧，一个人住在这里闷得很，我带你到处走走去。”

朱蕾见她忽然转变了话题，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问题，料是有一番含蓄心机。

双方虽只是第一次见面，却是投缘。直觉的，她已能体会出对方的一片善心，便对她不再多疑。听她这么说，随即欣然应许。

陈圆圆随即唤来了香君，告诉她：“我要同公主四下走走，快去把公主的披风取下来。”

香君应了一声，脚下却迟迟不前。

“一切有我做主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快去吧！”

原来香君早受嘱咐，九公主看似居住自由，其实活动范围，实属有限，若有差池，香君以知情不报罪名，自无能脱得干系。只是眼前有陈娘娘出面做主，情形当然不同，当下应了一声，上楼取下了朱蕾的披风、软帽。

如前所述，那一顶丝绣宽边软笠，四面垂有薄纱，模样很是别致。即使在盛夏烈日当空，亦能不使阳光直接照射，兼而有掩遮庐山真面之妙，模样儿甚是俊俏。

陈圆圆点头笑赞道：“好美！”说时，她亦将面纱罩起，乃同朱蕾向外缓缓走出。

两个绝世美女并步前行，身后簇拥着一干内侍仆从，芳踪所至，各方瞩目。

穿过了如虹架桥，来到了东面院子。

那一片生满了梨花，小巧玲珑的花岗石阁楼，便是陈圆圆居住的地方了。

朱蕾忽然咦了一声，站住脚步，甚是惊讶地向陈圆圆望着：“你住在这里？”

陈圆圆才自点了一下头，朱蕾已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呀！”

“什……么？”

“这是日照阁？”

说时她已兴奋地转到了石楼的正面，一双眼睛频频打转，像是在搜索什么……

陈圆圆想是还不知道，这座五华山宫，原来是永历皇帝的别宫，一时大感惊讶。

“你是在找那块匾？”含笑一指，“你看！”

日照阁的一块翠匾有一半掩饰在藤蔓之间，却是易了一字，为日照观。

朱蕾点点头说：“我明白了！”

她转向陈圆圆道：“这么说外面对你的传说是真的了！你真的成了一个女道士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对了一半！”她解释说：“现在我只能算是半个道士……我在尘世的功业和做的孽，依照道规，还没有抵消圆满……也就是说，我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罪太多了……直到有一天善功积满，足以抵消所积欠的罪恶之后，才能有资格做一个真正静修的道士。”

微微一笑，她看向面前的朱蕾：“我天天都为此所祈求、祷告，果然现在机会来了，看来这件功业竟是应在你的身上！”

“我？”

“嗯！”陈圆圆随即又扯开了话题，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以前你住过这里？”

“因为五华山宫原来就是我的家！”

她于是把当年哥哥朱由榔建筑这座宫殿的经过说了个大概，陈圆圆才恍然大悟。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陈圆圆摇头说了一声，“惭愧。”随后叹了一口气道，“看来我们积欠你们的一切，今生今世已难以偿还了。”

朱蕾摇摇头说，“这不关你的事……”

陈圆圆透过脸上的薄薄面纱，向她凝视了一下：“我们进去看看！”

朱蕾以前在这里居住过，日照阁的一切对她来说再熟悉也不过，一花一树，都对她充满了感情。在陈圆圆陪伴之下，各处走了一圈，这才进入阁里，随即发现，昔日华丽的厅堂，已改了样子。

香烟缭绕里，已是一座十足的道观。

一袭黄幔，陪衬着正面吕祖的金漆法体，四周各处摆满了八仙的木雕，供桌上香烛长设，地上设有蒲团——陈圆圆这位当今的王妃娘娘，正如眼前穿着所显示，已是洗尽铅华，诚心诚意的在为着过去的罪行而忏悔了。

道家的参拜仪式，不同于禅门，没有那么多的经典可读，讲到内心的修为，却似较佛家要求更严，七情六欲俱在一定控制之中。进而烧汞练气，愈见精深，却非一蹴可就，非十年面壁，潜修默化不足以见其功力了。

对这些朱蕾是一窍不通，却也并不排斥所谓神仙世界的存在，遇佛敬佛，遇仙敬仙，落得一颗敬虔的善心，总是好的。当下随着陈圆圆做了一番礼拜，来到了后面静室。

双方落座，褪下面纱。

陈圆圆才自说道：“想不到公主你是慧根深厚的人，就凭这一点，神灵也会看顾你，绝不会让你陷身绝境。”

朱蕾看着她有些茫然，忍不住道：“你的话有弦外之音，坦白地告诉我吧，别叫我闷在心里糊涂了！”

陈圆圆看着她甜甜地一笑，随即站起来四下走了几步。这里是她居住之处，再不虑外人的忽然闯入。再回身过来坐下，才开始她要说的话：“我想救你出去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我？”朱蕾一惊而喜，“我还会不愿意？”

她简直高兴地要跳起来：“快说，怎么个救法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当然不会是今天，不过也快了！”接着她娓娓道出，“三天以后，本月八号，是吕祖的千秋寿辰之日，城外的长春观，有一个很大的盛会，每年这个时候，都有成千上万的教友，由各处前来参加，到时候我也会去，我想出来一个办法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逃走机会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……我跟你一起去？”

陈圆圆点了一下头。

“啊……好！”

朱蕾眼睛一亮，一时眉开眼笑，为之喜开于面：“可是怎么去法呢？”

“这就是我要跟你现在商量的问题了！”

陈圆圆一面说时，缓缓低下了头，皱了一下眉毛：“你当然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跟我去……而且，老实说，我还没有这个胆子敢跟王爷公然作对……”

“那你的意思？”

“化妆……”陈圆圆瞟着她，“要做得天衣无缝，谁也不知道才好！”

随后，她即向朱蕾说出了心里的计划，得到了朱蕾的完全赞同。

兴奋、激动。朱蕾整整一夜都没有能闭上眼睛。

她想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，衷心希望简昆仑能够知道，能和自己在那一天见面。可是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简昆仑现在在哪里，仍然还是个谜……而且自己根本也没有办法把消息递出去，更何况这件事是绝对的机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虽然如此，朱蕾心里仍然充满了自信，意味着她和简昆仑见面的日子不远了！

对于女扮男装这码子事，朱蕾诚然驾轻就熟。过去以九公主之尊一变而为九公子，堪称天衣无缝，很长的一段时日，都不曾为人发觉，也就不在乎眼前的这一幕临时客串了。

以衣香飘渺神姿清澈的高贵公主，摇身一变成为陈王妃轿前的小跟班儿，这件事当真透着古怪，不仅仅古怪，简直荒唐。

古怪是古怪，荒唐也真荒唐，无论如何，她混出王宫的目的却是达到了。

今天长春观这个盛会可真热闹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，吕祖大仙的诞辰纪念日嘛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

虽说是轻车简从，毫无仪仗可言，到底不同于一般寻常百姓，仍有十来便衣亲兵卫士，散布四方，暗中保护着陈王妃的安危。

这一点陈圆圆最是反感，一再地关照下去，不许他们接近，径自带在身边那个跟班的小听差，往大殿里走了进去……

一个花白胡须，高冠道服的老道长，手里拿着拂尘，站在一张八仙桌上，四方香烟缭绕，对每一个经过他面前的人，老道人都用手里的拂尘，在他身上象征性地拂扫一下，被拂扫的人，无不喜形于面，引为荣幸。

是以，这里人特别多，熙熙攘攘挤成一团。

陈圆圆衣着朴素，正同于很多年轻妇女一样，脸上罩着一方面纱，比较起来，她身边的这个小跟班儿朱蕾可就显得活泼多了。

“这叫什么玩艺儿？”小跟班儿瞪着一双大眼睛。“仙人超生！”陈圆圆说，“据说当年吕洞宾大仙人在青城化身，就是这样点化超度有缘的众生相，你过去试试吧！”

朱蕾点点头，说了声：“好！”

刚要转身，圆圆却抓住了她的一只手，把一个沉甸甸的青布小包儿递了过去：“快收下……别看！”朱蕾怔了一怔：“这是？”

“一些银子，数目不多……你留着用吧……”陈圆圆霍地退后了身子，“你多珍重，这就再见吧！”

朱蕾一霎间，才自明白过来，眼前敢情已是关键时刻，这就要分手了。一阵辛酸，打心里涌起——只似感觉着，还有许多话要向对方说，却是人潮熙攘拥挤，一下子就把她们给冲开了。

……

施了全身的劲儿，游泳似的挤到了对面，却也无心再去领受那个老道士

的拂尘洗礼了。

朱蕾径自回头张望，在人群里搜索着陈圆圆，哪里还有她的影子？一瞬间，只似有说不出的惶恐，紧张万分。

她知道自己此番的逃亡成功了……心里扑通扑通跳动不已，一阵兴奋之后，代之是无比的孤单、害怕……活了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落单，今后所面临的一切，再没有别人代为张罗，全得靠自己了。人海茫茫，却是何去何从？刹那间，无数问题纷至沓来。朱蕾登时只觉得头上轰的一声，一时遍体发凉，僵在那里，为之动弹不得。

一个人失魂落魄，随着人挤来挤去，糊里糊涂地又来到了一片宇观。却是一眼瞧见了面浮薄纱的陈圆圆，透过一袭薄纱，圆圆却也瞧见了她。

四只眼睛相对的一霎，朱蕾几乎高兴地要叫了出来，但是对方圆圆的一双眸子却是只当不识的，轻轻由她脸上溜过，再不向她多看一眼，便自低头远远去了。

朱蕾随即发觉到，一个和自己衣着甚是仿佛的小跟班儿，已经代替了自己原来的职位，紧紧跟在她身后，这才明白了。为了今日的偷桃代李，圆圆早有微妙部署，那个原来贴身的小跟班儿老早就打发他来了，紧张忙乱的当儿，临场走马换将。走了一个又来一个，配合得恰到好处，堪称天衣无缝，就这样玩了一手障眼法儿，骗过了一行所有的耳目。

第二十六回烟波江上使人愁

出了长青道观，只见丽日当空，时候约莫在未时左右。

在一阵紧张，继而轻松之后，朱蕾才似触及到眼前自己的处境。举目茫茫，何所去从？不免兴起了一层新的忧虑。

这一霎，虽不似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却也庶几类似，过去女扮男装，虽也曾四处乱闯，可是情形却完全不同，那时候即使情形再糟，身边总有别人为自己安排一切，住店、吃饭、赶路，样样都用不着自己操心，今天的情形可就大不相同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。

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何所去从？

所幸眼前她的这一身，并非当日九公子的装扮，倒也不会十分引人注目，青衣洁履衬着她白净清秀的脸，若非儒林之秀，便为弟子之师，看上去一点也不寒碜。

今天，由于长青观这个盛会的缘故，人显得特别多，平常不大出门的姑娘、媳妇，借看这个机会，扶老携幼，全郁出来了，大街小巷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。

朱蕾顺着街边漫无目的缓缓行走，在一个捏面人儿的挑子面前站住，只见对方一个老者，用各色彩面，在手掌上搭配捏和，瞬息之间，便自捏成各样物什，诸如浪子踢球、夜叉小鬼、关公骑马，无不神态酷似，惟妙惟肖。

朱蕾觉着十分稀罕，一连看他捏了好几个，忽然被人家一推，脚下一踉，一巴掌按在了彩色油面上，这才红着脸赌气走了。

可是真热闹，前面又是一大堆人。

朱蕾忍不住又停了下来。

比前次更为有趣，却是玩蛇的，叫化子玩蛇。

朱蕾几乎笑了出来，决计是不走了。

叫化子不用说一定是衣衫褴褛，泥垢满脸，这一位却多少有点不同。够黑够瘦的一张马脸，虽是风尘味儿够重，却是并无泥垢，身上一袭灰白长衣，既非鸠衣百结，倒也看来干净。此人清眉细眼，面若墨染，一头苍发，白多黑少，长垂齐肩，却用根带叶山藤，齐顶而系，看上去不伦不类，却是有趣。

这个人盘膝跌坐在一张薄薄的草席上，身前放有两个缠有草绳的瓦瓮，却有一赤一青两条大蛇，分别由二瓮之内缓缓游出，一路蜿蜒，攀上了黑脸汉子双腕，一路而游，红信乱吐，好不吓人。黑脸汉子一副自负神色，仿佛无事人儿一般，一任二蛇自腕而上，毫不在意，却把一双眸子，缓缓移动，只是在四下人群流动逡巡不已。

朱蕾自幼生长深宫，锦衣玉食，出则彩轿油车，鸣锣喝道，行人四避，即使想看上个热闹，也是不易，像是这等江湖行当，哪里得见？一时看直了眼，不自禁为之全神贯注。

玩蛇的黑脸汉子一双细长眼睛，颇似惯以阅人，不经意由朱蕾脸上扫过，像是突有所警，随自回转，盯在朱蕾身上，不再移动。

大伙的眼睛，全数投注二蛇身上，这一霎尤其惊险，眼看着红青二蛇，分兵二路，各引一臂，一路爬衍直上，其中那条红色的赤练毒蛇，抢先一步，竟自紧紧缠住了黑汉子的脖颈，另一条毒蛇，也已缠住了他的右臂，各引长信，直向黑脸汉子脸上作势欲噬。看到这里，四下众人俱惊得叫了起来。

朱蕾也看直了眼。

黑脸汉子嘿嘿一笑，叫了声：“好家伙！”

却见他双手抬处，各持二指，极快的一霎，已分别捏住了蛇的七寸之处，紧跟着沉肩、摇颈，只一下，已摆脱开二蛇的纠缠。

四下里爆雷也似的纷纷叫起好来。

黑脸汉子乃自见好就收，随即把一双挣脱的毒蛇放置在一双蛇罐之中。

大伙儿意犹未尽，鼓掌呼叫，乱作一团。

黑脸汉子一双眼睛，有意无意地仍自在朱蕾身上打转，伸了个懒腰，慢吞吞地道：“把戏还多得是，现在时候不早，在下还饿着肚皮，等吃饱了饭，休息一下，晚上再跟各位见面吧！”说时四下拱手作揖，算是结束了眼前的一场表演。

朱蕾方自看出了味道，只怪来得晚了，不免有些失望，当下随着客人站起，一哄而散。

黑脸汉子那一句“肚皮饿了”倒是提醒了她，忽然想到早起到现在，还没有吃饭，一经想起，立刻就觉出了饿来。

往前面走了半条街，却不曾看见一个像样的馆子，正在踌躇，耳听得一阵子锅勺相磕声音，响自道边，巧得很，眼前正有一家。

饭店不大，却是生意不恶，店名小桂林。

卖的是马肉米粉、生煎包子等小样小吃。这些东西昔日在桂时，她都吃过，很对胃口，眼前肚子饥饿，正好受用，此时既乔装为男儿之身，更是少了许多牵挂。

一个人叫了两碟米粉，几个包子，一碗汤，大吃了一顿，最后一算账，才几十文，便宜的要命。

她此行原来带着不少银子，由于中途受擒于七老太爷，全丢在旅舍里，或许是简昆仑已代为收起，此番便只得用方才陈圆圆所赠送的一个银包。当下背着人打开来一看，宝光耀眼，计有金元宝三个、银元宝四个、一串明珠，其它钗佩物什总计十来件之多，另有碎银子三块。

以圆圆今日身分，即使用钱，也无需她自己出手。是以身边现银不多，一时情急连首饰也抓来充数，能够凑出来这些，已是大不容易。

对于圆圆这些情意，朱蕾真是由衷感激，这一刻取银支付，心里尤其感慨，今日一别，却不知日后是否还能见着她了？

偶一抬头，一个人直眉瞪眼地正向这边望着。

长发披肩，面若黑靛。正是刚才玩蛇卖艺的那个汉子，却是不期然在这里遇见了他。

黑脸汉子像是早已吃饱，正拿着根牙签在嘴里玩着，一双眼睛已注意到了朱蕾，这一霎目光相对，不由咧嘴而笑，露出了一嘴为烟熏黑了的牙齿。

朱蕾慌不迭把眼睛移开一旁，一时心里扑通直跳。

自从上一次被七老太爷所擒，吃亏上当之后，她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，何况现在单身一人，更不敢稍有差他，对方黑脸汉子，只凭着这双贼眼，即可断言他不是个好东西。当下再不敢多看他一眼，匆匆站起来走了。

上哪里去呢？且先找个客栈住下再说。转念再想，说不定这时平西王府已经发觉到了自己的逃失。一声令下，侦骑遍布，自己可得小心着点儿，最好先逃开眼前热闹市镇，找一个偏僻的小店藏身才好。

眼前来到了一片汪洋大湖，竟是滇池。

时当秋日，天高气爽，正是游湖之时。朱蕾沿着湖边堤岸走了一程，虽

是风景壮观，却是提不起一些兴头，正自纳闷，却见前面草棚之下挤满了人，竟是一处渡口。

棚下设有茶座，兼营渡船生意。外面竹栏拴着许多骡马，红纸上标明是去水塘、海口各处。

只要离开这里就好，管他去哪里。

朱蕾方自要了一碗茶，还没来得及喝，船就来了，是去对过海口的，每人渡银五文，有座位的加倍。

船倒是够大，总可容下两百多人，一半装载骡马货物，一半载人。

过渡的人数虽多，出钱要座位的却只十来个，朱蕾找了个旁边的位子坐下，发觉到身边一个穿着洁净的中年文士，手上拿着卷书，正津津有味地低头看着，颈子里插着把折扇，衬着下巴上一络黑胡，颇似有几分名士的风采。

朱蕾真可谓无所适从，一双眼睛东瞧瞧西望望，不知不觉间，渡船已移向波心。

虽只是渡越彼岸，却也不近，足足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才到了对岸，时间已是黄昏时分。

朱蕾骑在一匹小小的川马上，直向前道奔驰。

原来这些马匹，皆为附近客栈所眷养，听任住栈客人解缆自骑，目的地只是客栈，决计不会走失。

走了一天的路，朱蕾真是累极了，她的骑术不错，大可不必费心，马行既缓，湖风阵阵，坐在鞍子上摇摇晃晃，听着马颈上铃声叮叮！迷迷糊糊，竟似要睡着了。恍惚中，身后串铃声响，一骑快马疾驰而近，眼看已超越而前。

“小哥儿，你慢走一步！”话声沙哑，却是浓厚的川北口音。

朱蕾一惊而醒，慌不迭勒住了马缰。身后那人却已迫不及待的自马鞍上腾身跃起，呼！一朵飞云般的轻飘，已自朱蕾头上掠过，噗噜噜！衣袖飞舞里，坠身当前。落身、探手，噗地一把，已抓住了朱蕾坐马的嚼环，小川马受惊之下，唏哩哩长啸一声，待将人立而起，却吃对方汉子手上巨力，硬生生把势子给按了下来，一时直惊得四蹄乱蹦，却挣不开这人那只充满内力劲道的手。

朱蕾乍惊之下，差一点由马上摔了下来。惊惶万状里，打量对方这个人——长发、黑脸。原来竟是先前街道舞蛇卖艺之人。

“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”凉吓之中，竟忘了眼前的男儿化身，这声喝叱，既尖又脆，更是女气十足。

黑脸汉子哈哈一笑道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说时带僵绳，硬生生把朱蕾连人带马拖向道边，一径潜入附近稀疏树林。

“你这个人……”来人的不良意图，已可断定。朱蕾惊吓之中，也就老实不客气，运动手上竹节马鞭，直向对方黑脸汉子身上猛力抽打过去。

叭叭叭……乱鞭如雨，抽打在这个人全身各处。

却像是没事人样，黑脸汉子只是护着头脸不容侵犯，其它各处一任朱蕾抽打，躲也不躲。

朱蕾即惊又恐，手下绝不留情，一阵猛力抽打，手也酸了，鞭子也断了，对方黑脸汉子仍然宛若不觉，只是看着她嘿嘿连声冷笑不已。

“九公主，你就别费事了，还是省点力吧！”

朱蕾一惊之下，停住了手，秀眉竖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快说……”

黑脸汉子怪笑一声，得意地道：“这个你就不必多问了……到处都在传说，九公主你落在吴三桂的手里，我老子就是不信，今天总算被我给等到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这就跟我走吧！”说时咧嘴一笑，伸出大手，就向朱蕾身上抓来。

朱蕾一惊：“你敢！”飞起一脚，直向对方脸上踢来。

这人一晃脑袋，便自闪了开来。朱蕾却因这一脚在马上坐势不稳，一个骨碌摔了下来，当下爬起来，转身就跑。

黑脸汉子抱着一双胳膊，缓缓在后面跟着，不时地出声大笑，分明视对方为囊中物什，完全不必操心。

眼前是一片稀疏杉木树林，占地既大，又是一片山坡，天色渐晚，尤其不见人烟。

朱蕾发足狂奔，跑了一程，站住脚步，回头看时，对方高瘦的人影，仍然伫立身后。

“跑不了的，九公主——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一面说，他随即缓缓走了过来。

朱蕾哎呀一声，掉过身子再跑，不经意脚下绊着了一截树根，扑通摔倒地上，却是意外地发现到面前的一双脚。

只当是那个黑脸汉子抄到了前头，心里叫了声：“完了！”抬头一看，却不是的。

光影婆婆，照见着这个人修长的身子，月白色的一袭长衫，映衬着下巴上一绺黑须，状似逍遥，其实阴沉。那一双深邃的眸子，瞬也不瞬地直向前面望着。

朱蕾心里一动，忽然记起，这个人正是方才渡湖同座的那个中年文士，却不知怎么忽然间来到了这里？回头再看，长发披肩的那个黑脸人也来了。

双方目光相接，似乎在乍然一照面的当儿，已紧紧吸住，再也不会转移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立刻使得朱蕾心里一动，紧接着随即明白了。心里的一块石头，这才放了下来。

一个念头自心底升起，原来他们两个对上了！这个判断，大概不错，只需透过彼此相对的眼睛即可猜知。人本该死，五行有救，想不到在此危急的一霎，却会出了眼前这个救星。

对于月白长衫的这个人，一霎间，她心里充满了感激。自然，眼前却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慌不迭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身爬起，闪开一边。

紧迫的气势，便在她身子一经闪开，顿时大为充斥。显然是双方均非弱者，气机充斥，相对之下，引得地面上落叶萧萧打转。

朱蕾跑了几十步，定下脚步，在一棵树下喘口气，目光四下逡巡，却不见方才乘骑的马，敢情是马儿受惊，自个儿跑了。

心情稍定，她忍不住又自向那一面对方二人望去。透过她惊诧的眼睛，真不知对方二人在玩着什么把戏？

只看见地面落叶呼啸有声，先是窝集着团团打转，继而上下起落，忽然间刷地爆散而开，化为漫天飞叶……

两个人朦胧的身影，便站立在一天萧萧落叶之间。

“好纯的功夫！”说话的长发黑脸汉子，目光益见阴森，却是精华内敛，隐隐有逼人之势。

话声微顿，他随即向前踏近一步，脸上带出了一丝笑容，十分狡黠的神

色：“怎么着，打抱不平？还是想插上一脚？你就撂下句话吧！凡事都好商量。”

语气已不复凌厉，显然认识到对方的非比寻常。

白衣文士眸子微转，向着树下的朱蕾膘了一眼，唇角轻哂，并不急于回答。

长发汉子精芒隐现的一双眸子，瞬也不瞬地向他盯着，仍自在等着他的回话，神色间已有几分不耐。

白衣文士这才缓缓说道：“就算是打抱不平吧……”用手向着一旁的九公主指了一指：“我要你放过了他，马上离开！”

话声里含蓄着浓厚的江南口音，再衬着飘飘长衣，颌下黑须，果然有几分名士的儒雅。然而，他可不是想象中的儒林秀士，黑脸长发汉子尤其不这么认为。

“凭什么？”黑脸汉子霍地迈近一步，“你卖个字号吧！”

“那倒不必，”白衣人缓缓抬起手，持着那一绺黑须，“我还没有沦落到江湖卖艺，用不着报什么字号，如果没有猜错，朋友你大概姓盛吧？”

黑脸人蓦地一呆。

“盛小川！”白衣人语涉冰寒，徐徐说道，“过去横行两湖，今朝得意皇朝，应该恭喜你，金盆洗手，这是弃暗投明，高升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一片凌厉，显现在长发汉子脸上。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这点儿行市，对方如数家珍，摸得如此透彻。

这就绝非是邂逅了。

盛小川一念之兴，杀机猝起。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了，一声狂笑，声若鹰号：“这就对了，相好的你这是存心挑梁子来的？好！你接着我的……”

话出，人起。呼！鹰似的已来到眼前。

认定了对方的不是好相与，黑脸人盛小川手下再不留情，这人十根手指上练得真有功夫。双手力插之下，便是坚硬树身，也能洞穿。

人到，手到，嘴里吐气开声：“嘿！”十根手指分左右两方，直向白衣人两肋力插下去，其势绝快。指尖未至，先就有一片凌厉尖锐劲风，却是仍然慢了一步。

白衣人的一双手掌，早就护在那里。像是一只展翅的白鹤，白衣人的两只手忽然倒分而开，较诸盛小川的势子更要快上一筹，猝起的双手，蝴蝶翻花也似的巧妙，反向着盛小川两只手腕上切来。

什么叫无可奈何？

盛小川若不赶紧撤招，只怕是伤人不成，自己这双手腕子先已不保。鼻子里怒哼一声，极不甘心地把探出的双子忽地撤回。对方白衣文士得理不让人，霍地前踏一步，其势极快，如影附形。

一片掌影，随着白衣人翻起的右手，反向着盛小川当胸拍来。

掌势未至，劲风先临。

妙在声东击西。正当盛小川收胸凹腹，对方的一只妙手，却倏地向左面翻起，五爪金龙也似的一把抓了过来。

盛小川陡然一惊，腾身未及，一片肩衣，已被对方五根手指抓了下来。

姓盛的非比等闲之辈。曾练过金钟罩横练功夫，寻常出手休想能伤了他，偏偏这个白衣文士内力极是惊人，五根手指运施之下，几至无坚不摧。指尖力透之下，竟自在对方铁样坚实的肩头，留下了五道血槽。虽非致命之伤，

却也奇痛难当。

盛小川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身子一闪，霍地倒退两步。

白衣文士一招得手，更不少缓须臾，冷笑一声：“看掌！”身子猛地向前一蹿，如影附形。

盛小川陡然间觉出一股热气直拍当胸，随即看见了对方极其灵巧的一只翻花巧手，再想闪身，已是不及。

噗！一掌拍在了他右肋间侧。

盛小川嘿了一声，只觉着身子一热，随着白衣人翻起的掌势，足足飞起来有七八尺高下，砰地一声，坠落地上。

白衣人这一掌功力内蕴，端非等闲。盛小川简直站立不稳，忽悠悠一连打了两个踉跄，左手攀着一截树干，才致未倒了下来。却已是不足逞威了。

“你……老小子……好……”才不过开口说了这几个字，一股血箭味地已由嘴里狂喷出来，那一张黑里见光的脸，霎时间变得雪样的白，铁打的身子，一下子竟仿佛为人由当中抽出了骨头，变得疲软不堪，几至站立不住，随时都要瘫软下来。

一丝不屑的微笑，显示在白衣人脸上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手黑心辣，也是你们皇朝十二头飞鹰，自甘下流，到处为恶，狐假虎威，今天碰在了我的手里，正是你活该遭报应的时候！”

暮色里，这人状至潇洒，先时打人的一只右手，缓缓抬起，落在下颌间一络黑须上，那一双仍然含笑的眼睛，别有慑人气势，显得不怒自威。

比较起来，另一面的皇朝十三飞鹰之一——盛小川，可就益见委靡……

只不过瞬息间的当儿，盛小川看起来更为软弱不堪，黑里透白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汗珠，全身上下簌簌地打起了一片颤抖。

“你……是谁？”这便是眼下他最为关注的问题。

白衣人仍在缓缓捋着下巴上的一络黑须：“你们京里下来的人，可真是见闻浅薄，江湖上买卖行情不打听清楚了就敢起来横行。”

嘻嘻笑了两声，白衣人南音十足地道：“难道你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告诉你逢花莫摘么？”

盛小川陡地吸了一口冷气，一双失神的眼睛，连连眨动不已——他出身武林黑道，半路出家，改为皇朝效力。自不似一干在旗的爷儿们那般孤陋寡闻。

白衣人这一句逢花莫摘说得甚是含蓄，却也能使人触及时“噢……”盛小川霍地睁大了眼睛，“莫非你……是飘香……门……来的？”

白衣人哈哈一笑，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。

暮色氤氲，风儿迂回。

白衣人身上那一袭月白长衣，不止一次的为风势卷起，两襟开合里，露出了里面湖绿色的丝质长衣，那才是他本来的衣着。却在衣面上绣着一枝金叶茶花，似乎说明了此人在万花飘香这个门派的崇高身分，却是盛小川见未及此。

“足下已着了飞花妙手，性命堪忧，十五天之内，如能得良医救治，尚有活命之机，要不然只怕性命不保……今年对你们十三飞鹰流年不利，寄语其它，还是乖乖安分守己的好！”说完这几句话，白衣人再不欲久留，径自转身而去。

盛小川连惊带愤，怒吼一声，脚下不及前进，便自倒地昏厥，人事不省。

白衣人长衣飘飘，一路潇洒行走，眼看着已夹到了朱蕾身前，后者吓了一跳，只管睁大了眼睛，向对方望着。

方才双方一番打斗，朱蕾看得十分清楚，白衣人一身武功诚然了得。

对于武功一门，她可谓一窍不通，只是与简昆仑交往以来，却也每每长了见识，白衣人竟能在举手之间，制伏了那个黑脸长发汉子，且是神采从容，举止闲散，神态大非等闲，与简昆仑颇为神似。

眼前白衣人渐渐来近，朱蕾一时大生张皇，吓得忙自闪身树后。

过去时日来，颇多的江湖风险，已使她简直不敢对任何事情存以幻想。除了简昆仑以外，似乎每一个接近自己的人大都存异图，眼前这个白衣人，谁又知道他是何居心？实不敢贸然搭讪。

却不知，白衣人一路走过来，正眼也不曾向她多看一眼，径自由她身边擦过，扬长而去。

朱蕾容他远远过去之后，才由树后闪身而出。

树林里暮色沉沉，冷风袭人。

一只怪鸟狐地叫了一声，忽地拍翅而起。朱蕾原已是惊弓之鸟，当此一下，直吓得惊叫一声，慌不选举步就跑。一口气跑了几百步，累得娇喘吁吁，越觉林木深深，尽是古怪，杯弓蛇影，较前番尤觉吓煞。

只觉得，对方白衣人诚然是可信赖的了。

一念之兴，举目四顾，越是不见对方踪影，顿时大生焦迫，随即再跑，跑跑停停，一面四下顾望，惶惶乎如丧家之犬，差一点要哭了出来。

所幸这片树林占地不大，跑了一程，林木渐疏，前面总算看见了空旷的田地。

出了树林，当前是一道驿道，两面是早已秋收后的早田，四下里空空旷旷，不见一个行人。

朱蕾惊吓稍去，却也忐忑不安地东张西望。

猛可里，身边一人冷冷笑道：“你在找我么？”

循声而望，白衣人就在身边。

倚着一棵树，白衣人光采灼灼的一双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直向她看着，分明近在咫尺，朱蕾竟是没有看见，忽地为对方出声道破，竟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一时只管怔怔地看着对方发呆。

白衣人哼了一声：“方才情形，你看见了，要不是我及时救你，你早已落在了那个人的手里……对方那人的身分也许你还不知道！”

朱蕾摇了一下头。

白衣人说：“有一个人，也许你听说过，叫七老太爷，你可知道？”

朱蕾顿时一凉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

这个人她焉能会不认识？要不是他，今天自己还不会落到这步田地，是以乍然听见七老太爷这四个字，也令她吃惊不小。

白衣人看在眼里，微微一笑，才自接道：“你大可放心，七老太爷已被人打成重伤。如今是生死不明，总算为你出了口气。”

朱蕾心里一动，暗忖着：你又是谁？怎么会对我的事知道这么清楚？

白衣人才自又接下去道：“我要说的是，刚才那个姓盛的，便是七老太爷手底下的人，他们是一路的，如果你落在他的手里，下一步……嘿嘿……一旦把你递解到了北京，可不比吴三桂的王府那么舒服了。”

朱蕾一惊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我姓燕——燕京的燕！”说时这人已缓缓举步，向朱蕾身前走来。

朱蕾退后一步。

那人伸手按了一下，站住道：“用不着害怕，我要是对你心存不良，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向你下手了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打算理我？”

想想也是，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恩人。再看看对方这个人一派斯文，却也不像坏人。总之，眼前环境已不容许她反复深思，说不定这个人简昆仑认识，是同路人也未可知？若是能借助他的指点，找着了简昆仑，岂不是好！

有此一念，朱蕾不禁忧心少释，索性放大方了。当下看着他，略似歉疚地道：“对不起……谢谢你刚才救我……”

白衣人一笑道：“算了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朱蕾左右打量了一眼：“我的马……跑丢了……”

姓燕的白衣人一笑说：“丢不了的，喏，那不是么？”随手一指，两匹马就系在林边不远。

白衣人点头含笑说：“正好我也要住这家客栈，我们就一块去吧！”说完，转身向二马行去。朱蕾在后跟进。再看二马之一，正是自己刚才乘骑的那匹小川马，只以为它跑失了，却不知对方这个姓燕的心思够细，竟然早就注意及此，倒是难得。

白衣人一面解缰。一面笑道：“你与我走在一起，方便不少，回头你就知道了。”

朱蕾忧惧稍去，又恢复了昔日的天真无邪。聆听之下一面翻身上马，在马上含笑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人缓缓策马，却是含笑不语。

朱蕾不免对他的顾忌，又自减轻了不少。

她常见的恶人，大都是有一张令人生厌的脸，观诸眼前这个姓燕的，虽然讳莫如深，却也举止中肯，并不讨人厌。眼下人生地陌，四面险象环生，正需要一个得力人在身侧效力，白衣人的适时出现，应是再好不过，且先随他一程，静观后效如何，再定取舍。

心里有了主意，朱蕾更加笃定，当下一言不发，催动坐骑，紧紧随在对方身后。

白衣人举止从容，并不轻浮。

“你一个单身少女，竟敢四下里胡闯乱走，若是有了失闪，如何得了？”白衣人边行边说，似乎早已把对方身分瞧了个透。

倒是朱蕾乍听之下，吃了一惊，倏地勒住了马，想了一下，继续前行。

微微一笑，她说：“你原来也瞧出来了？”

姓燕的哧地一笑：“那还用说，早在你看捏泥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了，后来姓盛的缀上了你，我却缀上了他，你只当天下有这么凑巧的事么？”

朱蕾没有说话，心里大生感激。

白衣人道：“吴三桂的五华山宫，防范极严，却是怎么会被你溜了出来？”

朱蕾暗忖着，此人果然对我知悉甚清，就连我被擒在五华山宫的事情他也知道了。原想实话实说，转念再想，顾忌风声外泄，害了陈圆圆。

“反正我溜出来了，你又何必多问？”

白衣人碰了一个软钉子，没有出声。

朱蕾忽然勒住了马，前面白衣人忙也停住，回身察看道：

“怎……”

“说了半天，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却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朱蕾满脸稚气地向他望着，却又进出一句，“也许你也是个坏人吧！”

白衣人哈哈一笑：“你看呢？”

朱蕾一双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转，摇摇头说：“看起来倒是不像，可是谁知道呢，这个年头，人心都变了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看那个吴三桂，岂不是相貌堂堂的一表人材，谁又知道竟会做出这种贻笑祖宗，丧心病狂的事呢！”

白衣人微微颌首道：“说得有理，最起码有一点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不是吴三桂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绝不会像吴三桂那样，做出出卖祖宗的事！”

“这样还不够！”朱蕾在马上坐正了身子，“你得说清楚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白衣人哼了一声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端着公主的架子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”

说罢掉头就走。

“慢着……”朱蕾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“是我错了，不该怀疑你，当你是坏人……”

白衣人挑动了一下长眉，笑道：“殿下这个坏人的论调，大有语病，有修正一下的必要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举个例子说吧！”姓燕的侃侃而论，“就拿这个吴三桂来说吧，我们当然当他是十足的坏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可是清朝的皇室，却当他开国的功臣，了不得的好人，这还是大而言之，如果谈到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可就更扯不清了，所以这好人坏人的论调，最是断言不得！”

朱蕾怔了一怔，生气地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天底下岂不是没有善恶之分了？”

“却也不能这么说……”姓燕的说，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总之，人的善恶，决定于他与生俱来的天性，既是生性如此，则为善为恶也就由不得自己做主，命中早已注定，这可就又牵扯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了……”

朱蕾摇摇头说：“你这个说法太武断、霸道，完全否定了一个人的后天努力，置道德学问于无地……”

“请问读圣贤书，行孔孟之道又为什么？一个人如果连善恶黑白部分不清楚，真正是空来人世一场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姓燕的白衣人发出了嘹亮的一声狂笑，气势昂扬地道，“收起来你那一套道德学问吧！这只是欺人自欺的一套玩艺儿，说来说去，还是我刚才的那两句话，人的好坏完全在他的生性惧来，什么道德学问，狗屁不如，一个天生的下贱胚子，就算他满腹经书，还是一样，反之为恶的手段，更高人一等，历史上这类例子多不胜数，数也数不清，至于那些开国君王，嘿嘿！成者王侯败者贼，更是不提也罢——窃国者侯窃钩者诛，人心世道原是如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话声微顿，随即又大笑起来。

原以为他是个斯文人物，岂不知几句话一经出口，才显出内里的猖狂气质，一时之间，朱蕾可真摸不清他到底是何方人物了。

这番高论，固然不无道理，她却觉得失之于偏激矫情，大大违背了她的仁厚居心，而且她深信人的后天努力，应是可以潜移默化，化顽劣而优秀，终成有用之材。

只是眼前却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，想不到自己的一句好人坏人，引发了对方如此一篇狂论，不过透过了对方的一番论调，她总算也了解到这人的一些为人。那就是，对方应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实力主义者，其为善恶，一凭自身的性情取舍，同时他亦是一个猖狂自大，唯我独尊的人。

这类人物，真的很难用单纯的善恶二分论来分别了。

想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向着他拱了一下手：“高见，高见，说了半天，我还是不知道阁下的大名，能够告诉我名字么？”

“不能！”白衣人摇了摇头，“不过，你已经知道我姓燕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朱蕾瞅着他，偏过头说，“不过，我相信这个姓应是真的。”

“啊？”姓燕的眼睛里显示着诧异。

朱蕾说：“最起码，你还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因为你原本可以随使用一个假名字搪塞我，可是你却没有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姓应该是真的！”

白衣人一只手扶着胡子，点了一下头：“你是个很聪明的姑娘，不过，且莫要过于自信了，要知道江湖上风险，人心可畏啊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随即带动手上缰绳，轻身前行。情势的发展，已使得朱蕾暂时只好跟着他了。

不过，她也有她的主意，目前的顺从并不表示就听任他的摆弄，反正自己心里总要放明白了才是。

天色越发的有些暗了。

附近几处农舍，已点起了灯火，炊烟缕缕，却是又到了晚饭时候。

朱蕾在马上左右盘想。实在说对于自己今天竟有这个胆子，跟一个陌生人一路同行有说有笑，却不觉得害怕，不能不自觉诧异，可见这几个月的江湖磨练，已把自己这个原是金枝玉叶的身子，磨得刚强了，短短的几个月，自己也曾经历了生离死别——人生最悲哀事，莫过于此，还会有什么放不开？不禁又使她想到了简昆仑，若是面前的这个人，换成了是他，那该多好？

转念再想，自己一路上都在拖累他，此番逃出魔掌，贵在自立，总要自己站起来，不要处处依赖他人，再看见了他，也要他看看自己已不再是以前的那般娇嫩荏弱……

这么一想，不禁在马上挺直了身子，一下子仿佛强大了不少。

却是，一个念头，忽然自心里闪起，便是那日简昆仑江上遇险，坠落江水的一霎，这时忽然地忆起，格外深刻，简昆仑颇似为七老太爷一掌击中，像是在中掌之后才坠落水里的……

一惊之下，她几乎呆住了。

马儿继续前行，由于白衣人的催动坐骑，朱蕾的马也跟着快了。

过去这么长的时间，每一想起简昆仑，朱蕾总直觉地认定他的存在，总没有想到他也有可能罹致凶险，眼前这个意念的忽然兴起，宛若醍醐灌顶，直惊得她冷汗淋漓。

“难道他已经死了？”这个念头的忽然萦系脑海，差一点使她由马上翻了下来。

情绪的起伏，对于一个人的困扰，竟是如此之大，朱蕾这一霎简直像被

人抽走了骨头那样的无力，魂魄儿幽幽离体，只觉着遍体发凉。

“完了，完了……什么都完了！”她在想，“要是简昆仑真的……死了，我还活着……干什么？”

心里越是急，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猛可里，一片光华，泛自当前，敢情是来到了海口市街之上。却见青石板道大街，两侧商家林立，行人熙攘，虽不若昆明那么繁华，却也相去不远。本地习惯燃点类如三角形的棉纸灯笼，一经悬起，前后衔接，宛若串串星辰。

云南原是我民族最称复杂之区，居民除汉族之外，尚有苗族、拉伧族、彝族、哈尼族、傣族、景颇族……等多到数也数不清，各族衣饰风尚，更多不同，走在街上形形色色，有心驻观，足能看得你眼花缭乱，至于各类杂样小吃更是不尽一一，不一而足。

前行的白衣人忽然勒住了马，用手上竹鞭向着前面一座高大屋宇指了一下：“就是这家客栈，地方到了。”

朱蕾才似一惊。打量那家客栈，倒似有些规模。

门前扎着个孔楼，悬匾是海口老栈，几个小伙子正自忙着收回来客的座骑。

姓燕的略一打量，即向朱蕾道：“他们有人来了，若是问起，一切我回答，你别说话也就是了！”

朱蕾这一刻只是盘算着简昆仑的安危死活，聆听之下，未置可否。

却见一个身着夏布长衫，手面白净的买卖样人，同着一个小伙计一路过来。眼睛望着白衣人，抱拳道：“燕……先生么？小号接驾来迟……请勿怪罪！”

白衣人哼了一声，点点头：“房子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燕爷放心，上房两间，一切都安置好了！”

白衣人又哼了一声，回头指向朱蕾道：“这是本门的一个贵客，不可怠慢，小心接待了！”

“是是……”那人一连串躬身应着，转向朱蕾打躬道，“小人尚喜奎，相公多多关照。”

朱蕾含糊地应了一声，即由对方亲自牵着马缰，导引前进，一直来到了海口客栈。

这家客栈招牌甚老，规模又大，由于地当滇池滨侧，水陆要冲，另外更有一项外人不知的隐秘，是以开张以来，生意极佳。

当下朱蕾与那位燕先生，在夏布长衣尚喜奎的带领下，进入栈门。

却见一列数人——本栈的主人、账房、管事先等匆匆自门内迎出……

“燕先生来了！”

“燕大爷……”

称呼不一，人人打躬问好，执礼极恭。

姓燕的只略略地点着头，那一副神态俨然长官之校阅视察部属，真个派头十足。

朱蕾虽是心里奇怪，但是一颗心尽自惦着简昆仑，却也未加深思。

尚喜奎原来是客栈主人的儿子。父亲叫尚宾，一副瘦骨嶙峋，弯腰驼背，甚是其貌不扬。父子二人对燕先生都极力恭敬，在他二人带领之下，旋即步向内院。

燕先生在前，朱蕾在后。踏过人声乱嘈的前面客舍，迈进到颇称精致、

静雅的上房别院，一串明灯，点缀长廊，晚风送爽，飘散着阵阵花香。更有那阵阵丝竹，姐儿卖唱的婉转歌喉，声声传送，隐约在耳。

朱蕾极不喜欢这种情调，南明在金陵之终，便有此一片亡国之音，不旋踵间，这里也染上了此一派淫昵习俗，国人竞相贪欢，追逐声色，不思谋复故国，明室亡矣！

她由是想到了哥哥永历皇帝，此刻正不知流亡何处？在哪里安身？这个突然的意念，使她为之一振，终而取代了先前的儿女情长，心香一瓣，遥寄皇兄，却是在哪里才能找着他？与他相会？

燕先生同着尚氏父子踏进梨花遍生的月亮洞门。朱蕾刚要跟进，却打侧面来了几个人，其中一个身着华服的白脸胖子，忽地停下了脚步，直认着朱蕾脸上，看个不已。动作过于明显，使得朱蕾亦不禁停步回望过去。

对方共是三人——一个打着灯笼的伙什，下剩二人，除了直眉竖眼向这边傻看的那个白脸胖子以外，还有个个头儿挺高，貌相清瘦的瘦老人。

一胖一瘦两个人都衣着华丽，气势不凡。

瘦老人目光初及朱蕾的一霎，也似愣了一愣，紧接着即省过念来，用手拉了拉身边胖子一下，相继而去。没头没脑地被人家这般瞅上一顿，朱蕾自是心里纳闷。前行的燕先生因不见她跟来，便自折回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朱蕾说，“那个人……”想想也就算了。

燕先生道：“哪个人？”

“没什么啦？”随即转过身子。

一片夜月，照射眼前绿琉璃的瓦面，点点晶晶，颠颠荧荧，透过侧面那一片老松树枝杈所形成的阴影，恰似一天流萤，明灭于深邃的夜空之间。

趴在窗棂上，怅怅地向外面望着，也不知道在这里怅惘有多久了。

今夜，她翻来覆去，在床上总是睡不着，脑子里乱极了，一会儿想东，一会儿想西。即使眼前这一步，也叫人愁。

这个性燕的他到底又是干什么的？自己跟着他总也不是个办法，又算是怎么回事？她不禁思忖着，自己身分既已为这姓燕的识破，也就不必瞒他，明天白天不妨对他明说，自己此行，目的是投奔永历皇兄，如果他愿意护送一程，自是感激不尽，否则亦烦请他指示一条明路，也就不再麻烦他了。那是因为她认定这个姓燕的，既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且又外表举止斯文，应当不是一个恶人。

人对于有恩于自己的人，总是心存好感，除非这个人已被认定为恶迹昭彰，实在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居心，对于燕先生这个人，朱蕾毋宁是抱持着好的一面，他的出现，多少与那位笑里藏刀的七老太爷应是有所不同。

她宁可再上一次当，也不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这个天底下不应该只有一个筒昆仑，应该还有的是……

像是刚才看见的那一胖一瘦两个人，尤其是那个白脸胖子，直眉竖眼地瞪着人家看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，可得小心防着他们点儿……念头刚转到这里……

一阵风起，打瓦檐间刷刷地飘落下几片枯叶。便在这一霎，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。

一条人影，长空一烟般地白地上升起，却似燕子般的轻巧，落在了对面那片闪有点点星光的瓦面上。

朱蕾心里一惊，慌不迭把头收了回来。她原本是趴在窗棂子上，却深怕对方那个夜行人看见，慌不迭关上了窗户，却留下一道缝，向外偷看。

果然那是一个人。好快的身子！皎洁星月之下，这个人真同燕子一般的轻灵，在那片绿琉璃瓦面上倏起倏落，星丸跳掷般，转瞬间已自前后踏行一周。

月光之下，依稀可以分辨出对方穿着一袭白色丝质长衣，闪闪而有光泽。

朱蕾屡经大敌，却也见识过不少武林中的奇人，诸如简昆仑以次，各有绝学，也就不以为怪，要不然像眼前对方这等轻巧，宛若鬼影的身法，真能把她吓傻了。只是这个人的身法，确实也忒快了一些，倏乎来去，直看得眼花缭乱。

朱蕾所居住的一座楼台，位当两侧，楼高二层，无论建筑式样、格局气势，都甚有可观，尤其是四面飞檐，翠翘曲琼，高插当空，其上碧瓦映月，很有些深宫古刹意境。

即在朱蕾第二次向外窥伺时，才自觉出对方夜行人显然已来到了眼前。像是飞燕掠空，那么快捷的惊鸿一瞥，那个人已腾身而起，落在了斜面飞檐之上。

朱蕾慌不迭身子向后收回，吓得贴壁站立，连大气也不敢喘，一双眼睛，却不禁然直直向外盯着，其实双方距离甚远，大可不必如此紧张。

偏偏是好戏上场，想要不看都不行。

对方夜行人已经证实，正是方才进来时所遇见的那个锦衣胖子，倒是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会有如此身手。

就在他飞身直起，一脚踏向飞檐的一霎，一条人影，霍地由正面屋檐蹿起。随着这人的突然现身，嘴里轻叱一声：“着！”

一口锋芒四颤的柳叶飞刀，发自这人扬起的右手，哧！一缕疾风，划开了夜空一线，陡然间，已飞向锦衣胖子前胸要害。

锦衣胖子身手端的不弱，眼前这一霎，他连身子都未及站稳，一只脚尖方自找着了飞檐一角，即见他身势霍地向下一矮，双手居中而合，啪地一声，已把来犯的飞刀夹于双掌之间。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！紧接着锦衣胖子的双掌猝翻，嗖……那一口夹在两掌之间的飞刀，已自反手飞出，夜月里有似流电一道，已奔向后来那人的正面咽喉。

朱蕾吓了一跳，倒不是这口飞刀如何了得，却是后来的那个人，那张脸一经入目，令她心里一惊。

燕先生！正是与自己同行住栈的那个姓燕的。

燕先生很可能早已对那个锦衣胖子留了仔细，绝不容许他对朱蕾有所异图，因而对方甫一现身，便自落在了他的观察之中，双方乍然相见，燕先生便发出飞刀，却不意对方锦衣胖子，非但轻功了得，收发暗器的手法也高人一等。

眼看着空中飞刀呼啸声里，已飞临燕先生咽喉要害，却为他右手翻动之间，仅以一双手指，即拿住了来犯的藏刃刀锋。

锦衣胖子一声轻笑道：“好手法……”话声方出，略胖的身子已自飞檐一角球也似的弹了起来。不退反进，起落之间，快似鹰隼挟制着大风风力到了姓燕的身边。随着他一式灵巧的翻天掌势，呼地一掌，直向燕先生顶门上拍来。姓燕的焉是好相与？几乎斜出如刀，直穿向锦衣胖子的左肋，双方势

子看起来是一样的疾……却是不知怎么一来，竟自错了开来。

锦衣胖子侧身游掌，用孔雀剔翎的一招，反拍姓燕的前身。姓燕的哼了一声，身子一连闪了两下，捷若电光石火般已自闪出了丈许开外。

由于他闪动的势子极快，竟使得锦衣胖子待将发出的一招杀着，形成泡影。

对于姓燕的这般身法，确实使他大感吃惊。紧接着，胖子的一式旋身飞转，疾若飘风，呼地再一次逼向燕某。

两个人身法看上去一般的快，无分轩轻，堪称绝配搭档。四只手叭地迎在了一块，这才是实力的一击——力道之下，一胖一瘦两个身影，各自腾身而开，相距在丈许之间。

一击之下，各自领教了对方，四只眼睛里，俱显现出无比的诧异。

“阁下好纯的功夫！”姓燕的沉声道，“如此身手，绝非无名之辈，敢问大名上下，燕某人洗耳恭听！”

锦衣胖子聆听着对方报出了姓氏，颇似恍然大悟，嘴里噢了一声，却把一双精华内蕴的眸子，频频在对方身上转动不已。

“失敬，失敬……”胖子抱起了一双胖手，“我当什么人如此了得，原来是飘香楼的朋友，这就难怪了，贵门主人柳先生早年曾有一面之缘，转瞬十年，身体尚佳否？”说时一双肥手不自禁地又自拱了一拱，那一枚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，映以月色，荧荧作光，甚是惹眼。

姓燕的冷冷一哼：“足下好高的招子，凭什么认定了我是飘香楼的来人？”

“哈……”胖子仰天一笑，“除了飘香楼的来人，什么人有如此身手？如果我的老眼不花，朋友当必是贵门第二号人物，花叶双堂之一金叶堂的堂主，金羽燕云青，燕堂主了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姓燕的听对方一口道破了出身，半天没有吭声。

胖子嘴里所谓的花叶双堂，便是万花飘香门中的飞花、金叶二堂，前者堂主是时美娇，后者便是眼前这位燕先生了。

在万花飘香一门，人才济济，武功精湛者多不胜数。其组织过程以次而减，计为一楼、二堂、三坛、四门、七十二舵，再下面更是无数分舵。以此设想，若非有极出色的精湛武技管理才能，万不能被任为仅次于柳氏本人之下的第二号重要人物，燕云青此人的能耐，也就可以想知，当然绝非等闲之辈。

据实而论，金羽燕云青这个人在万花一门，最是收敛自爱，不与人争，他这金叶一堂，掌握着万花门一门近万人的生计出息、命脉，大江南北的买卖行号经营，多赖其维持，眼前这座客栈说白了，也是他经营之下的买卖之一，是以才会有如此一番隆重接待。

锦衣胖子一口道破了对方的行藏，似已猜知了下面的不能善罢甘休，他却是有胸有成竹，迎着月色，一副笑脸盈盈，形状甚足潇洒，所谓的悠悠雅量。

燕云青当然知道对方的非比寻常。沉默了半天，他才微微点了一下头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便是燕云青，请问足下大名？”

胖子嘻嘻一笑：“飘香门里的朋友，大多恃才而骄，眼睛里哪会有我们这号的俗人？得了，今夜就到此为止，咱们后会有期吧！”

说完，后退一步，陡地身而起，有似浮云一片。

呼……飘出两丈开外，不偏不倚，恰恰来到了朱蕾居住处窗前瓦面。燕

云青顿时一惊，他早就留意及此，自不容对方有此侵犯。“足下太客气了，慢着！”话出，人起。

呼……身似流云翩跹，起落之间，已落在锦衣胖子身前。如是情况，胖子想要向朱蕾居室跨进的可能性顿时为之大大降低，非但如此，即使他想退而抽身也是不易。

胖子愣了一愣，只瞧着当前的燕云青翻看白眼儿：“燕堂主，你这是？”

“用不着给我装疯卖傻，燕某人眼睛里可是揉不进砂子，你的来意我知道。”

“哟……这是说……”

“你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大家心里有数。你知我知，说白了反而俗了！”燕云青目光灼灼，直逼对方道，“干脆一句话，有我姓燕的在场，就容不得足下心存妄想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不是？”

燕云青已现出了咄咄逼人气势，胖子却是一副突梯滑稽，漫不经心模样，姓燕的越是认真，胖子越是随便。

话虽如此，即使这样，却并不能稍缓眼前已经形成的形势。形势的发展已使这一双并世武林奇人，必要见个真章了。

面对着燕云青的咄咄逼人，锦衣胖子忽地向侧面迈了一步。

却不意就在这一霎，对面的燕云青已自施出了厉害杀手。随着他的身子一闪，疾若飘风似的已贴向胖子身边。

人到，手到。咕噜噜……随着一式大袖挥扬，一只有手，五指箕开，直向锦衣胖子胸前拍来。

两个人其实早已较量上了，只是外面看不出一些儿征象罢了。这一霎的忽然出手，自是非比寻常。

燕云青这一掌绝非寻常，除了本身极见精湛的功力之外，更混合了飘香门柳氏的掌法蝶恋花绝窍，掌势递处，如蝶恋花，霎时间幻为一天蝶影，锦衣胖子整个前胸五处穴路，全都在照顾之中。

面对着当前的一霎，锦衣胖子着实不敢大意，喝叱一声：“好！”呼地一掌拍出，第一掌有分花拂柳之妙，以至于燕云青那么巧妙的障眼手法，未能发生实效。

两只手再一次迎在一块。

这可是深具功力的一击。

两个人像是功力全都卯上了。一击之下，像是粘在了一块，紧接着蓦地腾身而分。

刷地向两下里分了开来。有如银丸抛掷，噗地飞身而下，锦衣胖子借力施力，已脱身数丈外。

这一面瓦面陡斜，琉璃瓦滑不留足。

不知道是有意或无意，胖子身子方一落下，紧接着一个骨碌，直向楼檐下坠落。却在将下未下的一霎，胖子右手翻处，发出了一口飞刀——这口飞刀的出手之势极其怪异，宛若飞蛇一道，取势迂回。嗖然作响声里，直向燕云青正面飞来。飞刀出手的同时，胖子已如同流星下坠般直由瓦檐上滑落下去。

这却是燕云青所极不愿意见到的。可是胖子的去势那等突然，简直无能阻止，就在他施展摘花妙手，巧妙地拿住对方那口刀的一霎，只觉着指上一震，那一口不及二指的薄薄刀身竟似蛇般的滑溜。突然地由他拿捏的二指间

滑了出来。

这一手，正是锦衣胖子的狡智安排，算准了对方将以何等手法，多少力道来接住飞刀，特意加重了掷出的劲道。

以燕云青之缜密老练，亦不禁措手不及，一惊之下，再想着力拿住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像是一条小小银蛇，蓦地由他指间滑了出来，快若闪电，在燕云青简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之前，已由他颈间绕了过去。

哧……拉长了尾光一线小小飞刀，琤然作响，摔落在琉璃瓦面上，爆出了呈光一点；却在燕云青颈项右侧，留下了寸余来长的一道血口。

“哼！”燕云青忍不住怒哼一声，身体连闪，捷若飘风已扑向檐边。对于他来说，不啻是生平的奇耻大辱。

目光掠处，对方锦衣胖子，正自施展杰出轻功，掠向对面庭院，身法至为巧妙，起落纵跃，兔起鹘落，转瞬之间，已临向高大院墙。

时机一纵即逝。

若是任锦衣胖子脱墙而出，再想追他可就难了。再者，这一口怨气怒火，万难下咽。

怒火攻心下，燕云青再不迟疑，冷笑一声，长吸一口气，陡地自数丈高的飞檐一角纵身而下。

这就中了胖子的调虎离山之计。

第二十七回望断云山多少路

窗扇之后的朱蕾显似有触目惊心之势。她的眼睛一直就紧紧盯着瓦面上搏斗的两个人，直到这一霎，才自喘过气来。匆匆关上窗户，坐下来，独自感觉着一颗心怦怦跳动不已。

真正没有想到，眼前世界竟是处处布满了陷阱。那个胖子，好没来由，料是意图对自己不利，若非是燕云青及时出现，说不定自己已落在了他的手里，以后的下场，可就难以预料了。

心里这么想着，越是害怕，赶忙站起来去看看是否上好了门闩？却不意，她的手方自触及门上，那两扇原是合拢的门扉忽然为之敞了开来。

一阵风，迎面而袭，风势里夹着个人的影子，鬼魅也似的闯了进来。

“呀！”朱蕾简直吓昏了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差一点摔倒地上。

由于熄灭了灯，房间里黝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进来的这个人，鬼也似的机灵，朱蕾一惊之下，仿佛感觉着对方这个人，有着瘦削的身材，下巴上留着胡子，是个干巴老头儿。

也只是这一点模糊的印象。

“你……”出声未已，那个老头儿已再一次扑了过来。

朱蕾心里一急，抓起个枕头往对方身上就砸，自是无济于事，即在老人陡然转动的袖风里，朱蕾只觉着肩上一麻，随即动弹不得。

来者这个干巴老头儿，当然不折不扣的是个人，且是个身负奇技的武林异人。先时那一式袖风扫拂，略含着武林中奇异的拂穴巧妙手法，朱蕾自是莫名其妙。

“对不起！先忍着点儿，老朽失礼了！”右手乍翻，已把僵硬直立的朱蕾拦腰夹起。

仓猝里不失仔细，就连朱蕾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小包裹也不曾遗忘，随手操起，飘身门外。

朱蕾身子虽是不能动弹，更加有嘴难言，心里却是明白得很，眼下在老人挟持之下，不要说意图挣扎，简直连转动都难。

瘦老头儿身法极是巧妙，即在他一连串地起落飞纵之下，已飘身数丈外。

紧接着腾身而起，呼地拔起来三丈来高，落身于客栈高楼偏向右侧的楼角之上。

月黑风高，玉宇无声。

老头儿虽说是手里夹着个人，却丝毫无碍于他的身法行动，眼前身法极是快捷，踏瓦行脊，如履平地，感觉着他似有向栈外逸出之意，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，蓦地向后一收，一连闪了两闪，藏身于一面阁檐之下。

朱蕾虽是心里着急，偏偏动弹不得。

老头儿的这个怪异举止，使她大感奇怪，正自狐疑，瓦檐间人影闪动，现出一个人来。

燕云青。

朱蕾心里一动，大喊一声，却是张口无声。想要弄出点声音来，更是力不从心。

这位万花飘香门的金叶堂堂主，此刻无异是在极度愤怒之中，看来像是已经发觉到了朱蕾的被劫遗失，再加上本身的负伤，为人愚弄，自是怒气攻心，以他素日之沉着冷静，万万不应有此一失，偏偏一时大意，昧于自信，

才致会中了对方的联手诡计。

真个是说说不出的懊恼沮丧！

夜月下，只见他倏起倏落，有如跳动星丸，霎时间已数度往返，犹自心有来甘，频频眨动着一双光华毕露的眸子，四下眺望逡巡不已。

挟持着朱蕾俯身于阁檐下的老头儿，却是好涵养，既不出声，更不移动，只是静静向对方注视着，深邃的眸子显示着沉着机智。

如此，双方耗了好一阵子，燕云青才似失望地转身自去。耸身一纵，消逝于黑夜之间。

又等了半天，老头儿才悄悄站起，向朱蕾龇牙一笑，随即将对方拦腰抱起，一股轻烟般腾身而起，消逝于院墙之外。

瘦老头儿身法绝快，一路上夹着朱蕾倏起倏落，似有老猿奔林之势。

感觉着他那只手腕，力逾精钢，朱蕾即使没有为对方闭穴于先，也休想能挣脱分毫。

片刻之间，已奔出里许光景。

老头儿非但脚程奇快，体力更佳，夹抱着朱蕾，丝毫也没有一些疲态，更似越来越快，俄顷的当儿，眼前已未到了一片树林。正是朱蕾来时乘马，邂逅燕云青的那一片稀疏树林，只是却较诸来时更为黑暗，人行其间，简直如坠身于大团黑雾之间，哪里能分辨一切？

却是，这个老头儿，宛似生有一双夜眼，行走其间丝毫不见迟蹇，依然速度奇快。

朱蕾一眼纤腰，在对方挟持这下，酸疼难当，简直像是要断了，对方却只顾行走，毫不停留。她心里真把对方恨极了，决计在对方放下自己，解除穴禁的一霎，拼上一死，也要给以颜色，以消心头之恨。

又是一阵子疾走，耳边上听见了流水之声，敢情来到了水边，正是朱蕾日间乘船过渡的滇池。

呼呼池风，吹袭在人身上，颇有几分凉意。

老头儿一径驰近池边，才自定下脚步。左右顾盼了一下，卷动舌尖，打了一声急哨。

水面上浪花一响，一叶小小篷舟，随即来到眼前。

浪花打点里，舟上亮起一盏纸灯，一个身披蓑衣的舟子，手摇长橹，向着岸上泊来。

瘦老头性子甚急，不等来船靠岸，即行夹起朱蕾，腾身跃起，落向船上。

摇船的舟子，不待招呼，随即把篷舟划向湖心。

老头儿呵呵一笑，轻轻把朱蕾放置船板，才似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多有开罪！”举掌一击，拍向朱蕾肩头，解开了她身上穴道，朱蕾只觉得心里一阵恶心，哇地呕了一口，便自倒了下来。

摇船的舟子，乍见之下，不禁吓了一跳，慌不迭闪身来到眼前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一说话，好生耳熟，纸灯下，对方那一张富态的白脸，顿时令人忆起，正是那个锦衣胖子。

至此，这胖瘦二人的身分，已是呼之欲出。只是朱蕾却并不深知，却把两个人恨入骨里。

只当是闭穴过久，岔了气儿。

锦衣胖子好心欠身探看，却不意船板上的朱蕾蓦地翻身坐起，一掌直向

他脸上搨来。

一旁的瘦老人笑喝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锦衣胖子何等身手，倏地向后一闪，朱蕾已自打了个空。

她却认准了一旁的瘦老人，猛扑过去，举手就抓，老头儿哟了一声：“好厉害！”身子一缩，朱蕾可就又抓了个空。

却不意朱蕾性子刚烈，自以为二度落入敌手，凶多吉少，如其落入清帝或是吴三佳之手，倒不如自寻了结的好，心里早经盘定，眼前也就不再迟疑，当下凝然举目向着胖瘦二人怒视一眼，倏地纵身而前，直向着浩瀚池水投落下去。

瘦老人怪叫一声：“施不得！”刷地闪身而前，一把抓住了她的后衣。

朱蕾用尽气力也挣脱不开，又急又气，回过身子大发雌威，却是又被瘦老头儿抓住了两只手。“你……这个老贼……放开我……”

越是力争，对方抓得越紧，小小篷舟，只是在水面打转，溅起来大片浪花。

“好烈的性子！”瘦老头呵呵笑道，“你这是要寻死么？”

白脸胖子一脸茫然地道：“这又为了什么？”瘦老人嘿嘿笑道：“为什么？把你我两个当成了贼了！”

朱蕾死既不能，挣又挣脱不开，娇喘吁吁的只是向对方二人怒目瞅着。此番心里，她早已打定了主意，绝不愿再次落入吴三桂手里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决计寻死，一时只管向二人望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白脸胖子这才明白，哈哈一笑：“原来如此，早先在吴三桂的五华魔宫，殿下你大可一死百了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故人在望，却要寻死，岂非古怪，这又为何？”朱蕾看着他愣了一愣，冷笑道：“少胡说八道，你们又是哪里来的？”

胖子一笑道：“好说，我们要是说出了来历，保管姑娘你就不想死了。”

“对了！”瘦老头干咳一声，“不相信我们就打一个赌，大姑娘你只要答应我们暂时不要寻死，等我们说明白了你要是再想死，我们决不拦阻，一定要你称心如意就是，好不好！”说完，他便真的把抓着对方的一双手松开，闪身退后。胖子连连点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

话虽如此，两个人却也提高警觉，防备着对方的事发突然，只是以他二人一身武功，身法之快速利落，朱蕾即使想要纵水寻死，却是不易。

这么一来，朱蕾倒是暂时不想死了。

“哼！”她冷冷向眼前胖瘦两个人望着，“哪个人又相信你们的鬼话？有什么话就只管说吧！”

瘦老人哼了一声，看向身边的白脸胖子道：“老四不来，把一个烫手山芋落在了我们手上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如何向他交代？”话声一顿，随即向朱蕾翘着一把山羊胡子道：“我们也不愿管你的闲事，是因为我们一个结拜的小兄弟，为你神魂颠倒，几次三番想到五华山宫去救你，前几天差一点还赔上了小命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不能不管了！”

白脸胖子这时也已脱下了伪装的蓑衣，摘下大笠，现出了原着的银色锦衣。聆听到此，他随即插口笑道：“我们这个结拜的小兄弟姓简，姑娘大概不会陌生吧？”

朱蕾蓦地眼睛一亮：“简昆仑？”

“对了！”胖子笑眯了两只眼，“怎么，你还要跳寻死么？”

朱蕾脸上一红，却是说不出的兴奋，左右顾盼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胖瘦二人相视一笑，并不急于回答。

“真……的？”朱蕾看着二人，忽似泄气地道，“别是故意在骗我……吧？”

瘦老人道，“错了，咱们老哥儿啥都学过，就是没有学过撒谎，不像那个姓燕的，差一点把你给骗了。”

说话的当儿，船歪了，瘦老人赶忙跳过去，把住了橹，此时此刻倒是不虞朱蕾再寻短见。

朱蕾冷眼旁观，察言观色之下，心里渐渐有些信了，自个儿走到篷舱下面，一言不发地坐了下來道：“你说那位燕先生他是……”

瘦老人一面摇船，聆听之下冷笑道：“简昆仑以前可曾给你说过，有个叫万花飘香的门派？”

“噢，有……”朱蕾突似有所忆及，“他们的头子叫柳蝶衣……”

“对了！”锦衣胖子一旁搭腔道，“这个姓燕的就是他的手下最厉害的一员大将，要不是我们来得巧，姑娘若是被他带走，落在了姓柳的手上。唉！这一辈子可就别打算再出来了……”

“岂止那个燕云青是飘香门的！”瘦老人接着说道，“便是姑娘刚才住的那家客栈海口老栈，也是他们属下兼营的买卖。”

“啊！”朱蕾一惊之下，便自不再吭声。

回想方才同着姓燕的初进客栈时，客栈主人等一行列队欢迎，对姓燕的巴结讨好的情形，瘦老人这番话料非虚语，再以此印证他二人方才所说一切，当非虚假的了。

锦衣胖子亮起了火折子，点着了一盏油灯，篷舱里总算有了些亮光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声音里终于有了缓和，类似歉疚的，朱蕾向面前的锦衣胖子看着。

“我姓宫——宫天羽！”胖子伸手向着摇橹的瘦老人指了一下，“他姓秦，秦太乙，简昆仑是我们新近结义的兄弟，他的心意，也正是我们的心意，姑娘你放心吧，见面以后，我们一定设法，让你们兄妹团圆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甚是得体，不免一时触动了她的伤怀，心里一阵子发酸，竟自落下泪来。

当下二人，又把与简昆仑共战七老太爷与宝二爷等一番经过说了个大概，朱蕾以之印证当日在五华山宫听到有关七老太爷受伤不起的传说，越加相信一切都属真情。

想不到此番误打误撞，绝处逢生，竟会遇见了一双救星，听到了有关简昆仑的讯息，从而共图大业，见面在即。同时与分散多年的哥哥，也将会面，该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！这么一想，顿时化悲为喜，便自有一句没一句的也与二人聊了起来。

夜色更黑，滇湖水面上蒸腾着层层雾气，偌大的湖上只有几点星星之火，明灭于沉沉雾气之间。这里民风纯朴，滨湖居住的渔民，更习于夜晚操作，一盏孤灯，一面旧网，伴以漫漫长夜，岁月之清苦，也就不难想见。

秦老人与宫胖子要去的地方，是上游的昌谷，之所以反其道而行，正是有意躲避金叶堂堂主燕云青的纠缠。盖因为昌谷与吴三桂五华山宫所在的昆明，近在咫尺，朱蕾新近方自五华山宫脱困而出，万不会再回头涉险。其次，简昆仑与方天星也在那里，自有会合见面之必要。

有了新的理想，再加上与心里一直惦念的恩兄简昆仑就要见面，朱蕾久悬的一颗心，至此总算放了下来。心里一松快，耳听着和谐的乃桨声，不知不觉，便倚身船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天光早已大亮。

一抹深秋的枫红，遮住了篷舱半面，渗透而入的天光，便着了些胭脂似的妩媚。

小舟在静波里微有起伏，时有清风，传送着沁人心脾的湖上空气。

昨夜倚舱而眠。一觉醒来，才自发觉到换了地头，不知何时，舱板上褥垫铺陈，枕被俱全，虽不华丽，却极洁净，显然新制，倒也难为他们了。

这般的夜宿湖舟，前所未有的，真个是破题儿头一遭。费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把昨夜的经历细细想了一遍，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感受……年来的伶仃飘泊，随波逐流。真是居无定所，四海为家，真要是心怀自怜，这把眼泪便是流上三天也淌个不完。

每一次她总是激励着自己，要坚强一点。这国破山河在，恨别鸟惊心的感伤，其实正是每一个苦难的汉人的眼前遭遇，又何是自己独然？

每一回，她都激励着自己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在明室回天乏术的此刻，协助哥哥永历皇帝，为既倒的家国做一番最后的挣扎、努力……即使为此丧失了生命，求仁得仁，也应是无所遗憾。

她随即掀开被子，翻身坐起，耳边上听见波涛拍打着岸边的声音，另外还有鸟声啁啾。一只小小的翠鸟，甚至于就栖落在眼前船头，不时地鼓动下颌，发出清脆悦耳的串串鸣声。

甜美的一夜酣睡，带给了她一个清新明亮的早晨，甚至于对于自己今后整个人生，也似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
她却又兴起了一种少女的娇情，像是一道闪电，脑子里闪烁着简昆仑轩昂的人影，难以忘怀的深情注视……曾几何时这些微不足道的昔日琐碎，一旦在彼此分离之后，竟然形成了如此坚固的内心形象，化成支持着她的生命勇气的一种动力来源了……想到双方的即将再见，直似有无限鼓舞。

既然伪装形象已被折穿，干脆还我初服，那个随身的小包袱，就带有一套女人的衣服。

先到船头上嗽了嗽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秦老头、宫胖子两个人大概自觉碍事，远远地避开了。

朱蕾随即把衣裳换好，映着湖水照了照，依然明洁如昔。

这附近有大大小小枫树林子，时值秋深，红叶初染，看过去就像是一片火海那样的渲染，林子里流水淙淙，时有小风，掀动着重重红潮浪影，却是最好的天然掩饰和屏障。

一个姑娘人家，尤其身边同着两个男人，料理起来，总是不大方便，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两个人才特意的避开了。

就在林子里，朱蕾把一切料理清爽干净，就着清冽的山泉，洗漱一净，一下子全身舒畅极了。

此番遭遇，前所未有的，以一个金枝玉叶的皇室公主，沦落至今的情况，其间过程，尤其是其本人的一段心路历程，真不足为外人道及，著非是一股倔强的意志力量在激励着，真个难以适应。她却能甘之若饴，诚然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这两个人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到处看不见影儿。

朱蕾由树林里走出来，左右转了一圈，找不着他们，又趑回树林子。

这一回可找着了……霍然，一个人当面就站立在眼前，由于出现得突然，朱蕾不禁吓了一跳。

面前人，一袭青色缎子长衣，上面绣着朵雪白的荷花，其人长身玉立，粉面朱唇，眉长目秀，一只手攀着截树枝，状似悠闲。指细腰纤，俊是俊点，却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劲儿，一个男人家生成了这番俊俏模样，真有点替他臊得慌。

也说不出什么原因，朱蕾心里一阵忐忑不安，直觉地感觉着对方那一双珠藏百媚的眼睛，邪气得很，慌不迭地把目光转向一旁。

过去随父亲永明王在桂居住时，家中供养着许多乐府舞工杂伎，很多都是由具有色相的男人充任，这些人久习女艺，以媚取人，日久天长，不自觉而女态十足，望之雌雄莫辨，以印证当前此人，倒还有几分神似。

只是眼前这一人，却似于妩媚之中，别有威仪，显然与彼类纯作女儿之态者不可同日而语，从而使朱蕾一睹之下，为之大生警惕。何以，这个人在匆匆一睹之下，即令她心生觳觫，却是她未及细想。

未遑多言，只当没有看见，朱蕾低下头，偏过身子，取道再走。

对方那个人身子一横，又拦在了她面前。

朱蕾倏地回过身子来，想回到船上，却不意，这个人身法好快，不知怎地，身子只是一闪，又自拦在了她面前。

这可就绝非偶然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朱蕾忽地抬起头，狠狠向对方这个人瞪眼。

对方不温不火，一派从容神色，却只把一双光华的的眸子，频频在朱蕾身上转动不已。

“你就是朱蕾，人称九公主的吧？”

说时嘴角牵动。颇为邪气地笑着：“怪不得简昆仑为你神魂颠倒，甘作不贰之臣，果然不落凡俗，有些儿姿色。”

朱蕾脸色一红，大为不悦嗔道：“你是谁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拦我的路？”一面说，举步便闯。

对面人偏偏不让，长躯一挺，即有大股力道迎面迫来，朱蕾被迫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不用说，又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环绕着她左右四方，真正是能人辈出，简直没有一个是好惹的，眼前这个更不知是什么路数，偏偏秦、宫二位又不在眼前，若有失闪，如何是好？

心里一惊，朱蕾真是有些儿着慌。转念一想，她却又稳住了乍惊的情绪，只是睁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向对方瞅着：“为什么不要我走？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这个人笑了一笑，“其实也不妨告诉你实话，我跟简昆仑打了个赌，要把你抢到手里，却不想让人着了先鞭，晚到一步，你竟自落在了燕大哥手里……”说着，这个酷似妇人的俊俏男人又自笑了。

“你还真有办法，又给你逃了出来……”俊俏少年说，“我与燕大哥有同门之谊，自不便从他手里把你硬抢出来，现在情形可就不一样！活该你落在我的手里，公主殿下，你意下如何？是想反抗不从，还是乖乖就范呢？”

朱蕾一听他自承与那个姓燕的有同门之谊，不用说，当然他是来自万花

飘香门里的人了。

偏偏是这般要紧关头，秦、宫二人竟是不在身边，又怎么是好？

心里越急，越摆出一副从容不迫神色，“这么说，你也是来自万花门里的人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俊俏少年含笑点了一下头，脸上却不无诧异，“你也知道万花门？”随即点头笑道，“原来简昆仑都告诉你了……他还告诉你些什么？”

“多了。”朱蕾向着林外湖边眺望一眼，多希望秦、宫二人能出现其一也就好了。

这个动作，引发了对方一些好奇。

俊俏少年回头看了一眼，一笑说：“船上没有人，我早就看过了，划船的艄公也不在。”

朱蕾心里一动。

原来对方并不知道，自己身边跟随的秦、宫二人。一个念头，电也似自心头闪过，以秦、宫如此老练，更具有这般身手的异人，何至于会如此大意，听任自己落在眼前这人手里？岂非有些悖于情理？

若是……他二人又在哪里？或是事先已发觉到了此人的来临，特意藏匿一边，伺机而动？心里还在想着，不禁稍释忧怀。

俊俏少年又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万花门，当然也应该知道万花门的势力浩大，凡是我们所决定要做的事情，无论如何一定都会达到。

“那可也不一定！”朱蕾嘴角牵动着一丝冷笑，“最起码，就有两件事情，你们没有办成功，甚至于很丢人现眼。”

“哪两件事？”

“第一，你们想绑架永历皇帝，但是据我所知，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成功。甚至于连皇帝的身边都没有挨着。可是？”说到这里，朱蕾一时得意，脸上情不自禁，甚至于着起了一片笑靥。

俊俏少年啊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果然知道得不少，不过这也是早晚的事情，还有一件是什么事？”

朱蕾说：“那只是你们痴心妄想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也不能不承认，那就是简昆仑，你们虽一度用计擒住了他，可是却又让他跑了。直到现在对他无可奈何，这可是真的？”

俊俏少年神色变了一变，蓦地向前踏近一步。

紧接着他却又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。可是他马上就要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

“为……什么？”朱蕾一时懵懂，还不明白。“因为你已经落在了我们手里，就不怕他不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话声出口，这个俊俏少年，蓦地右手倏翻五指箕开，宛若春风一掬，直向着朱蕾前胸拍来。

这种迹近戏侮的出手，使得朱蕾大为羞窘，一时臊红了脸，慌不迭向后就退。只是对方俊俏少年身手非比等闲，不要说朱蕾一个不谙武功的在弱女子，便是精于技击的武林高手，在他手里，也不易取胜。

眼前，随着朱蕾的退后，对方俊俏少年身子如影随形地依了上来。

俊俏少年，一只探出的右手，其势不偏，依然作势向她胸前探来。

朱蕾惊叫一声，再次后退，脚下绊着了一截树根，扑通坐倒地上，如此剧意外地逃过了对方那一只心存轻薄戏侮的右手。

却在此惊慌一霎，耳听得身侧红叶树上刷拉一响，疾风扬荡里爆飞出一天红叶。大片红叶，显然为某种猝发巨力所催使，一经离枝，顿时催化为数

十点繁星一股脑直向着现场俊秀少年身上飞射过来。

俊秀少年其实在掌探朱蕾的一霎，即似已有所警觉，秀眉剔处，冷冷一笑，呼地已把长躯挪了开来。

旋身进掌——随着他转动的身子，一双手掌已作势向外封一天红叶，来得快，退得也快。即在对方少年掌力催使之下，一天飞蝗般四射而开。

却在此同时，一人据树狂笑道：“李七郎，你这个雌儿，尚敢对公主失礼么？”

朱蕾身已倒地，危急一瞬里来了救星。

笑声落处，红叶丛中，树干之上，现出了银色锦衣，体态丰实的一个白脸胖子。

天半飞云宫天羽。宫胖子及时的现身，一口道破了俊秀少年的真实姓名，使得眼前的邂逅，顿生无限波谲云诡。

以李七郎之诡异深沉，亦不免吃了一惊。脚下轻滑，已抽身七尺开外。取势偏锋，抬头向着树上的宫天羽打量着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说话的当儿，娟秀的脸上一下子现出几许怒容。

“我么？”宫天羽嘻嘻一笑，硕胖的躯体，偏是那般轻巧，猝然自树干上拔起的一瞬，直像是一枚气球样的轻飘。一起而落，天外飞猿般已落身近前。

李七郎细盾倏扬，却把一双明澈眼睛向着地上的朱蕾瞟了一眼，脸色颇是诡异不解。

但是，宫天羽的杰出轻功，已令他感到了威胁，下意识里已把对方置之为一个劲敌。

宫胖子当然知道李七郎的非比等闲，却依然不失滑稽，一声朗笑道：“李七郎，你认栽了吧！老实告诉你吧！我已经跟了你快两个时辰，你的那点鬼心思，我清楚得很，对你们万花门来说，今年是最不吉利、栽跟头的一年，快去告诉柳蝶衣说，叫他少造点孽。要不然，眼前就是他土崩瓦烂、自取灭亡时候，到时候天怒人怨一起来，就算他再能，三头六臂也是照顾不来了！”

李七郎深这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直向他逼视着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你又是谁呢？”

说话间，右手反攥，已紧紧握住了左肋间佩带的长剑剑把。顿时，一片凌人剑气，打剑鞘吞口处溢出。正面宫胖子猝当之下，连连眨动着眉毛，说了声：“好家伙……”一连向后退了三步。

“好煞气……”宫胖子嘿嘿笑了一声：“敢情老柳把他随身家伙都给了你，不才若眼不花，足下身上所佩带的应是他当年仗以成名的那一口古剑风起云涌了？”

李七郎眼神里为之一惊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姓宫！”宫胖子说，“宫天羽—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！”

李七郎却不当他真的是个小人物。显然这宫天羽三个字，对他并非陌生。

一丝惊异，显现在他脸上：“久仰之至……”。话声方顿，一双眸子连连向四方打量不已。那是因为，这个宫天羽的名字，常常与另外两个人——秦太乙、方天星二人连在一起。

三个人各有一身了不起的能耐，大江南北，倏忽来去，专门干那剪恶除凶，扶弱济贫的侠义行为，却是神出鬼没，极为隐秘，是以知者不多。

万花飘香对于这类人，是极为敏感的。柳蝶衣更曾深深告诫，把对方三人视同眼中之钉，着令属下相机行事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

是以李七郎乍闻宫天羽之名，不由自主地便联想到了另外二人。

他生性极是要强自负，一霎间竟自动了剪除宫天羽的念头。当然，先决条件却是在对方只有一人的情况之下才宜施展。

“姓宫的！”李七郎眼睛里交织着错综情绪，“飘香楼与你们并无怨仇，为什么一直跟我们过不去？难道你们真的以为，以你们三个人的力量，就能胜得过我们？否则的话，又有何益呢！”

宫胖子哈地一笑：“李大妹子，你太抬爱了，我们哪里敢？”

这句李大妹子，不啻是一支利剑，深深刺到了李七郎的心里，一时再也压制不住，随着他脚下的一式迈进，掌中霞光一闪，那一口风起云涌已脱鞘而出。

像是一条闪烁的蛇。

长剑在振腕出鞘的同时，李七郎高挑的人影，已自向着对方飞扑过去。

剑光人影，两相混合。

大片剑芒，有似一天银雨，直向宫天羽当头罩落下来。

宫天羽外表突梯滑稽，内心却不敢稍有大意，实在是李七郎这个人过于厉害，故乃心存相激，俾能于对方盛怒中，出奇制胜。

即使这样，却也不容易。

宫天羽昔日仗以成名的乃是一口短剑，可是与对方的长剑风起云涌比较之下，难免相形见绌，是以，他特别选用了师门中难得一用的冷门兵刃——四煞棒，一双黑光铮亮，纯钢打制的短棒。

迎着李七郎的一天剑雨，宫胖子的一双四煞棒，扇面儿似的舞出了一天棒影，大肆迎拍直上。

叮……叮……银铃似的一串响声里，两个人倏地分了开来。宫胖子一声怪笑道：“打！”

声出人起，肥大的银色外衣，有似白云一片，当头罩落直下，却在这个势子里，手上的四煞棒，泰山压顶般直向着李七郎头上猛力挥落下来。

李七郎哼了一声，锐利的目光，紧慑着对方的来势，直到一双棒影，眼看着已接触到了头顶的一霎，掌中剑蓦地展出。

嗤……银光一线，直循着对方一双棒影之间斩落下去，势著电光石火，快到了极点。

宫天羽那么猛烈的势子，却似难当对方的一剑——四煞棒不及落实，陡地凌空一个倒折，呼地旋身于丈许开外。

李七郎哪里肯舍，嘴里轻叱一声，双肩晃动，倏地欺身而上。

宫胖子胸有成竹，身子一连闪动，施展轻功中难得一见的六摇身法，一时人影翩跹，瞬息间已换了四个不同站处。紧接着他长笑一声，倏地飞身直起，向着枫叶丛中落身下去。

李七郎恨极了这个人，虽然看出来他的心存诡异，似乎别有用心，却是不容他存心卖弄。

宫胖子的伎俩更不止如此，即在他身陷树丛的一霎，倏地回过身子，右手挥处，刷刷拉打出了一掌暗器——金钱镖。

李七郎已是怒不可遏，宫胖子这一手不啻是火上添油，当下长剑挥动，运施本身真力，灌注剑身，形成了所谓的剑气。就空一舞，已把来犯的一天

金钱镖悉数吸在剑身之上。

至此，他的怒火已达到极点，万不容对方逃离眼下。

“你想走么？”话声出口，人已飞身纵起，施展出飘香楼轻功绝技——一朵云身法，呼然作响声里，已蹶向宫胖子身后，直落向红叶丛中。

李七郎武功剑技皆有可观，心思亦称灵敏，但终是少年气盛，不若宫天羽之老谋深算，缜密精严。

眼前情势。宫胖子分明存心诱敌，李七郎不是不知，却在盛怒之下，难以自持。

这片枫树红丛，早经认定，没有厉害埋伏，绝非偶然。

李七郎身子才一落下，陡然间觉出，四下里枝叶岔集，更似有老藤纠葛，蓦然间，就像罩上了一道紧身箍儿一般，大是转动不易。

一惊之下，李七郎才知道不妙，敢情是上了对方的当，却已是脱身不及。

一口利剑，恰于此时，自斜刺里猛地刺了出来。剑上功力，显然极强——随着这人前探之势，爆射出一道银光，银蛇吐信般直向李七郎前心扎来。

“看剑！”一叱之下，李七郎才知道换了对手。

透过那丛丛环身枝蔓，猝然发觉到对方持剑敌人，是一个面孔清癯，两颊飞星的干瘦老人。

这一剑功力内敛，万非等闲。

李七郎哦了一声，于枝蔓纠葛之间，奋身一个打滚，其势不谓不快，只是较诸对方老人的出手，终是慢了一步。

哧……一缕寒光闪处，直打李七郎左肋边滑了过去，一时间皮开肉裂，留下了三寸来长，半寸来深的血口。

一霎间，怒血翻涌，染红了他半边胸衣。这一剑原取势于李七郎的前心要害，终是他功力精湛，在常人万难兼顾之际，躲过了要命的一击。

好狡猾的老头儿。一招得手，势若飞鸿，呼地旋身而起，落向斜刺里丈许开外，躲过了李七郎拼命挥出的一剑。

李七郎踉跄挣出，未及站稳了，人影乍闪，宫胖子已自身后呼地扑身过来。

“小子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四煞棒取势拨风盘打，泰山压顶般搂头直下，双双直向李七郎头顶落下。

李七郎身手何等了得！但是眼前已中剑负伤，功力已不能尽力发挥。

宫天羽的一双四煞棒，堪称劲猛力足。

随着李七郎的一式倒仰，反身横剑——当啷啷！火星迸溅里，硬生生架住了宫胖子落下的一双短棒。宫胖子看准了对方长剑虽是极为锋利，却也难以削断自己的双棒，是以四煞棒贯足了内力，一击之下，火星四射，李七郎吃他巨力一击，只觉着右臂齐根发麻，右手虎口几乎为之破裂，长剑差一点脱手而落。

一吓之下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才知道厉害，哪里还敢有所逗留？情急之下，一式天外飞虹，把身子挪出了七尺开外。

“你好……”左手乍翻，哧！飞出了一口柳叶飞刀。

一缕寒光直取宫天羽咽喉，用作缓兵之谋，脚下力踹，呼地拔身直起，蹿上了就近的一棵大树。

却是那个干瘦的老头儿，偏偏放他不过。

“李七郎，你跑不了啦！”闪烁着大片红光的枫叶丛里，瘦老人掠起来

的身子，真像是燕子样的轻快，起落之间，已来到了李七郎立身的树干。

剑出，人落。俨然武林中极难一现的身剑合一身法。

哧！一片剑光渲染里，直向李七郎身上飞卷过来。

老头儿堪称是使剑的一个行家，所谓的北秦南崔，固然夸张了些，只是以此说明了崔、秦二人的剑上功夫，却不容置疑。

瘦老人——秦太乙，显然是剑不轻出。

这一剑较诸前此的一剑穿心，更具有十分功力，长剑卷处，矫若游龙，一时之间，李七郎全身上下俱在其凌厉剑势之中。

李七郎那等精湛身手，这一霎，在对方一双并世高手联手相逼之下，竟自受了重创，成了惊弓之鸟。

眼前秦太乙的一剑，尤其厉害，李七郎长剑侥幸没有被宫天羽震落，却是万不能迎架对方更具实力的一剑。

急切之间，一个反身倒仰，双脚在树干上用力一踹，用金鲤倒穿波的式子，哧地倒蹿了丈许开外。

秦老头却硬是放他不过，鼻子里冷哼一声，游蜂戏蕊般地沾了过来，其势之快，如影附形。

李七郎脚下未及落实，秦太乙璀璨长剑，第二次刺了过来。

叮！火星四溅里，格架于李七郎的回身一转，只是吃亏在腕力的不足，已不能像平常一样使力招架。这一剑尽管招法姿势，俱称上选，却因腕脉乏力，难当对方的真力内聚。

李七郎手下一软，对方长剑飞蛇出水也似的已打他右肩划过。

较诸前次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哧！皮开肉裂。再一次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血口，怒血乍涌，顿时染红了他右面肩头。却于这一霎，呼！疾风袭处，宫胖子奇快的身形，打斜刺里飞蹿过来。

其势之快，迅若飞鸿。

四煞棒，有似铁臂一双，噗地点中李七郎两肋之间。

双方乍然一触，李七郎即似触了电般地打了个哆嗦，修长的身子呼地拔起来七八尺高下，一径歪斜着，坠落下去。却是身势未已，一口鲜血已自忍不住喷了出来。

李七郎就地一滚，踉跄着挣扎站起，长剑一指宫天羽：“你好……”话声未已，第二口鲜血又自喷了出来，腿上一软，扑通！坐倒地上。

秦太乙一声长笑：“李七郎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红叶三颤，人若飞鹰。一剑如电，直向李七郎穿心而至。

宫天羽更不稍缓，燕子般的一式起落，自斜刺里飞身而前。

李七郎连喷两口浊血，身势疲弱已极，面临着秦太乙的穿心一剑，已是万难招架，剑势璀璨里，脚下一个踉跄，撞向身后大树。

枝干崔巍、红叶低覆，姹紫嫣红里，一个人鬼魅也似的闪身而出。

那么样的快捷轻飘。身势乍现，出手如电。

这一手真有裁云缝月之妙，剑光一灿，啼哩哩剑气四溢里，已为他拿住了直奔李七郎穿心而来的剑锋。

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。

好妙的手！

其势更不只此……随着这人另一手掌的翻起，迎空而击，掌风疾劲。

颇似有聚雷奔放之妙。

宫天羽那般疾烈的夹势，竟然受阻于眼前的一击，平空一式倒翻，呼地折身于八尺开外。唏哩哩长剑颤抖里，秦老头被对方拿着的剑身，弯成了一把弓的形状，简直就像随时要折断的样子。

如此一来，秦太乙投鼠忌器，心疼长剑，反倒不敢猝然再加诸真力了。

不用说，来人这般身手，大大使人震惊。

透过秦、宫惊诧的四只眼睛，打量着眼前突如其来的这个人，一瞥之下，两个人更惊诧了。

这个人实在很不起眼。

一件月白色的长衣，膝肘处都已磨破了，瘦高瘦高的那种个头，架着瘦白木讷的一颗头颅，却是两鬓飞星，大部分的头发都白了。即使伸出来的那一只手，也不起眼，瘦骨嶙峋，活像一只鸡爪子。就是这只鸡爪子也似的手指，紧紧拿捏着秦太乙颤如秋水也似的长剑剑尖。

其实，事实上他仅仅只用了两根手指。

秦太乙、宫天羽震惊于来人的完全陌生，不免形诸于面，来人那一双带有三分呆滞的死鱼眼，却也不曾放过他们。

蓦地，这人喝叱一声，右手向外一送，硬生生把秦太乙的身子向后逼退。

秦太乙身势一转，借势转式，极其轻灵的已游身三尺开外。借助于一转之力，已把对方巨大的手上力道化解干净。

他所以施展出如此神妙的迂回身法，自然在于防范对方这个神秘人物对自己的出手突袭，却是，这个假设显然错了。

事实上，对方这个人对他并无出手的打算。

随着秦太乙、宫天羽的双双跳出战局，使得眼前强烈情势，顿时大为减低。

这个人却仍然瞪着一双死鱼眼，呆滞地向二人看着。看了一刻，才忽似明白过来，身子一转，来到李七郎身边，伸手把他揽了起来。

李七郎看来极是虚弱，却是在对方瘦子搀扶之下，强自点了一下头，现出苦笑。

“二先……生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对于他来说，无异较秦、宫二人更为奇怪——那就是已遭柳先生终生幽禁的二先生，竟然逃出了飘香楼？太令人难以想象了。然而，却是这个逃出来的本门怪人救了自己的命。若非是他的及时出现，李七郎无论如何也难逃宫、秦二人的联手相加，怕是早已命丧黄泉。是以，对于这位柳二先生的突如其来，真正感戴莫名。

二先生睁着一双大眼睛，骨碌碌地在他身上一转，左手忽起，一连在他身上点了几处穴道，止住了伤处的流血，随即屈身就地，作势把他背了起来。

李七郎一只手紧紧攀着对方的肩头，另一只手力持长剑，却也余勇可贾。

看来二先生无意恋战，那样子像是要走了。

秦太乙、宫天羽却是不依。

刷！像是燕子样的轻飘，双双已落身眼前。其势正挡在二先生身前左右。

“二……先生？”

这个名字太奇怪了，也太陌生了，简直不见经传，闻所未闻。

说话的当儿，秦太乙长剑压腕，深邃的目光，瞬也不瞬直向对方逼视着。

宫胖子自然也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非比寻常，借助于脚下的趋前一步，四煞棒紧收内肋，却是功力内聚，准备着随时的出手一击。

“唔……”二先生频频咽着喉结，样子颇似紧张滑稽，“你们两个……人闪开……”

对于二先生其人的反常，李七郎自然了然胸次。这个人的行为乖异，不合常情，简直说他不清，别看他眼前对自己的行为，极似仗义援手。转眼之间，病势一发，说不定立刻翻脸无情，六亲不认，转而白刃相加，却又站在敌人的一面。

是以，眼前最急切之事，莫过借助于他的一时清醒，闯出敌人联手加害之围。为此，李七郎虽是力有不逮，却不得不强自打点，借助于自己的聪明头脑，取代二先生此一面的不足。

“简……昆仑……他在哪里？”莫名莫妙，他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，听在宫、秦二人耳中，不啻为之一愣。

“简昆仑？”秦太乙哈哈一笑，“你认识简昆仑？”

二先生连连点头说：“认识……认识……他是我的好兄弟……好朋友……你们看见他了么？”

宫天羽哈哈一笑：“这么说，我们是自己人了？”

“自己人？”二先生傻乎乎地翻着白眼珠，一时之间，像是有些想不通。

李七郎却为此大吃了一惊，立时附在二先生耳边，轻声道：“你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……快带我走……我知道简昆仑在哪里，我带你去……”

二先生神情顿时为之一振，喜道：“真的？”身势一耸，箭矢也似的，已跃身丈许开外。

秦太乙怒叱一声，脚下一滑，举剑就扎。

二先生身势一转，骈指如飞，叮一声，流光四颤里，已把对方长剑点开一边。

宫天羽却在这时飞身而前，四煞棒拨风盘打，双双直向他头上落下。

但是二先生功力大非寻常，多年来幽禁飞红小筑，自研出一套招式手法，出手怪异，大别于当今武林各派。

迎着宫天羽的一击，二先生身子一个急扭，虽是背着一人，亦如同蛇鳗般的滑溜，衣带轻飘，已摇身丈许之外，险险乎躲开了宫天羽雷霆万钧的出手一击。

这番身法，非只是秦、宫二人吃惊，即使是李七郎亦大感诧异。

昔日在万花飘香，一直当他是白痴，即使意识到他的身手非凡，却往往在对方神智失常这个大前提之下，不予重视，真正是丝毫未曾寄以关怀，却是想不到一朝显示身手，功力竟是如此了得，即使较诸柳蝶衣也相去不远，很可能双方在伯仲之间。这样重要的一个人，万花飘香竟然一直不予重视，甚而视同犯人一样把他深深幽禁，说起来不能不是一种浪费——人才的浪费。自然，李七郎匆匆悟想之下，完全基于他眼前对自己的嘉惠，却没有设想到他一朝用事之后的反面价值，负数的影响。而身为一帮之主的柳蝶衣，却是面面俱到，深深理解到自己这位胞弟的危险性，才致会有此一番常人万难理解的处置。

只是，百密难免一疏，他仍然逃出樊笼，重入江湖，往后的发展，海阔天空，实在难以料想，结局又将如何？

可叹的是，以二先生如此身手，纵身江湖，为善者天下利，为害者天下祸，谁又能予以约束、制伏？柳蝶衣或许是唯一可以制伏他的人，却是如今病势不轻，他会为了自己这个胡闹、任性，甚而有严重精神问题的弟弟出来

吗？

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因为舍他之外，似乎还想不到谁又有足以制伏二先生的能力？

第二十八回试把飞花卜归期

秦太乙、宫天羽皆为当今武林一流人物，却是，即使合二人联手之力，亦不能制止眼前二先生的来去自如，尤其可恼的是，由于这个二先生的突如其来，完全粉碎了他二人的事先设计。

这个设计是，今日此刻，一举歼灭李七郎。杀了李七郎不啻是等于断了柳蝶衣的右臂，对于万花飘香一面，不用说当能构成极大威胁。

却是由于二先生，这个人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，一切功败垂成。岂能不令人懊恼怀恨！

二先生背着李七郎一连几个打转，来到林外江边。

宫天羽一声断喝，自身后快速欺近，抖手打出了一线金光。

显然是为二先生所激怒，宫胖子竟自连多年不曾一用的狠毒暗器夺命金线也施展出来。

顾名思义，这种暗器乃是一种线样的形体。

华光微现，已临近二先生身后。却是直奔二先生背上李七郎直射而临。

以宫天羽腕指力道，自是可观，是以，虽是一金属线软体，亦极具杀伤之力。

李七郎虽在重伤之下，却也奋力恃强。若在平时，大可运施剑气，将来犯暗器击落地上，根本无需接触，只是这一霎却是力有未逮。

剑尖与暗器方自一触，叮地一声轻响……那暗器原是直飞如箭，一触之下，才知竟是软的，软似绕指金柔，随着李七郎剑尖飞抛之下，刷地斜飞而起——却是迎空一旋，蓦地做飞蛇状，二次袭进，刷地直向李七郎颈项上缠来。

这一手显然大出李七郎意外，剑势既已用老，举动左手就撩。

不撩犹可，手势方启，即为飞来金线蛇也似的缠了个结实。

却是没有想到，如此厉害！

即在那形若金线的玩艺儿一阵飞绞之下，紧紧地缠在了李七郎左腕之上。一阵子刺骨裂肤奇痛，逼使得李七郎大声叫了起来，霎时间皮开肉裂，左腕处已是鲜血淋漓——那小小物什，极是锋锐，一阵子紧缠力绞之下，深可及骨，竟是厉害得紧。

二先生心里一急，不知道背上李七郎至底怎么样了，听见他的叫声，再也不思恋战，背着李七郎加速奔驰，连纵带跳，直似星丸飞掷，瞬息之间，已是十数丈开外。

宫天羽心有未甘，犹待迫上去，却为秦太乙横身阻住了去势：“算了，让他们去吧！”

宫天羽顿足道：“可惜，差点就要了他的命……这家伙……是哪里来的？”

秦老头脸上悻悻地道：“你可是把我给问住了，想不到万花飘香竟然藏有如此厉害的人物，真正可怕。”

宫胖子皱着眉，冷冷地说：“二先生？您听说过这么个奇怪的称呼么？”

秦太乙苦笑不语。

对他们来说，实在难以令人置信，二先生一个具有这般功力的人，在武林之中，竟然会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，孰能相信，简直是太离奇，令人费解。

自然，这种因素的形成，乃是由于二先生长期被幽禁，与外界完全失去

消息的必然结果，自然不为人们所知。

虽然彼此只有几句对答，但是二先生的语无伦次，全无心思，已为秦、宫二人所鉴知。

“这个人大有问题！”秦太乙说，“说不定是个疯子！”宫胖子摇摇头，忽然一笑道：“既然他与简昆仑要好，见着他一问即知。这步棋我们还不一定输。”

说到这里，才自发觉九公主朱蕾已出现林边。

也只是一场虚惊而已。

朱蕾脸含笑靥地姗姗来到眼前，道：“你们到哪里去了？刚才真把我吓坏了！”

秦太乙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个李七郎是柳蝶衣手下最厉害的人物之一，我们原来计划今天就除了他，却是没有想到又让他跑了。”

朱蕾这才明白，翻着一双大眼睛向二人看着，似怨又嗔地哼了一声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拿我当钓鱼的饵呀！”

宫胖子一笑，抱拳道：“姑娘海涵，我们如果过早现身，他自然不会上当，想不到，功亏一篑，到头来仍然是让他跑了，看来万花飘香这一门派的气数未尽，还要在江湖上祸害几年呢！”

朱蕾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我们与万花飘香无怨无仇，平白无故，他们干什么要跟我们过不去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秦太乙嘿嘿笑道：“柳蝶衣这个人野心极大，他是想利用令兄的名号，广结天下英豪，全数为他驱使任用。如果能先抓住了你，便可用为人质，与令兄讨价还价了。”

朱蕾苦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真是这样，他可是想错了，慢说我哥哥不会为了我便轻易就范，真要这样，我也不会答应，必要时我可以一死，也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……”虽是娓娓而谈，眉目间却荡漾着一片英气，俨然贞节烈女，神圣不可侵犯。

秦、宫二人不觉对看一眼，眸子里不自觉流露出激赏之情。

“好！”秦太乙大大赞赏道，“只凭姑娘这两句话，便足当十万雄兵，莫怪乎我那简兄弟一提起你来，便赞不绝口，称为女中英雄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佩服、佩服！”

朱蕾不觉为他磅礴气势的一番话逗得笑了起来。尤其是听到简昆仑对自己的夸赞，更有无限受用。笑靥里，含蓄着几分羞涩，忍不住问秦太乙道：“说到简大哥，他如今又在哪里？”

宫胖子在一旁哈哈笑道：“这个谁又知道？反正姑娘跟着我们走就是了，准没错儿！”

朱蕾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是存心拿自己取笑。对于简昆仑她有太多的好奇，碍于二人这般神态，生怕又被他们取笑，便只得闷在肚子里不再说出。

一行人随即返向篷舟，继续未完之水上路程。

此去昌谷，已是不远，料想着日落之前，便应该到了。

一口气跑了十几里，才自脚下渐渐放慢下来。二先生面不红、气不喘，看来犹是余勇可贾，不时地左顾右盼，像是随时在戒备提防着什么人侵袭的样子。

被他背在背后的李七郎，已是十分虚弱。见状叹息一声道：“还要再跑么？停下来歇歇吧！”

二先生应了一声，随即把李七郎放下。一双眼睛犹自不时地东张西望，样子十分紧张。

“你在看什……么？”

“他……们……两个呢？”

“早就去了！”李七郎倚着一块石碑坐下来，清秀的脸上一片苍白，终因为伤势过重，话也不便多说，只是频频喘息着。全身上下一片血污，那样子着实吓人。

二先生啊了一声，倏地睁大了眼睛，脸上现出惊异惶恐神色。

“你不要……害怕……”李七郎苦笑着说，“他们两个武功不是你的对手，不会追上来的……”

二先生喉结动了一下，唔了一声，连连点头。

李七郎察言观色，乃自确定对方仍然并非神智完全清醒，只是不明白他何以能冲破飘香楼重重严谨防范逃逸出来？

自然，眼前却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。

“二先生……我现在伤势很重，你要救一救我……你愿不愿……意？”说时，李七郎目蕴热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

他虽是模样儿俏，媲美妇人，只是内心刚强好胜，生平极少开口求人，这一霎面临死亡的威胁，竟然也求起人来。

“我？”二先生一副抓耳挠腮，心思惶恐的样子。

李七郎认识他很久，深知他的病发无时，一会儿清楚，一会儿又糊涂，眼前的一霎，显然较诸刚才便差了许多，若待他病势发作起来，怕是六亲不认，再想驾御他可就难了。是以眼前的一刻，极是可贵，却要好好把握。

“我身上有本门专治刀伤的妙药……你快给我……搽上一些……”

二先生唔了一声，点点头，还算明白，把药取了出来，随即在李七郎的指示之下，陆继在他外伤处搽抹包扎。

总算没有出错。

上药包扎过程里，展现出他的受伤部位，伤势极是严重，左肋间的一处剑伤，足足有三四寸长短，深可见骨，极是骇人，右肩上那一剑，差一点便伤及颈上要害，此刻看来，犹自触目惊心之极。

一切包扎就绪，二先生脸上才展开了笑容，搓着两只手，发出哧哧笑声。

李七郎城府极深，情知此番死里逃生，全赖眼前二先生的援手，这个人对自己眼前的生死存亡太重要了，不仅此番，他容或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。

“谢谢……你！”李七郎看着他，点了一下头，“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已经死了……告诉我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二先生摇摇头，脸上带着神秘的笑道：“那些饭桶……都被我打输了……”

“雷公公呢？”

“他……被我打伤了！”

提起雷公公来，二先生脸上忽然现出了一片怒容，可见他对此人恨恶之深。

“嘿嘿……”二先生紧紧握着两只拳头，“这一次他总算知道了我的厉害！”

“你对他怎么了？”

雷公公一身武功了得，身负飘香楼承上启下重任，二先生居然把他打伤

了，这个漏子捅得不小。

“谁叫他……想要我的命？我饶不了他……我把他的一条腿……给废了……”

李七郎吃了一惊：“柳先生……呢？他不知道？”

“不！”二先生连连摇着头，脸上现出得意的神采，“他……不在家，不知道……”

这就难怪了。

柳蝶衣不在家，时美娇等一干健者纷纷奉命外出，只凭雷公公等少数几人，如何能制止二先生的来去。柳蝶衣竟然也疏忽了，怎么也不会想到他那个长年被幽禁，一向相安无事的弟弟，这一次竟然不再乖驯，而至狂性大发，逃脱樊笼。事情的发展经过，以及严重性，还不得而知，想起来应是不小。

李七郎嘴里不说，心里却在盘思着对这个二先生的应对之策。以他之精明阴狠，以及对于柳蝶衣的忠心不贰，决计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对飘香楼心生叛逆，像眼前二先生这般行为，自是不可饶恕。只是眼前情势特别，更何况自己这条命，还是对方所救，再者他伤势沉重，疲弱的躯体，又能对二先生如何？

“柳先生……又上哪里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二先生摇摇头，一脸认真的样子。

“唉！”李七郎痛苦地冷笑着，“他的病体未愈……黄大夫再三告诫过他！他竟然又忘记了……”虽是两句随时有感而发的言语，却显现出深挚的关怀情意。却不意身躯转动之际，触及到身上的内伤，一时形容憔悴，忍不住哼了一声。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二先生立时皱起了眉毛，“痛……么？”

李七郎紧紧地咬着牙齿：“我为那个宫胖子，点伤了两侧，伤了真气……伤势不轻……”

二先生唔了一声，忽然为之一惊，随即解开了他的内衣，果然看见两侧肋下气海穴上，各自现有一团乌黑颜色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顿时使他大吃了一惊：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必……害怕……”李七郎惨笑着说，“伤势虽重，一时倒也无妨……而且……如果你肯救我，我便死不了……”

二先生迷惘的眼睛，直直地向他瞅着……

“我……怎么救你？你说……”

“你果然是个好人！”李七郎一只手撑着身子，吃力地苦笑道，“我只问你……你可曾精通六阴真气么？”

二先生眉毛一扬，顿时点头道：“会……我会……”“那样就好！”李七郎脸上显现出一丝微笑说，“只有这种六阴真气能救我的命……我原以为当今天下，擅施这门真气的只有柳先生一人……想不到你……也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像是忽然悟及，苦笑道：“我怎么忘了……你与柳先生……你们原来是同胞手足的兄弟……这就怪不得了……”

二先生脸上忽然现出了一番怒容，圆瞪着两只眼嘿嘿连声冷笑不已。

多年以来，即使是在他被认为精神失常时刻，柳蝶衣或是柳先生这三个字的称呼，在每一触及的瞬间，都像是一根尖锐的钢针，深深插进他的心里，从而使他感觉着一种莫名的痛苦……

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作祟，令人万难想象，曾似手足之亲兄弟，何

以竟会衍生出如此不可化解的仇恨！

李七郎顿时警觉到自己说错了话。

好在二先生早已习惯了这般仇恨的发泄——像是往常一样，每当他清醒时刻，想起曾是胞兄柳蝶衣的这三个字时，他总是低头不语，那一霎所能听见的，也只是沉重的呼吸以及喀喀的错齿之声。

就像是眼前这般模样……

喀喀的咬牙切齿声，衬托着他微微颤抖的身子，显示着他对柳蝶衣的极度恨恶。这般形样表情，看来极是可怖，简直较诸怒发冲冠，截指毒骂的火爆场面尤其更有甚之。

一个人恨一个人，到如此程度，简直不可思议，更遑论双方的曾为手足之情了。

李七郎冷眼旁观，顿时觉察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也自体会到他们兄弟之间，竟然有如此不可化解的仇恨，却是以前无论如何所没有料想到的。

他同时知道二先生这个人神经兮兮，病发无时，一句话很可能便使他狂性大发，若是以此而迁怒自己，性命休矣。所幸，眼前二先生尚不曾理智尽失，只是独自咬牙切齿发泄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平息。

李七郎注意到他那一张消瘦的脸，由先时的一片惨白，渐渐着了些血色，才自意识到对方的一腔怒气，总算消失。

“记住！”二先生呆滞的眼睛盯着他，“以后在我面前不许再提他的名字……我要忘了他……”仰首向天，长长地吐着气，他讷讷说，“我要忘了他……忘了他……”

李七郎一句话也不说，在旁边看着他，总是气微力弱，强支不住，便自倚着身后大石，慢慢倒下，嘴里发出了呻吟之声。

二先生原是深具同情之心，眼见李七郎如此光景，顿时大生怜惜。

“好吧……六阴真气……六阴真气……”一连说了两声六阴真气，却是不知向对方如何施展，只是楞楞地向李七郎翻着白眼儿。

李七郎这时果真十分微弱，甚至说话都已困难，聆听之下。向着二先生点了一下头，勉强说道：“我为宫……胖子的乾元真力……伤了两臂，只有六阴真气才能……”

二先生顿时领会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先把你身上的气脉打通再说！”

李七郎含笑说：“对了！”

二先生既有如此功力，岂会混沌如此？怪在他神智晦明无定，时清时浊，才给人以语无伦次无可理喻之感。

这一霎显然是清醒时刻，出言一点即透。

当下，二先生宽衣解带，盘膝坐好，随即不再说话。

李七郎尽管气势微弱，一双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直向对方注视，审视着他的每一行动。

当时即见二先生闭目调息不语，须臾即似有一股气机运行其体，上下充斥，不旋踵间，他的小腹即似有所异动，大大膨胀了起来，足足有磨盘那般大小，其时二先生脸上已现出了涔涔汗渍。

李七郎暗惊着眼前二先生，竟然有如此深湛功力，真个又惊又喜。当下不待招呼，遂自把双手缓缓伸出，却是指尖朝上，现出了一双掌心。

二先生眨动了一下眼睛，即自把一双手掌缓缓迎了上去——四只手掌一经交接，顿时紧紧吸在了一块，再也分不开来。

这种气机的灌输，最是旷时耗神。往下的多半个时辰，双方俱无一言，屏息专注，一力授受。

大凡练功之人，对于本身所练真气最是看重，轻易不肯授人。普通情况下，即以些微授人，亦能使受者蒙益不浅，像眼前二先生这般大量灌输溉施，丝毫不以本身之亏损为念，却是不易多见。

李七郎绝处逢生，遇见了二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好人，也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

李七郎坐起来的时候，二先生却不得不倒了下去——他实在太累了，全身上下俱为汗水所湿透，这般全力的支援灌输，使得他看来疲惫已极，不得不倒下来休息一下。

只是却没有料到，很快的他竟然睡着了。

枝叶窸窣，流水潺潺。

这一觉睡得既香又甜，直到红日西沉，金风送爽的一霎，二先生才似若有所警地睁开惺松睡眼。耳边上响着动物的咀嚼之声。一只长角山羊正在身边嚼食着野草树叶，近到几乎与他唇面相接。

二先生吓了一跳，慌不迭翻身坐起。却把对面的李七郎逗得笑了起来。

虽然身上有伤，此番看来李七郎已大非先前模样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张清秀开朗、盈盈的笑脸。

李七郎又恢复了昔日的翩翩神采。而且，他现在正在吃一只柿子。

红红的柿子，又软又大，总有六七个之多，连枝新摘，就放在他面前的石头上。

“啊，你睡醒了，快来吃吧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真甜！”说时他顺手丢了一个过去。

二先生接过来，却是破了，粘糊糊地弄了一手。李七郎见状不禁格格地笑了，声音清脆，饶有韵致，总是拜领二先生的好心德惠吧！那张脸蛋儿此刻看来尤其俊俏，有一种处子之美，他却不折不扣的又是个男人。

反正是二先生无能领会，把一只粘糊糊的手，在草地上来回擦着。

“傻子，也不嫌脏……哎哟……粘死了！”

格格笑着，李七郎又丢了一个柿子过来：“接着！别再弄破了啊！”

二先生接过来，瞧了半天，点点头说：“唔——是真的柿子，又大、又甜！”

“咦？”七郎笑得眯起了眼睛，“你还没吃，怎么知道甜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……唔唔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一面歪过了脑袋，二先生着实认真地在想着这个问题。李七郎见状忍不住又清脆地笑了起来。

笑着笑着，他嘴角可就带出了不屑：“难怪人家都说你是个傻子，看起来还真傻得不轻，是个大白痴——混球儿！”

二先生仰起头向他嘻嘻一笑，随即低下头大口吃着柿子。

由七郎这个角度瞧过去，瞧着二先生的侧面儿，那神情竟与柳蝶衣十分相似。也难怪，人家原本就是兄弟嘛。倒是提醒了他，油然地对他滋生一些好感。

好长的一阵子了，柳蝶衣自从那一夜与他……之后，发了病，遵从医嘱，再不能与他亲近了，便打那个时候起，七郎就干搁着了……多少晨昏，他侍奉在柳蝶衣榻边，瞧着他，念着他……却又衔恨着他……迫使他更怀念起简昆仑这个人来，后者虽然不折不扣的是个正经侠士，压根儿就不理会他的一

念之私，甚至绝裾而去……却是，越是这样，越让人心里痒痒……哎呀呀……李七郎这些日子可真是犯了心思。着了情魔了。

常听人说大姑娘想汉子，夜里睡不着觉，把个被角儿衔在嘴里，都咬破了，却是不知，男人想男人，这个滋味可更不好受。

李七郎这个昂藏七尺的大男人，为此更不知背人泣过几回。

两个男人……一个病了，一个压根儿就不理会自己。教他何以消遣、消受？却又是天生的眼界儿高，喜欢上的人，不是一方之魁，便是人中俊杰。一般俗夫，连正眼也甭打算瞧他一眼，这才是难了。

情欲之于人，可也真是邪门儿，该想的时候，他偏不想。该玩真的时候，常常却又是虚晃上那么一枪，恁教事后想起来平白叹息，却是追悔莫及。

它又是那么微妙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

就像这一霎，刚刚才在死亡线上打了个滚儿，侥幸地活了过来，身上还有好几处外伤，怪不利落，他却又动了这个邪念儿了。

瞧着对方那一副吃相，那个痴样儿，真不值得对他动情，可也是邪得慌，二先生那半边脸怎地这么像他哥哥蝶衣先生呢？

一想起柳蝶衣来，李七郎真个半边身子都酥了，总是二先生也有他过人之处吧！

就拿刚才对敌时的一番身手而论吧，可就较之柳蝶衣也不少让，人虽然是个憨子，可也有聪明的时候——话可又说回来，真要是聪明的时候，还凑不成一块儿呢！

“来……过来……”

横过一半身子，一只手支着腮帮子，那手却向二先生招着。

二先生可真是木头人。这一霎柿子吃完了，粘乎乎地沾了满脸都是。

“我？叫我……”

“这里还有谁，不叫你叫谁？”李七郎笑啐一声，“难道还要叫它？”眼角一扫，瞟着那一隅见物就啃的山羊。

羊吃青草，怪道的有那么一股子骚膻味儿。

李七郎却也较羊不差，这一霎脸盘儿都臊红了。

傻不楞登的。二先生走了过来。

“我来……啦……”

“坐下来！”拍拍身边的石头，特意的，他还把身子挪开了一些。

二先生嘿嘿一笑，老实不客气地便真地坐了下来，李七郎脸儿红红地睨着他，轻轻一叹，他说：“这么大个子的人了，怎么会这么窝囊？瞧瞧你的脸吧！”

“脸？”说他傻还真傻，伸出了一只手，在脸上傻乎乎地摸着，满脸茫然神态。

李七郎瞧着有气，又有几分怜惜，哼了一声，由身上取出了一方绸帕，怪不甘心地在脸上拭着。

二先生忽然推开了他的手，用着十分奇怪的眼神向他看着，显然是，他活了这么大，还没有人这样温存地关怀过他……有之，便是他生死相依、魂牵梦系的那一位红颜知己宫小娥了。舍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亲切到接近自己的身体。

眼前这一个，总似不大对头。

糊涂虽是糊涂，男人女人他总还分得清楚。怪在李七郎这个大男人，却

怎的会这般媚态？

清醒时候，自是不难理解，眼前精神错乱，可就大费思量，一时之间，只管瞪着两只眼睛向对方骨碌碌直转不已，且是额角青筋暴现，脸上已现了汗珠。

“这个不识抬举的混球儿……”心里骂了一句，一腔热念，像是兜头淋了盆冰水样的，打消了多半。

想想，好没情趣。眼前这个人，要是换上简昆仑，该有多好？即使是病中的柳蝶衣，也自有一番温存情趣，偏偏这个家伙，白长了这么大个子，简直不解风情，好扫人兴。

李七郎真有些气馁了，若是就此打消了，却又有些心有未甘，再热吧，可也就热不起来，一时间，真个意兴阑珊，仿佛全身都不带劲道，一双眸子颇似怨气地直向二先生盯着。

“比起你哥哥未，你……差远了……”说了这句话，忽然心里一动，忙即收口，却已是来不及。果然，二先生为此大为激动。

即使在精神紊乱之际，也万万听不得人家提起他的那位兄长。一霎间，就像是发了狂的那般模样，猛可里一个蹿身，来到了李七郎眼前，右手乍抡呼地直向他脸上搥了过来。

这番举止，显然出乎李七郎意外，一惊之下，却也并不慌张失措。

照说，二先生武功何等了得，李七郎大伤未愈，如何当得？却是事有乖巧。

随着李七郎的从旁出手，噗地叨住了对方手腕儿。

“哦？”二先生怔了一怔，用力回挣的当儿，才自觉出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竟是一些儿也提不起劲道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使得他大为惊讶。

李七郎却一些儿也不惊讶。

“你还是安稳一点的好。”说话的当儿，手上略一带劲儿即把二先生看似有力的一只胳膊给弯了下来。

“对不起得很！”李七郎说，“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刚才在你身上动了一点小小手脚，有点不好意思……我把你的气海穴道，暂时锁住了！”

二先生却是不与理睬，一个劲儿地运功调力。

他内功极其深厚，一般来说，即使在睡梦之中，也不易为人所乘，必然是由于先时大量灌输内力予对方的结果，一时几欲虚脱，这般情况之下，才致为李七郎伺机所乘。

他却是难以置信。犹自在一次次提吸真力，却是每一次行经气海穴路，即感觉着小腹间一阵酸软，从而使得待起的气机，化解无形。二先生神智紊乱，并不相信李七郎所言属真，只是一次又一次连续运施真气，却是每一次都功败垂成，一霎间气喘吁吁，满脸汗下。

“算了吧，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！”随着李七郎手势力按之下，二先生扑通一声，乖乖地坐了下来。

二先生还待不甘，李七郎的一只手却搭在了他的肩上，真力略吐，这一下，二先生便真个老实了。

看着他那副样子，李七郎得意地笑了。

“怎么着，胳膊肘子向外头弯，专打自己人？”挑动着一双长眉，他颇是得意的样子，“要说到真功夫，我是不如你，可是讲到斗智，二先生你还

差得远，你以为打伤了人，乘着柳先生不在家，就可以造反逃跑了？那可是太天真了！”

一抹微笑，显示在李七郎那张漂亮却狡猾的脸上，此时此刻，对付二先生，他已是智珠在握，再不愁他能逃出自己的手掌心儿。

由于二先生先时的大力灌输，已使他内功真力大为充沛，虽然几处外伤，仍是严重，却已不再构成生命威胁，且能以内功做适度施展，自非刚才凡事仰仗二先生那般狼狈姿态。

李七郎心细如发，多年与柳蝶衣相处过从，使他自柳处学得权术运用，即使柳蝶衣的机智、阴险，也使他私心倾慕，暗中学习，早已深入三昧。

如今这一手对付二先生的先恭后倨，翻覆云雨，即是师承柳氏，却是不期然地拿出来对付了柳先主的同胞兄弟，未免始料未及。

无论如何，能够把二先生生擒而回，总是大功一件，而且，在擒他返回之先，更要他心甘情愿地听凭自己的差遣使唤，这才是最重要且是大快人心之事。

“你……你要怎么……样？”二先生两额青筋暴跳，一双眼睛充满了悬疑。

那却是他过去在飘香楼，虽然不乏与万花飘香一干首从，俱有过长期为敌斗争经验，独独这个李七郎，他却是认识不清，从无有过深切来往。

并且，由于昔日一次李七郎对他的同情、示惠，使得他永铭肺腑，深深感戴不已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才促使他今日的对她加以援手，然而现在……

一霎间，面前这个一向是自己心目中的好人，却怎么又忽然间变了嘴脸？这便是头脑原已十分单纯，更兼神思错乱的二先生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了。

反之，李七郎却把他瞧得一清二楚。

“二先生……你岂能对我这样呢？难道你忘了？”说时，他那只按在对方肩头上的手，缓缓地松了下来。

二先生立刻作势又站了起来。

“何必呢！”李七郎脸色温文地道，“难道你忘了！那一年你被柳先生打入地穴，赤身露体地绑置在一块大冰上……”

二先生顿时神色一震，眼睛里红光毕现，那样子简直像随时要找人拼命。

可是接下来李七郎的话，立刻使得他改变了神态。

“你应该记得，是谁救了你？是谁把你由冰上解救下来，投置在生有炉火的温室？是谁为你敷的药——医治背上那大片的冻疮？”

“是谁……”二先生忽然大叫了一声，倒在石块上，一时张大了嘴，哇哇大哭起来。

李七郎微微一笑：“我不会再说了，只是要让你记住，那个救你的人，就是我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二先生眼泪汪汪地瞪着他，越是心情激动，越是说不出一句话，反倒结巴起来，我我了半天，一句整话也说不出。

只是，他的感戴之情，早已不可言宣。

像二先生这么单纯老实的人，简直随时可以欺之以方，只是稍存忠厚的人，谁也不忍心去欺骗这样的一个人。自然，若有人以此而心存利用，实在轻而易举得很，更遑论李七郎擅以运智权术而为手段的聪明人了。

“算了，不要再说了……”轻轻抚拍着二先生的肩头，李七郎神色祥和

一如处子地说，“你的心我明白……你是个好人，我知道，要不然当初我也不会救你了……”

二先生哽哽咽咽，仍然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李七郎掏出了丝帕，再一次给他揩拭眼泪，这番动作，却也并非全系故作，必然也是由于李七郎这个人，骨子里天生就有一股类似女性的温柔，某些时候触景生情，不自觉便自流露出来。

他的动作是如此细致、体贴入微，若然只是如此，尚不失六朝君子之恂恂儒雅，极有亲切之感，设若是间以媚态、妖娆，便令君子足羞，鄙而远之，不敢领教了。

对于眼前的二先生来说，他的怀柔显然产生了极佳效果，先时的一腔怒火，早已打消了个干净，一时之间，眼前所见到的这个李七郎，又重复回到了昔日的恩人形象。

李七郎细心审视，了然胸次，顿时大现轻松，他确信眼前的这个人，自己已切实把握，再也不用担心受怕他的反面牵制。

“我们……简……昆仑……”糊里糊涂之际，又自说出了简昆仑的名字。

李七郎冷冷一笑，瞅着他说：“简昆仑又怎么样了？你脑子里难道只有一个简昆仑？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是酸溜溜的。那是因为简昆仑这个人也正占据着他自己的心。

自从那天，简昆仑义正词严的与他绝裾离开之后，着实令他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，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劲儿，直到今天还没有摆平。

人们皆知女人善妒，却很少知道像李七郎这等样的男人，更为善妒。占有欲之强烈，更非一般心理正常者所能想象。

二先生自是无能体会。

“简……昆仑……他是我的好兄弟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左脸上已着了李七郎重重一巴掌。

“啊！”

事出突然，这一巴掌打得还真不轻，二先生穴脉被锁，身法大失灵活，哪里闪躲得开？被打得身子一歪，几乎倒了下去，一时眼冒金星，耳朵嗡嗡直响。

“你……打人？”喝叱着，正要蹿身站起，却被李七郎一只手掌噗地落在了肩上，身子一软，随即又坐了下来。

“你记好了！”一霎间，李七郎脸上洋溢着微笑，笑靥里涵盖着无限杀机，给人的感受却远比直眉竖眼更为恐怖。

这一巴掌可真把二先生打愣了。

在二先生离奇不幸的一生遭遇里，确实是不幸之至，少年时，由于一身超人的武功遭遇，少年英姿，风流倜傥，也同于乃兄柳蝶衣一般，度过了一段令人艳羡的美好岁月。

但是自从他心爱的人宫小娥离弃他死亡之后，痴情如他，竟然为此罹患了可怕的精神幻想奇症，自此而后，幸福这两个字，便与他一点儿关系也扯不上了，他所应有的尊严因而一再递减，他竟然也就习以为常。

在飘香楼长时幽禁里，执役的下人，都胆敢在他脸上吐唾沫，他也能唾面自干的含笑如怡，至于那个职掌飘香楼总管的杂务头子雷公公所加诸于他的人身迫害、人格践踏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是以，李七郎的这一巴掌，虽使他有些突然，微微一惊之下，却又甘之

如饴地嘿嘿笑了。

一只手摸摸被打的脸，一霎间仿佛是又回到了昔日的岁月里……飘香楼、飞红小筑……

多么美的名字，却是在他心里烙下了比冰还要冷的无情岁月痕迹。

第二十九回此时骊龙应吐珠

“记住！”李七郎口气阴沉地道，“你不许人家在你面前提柳先生的名字，我也有个忌讳，那就是不许你在我面前提筒昆仑这三个字，再让我听见，我一定不饶你，你记好了……”

二先生果真不再吭声了。他的情绪变化，显非常人所能料及，时悲时喜，无能预料，眼前一霎间的悲伤，情不自禁地使得他又低下头为之哭泣起来。

来到昌谷，这已是第三天了。一直便在这个山间小墅住着。整日价无所事事，朱蕾可真有点闷得发慌。

宫胖子多财善贾，这房子不知道是他哪年买下来的，一直留供来滇之用。

小小院落，花开如锦。

滇池本来就气候温和，主人更是莳花雅人，虽不若爱花主人柳蝶衣之恋花成癖，却也搜罗了许多奇花异卉，四季常开，花香不断。

午后睡醒，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施施懒态。

服侍她的一个妇人——张嫂，为她甜沁沁地蒸了小半碗冰糖莲子，拿来让她吃。

朱蕾又像是回到了昔日的养尊处优岁月。

秦太乙、宫胖子两个武林奇人，打三天前，把她好好安顿这里之后，便不见了人影，留下她一个人和看房子的张顺夫妇两人为伴，讲也不讲一声地便走了。

张氏夫妇看来四十左右，不像是干粗活的下人，却都精干烹饌。

这一下朱蕾可有口福了。

想是受了宫胖子的特意嘱咐，夫妇两个人日来挖空了心思，为她变着法儿的弄出多种精饌美食。

大鱼大肉的，朱蕾早吃腻了，偶尔来上几盘新鲜小炒，其味之腴，真是不在话下。

只是她的心却不在这里……两个老狐狸也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难不成就此开溜，一辈子也不再见面了？

想想可真烦人。

张嫂虽已是十足的花信之年，却也不失风韵，布衣裙钗，干净利落，鬓边悄悄有了几茎白发，看着却不觉其老，只是干净大方，很好看、可人。

但是这个可人的女人，对于朱蕾的问话，却只是一问三不知，一味的微笑，化解了朱蕾内心的重重悬疑。

用白杨木的小叉子，插起了一串莲子，一颗颗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着。张嫂却已拉长了眼睛，笑眯眯地在为她报着晚上的菜单了。

“鲫鱼氽萝卜丝，加上一些火腿丝，再撒上一把香菜，香喷喷的，小姐顶爱喝这个汤，我再给您烧个丝瓜豆腐，蒸上一小碗猪肝糕，张顺说小姐爱吃他烙的菜饼，把萝卜丝改成绿豆芽，不要太烂，好不好？”她是苏州人，标准的吴侬软语，微微一笑，牙齿白洁整齐，连朱蕾都看着舒服。

“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串通好了，想用好吃的东西把我捆在这里是不是？”话虽如此，她仍然十分受用地笑了，随道，“我就爱吃你做的猪肝糕，软颤颤的……怎么弄的？怎么一点腥味儿都没有呢？你得教教我，以后我也能做给别人……吃……”

“小姐玩笑了！”张嫂说，“哪个人有这个造化，能让小姐侍候？哎呀！”

别说笑话了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……”朱蕾说，“女人总归还是女人呀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忽然脸上一红，觉出了话中有病，便自装作看什么别的东西，把脸转到了一边。

张嫂低头一笑，却不敢造次多言。

朱蕾被她这一笑，脸色越加发臊，忙即站起来，装着赏花的样子，来到窗前。

“宫完生关照过了，小姐您是金枝玉叶的身子，要我们好好服侍，要是有了差错，要跟我们算账呢！说小姐不爱吃大鱼大肉，要多变些花样，弄些时鲜清新的菜肴……这又真把我们给难着了！”

“唉！”朱蕾用一声轻轻叹息，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宫先生他把我看错了！”

“小姐！您是说……”

“难道我只是这么肤浅的一个人？平日只是懂得吃吃喝喝，无所事事？”

“这才是您的福分呀！”

“不，如果这就是我的福分，还不如死了的好！”

说着朱蕾的眼睛忽然红了，她摇摇头说：“我绝不是这样的人……我的心太高，志气很大，很希望能做一番大事业，有一番大作为，只是……人家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女人，认为我是金枝玉叶，吃不得苦……”

张嫂有些茫然地向她看着。

朱蕾看着她微微一笑：“你大概很不明白我这几句话的意思吧，其实一个人的强弱，并不在外表的身体，或是男人、女人，而是在这个人里面的意志力，和他的勇气见识及作为……我自信这三样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。偏偏我却是时感寂寞，而至无所为用……这才是我最大的遗憾。”

张嫂仍然是用着一双奇怪的眸子向她望着。

“好！”室外传过来一声嘹亮的喝彩。

“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侠女英雄！”

珠帘卷处，先后走进了两个人来。

房子里的两个女人，俱吓了一跳。只是当朱蕾看清了前者来人意兴湍飞的外貌，早已惊喜不置地叫了起来。

“是你！”霍地扑身向前，不自禁地握住了来人双手，唤了一声，“大哥……”便不由自主地倒在那人身上嚶然作声，痛泣了起来。

“简大哥……只当是这一辈子再也瞧不着你了……噢……你……大哥……”说着，她越发地抱紧了他，竟自语不成句地又哭了起来。

简昆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：“姑娘女中豪杰，不当作此小儿女态。来，我为你引见一位好朋友！”

这么一说，才使得朱蕾忽然警觉，敢情眼前还有个外人，慌不迭地忙自抽身而起。

身边这个人，年纪四旬，相貌魁梧，黑面白牙，端的是条好汉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简昆仑新近义结金兰之好，四人之一的方天星。

朱蕾顺着简昆仑，也向来人称呼了一声：“方三哥……”

却不知这声称呼，竟惹得方天星哈哈大笑不已。

“姑娘，你这个称呼可不大妥当，要改一改。”

“这……”斜过眼睛来，向简昆仑瞟着，朱蕾脸上可是怪害臊的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方天星目含微笑道，“我们四个结为兄弟，简昆仑年纪最轻，排行老四，刚才你与他一见面时，就称呼他是大哥，现在叫我是三哥，无形中我可又比他小了，这个账可得好好算他一算……”

朱蕾一时红了脸盘儿，转向简昆仑笑嗔道：“都怪你……怎么办呢！”
简昆仑只是含笑不答。

秋波一转，朱蕾看向方天星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以后我改称他一声四哥就好了！”

方天星呵呵笑了一声：“姑娘真是抬举我们了。”这地方他是常客，当得上半个主人。当下随即落坐，张嫂笑嘻嘻地赶过来，唤了一声：“三爷你也来了？”

方天星啊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是张嫂？哎……这几个月连做梦都想着你的菜，回头可要好好弄两个菜给我们的贵客尝尝。”

张嫂笑说：“那还要说？宫先生早就关照过了！”

她先时也已听说，宫先生又结拜了一个兄弟，姓简，想不到眼前这一位就是，当即上前拜见，一时之间，整个房舍洋溢喜气，好不热闹。

双方热切交谈之间，每见朱蕾含情脉脉的一双眼神向着简昆仑默默注视。

方天星心里明白，他们原是心仪两好，此番久别重逢，正不知有多少体己话儿要背人细说，眼前这个情况，自己夹在里面，再不知趣避开，可就是不识时务，遭人骂了。

是以，他随即借了个故，就此离开。

张嫂也走了。一时间，堂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。

山风轻飘。

那一面竹篱上的紫色牵牛花，开得一片烂醉，配合着花圃里的各色菊花，汇集着一片香光，姹紫芳菲，看在有情人的眼睛里，直似无限旖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感觉。

心里甜沁沁地……

简昆仑忽然觉出了不对，左右看了一眼：“咦？方三哥呢？”

刚要站起来，转身招呼。朱蕾的眼神却制止了他：“傻子，你……”

简昆仑又坐了下来，却是眼巴巴地向她看着。

鬓边插着一小朵紫色牵牛花，衬托着她的清丽面颊，一笑一颦，总是秀纤高雅，那么美、美得迷人。几个月不见，她似乎微微的有些瘦了，芳颊微陷，着了些憔悴，衬托着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更似伶俐俏艳，清秀可人。

看着看着，简昆仑只觉着心里一阵子怦怦直跳，慌不迭移开了目光，直觉得有些张皇失措。

平素他一直遇事镇定，哪怕是被人擒在飘香楼，面见大敌柳蝶衣，生死攸关的一霎，也都能冷静沉着，方寸不失，却是不曾料到，在面对着自己衷心所喜爱敬重的姑娘这一霎，竟自如此不济，反不若对方的从容自持。

“这么久不见了，你不想好好看看我？”朱蕾半嗔半笑的手叉腰肢，“看看我是胖了，还是瘦了？”

简昆仑一笑说：“瘦了！”他的眼睛仍然只是向窗外看着。

“你根本就没有看，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看过了！”他仍是微微含着笑，“一进门的时候就瞧见了。”说时，

情不自禁地转过眼睛，向她瞧了一眼。

“哼！”朱蕾说，“是不是我变丑了？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连看都不敢看？嗯？”

“不……”简昆仑索性笑了，又看了她一眼，“你说错了，正好相反，不是变丑，而是变得更漂亮了！”

朱蕾白着他：“真的？”

简昆仑笑而不言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气氛好别扭。

简昆仑简直难以置信，怎么一下子自己竟像是变成了小孩了一样的率真，一问一答，毫无招架之能，而且听话得紧！

四只眼睛相对的时候，两个人不由自主地都笑了起来。

简昆仑倚窗而立。

朱蕾却伏身窗棂，向他多情地望着。

“这一次我能逃出来，多亏了陈圆圆，要不是她想的好法子，我真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于是她轻声细语地把逃出平西王府的一番经过说了一遍，简昆仑亦不禁为之纳罕。

他感叹着道：“我早就听说过她的许多传说，想不到，她还有这番义气，倒是难得，只可惜遇人不淑，落在吴三桂这个贼子手里……却是又能奈何？”

朱蕾说：“陈圆圆深明大义，如果能吸引她到我们这一边，乘机对吴三桂策反，岂不是好？”

简昆仑摇了摇头：“这件事我与方三哥也谈过……只怕不容易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第一，吴三桂功利熏心，清廷目下对他极为器重，笼络正殷，眼前还不是时候！第二，陈圆圆据说已失去了他的欢心，对他已没有左右之力，一个弄不好，反倒害了她的性命。所以，方三哥认为，暂时不必动这个念头，假以时日，再观后效。”朱蕾一笑，点头说：“你说得一点也不错，情形正是这样……还有一点，陈圆圆她是个感情深重的人，对于吴三桂，她终是难忘旧情，若要她做出不利于吴三桂的事，怕是不能。”

简昆仑点点头：“这就是生为一个女人的悲哀了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说呢？”抬起头笑咪咪地向简昆仑看着。

“我可不是说你！”简昆仑道，“能像姑娘这样情义兼重的女人却是不多。”

“算了！”朱蕾那么平静地向他笑着，“我又是怎样个情义兼重了？”

简昆仑忽然发觉到，又陷于先前的窠臼，口头上终是无能取胜。对方姑娘兰心蕙质，善于促狭，每句话都尖锐刁顽，更似有所刺探，不易捉摸，一个对答不妙，怕是又将为她奚落取笑，真正是敌她不过。

偏偏朱蕾的眼睛不容他目逃，含着淡淡的笑靥，直向他脸上瞧着。

她的直率天真，常常在这种小地方表露无遗。对她更不能敷衍搪塞，却要实话实说。

这可就使得简昆仑大见尴尬。

对于她，他有一片真情，却是一直压置在心底。那是因为有更大的任务和责任等待着他去完成，此时此刻，万不容旁生枝节，为此分心而坏了既定

的大事。

还有，朱蕾贵为皇室公主的身分，却使他不能不时时提醒着自己，不可有所造次。

简昆仑已恢复了原有的镇定。

双方目光再次交接时，他的表情极是从容：“姑娘也许还不知道，令兄朱先生他……”

朱蕾顿时一惊：“我哥哥他怎么了……”

简昆仑一笑说：“放心，皇上很好，形势虽然险恶，但李将军却一直在他身边，保护他的人还有很多，看来一时半时，吴三桂、孙可望这些人还无可奈何。”

朱蕾才似松了口气，却问说：“他如今在哪里呢？在贵州？还是云南？”

简昆仑正要说出，却又摇了一下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目前情况日有所变！”简昆仑说，“秦大哥、宫二哥正在密切注意、查访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我想你们兄妹应该不久就可以见着了。”

朱蕾喜不自禁地抓住了他的双手，几乎是跳了起来：“啊——太好了。”

话声未已，只见竹篱微颤，陡地拔起来一条人影，直向院中飘落下来。

简昆仑心头一惊，反手把朱蕾拉向身后，容到他看清来人之后，才自放心的啊了一声：“三哥——是你？”

来人却是方天星。

先时不久，三人还在一起说话，却不知转瞬之间，竟自离家出外，这一霎施展轻功越墙而入，尤其显示着事非寻常。

双方见面，方天星微微一笑，信步而前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一面说，他来近窗前，看向朱蕾道，“姑娘是哪一天来的？”

“噢，”朱蕾略微盘算了一下，“有三天了。”

方天星点了一下头：“我还没有跟秦老大他们两个见着，前几天发生的事丝毫不知，姑娘可知一二？”

朱蕾想了一下：“莫非那些人……又来了？”“还不清楚……”方天星眉毛微微皱了一下，“有几个行踪不明的人，在江边走动，而且有一艘来路不明的船！”说时，身势微长，已越窗而入。

朱蕾本能地要关上窗户。

“敞着它，这样方便！”

三个人陆续落座。

透过敞开的窗扇，大可一览无遗。或许这便是方天星不与关闭的原因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简昆仑沉着地道，“有人盯上了我们？”

“看来不错！”方天星说，“大概吧！”

“是哪一道上的？”

“不像是官面儿上的！”

“难道是……万花飘香一面的？”

“目前还说不准！”方天星淡淡一笑，“他们掩饰得很好，有人拿着地图，四下乱转，样子很像是划木的排主”可是船太讲究，有点不像。”

简昆仑问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不少！进进出出，总有七八个之多。”

一时，简昆仑、方天星都垂首不语，盘算着心思。

方天星的眼睛看向朱蕾：“姑娘请说一下过去几天的遭遇，难道有人缀上了你们？”

朱蕾摇摇头，一片茫然。

她于是把前此被金羽燕云青劫持以及遇救经过说了个大概，却也没有忘记了后来李七郎、二先生的一番纠缠。

一番经过叙述完毕，方天星神色就不似先前那般轻松了。

*古时对木材贩子的称呼。倒是简昆仑甚具信心的样子。

方天星费解的眼神，看向简昆仑道：“看样子飘香楼一门精锐尽出，燕云青、李七郎俱是武功精湛的大敌……却是那个二先生又是何许人也？”

朱蕾噢了一声，立时插口道：“我还差一点忘了，这个人还提到你的名字，说你是他的小兄弟……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简昆仑呆了一呆，点头道：“这么一说，真的是他了，二先生……他怎么会出来了？”

“谁是二先生？”对于方天星来说，二先生这个人是完全陌生的，根本就沒听说过。

简昆仑道：“我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个人，如果我猜测不错，他应该是飘香楼主人柳蝶衣的弟弟，是一个神智失常，常会发作的人。”

方天星微微一笑，确是十分好奇。

“怪不得呢！”朱蕾回忆前情，恍然大悟道，“我只当他是个疯子呢，当时要不是他，那个叫李七郎的人已经完了，是他救了他……”

简昆仑慨叹一声道：“这个人清醒的时候，通情达理，人很正派，病势一经发作，可就无可理喻，一向幽禁在飘香楼，从不思外逃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改了主意，真令人不解……”

朱蕾笑说：“他在找你呀。你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”

简昆仑轻轻一叹：“当日我囚禁在飘香楼，与他比邻而居，承他爱护，更传授了我一套奇妙身法，若不是他的好心援手，我实难这么轻松地逃出，说来他对我应是恩高义重。”

方天星哼了一声：“话虽如此，毕竟他与柳蝶衣是兄弟，还是他们那一边的人，要不然也不会现身救李七郎了。”

简昆仑摇了一下头，颇是感伤地道：“对于这个人，三哥你还不了解，据我所知，柳蝶衣虽与他谊在兄弟手足，谈到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谓一如冰炭，这个人更有一番血性，除了病势发作时的胡言乱语，不可理喻之外，在他清醒时刻，称得上是热血至情之人！”

方天星、朱蕾都不禁被激起极度的好奇。

“对此人，我们却要心存结纳……”简昆仑说，“他的一身武功，着实高妙，若能存心相助，更是个难得的好帮手，足可抵挡飘香楼部分实力……这件事且容与他见面以后再说吧！”

方天星点头道：“能在秦老大、宫二哥手里，把人夺走，当然绝非等闲，这个人我倒很想见他一见。”

“只是……”他却又立刻陷于沉思之中。

简昆仑、朱蕾俱不禁向他望去。

“只是我担心李七郎这个人而已……”方天星说，“这个人没有死，终是大患，你也许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飘香楼在江湖上干了许多骇人视听、

心狠手辣的事情，据我们事后的调查，其中一半以上，皆是出于此人之手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兄弟苦心殚虑地要取他性命的原因。”接着他发出了一声叹息。

“想不到他竟然命不该绝，重伤之下，依然为他逃出了活命，打蛇不死，终留后患，日后再想除他，可就不容易了。”

简昆仑听他这么说，一时低头思忖，暂时无话可说。老实说，对于李七郎这个人，他还认识的不够清楚，略可测知，对方是一个十分工于心计的人，武功剑术，皆有可观，柳蝶衣对他十分放任，两者之间关系暧昧。

李七郎本人虽不是万花飘香的嫡系人马，但在该一门派组织里，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如今方天星这么一说，才知道他在江湖上如此声名狼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但是，这个人对于自己却有援手之恩，虽说他的性态心术不明，可是自己终不曾让他有表露之机。如今阵垒分明，双方再见，势将放手一搏，生死在所不计，却也不能不谓之悲惨之事。

简昆仑不禁又想到，二先生如今落在了他的手里，以李七郎之聪明狡猾，二先生焉能有所作为？终将为他所胁迫，助纣为虐，又将落得一个如何下场？实在令人担忧。

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想到自己在飘香楼身遭幽禁时，与二先生之过从种种，承他以奇技空门八式相授，更赖他相助，才能干随后逃出樊笼，如此恩情，自不能与李七郎同日而论，怪在这两个多少均曾于自己有恩的人，竟自连袂一气，站在敌对的一方，将来阵上相见，你死我活，不能不谓之棘手遗憾之事，却也是造化弄人了。

朱蕾却在为另一件事所担心：“方……三哥，”她转向方天星讷讷说道，“你说外面的那几个人，真的是冲着我们来的？”

一波接一波的凶险，杯弓蛇影，早已是草木皆兵，朱蕾一听见有可疑的人，自是由不住心里吃惊。

方天星看着她，摇摇头说：“还说不准，姑娘大可放心，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容你再落在他们手里……”

话声才住，简昆仑忽地偏头窗外，颇似有所警觉。无独有偶，方天星同有所感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去。”声出人起，呼地掠身窗外。

随着他纵出的身子，一式巧燕钻天，哧地已射出数丈开外，却是直袭向墙边那一丛高出的修竹。

方天星想是已有所见，紧随着他腾起的身势，右手挥处，一连打出了两枚暗器亮银钉。

亮银钉出手，闪出了两线银光，尖啸声中，直向着那一丛修竹打到。竹梢哗啦一声摇动，掩藏在上面的那个人，竟然已脱身而离，以至于两枚亮银钉双双落空，打入竹丛。

方天星自是不舍。冷叱一声：“鼠辈，大胆！”

借助于竹枝的一弹，第二次腾身而起，直向着来人飞扑了过去。

那人是个身材不高的矮子。

身上穿着一袭黄布长衫，一经跑动。注满风力，胀得球一般大。却是这个人身法疾快，身材既矮，一经跑动，简直像是个滚地皮球，忽悠悠地趟着风也似的，霎时间已是百十丈外。

跟前秋草蔓延，芦花满山。

对方矮子一经滚落草丛之中，简直有似置身于浩瀚大海，顿时失了踪影。方天星突地来到近前，见状冷冷一笑，随即飞身而起，纵落草丛之中。却不意，他这里身势方落，面前草丛忽地向一面倒塌而下，就在这一霎，一团人影旋风似的已滚身而近，大片刀光，随即在这人滚动之间，直向着方天星身上劈斩下来。

倒是没有想到这矮子还有这么一手。

方天星其实一口长剑，早在右手压时之间，随着他转动的身势，当榔一声，架开了对方的刀势。

却是想不到，这个矮子如此滑溜，一式失手，身子毫不停留，蓦地身子一弹，呼地一声，球也似的又自滚了出去。

方天星却是容他不得，脚尖力点，揉身而进，掌中长剑火中取栗。唻！爆射出一片银光，直向着对方身上扎来。

矮子啊呀一声，回身亮刀，一式左右交插，当唧！火星进射里，封开了对方长剑。

方天星乃得看清了来人手里拿的，竟是一双长刀。

刀式修长，略呈弧度，几乎较他本人也相去不远，难怪一经抡动，全身上下，俱在刀光包裹之中。

倒也不能小看了他。

眼前双刀一封，力道万钧，竟是非比寻常。

方天星只觉着手上一紧，一口长剑差一点竟然为他绞落，颇是吃了一惊。

黄衣矮子想是知道对方的厉害，自一开始即是采取游击战略，而以不与对方做实力之战为原则，双刀乍封，身子即如同球也似抛起，呼地抛出丈许之外。

同时间，草丛外围，响起了一声胡哨。即时有数支箭矢，直发而来。

由此乃见对方的人数不少……

方天星长剑挥舞，把来犯的箭矢，全数劈落。如此一来，却予黄衣矮子有可乘之机，连续几个飞纵，已掩身不见。

这一片黄草芦苇，占地极大，蔓延起落，几至掩盖了眼前数十里方圆，如此辽阔面积，对方敌人若是有心掩饰躲藏，即使穷半天之力，也难以找遍，更何况对方声势颇大，看来人数颇多，声东击西，更是难操胜算。

盱衡眼前形势，方天星不得不放弃舍命追逐黄衣矮子的念头。

身势轻转，三数个起落，已纵回原处。

却在这一霎，一条人影，由墙内纵出，起落间显示着身法的颇有可观，却似十分张皇，脚下方一落地，拧身待向草丛中纵去，无巧不巧，却迎着了方天星的来势。

双方乍一照面，这人吃了一惊，却已是抽身不及，方天星原已是心中怅怅，忽然发现到又一人由院内纵出，可以想知对方必为简昆仑所逼出，其势不逞，如何能容他从容脱逃！

来人黑面浓眉，一身土布装束，背上背着一面长弓，右手所持，竟是一口七节钢鞭。

方天星既已认定来人必是万花飘香手下，此类人等，在江湖上无不恶迹昭彰，其中很多人，原就是黑道人物，自投奔万花门后，庇护于柳蝶衣的庞大势力，更是无所不为，官府亦为之无可奈何。

这类角色，虽然多数素行不良，却是各人都有非常身手，较之一般江湖

门派，诚然不可同日而语，眼前这个黑脸汉子，以及那个黄衣矮子，便是这等人物的最佳写照。

黑脸人原以为纵身草丛，应可遁形，却是料不到迎面杀出来方天星这个要命煞星。

双方乍一照面，黑脸人嘿了一声，简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

哧！剑光倏闪，一泓银光，直取当心刺来。

一惊之下，黑脸人旋身就转，却是慢了一步。

银光闪处，却在他左面腰胯间，扎了个透明窟窿。

黑脸汉子哎哟痛呼一声，一个打滚，滚落草地，借助于一滚之势，左手扬处，刷拉拉打出了一把沙土。顾不得身上伤势，一连几个旋身起落，落身草丛之中。转瞬之间，已免逸不见。

方天星压剑待追的一霎，忽然触目到枯黄草丛间的片片血迹，当可知来人的伤势不轻，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随即驻足不动。却只见三数丈外，草势偏低，时有异动，可以猜知那人必然藏身那里。

方天星既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便不欲赶尽杀绝，几句话即是要交代的。

“相好的——这一趟你们白来了，认栽了吧！再要不知进退，下次相见，必取你性命无疑！”说话的当儿，目光如鹰隼直视当前，倏地挥动左手，打出暗器亮银钉。

“着！”手起而出，哧地一缕尖风，直袭草丛。

这支亮银钉，虽是力道十足，方天星手下却极有分寸，凭着他精细的判断，取势对方背后下盘。

暗器出手，他身子再不多留，倏地掠起，飞纵向院墙之内。

却只见简昆仑当庭而立，自然是为顾忌朱蕾的安危，不便远离。

方天星纵身而前，二人随转入堂屋。

朱蕾惊惶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们又来了？”

方天星摇摇头：“没有关系……我和简兄弟足能应付，姑娘不必担心。”

简昆仑问道：“三哥可看出了他们的来路？”

方天星哼了一声：“那还用说？自然是万花飘香一面来的！”

简昆仑恨声道：“未免欺人太甚！”

“不必挂心！”方天星一笑道，“就凭对方这几个货色，还作不了怪，我已经伤了他们一个，谅他们已知道厉害。”

简昆仑说：“就是你刚才发现的那条船？”

方天星点头说：“这还用说？”他微微一笑，“他们来的人不少，但是显然还没有第一流的高手在内，李七郎、燕云青相继落败，对方阵营里一时还不易抽调出十分厉害的角色！”

简昆仑摇了一下头，“那可不一定，难道你忘记了还有一个时美娇？”

“她当然是个厉害角色，只是，我却以为她眼前不在这里……”方天星微微冷笑，“不过也很难说，这个丫头一向神出鬼没，倒要防她一防。”

简昆仑说：“这一次万花飘香大举出动，显然事非寻常，难道眼前还有什么意图不成？”“详细情形如何，他们两个回来就知道了。”

方天星慎重地道：“你我当前的责任，便是稳定不移，保护公主的平安。”

朱蕾笑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好得很。”眼睛向着简昆仑一瞟，“你走一步我跟一步，总行了吧！”

说得方、简二人俱笑了起来。

高瘦、白皙，颇有书卷气息的飞花堂副座——海客刘青，这一霎，在面对着得力手下神鞭姜威的严重伤势时，脸色颇似不忿。

身边七八条汉子，无不怒形于面，火爆的气氛看似一触即发，大家伙的眼睛，全数集中在副堂主刘青一人身上，只等着他一声令下，大举进发，即将与筒昆仑一面决一胜负。

刘副座的态度，忽然又变得谨慎小心了。

“不……”他微微摇了摇头，“不可妄动……眼前还不是时候……”

说话的当儿，一个人已为几呈昏迷的姜威上了万花门特制的刀伤药，为他包扎一番，却把那一口起自姜威后胯的柳叶飞刀，双手呈上。

刘青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再看，顿时一惊：“是他！”

“谁？”说话的人满脸黄须，人称地卷狂风宋天罡，个头奇矮，却穿着件肥大的黄色长衣，正是先时负责刺探敌营的那个黄衣矮子。

在飞花堂他的地位不低，与负伤的浓眉汉子神鞭姜威，同属飞花堂制下一坛之主。

这一次以海客刘青为首，率领众人，乔装深入，好不容易探得对方下落，想不到却因为期功过甚，过于大意，乃至神鞭姜威的身负重伤，连带着每个人都脸上无光。

打量着手里的那一口小小飞刀，海客刘青一时间神色极其凝重：“方天星……”

凡属万花门坛主以上的各级主管，俱曾熟识过一份发自飘香楼的内部参考文件，文件内容在于精确分析当今武林的一些所谓重要人物，举凡其性格、武功、为人动态，武技擅长等……无不鞭辟入里，有着深刻的描述记载。

是以，海客刘青乃得经由眼前一口小小飞刀，立时触类旁通，报出了方天星的名字。

黄衣矮子宋天罡顿时为之一怔：“是他？”一时面色凝重，喃喃说道，“怪不得如此身手，连姜坛主如此身手之人，也会伤在他的刀下了！”

海客刘青站起来，在座舱里走了几步，站住道：“这个人一向出没西北，怎会来了这里？又与姓筒的连成一气，实在是想不到……”

“还有……”他立刻想到更可怕的事，“主座手谕的内参文件显示，这个姓方的与秦太乙、宫天羽素称交好，三个人连袂而行，极少分离，此三人各怀不世绝学，若是联手与本门为敌，确是十分严重之事。”

地卷狂风宋天罡伸手拿过来那口柳叶飞刀，反复观察，果然发现到其上极小的四个凸出阳文——方氏秘铸。至此对方身分已经不容置疑。

回想着方才与方天星的一番交手经过，宋天罡不觉泛出一丝冰寒之意，能由对方这等人物手里逃得活命，简直是幸数。这一霎想起，仿佛犹有余悸。

海客刘青目光注视着眼前一干手下，招呼着其中三人，嘱咐他们严密监视别墅的动静，任何人出入进退，皆要详细辨认，返回据报。

之后，他随即命令起锚开动，把这艘大船撤离里许以外，停泊在一行舟舶之间。

随后各人动手，扯除下原先船上的各式伪装，甚至于原先的两面大帆，也径自收起，换成了一面T字形巨帆，较诸先前的木材货式完全两样。

非仅如此，众人的穿着打扮也自变了模样，混杂在其它客商之间，完全没有两样。

海客刘青犹不敢掉以轻心，亲自下船，在附近走了一圈，确定完全没有

为人所注意跟踪，才自放心转回。

第三十回忽传海外有仙山

夜色朦胧。

像是有沉沉雾气，无限氤氲，烘托着眼前的一轮上弦明月，冉冉由东方山边升起，天空闪烁着的一脉清光，晕晕然似有所醉，连带着一脉山川也俱似在微醺的半睡之中。

院子里显得格外的黑！尤其是西面角落那一片老松盘空，花叶交错的地方，更是黝黑——伸手不辨五指，黑得骇人。

九公主朱蕾像是已经睡着了。她的睡姿撩人……锦被轻覆，玉体半侧，秀发蓬松，如云、如锦……

能与简昆仑再度邂逅，厮守在一起，她真的满意极了。是以，今夜，她睡得格外的熟，格外香甜！天大的事，都不用忧愁。今夜，在梦中，她甚而已与哥哥相会，恁的难以分离……

灯焰跳动，光彩微弱复婆娑。

简昆仑由居室步出，缓缓走向隔以六角雕花的窗边，停步、凝听——他听见了发自朱蕾的均匀呼吸，不自禁心存安慰。眼前情势激越而振奋，正是大有所为。

秦太乙、宫天羽的即将来会，显示着一次重大使命的开始，他们四个人将保护着九公主朱蕾平安撤离，投奔向目前尚还有待证实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们将与永历皇帝见面，进而共图大业。

光明来临之前，常常是黑暗的。

就像是今夜的冥冥苍穹，在她神秘的外衣之内，藏匿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凶险罪恶、丑陋……

简昆仑徐徐转过身子，踏出中庭，来到了方天星住所。透过窗前的一点茕茕孤灯，可以想知方天星应是还没有就寝！然而，他却能感觉出，方氏并不在房子里……

这个突然的意念，并非起自神妙的心电感应，实系他敏锐的感官使然。

近月以来，他自参习二先生神秘心法之后，这一方面的功力尤其大有精进，静坐之时，感触极见微妙，十丈内外，即使发自人口的一声叹息、一片飞花、一枚落叶，都不能逃过他神秘的听觉。

像是眼前——他只在窗外小立片刻，即能侧知方天星不在室内，那么他的虚灯以待，必将是有以诱之！

一念方兴，简昆仑立即抽身而过。身势轻转，有如轻风一阵，已贴向壁边。

或是鬼使神差，便是在一霎，一条人影极其轻快地蹿天而起，寒禽栖木般飘落向一隅巨松。

好险！

若非是简昆仑的及早抽身，对方的出现，非但无能得见，自己反倒落身于对方观察之微而无所遁形，以后的发展诚然是难以逆料了。

那一片巨松所形成的阴影，一片黝黯，对方身形一经落下，立时混迹树丛，再不见一些踪影。

哪怕是惊鸿一瞥，既经落在了他的眼里，便不容他有所逆为。

简昆仑长剑在背，决计在事发之一瞬，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——他目光徐徐移动，寻觅着方天星的下落。

东面瓜棚之下，称得上是个好藏身处。

莫非他就藏在那里？

只是那里太黑了，以简昆仑之锐利目光亦难以窥清——他却已假设认定方天星必然藏身那里。

便在这时，耳边上传过来方天星类似耳语的传声：“不错，我就在这里。”

必然，简昆仑于方才现身之始，方天星就已经发现了他。方天星的沉着、机智，在在显示着他的经验老到，这一面每使简昆仑自愧不及。

随着方天星的传音之后，简昆仑随即隐约地看见方氏竖起的一只手掌，从而测知对方确切藏身之处，那一面由于瓜藤的蔓垂，便不是天黑，也不易为人发觉。

事实上，方天星盘膝石几，除了蔓衍瓜藤自然垂落，并无特别掩饰，他却有先见之明，及早置身，后来之人不明就里，自是万难有所发现而已。

既然窥知了他的坐处，简昆仑亦以传音入秘回敬，互通款曲。

“点子来了！”

“看见了！”

“还在树上？”

“差不离儿！”

“这一次交给我吧！”简昆仑说，“你断他的后路，叫他有来无去。”

“怕是不易。”方天星传声说，“这个点子扎手，比白天的两个可高明多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说时，简昆仑忽然心有所动，再传道，“我打算缀着他，摸清了他的来处，你意如何？”

“对了，这才高明！”

方天星声音里含着喜悦：“这里的事交给我，你留神，我打草惊蛇了！”

话声出口，方天星即似没事人儿一般，仿佛才刚入定醒转模样，伸长了—双胳膊，同时筋骨扭转，发出了一阵子骨节响声。

声音不大，只是在眼前静夜，却有惊人之势，决计逃不过有心人的观察之微。

想象中，对方来人既有这般身手，自然不可能不会发现。

于是，方天星便自缓缓由瓜棚之下走了出来。随即在院中走了一圈，返向堂屋。

对于有心刺探，心怀叵测的人，方天星的即时出现，应该已收到了吓阻之功。这就足够了。

这人身手果然轻巧。有似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在几乎完全没有声音带出的情况下，轻飘飘地翻出了院墙。

自然，却仍然落在了一个人的目光之中——简昆仑。

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极是恰当，更不愁为人发现，是以这个人一经遁出，立时无所遁形。

朦胧月光，映照着这人顾长的身影。

虽说是月色如晦，却依稀仍能辨认出对方那一张近乎于苍白的脸。浓眉细眼、刀骨峨凸——好熟的一张脸。

惊鸿一瞥间，简昆仑陡地记了起来——海客刘青！

这位飞花堂的副堂主，与另一位副职——玉弹金弓马福全，在他印象里同样深刻。犹记得昔日受擒于时美娇，辗转押赴飘香楼之中途，便有此二人

之一路随行，中途由于吴三桂手下官军的拦江打劫，海客刘青与马福全俱显示了杰出的身手与机智，因而简昆仑印象深刻。

眼前的一霎，忽然发觉到了他的到来，自是无比惊讶。

并不是惧于海客刘青本人功力如何了得，而是此人背后的那个女煞星时美娇是否也已经来了？

或许是前番两次相继在时美娇手里吃过大亏，简昆仑下意识里对此女留有极大的戒心，一经想到即为之惊心不已，海客刘青既是她手下的副座之一，刘青既然来了，她还能不来！

一惊之下，简昆仑却似乎另有一种冲动——巴不得能与这个美艳机智，功力绝高的女煞星再次见面，各尽所学的放手一搏，看看到底孰强？这是他一直埋藏心里的一个企盼，难道说眼前机会到了？

思念中，海客刘青已施展身法，极其轻快地超越过眼前岭陌，放足芦花翻白的大片旷野。

一泓流水，如枕横戈，月色下极其醒目，傍着一行修竹，静静而流。

交睫的当儿，刘青已来到了江边。脚下略停，回头打量不简昆仑忙即缩下了身子。

刘青看了一阵，并无所见，却仍然站在原处，忽似有所异动，打出了一枚暗器。

双方距离约在六七丈远近，黑夜里简直看不清打出去的是个什么东西，却是隐约中听到极轻微的一丝破空哨音，间歇着传出细若蚊鸣的嗡嗡声音。

简昆仑立刻猜知，心内雪然。

原来江湖上有所谓的青螟传音暗器通讯手法，出手人以两枚青铜制钱，用捻指功力出手发出，在空中做一定弧度穿行、互击，发出清脆悦耳细音，用以彼此传递消息。

如此看来，来者显然不止海客刘青一人，却是意欲何为？

一念未完，江边忽地现出了三条人影，身法极是巧快，一经现身，倏起倏落，极快的一霎，已自向眼前刘青站立处集中过来。

简昆仑目睹之下，不禁暗吃一惊。方才情形，若不是自己见机得早，先已藏身，冒失跟踪之下，前行的刘青即使无所发现，却难免不为对方事先埋伏诸人所窥知。

夜月朦胧。

对方四个人聚集一团，比手划脚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，时见众人回头向这边频频张望，当可猜知，必然是与自己一面有关。

一阵密切交谈之后，四人中的一个立刻转身而去，剩下三人却向水边稀疏竹林暂时藏身。

如此情况之下，简昆仑反倒不能再向前欺近了。

一个念头陡然自心底升起，对方莫非是正在调兵遣将？果真如此，意在何为？一个念头随即自心底升起。

火！一念之发，只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个念头的滋生，自非无因，回想当日自己初涉江湖之时，寄居玉剑书生崔平草舍，便是吃亏在那一场大火，而一败涂地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难道对方万花飘香食髓知味，这一次又重施故技不成？

总之，此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需得事先疾做部署准备才行。

当下顾不得再做观望，随即悄悄转回。他身法至为轻灵，宛若飘浮鬼影，

却是一经踏入中庭，仍为暗自戒备的方天星发觉，刷地现身眼前。

“是我。”说了一句，二人即刻转入堂屋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方天星问，“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

简昆仑道：“对方人数不少，可能要使坏，为安全计，先把公主、家里诸人撤出为要。”

方天星呆了一呆：“你是说，他们要用火？”

“说不准，不过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！”

仓促中，公主朱蕾以及张顺夫妇，均被安全撤离出宅，藏匿附近竹林之内。

自然，为恐打草惊蛇，即使这番撤离，也十分小心，由简昆仑、方天星暗中警戒，确定无人窥伺，才匆匆撤离。

朱蕾已自有所警觉，十分镇定。

张氏夫妇却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怎么回事？三先生……”

睁着一双睡眼，张顺连声地打着哈欠。

“不要紧，等着瞧吧！”方天星眼看四方。

“瞧……什么吗？”

“烧房子！”

“烧……”

一下子张顺的睡意全消。旁边打盹的张嫂也由懵懂里忽然醒转过来，一脸吃惊模样。

方天星安慰道：“用不着害怕，人比房子值钱，宫老二钱多的是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个房子烧了，再盖新的。”

说话的当儿，前面隐约又有了动静。

三四条人影，一霎间出没草丛苇花之间，倏起倏落，像是往四下撤离。

五人藏身处，既有一面山坡为障，更有竹林侧掩，又当一处洼谷，即使白天也不易为人发觉，更何况黑夜之间，决计不会为对方发现。

便在这一霎，一点星光，陡地自两侧面划空而起，直向着正中房舍落去。

前文略述，这类制自万花飘香用以引火的硫磺弹丸极是厉害，小小一枚弹丸，发自特制的弹簧喷筒，射力极远，火性又强，天旱物干，一经引发，顿成火海，防不胜防。

原来万花飘香一门，以其庞大势力，独霸江湖以来，各事皆喜标新立异，举凡日用百物，均喜自行特制，有别一般。

眼前这个用以发射特制硫磺弹丸的喷火筒，更较一般武林所用不同，射程极远，火性特强。

一星飞越，飞弹引弓。紧接着叭地一声轻震，爆发出千百点流星飞萤，正面房舍，顿时爆发出一片火光。

随即四面八方，流星天坠般，无数弹丸一齐集中而来，顷刻间，爆发起大片火势。

朱蕾目睹之下，吓得啊了一声，张顺夫妇，更是吓得抱在一团。

却是，方天星、简昆仑力持镇定，二人分两方对立，打量着一天火势，丝毫不现张皇，俨然有大将之风。

前面人影倏闪——一个手持长弓，握有熊熊烈火长矢的汉子，忽然飞身而前——举弓待张的一霎，方天星已闪身来到近前。

火光明灭里，忽然发现到方天星的猝然而近，这个人吓得怔了一怔。

不容他做出任何反应，方天星一口长剑已自电光也似掣出，喀吧一声，来人手上长弓，连同弓弦一并被劈为两半。

来人其实并非无能之辈，只因上来张皇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敌人竟然有备于先，藏在这里，当下惊呼一声，飞身就退。

他背后原有一双判官笔，急切间还不及拔出，方天星已自旋风般欺近过来，长剑指处毒蛇出穴，直奔前心要害而来。

来人怪叫一声，一个骨碌，旋身而起，却是慢了一步，银光穿处，直至他右肋边划开了尺许长的一道血口。

“啊呀！”手上火箭撻处，引起了大片火光。

这人直似吓破了胆，哪里还敢恋战？仓猝间，拧身待退，身势才自纵出，简昆仑却已自左侧方忽然袭来。

呼……人影交晃之间，奇光电闪，已被简昆宝剑月下秋露劈头而下，当场劈倒坡前。

方天星赶前一步，践踏着火光，左脚两步将之踏灭，总算没有引发野火。

二人行动极是巧快，火势方熄，即速抽身。

耳听得一阵子劈剥声响，眼前火光冲天，先时住屋已在熊熊火势之中。一时之间，烈焰滚滚，火舌起舞，顿成一片火海，火光闪烁，照耀着这一片方圆里许，形同白昼，远近各物，无所遁形，俱皆陈现眼底。

敌人一面这一霎惧都出现，自以为稳操胜券，再不用掩藏，随即在正面火光里，摆出了一个阵势。

为首之人，正是简昆仑方才所见之那个文采飞扬的刘青，这一霎既已摆明阵势，也就不再藏藏躲躲，只见他身上穿着一袭万花飘香所特制的防火衣靠，色作银白，背插长剑，在火光映衬里，益发显得神采翩翩，大非等闲。

在他身边，相距而立，一个黧黑矮壮，生有落腮胡子的汉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飞花堂另一位副座玉弹金弓马福全。连同其它各人，约在九人之数，便是对方一行的全部人马。

此番火攻，显然出之预谋。

每人身上的一袭银色防火衣靠，前所未见，颇似首次亮相。

眼前形势，海客刘青与玉弹金弓马福全各据一方，其它七人，做弧形散开一侧。

即使这个站立的位置，也颇有思考作用。原来火势分三面而烧，唯独此一面尚未波及，宅中人若非葬身火窟，如欲活命，便只有这唯一之一条活路。是以，只有守住火口，便不难将对方一举成歼。

当然，他们的本意是要生擒公主朱蕾，绝无置对方于死地之图，否则也就不会特意留下一处以供逃生的火口了。

却是没有料到，简昆仑一面智高一筹，先已窥破，安全撤离宅外，眼前形势，正是洞若观火，借助于明亮火光，敌人之一切作为，均落眼底，胜负不待交手，已自分明。

朱蕾以及张氏夫妇，既已早经择处藏匿，更不愁为人发觉。简昆仑、方天星乃得无后顾之忧，大可全力从事出奇兵突袭，给对方以歼灭性的打击。

经过了几次联手阵仗，简、方二人早已心有灵犀，取得默契，彼此功力既高，一切交谈，更可借助传音，行动上无形中更是少了许多牵挂。

敌阵既明，正可伺机反扑，妙在敌明我暗，对方之一切行动，无不昭然在目，以简、方二人之神乎奇技，大可不意，个个击破。

海客刘青等一行，目睹着当前的冲天火势，自是得意之极，对方越不见现身，越可预见随后之张皇失措。

只见玉弹金弓马福全，手引描金长弓，立身于一高出土丘之上，突然发声狂笑。

“简昆仑小儿听清楚了……”一声吆喝，显系发自腹下丹田，静夜里分外刺耳。

即见他按弓而立，声似洪钟继续喊道：“尔等已困身火海，死在眼前，若想活命，快快把公主朱蕾献上，如若不然，嘿嘿！水火无情，眼前便只得葬身火海……后悔无及矣！”

话声出口，引弹出弓，叭！叭！一连发出两枚弹丸，不偏不倚，正射中火舍横梁。

那根横梁，早已为火势所燃，摇摇欲折，眼前吃弹丸拦腰一击，自是吃受不住，顿时从中而折，喀嚓一声爆响，连同着大片瓦檐，一并倒塌下来。一时间火星四溅，流焰飞舞，声势端的惊人已极。火光四射里，一条人影倏地拔空而起，仿佛身上已燃着了火，其势绝快，一只脚尖于闪烁火光里，轻轻在竹篱尖上点了一点，呼地腾身而起，已自越身而出。

海客刘青目睹之下，大是得意，叱了声：“追！”

即有两个人，纵身而起，采迂回之势，由两侧向这人挤来。

海客刘青和玉弹金弓马福全二人，虽不曾看清来人是谁，只是对方是单身一个人，却可认定。

他们的目的只是公主朱蕾，虽然简昆仑是必欲一除的强敌，眼前之势，却是以手擒公主为第一要务，是以乍见逃出来的是单身之人，惟恐公主随后脱逃，自不便轻易离开。

这么一来，便中了简、方各个击破的妙计。

方天星引衣而遁，身法极是快捷。

那一袭长衣虽然为火势所焚，既是虚作形势，有意作伪，自不会为其所伤。

身后二人不知是计，犹自奋力以追。

竹林穿梭，饶富奇趣。

一遁二追，各尽其能，有如穿花蝴蝶，看看地势相当，前行的方天星忽然脚步放慢。

身后二人，自不会放过大好时机，脚下加快，一连几个飞纵，已逼近眼前。

二人的身材一样的矮。

却是因为各人穿着一袭防火衣靠，行动上不免略有不便，眼前联手而攻，却是狠厉难当。

眼前蓦地交接，其中一个尖叱一声：“哪里跑！”话出人起，猛地已扑向方天星身后，掌中一双判官笔，直认着对方后背就扎。

眼看着火光耀眼，发自对方身后，满以为他已为火势所伤，此番对敌，已是稳操胜券，哪知道双笔方自递出，前面人忽地一个疾转。

非仅此也。随着这人的一个疾转，呼然作响声中，一袭燃有火光的长衣，已自抡出。

这一反手抡衣，极见功力。一片火光，发自方天星转动的手势，双方距离既是如此之近，这个人急欲建功，身子欺前过甚，再想后退，已是不及。

虽是一件燃火长衣，由于真力之内注，却是大非等闲。

事发突然，简直不容对方作出任何反应，啊呀一声，已被方天星燃有火光的衣边自咽喉间力扫而过。

血光进现里，这个人直似秋风里打转的落叶，滴溜溜一阵子打转，扑通摔出了丈许开外，顿时命丧黄泉。

后来的那个人，手持一双雪花长刀，一脸黄须，正是先时与方天星一度交手的那个黄衣矮子——地卷狂风宋天罡。

双方乍一见面，各有表情不同。

心里怕的就是他，偏偏就碰上了他，宋天罡一惊之下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时此刻，再想脱身，哪里还来得及？

一惊之余，宋天罡怪啸了一声，双刀突然抡出，施出了他生平仗以成名的绝技地卷狂风。雪花刀舞出了两圈旋光，车轮似的，直向方天星全身上下猛力劈斩过来。也许是双方功力相差过于悬殊。

此番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方天星再不会心存姑息，手下功力更见精湛。

长衣飞抡，形若狂涛。

乍然相交，当唧唧一声巨响，随着方天星飞卷的长衣，宋天罡手上双刀已自脱手而出，坠落竹林就地。

宋天罡打了个踉跄，差一点摔倒地上，由于持刀过紧，双手虎口尽裂，满手都是鲜血。

宋天罡吓了个魂飞魄散，哪里还敢恋战？怪叫一声，拧身就退。

却是，事有蹊跷。

他这里身子方自纵出，人影猝闪，简昆仑飞燕掠枝般已自迎面飞身而至，身势之快，有如疾风一阵。

宋天罡眼前一花，根本还来不及看清是谁，已被对方探出的一只有手劈中下腹。

这一掌力道万钧，宋天罡只觉着身上一麻，整个身子风筝也似的倒飞而起，足足飞出了七八尺之远，喀嚓撞上一棵巨竹，便自倒地不起。

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举手之间剪除了对方两名手下，一经照面，随即分开。宛若分飞劳燕交错的当儿，已自隐身竹林。

火光熊熊，大火方兴未艾。

面对着一天火光，其时火势正炽，涛涛火焰早已把整个房舍全数吞噬，怪在除了前见之人外，再不见任何人为火势逼出。

海客刘青目睹之下，不禁大是狐疑。总不成公主朱蕾，连同房中众人俱都葬身火海？

这可不是他原来的旨意，更何况出发之前，时美娇一再交代，九公主朱蕾务要活捉，难道真的来不及逃出，被烧死了？这个念头使得他一时心里忐忑，大为不安。

人影乍闪，玉弹金弓马福全忽然来到近前。

“不好，别是九公主烧死在里面了，怎么这半天没见个人影？”

刘青哼了一声：“难道跑了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马福全说，“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她往哪里跑？我进去瞧瞧去！”

话声一顿，他已腾身纵起，落向竹篱之内。

火势毕毕剥剥，浓烟滚滚，离着丈许以外，都热得受不了。

虽说是穿有防火衣靠，只不过较一般常衣不易燃烧而已，真要置身火焰，一样照烧不误。如此火势不要说人不能入，便是一只蝙蝠、飞鸟，也不能擅行飞越。

马福全围着火场四周走了一圈，终不能得隙而入，打量着这般火势，宅中人如不及逃出，万无活理，定当葬身祝融无异。

一片火舌燎过来，差一点卷着了他的衣裳，吓得他忙自退后几步，只得腾身掠出。

却不知，身势方出，一缕尖风，直袭后背腰胯之间。

眼前情形，最是混乱。小小暗器声，如何听得清楚？

马福全身势正转，但觉着胯间一阵奇痛，大吃一惊，啊了一声，右手探处，起出了所中暗器——亮银钉。

一股热血，直由伤处涌出，差一点痛得他倒了下来。

却于这一霎，一条人影，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，猛地自他身后扑到。

人到，掌到。施展的是极其凌厉的排山运掌功力，以至于连马福全这等功力之人，仓猝间亦无能防范。

马福全功力堪称上选，但是腰胯间伤势过重，闪动皆难，他为人并非大恶，可说一脚误上了柳蝶衣的贼船，乃自种下了今日的恶果。转身而现的一霎，似乎瞧见了对方那人的脸。

方天星！

今日一切，多半都与这个姓方的有关。他却是出手狠毒，疾恶如仇，不似简昆仑之心怀慈善，每以手下留情。不过，今日之势，应是格别而论，江湖中，对于纵火杀人的伎俩，总是深恶痛绝，纵然落在简昆仑手里，也是死路一条。

玉弹金弓马福全身子才一转过来，迎接而来的，却是排山倒海的大股力道。他终是挺受不住，在近乎五脏尽摧的惨痛里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
一口血箭，直喷而出，足足有七尺来高，幻为一天血雨，飘飘而落……他死了。

山猫似的，方天星跃身而前。

这个人一口砍山刀，施足了劲道，搂头就砍。却是不知怎么一来，刀背竟到了对方手里。

扳了一扳，硬是不动。这人——海马费天，巡江第十七舵舵主。隶属飞花堂已有多年经历，平素行事老到，招子不空，却是鬼使神差，陪着两位副座，跑了这趟差事，以至于落得了今日此刻下场……

这就叫命！

惊惶间，瞄着当前的这个人——膀大腰圆，挺长老大的个头，依稀记得，敢情他就是那个姓方的！一念未完，姓方的另一只手已自抄出，只一下已扳住了他的脖子，喀的一声。这一扳力道万钧，姓方的施展的是盘树功，莫说是费天的血肉之躯了，就是一方实木横梁，也吃受不住，一时间，由他口鼻里淌出了浓浓的血。方天星松开了腕子，费天身子也跟着瘫了下来。

海客刘青一声惊叱道：“不好！”嗖地拔身而起。

迎向他的简昆仑，直似神兵天将。身到剑到。

冷森森的一口长剑，矫若游龙，直向他当头卷落。刘青啊了一声，身势

未稳，一个骨碌，旋风似的跌了出去。

惊惶万状的一霎，他总算看清了面前的这个人，“简昆仑是……你……”

当日水面押解，以礼相待，双方原是旧相识，不期然这里相见，竟是这般嘴脸。刘青内心的震惊，终至破碎了先时的幻想。

敢情是对方棋高一筹，早已识破了自己此行的伎俩，一把大火，倒像是闹着玩儿似的，充其量烧了个空房子而已，自己这一面可就全数报销，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！

一念之及，直吓得刘青透心发凉。

这可不是套交情的时候，话声出口，背后一口青铜长剑已自抡出，叮！两口剑的尖端部位，已自交接一块。

借助于此一触之力，刘青再一次地拔身而起，捷似飞鸟般已闪身而出。

既能身当飞花堂副座之尊，当然有两把刷子，如以身手而论，应较玉弹金弓马福全实有过之，他也是时美娇最称得力的手下大将，自非等闲之辈。

随着他纵出的身子，左手轻挥，展出了一式漂亮的孔雀剔翎手法。一蓬金光，宛若出巢之蜂，直认着简昆仑全身上下飞落直下。

这一手倒撒金钱，由于相隔甚近，力道极猛，一经出手，方圆丈许内外，全在照顾之中。

简昆仑却已防着他了。他自承二先生金鳝内功以来，日夕勤习，已能与自身原有内功混合一气，近日以来尤其能够活用，随机应变，如意施展。眼下看似无能闪躲的一天暗器，却也大可不必吃惊。只消真力内聚，凝集剑身。运剑一挥，奇光电闪，一片铮声里，来犯的一掌金钱，悉数吸附剑身。

刘青原已纵身而出，见状吃了一惊，怒叱一声，一式倒转旋风，掌中剑刷地挥出了一道银光，直向简昆仑腰间卷去。

却是隔阻于简昆仑一式封杀。

当啷！兵铁交接声里，溅出了火星一点。

感觉着手上一震，响声有异，才自觉对方手中的那支长剑，是口宝刃，不用说自己兵刃受损不轻。

却是，不容他抽招换式，简昆仑剑转轻灵，唏哩一声，打他头顶掠过，已在他背后右侧方留下了半尺来长的一道血口。

海客刘青吭了一声，脚下一个打转，疾风似的转了出去。

简昆仑已由不得他，身子一个前扑，如影附形，已自依了过去。

刘青惊惶中一连变幻了七个动作，却是不能甩脱简昆仑咫尺之间。

一进一依，有似双飞蝴蝶，又若孤云白鹤，翔舞天表。无比剑气，极似万蓬银针，爆洒当空。

一连七式，即所谓如意七巧身法，刘青施展得极是迤邐利落，想不到仍然逃不开对方的刻意纠缠。

便在这一霎——刘青施展全力，待将纵起的一瞬，简昆仑已容他不得，右腕振处，银光乍泻——一片血雨，发自刘青那只持剑的手，连手带剑，齐着右腕骨节，一并被斩落下来。

剑花轻转，冷焰袭人。

刘青哎哟一声，直被逼得扑通坐了下来，直疼得他打了个冷噤。更骇人的却是对方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就在眼前，剑尖指处，直迫眉心。

海客刘青便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动弹，神色呆了一呆，使自垂首不语。

“刘青，今日之事，是你的主意，还是听令于人？快些说出！”

看着他断腕处的殷殷红血，简昆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原待刺出的长剑，竟自停住不动。

刘青自忖必死，却不曾料到犹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一时颇感意外。他左手力捏断腕脉络，止住流血，一张脸固是白里透青，满布虚汗，却是，那双眸子兀自深沉冷静，抬头向对方打量时，并无胆怯之意。

“想不到今日栽在了你的手里，何必多说。看在同系武林一脉，就给个爽快吧，皱一皱眉，不是汉子！”

话声出口，他也就闭上了眼睛。眼不见，心不烦，想象之中，对方当系剑下无情，也就一了百了，死了干脆。

却不是这么回事。

等了一顷，非但不曾利刃加身，原先迫眉的深深剑气，竟似也为之消失。

忍不住，刘青再次睁开眼睛，才自发觉到简昆仑敢情已经走了。

大火犹自在毕毕剥剥烧着。

轰隆一声，整个屋架倒塌下来，火舌力蹿，到处弥散着物什烧焦了的气味。

虽然寄身黑道，平日却也有一份道义，像这类杀人放火的勾当，平素是不屑为的，而今日……

“唉……”自忖着眼前这个孽可是造的不小，如今是什么都完了。重重地叹息一声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，巡目四望，在地上看见了自己那一只断手，手里还拿着剑。

一阵辛酸，打心底升起，竟自淌出了热泪。

火光时明时灭，四下里像是浮动无数鬼影子似的，萧萧草木，配合着幢幢火光，更似无比阴森……

“你们都到哪去了……人呢？”

四下逡巡打量，一个也看不见。

“怎么回事，难道都死了？”说时，弯下身子把连同宝剑的一截断臂拿起来，夹在腋下。

刘青这一霎的凄凉，诚可知。

一面走，一面叫，叫唤着手下众人的名字，却是一个也不见回应。不经意脚下一绊，一团物什，软软地。

“啊……”几经打量之下，才自看清了。

竟是玉弹金弓马副座的尸身，一时间，他的眼泪由不住再一次地流了下来。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终至使他认清了眼前的事实，不用说，自己一伙，同行九人，大概除自己之外，都已命丧黄泉。

他的这个触念，果然得到了事实证明。明灭火光照射里，随即又为他发现了三具尸身。

蜘蹰着缓缓而前，一一细看、抚摸……多年袍泽，共事的伙伴，一朝归去，竟是如此的凄凉，这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失误，判断不当所致。

再想想，万花飘香帮规之严厉，尤其是自己顶头上司时美娇之辣手无情，事不徇私。此番回去，落得个光杆一人，如何向她交差？即使看在自己重伤断臂分上，得免一死，自己又有何面目，再厮留下去，不若……

一念之兴，遍体飕飕。那可真是砭骨的奇冷，两只脚举步艰难，无论如

何是走不动了。

大火已渐渐衰落，不时传过来枯柱倒塌声音。

海客刘青盘坐在当前一片黄草地上，思前想后，这条命是怎么也活不下去了。

抖颤颤的，他用那一只独手，握向长剑，却是长刃倒持，深深地扎向自己心窝，蓦地打了个哆嗦，便自缓缓倒了下来……

第三十一回不尽江水滚滚流

大船移动的时候，天还不十分明亮，甚至于那半面明月，还斜斜地挂在天上。

水面上像着了一层雾样的白，秋日的寒冷，便自那样冷森森地渗了进来。

倚坐在船舷的朱蕾，抱着一双胳膊，真还有点冷得慌，总是随遇而安吧！住处被焚，这一会又上了船，谁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
妙在所搭乘的这艘大船，正是海客刘青一行九人来时的座舟，不期一朝败北，人死了不说，连座船也成了人家的了。倒是了，烧了人家的房子，拿船来抵，也算是两相扯平。

万花飘香一面，眼前的一仗，不啻全军覆没，下场之惨，前所未见。

简昆仑、方天星联手之下，旗开得胜，这一霎，移舟西下，颇似又有了异谋。

船上各物俱备，张氏夫妇既精烹饌，这就不必客气。就着现有的一切，不大的工夫，调弄出一大桌子的佳肴美食。

“小姐，肚子饿了，快吃点东西吧！”张嫂用着惯有的微笑，把朱蕾请到了桌子上，亲手为她添上了一碗粥。

“尝尝我做的鸡粥！”张嫂说，“这些人真会吃，东西还不少呢，半个月也吃不完。”

她随即又为方天星、简昆仑各人添了一碗，便退下。

“好呀！”朱蕾端着碗，向着简昆仑眼睛一瞟，“到哪里都有得吃，你们可真会享受！”

方天星一笑说：“得吃且吃，人生几何，今宵一过，明天情形又是如何，谁又知道？”

朱蕾怔了一怔：“怎么回事！难道又有了什么情况？”

简昆仑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嘴里虽然没说什么，心里却是有数。

此番杀人劫舟，连夜而行，不能不谓之胆大已极，官方一面姑且不论，最大的隐忧，却来自万花飘香，从燕云青、李七郎、时美娇以至于刘青一行九人的先后出现，足可证明，万花飘香已是大举出动，莫谓眼下之小胜，其实与对方真正主力还不曾接触。

往后时日，可谓之步步奇险，随时都有与对方主力接触的危机。

一个假设，若是再次邂逅的敌人，是时美娇，或燕云青任何一人，情形都将与前大有不同。

他们甚至于知道，这滇地一境，水陆两面，万花飘香的实力都极其庞大，随着时日的增长，朱蕾逃逸平西王府的消息，早已不是隐秘，万花飘香连番损兵折将，对她的必欲到手，固不待言，即使简昆仑这个人，也万不容放过，随着目前的情势发展，险中有险，是否能轻舟险渡，躲过重重艰险，可就天知道了。

朱蕾的眼睛移向方天星，后者仍然只是微笑。

这个人一声不吭地只是吃着手里的鸡粥，张嫂的手艺果真不差，几样小菜也炒得好吃。三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朱蕾虽是心事沉沉，但是简昆仑、方天星就在身边，也就暂放宽心。

习习江风，直由后面袭来。

那一面的窗户竟是敞开着。

这艘大船，体积甚大，双桅四帆，可以自行调节，船上更有罗盘设置，莫谓内陆江川，即使行之大洋沧海，也不虞迷失。

沉沉夜色，孤舟夜航，全赖老张的把舵。他这个人不但烧菜有一手，水上行船也不含糊。能为宫胖子收为心腹，自非等闲。

张氏夫妇看似平凡，却也有其机智一面。

大船在风帆桅杆咯吱声中，缓缓前进……。

向着沉沉夜色看了一眼，张嫂说：“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再生事才好，你看呢！”

“谁知道？”张顺摇摇头，左右打量了一眼，忽然眉头一皱，像是看见了什么……

一阵江风吹起，吹开了那一边水面的沉沉雾气。

一艘双桅四帆，也同自己座舟一般模样的大船，有似雾中巫山般突然现了出来。

双方距离不算太近，也不算远，约在七八丈开外。

“啊！这条船什么时候缀上我们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！看来跟我们的一样，你要小心着点……”

一霎间张嫂那张朴实的脸，也似变得机警了。

却在这一霎，对方大船上蓦地闪起了灯号，先是一人双手持灯，做交叉状连连晃动不已，紧接着另一人即自发出了像是有特殊含意的灯号，三明三灭。

张嫂讷讷说：“看清楚了！”

张顺说：“错不了！把灯拿来！”

人影乍闪，简昆仑已来至身边。

“是万花飘香的船，缀上我们了！”张顺抬头说了一句。

说话的当儿，对方船上又自闪来了灯号，仍是三明三灭。

张顺说：“他是在询问我们的身分。”

这一霎，张嫂已持灯而近。

张顺接过来，看了一眼，即速以灯面特殊装置，闪出了灯号——四明两暗。

对方略作沉默，又自闪出了一串灯号，看来颇似复杂。

张顺却不慌不忙地还以一串灯号。一面呵呵笑道：“还好，他们是巡江总舵来的！看来不难应付。”

对方在接获张顺灯号之后，暂做沉默，却是遥遥缀着不舍。

简昆仑大是惊奇地向这对夫妻打量不已。他虽然也曾猜想这一对夫妇，绝非寻常，却是怎么也不会料想到，他们竟精通敌人的暗语，甚而连对方的灯号也能收发，简直奇妙之至。

“你觉得奇怪么？”

说话之间，方天星、朱蕾也相继来到眼前。

脸上带着微微的笑，方天星一派从容看着简昆仑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坐他们的船的原因了，有了张兄、张嫂，一切不必担心，大可高枕无忧。”

话声方辍，对方大船忽地又闪出了灯号，这一次更为复杂，慌得张顺向妻子呼救道：“家里的，看清楚了，莫要漏了。”

“不会，你不要慌嘛！”

嘴里相互对答，夫妇二人四只眼睛瞬也不瞬地宜向来船望着，尤其不曾

疏忽了发来的灯号。

“报告一切……人数……任务……还有……还有目的方向……”用着一口动听的吴侬软语说着，张嫂神色镇定而机警。张顺是一口四川话，她却是苏州口音，搭配得很是有趣。

朱蕾一直当他们是专司烹饪理家的帮佣，却不知他夫妇身怀绝学，有此高招，乍然看见眼前情景，大是惊异，简直呆住了。

方天星对他们夫妇，更似完全信赖，自始至终，只是面现微笑，并不略作指示，或是间插片语。

随即，张顺以手代口，刷刷有声地又自发出了大串灯号。

一时之间，交往频繁，但见号灯明灭，有似空中寒星。随即，在张顺拍出最后一串灯号之后，即行将号灯吹熄，不再向对方理会。同时双手同施，将四面风帆同时升起，一时间船速大增，向前疾驰而进。

夫妇二人至此才似略放宽心，得能喘上口气。

“小姐也来了，外面冷，小心着了凉！”一面说，张嫂忙即站起，端了一把椅子过来，让朱蕾坐下。

朱蕾一笑，握住了她的手：“瞧你把我说的？我哪有这么娇嫩呀，倒是你……”

对于张氏夫妇这种离奇举止，她真有无无限好奇，说了一句，便自转向方天星看着。

简昆仑也一样觉得奇怪。

方天星才笑嘻嘻道：“你们奇怪么？其实张兄、张嫂原本就是他们的人，后来结识了宫二哥，才弃暗投明，他们夫妇过去在柳蝶衣身边工作，长达十数年之久，飘香楼事无巨细，鲜有不知，虽然不精武功，可是运筹帷幄，胜似十万甲兵。”

“哎哟！”张嫂一声娇笑道，“三爷这么一说，我们成了诸葛亮了，哪里配呢！”

张顺呵呵笑道，打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道：“以前的事情还提它干啥哟，他柳蝶衣自认为一世风流，天下英雄数他第一，背后却专门干些伤天害理，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张顺以前是眼睛瞎了，才会去侍候这个魔王，要不是宫先生救了我，点破了他的假面具，我们还一直把他当祖宗呢！”

说着转向江水呸地啐了一口，气忿不屑地道：“格老子，啥子万花飘香、飘香楼？坏事都让他们干绝了。”

张嫂看着他，怪不好意思地道：“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当着简先生、小姐面前，胡说八道的……”

简昆仑一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这一次幸有张兄张嫂一路相助，柳蝶衣德不服众，众叛亲离，看来气数已尽，这就要全军覆没张顺顿时面色一喜，看着他道：“那可是大快人心之事……想不到他姓柳的也有今天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言谈间显示着他与柳蝶衣似有极深的仇恨，这类事若非他本人谈起，局外人是不会刺探的。

有关张氏夫妇与柳蝶衣的一段离奇经过，必然有其错综复杂一面，只看张顺那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当知其怀恨之深，有关别人隐私，也就不欲多问。

简昆仑原待向他问一些有关二先生、李七郎的隐情。却因眼前不是时候，

话到唇边，又复吞住不发。

方天星这才一笑道：“刚才你们灯号相通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总可以说给我们听听吧！”

张顺笑道：“正要向二位先生报告。”

便道：“他们是巡江总舵派出来的，总舵主胡秋阳就在船上，因为这两天风声很紧，柳蝶衣传令他们要全力戒备。命令他们随时与飞花、金羽二堂取得联系，看看是不是需要他们人力金钱的支援。”

方天星点了一头道：“哦？胡秋阳竟在船上。这个人我认识。”

简昆仑出道未久，却不识胡秋阳其人。他只知万花飘香是一庞大黑道组织，下设飞花、金羽二堂，却不知另有一巡江总舵，由胡秋阳出任总舵主，看来自己对于万花飘香所知不足，有待进一步了解。

张顺道：“万花飘香这个巡江总舵，设在澜沧江的神州渡，滇池只有一个分舵，大概这边有了情况，胡老总才亲自出马。”张嫂在一旁搭腔道：“姓胡的原来以为时美娇在这条船上，要亲自过来参见，老张告诉他们说她不在，他才没有过来。”

张顺冷笑一声道：“其实就算他们过来，有二位先生在船上，也不用怕，正好把这个姓胡的给摆倒，省得以后碍手碍脚，后来想想小姐在船上……还是算了！”

方天星道：“你做得很对，再说下去！”

张顺说：“胡秋阳最后传话，要我们在前面青木关集合待命，说是有重要任务分配，而且……”

神情一振，像是忽然想起来道：“啊，我差一点忘了，他的意思，好像是万花飘香来了什么重要的人物，要我们全数待命，莫非是柳蝶衣亲自来了？”

“柳蝶衣？”

方天星、简昆仑俱为之一惊。

若是柳蝶衣亲自出山，可就显示着事机的严重，非同小可。

简昆仑忍不住问道：“青木关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前面不远！”张顺说，“顶多再有一个多时辰就到了。”

方天星说：“我们当然不会去那里！”

张顺一笑说：“当然，前面有两条路，一面是左盘江，一面是右盘江，左盘江是去青木关，我们走右面，再有半天，差不多可以到三江口，在那里把船丢下，就可以跟秦先生、宫先生碰头了！”

简昆仑等三人俱为之一怔，喜出望外。

张氏夫妇对看一眼，神秘地微微一笑。

张顺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是我们早先不说，宫先生特别关照我们，要我们不许多嘴……”

“那又为了什么？”方天星一时瞪圆了眼。

“就是为这个罗！你看吧！”张顺含着笑说，“宫先生说三爷是火爆脾气，嘴巴又爱说话，简先生又因为要负责小姐的安危，所以都不能去，要我们后一步到那里去碰头。”

方天星哈哈一笑：“好个老张，居然把我们都蒙在鼓里，这么说，今日之事，也在他们两个算计之中了？”

“烧房子的事他们也许不一定知道！不过宫先生已经料到那个家是保不

住了，重要的东西，他们都带走了，剩下来不值钱的家具，空的房子，烧了也就算了！”

张嫂一笑，加一句：“反正宫先生有的是钱，旧房子烧了以后再起新的嘛！”

一旁聆听的朱蕾这才明白过来，怪道他们走的时候一声招呼也不跟自己打，张氏夫妇尤其是一派从容，原来他们早就有心要迁地为良。

至于他二人如此神秘地赶到前道的三江口，却又是为了什么？可就耐人寻味……

她此行，既已与简昆仑会合，最大的希望便是能与哥哥永历皇帝团聚。

一个念头，倏地自心里升起——莫非是已经有了哥哥的消息？抑或是永历帝就在那里？

这个念头一经兴起，促使她为之坐立不安，一时间心里忐忑，万难自己，便自转向波光粼粼的江水间望去。

风帆饱引，舟行疾畅。

抽个冷子，张嫂站起，转向一边，把火上蒸的一碗新鲜莲子，捧到朱蕾面前。

“小姐，你有点咳嗽，里面加了点百合，快点趁热吃了吧！”

朱蕾不愿拂她的好意，接过来一笑说：“好。看样子再过三天，我非成个小胖子不可了，都怪你。”

张嫂笑盈盈道：“小姐身子窈窕，胖一点更好看！”

想起来又道：“外面有风，我去给您拿个披风来！”随即转身入内。

张顺一笑，看着朱蕾道：“不要嫌她婆婆妈妈，大先生和宫先生一再的关照，要是小姐有一点不舒服，我们夫妇可就惨了。”

朱蕾一双眸子，不由自主地瞟向简昆仑，二人相视一笑。

略似有点腼腆，她讷讷道：“几位大哥都太宠我，把我看得也太娇了。”微微一笑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情不自禁地又瞟到了简昆仑身上。

久别重逢，对于简昆仑她真的是自心里喜欢，哪怕是看上一眼，心里也熨帖、舒服。

对于他两个的一段患难经过，张氏夫妇多少也听说过，却也知道这位简先生，是个了不得的少年侠士，且与秦、宫、方三位续有金兰之好，英雄美人，自是乐观其成。

瞧着他们彼此的脉脉含情，张嫂最是开心，由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宫先生说过了，小姐要是有一天成了家，要我和张顺过去服侍你们一辈子，我呀，天天做好吃的给你们吃，小姐你说好不好？”

这几句话未免说得太露骨了，就连简昆仑也觉着不好意思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

方天星生怕他出言不逊，正待出言化解，张顺啊了一声，忽地站了起来。

众人为他的这个突然举止，俱都心里一惊。随着张顺的眼望之处，黑漆也似的江面上，陡地出现了星光一点。

透过茫茫的一片雾气，依稀可以分辨出一艘船的冷影双桅四帆，敢莫是前此的快船去而复返？

这个突然的发现，众人都为之吃了一惊。

“又来了！”说话的方天星冷冷一笑，眸子里显示着凌厉。

“不错。是他们，又回来了。”

张顺搔着半白的头：“又为了什么？”

来船速度极快，四面风帆俱已胀满，外加着两杆长揖，一径向前疾驰而来。

张嫂慌不迭向朱蕾道：“小姐，我陪着您，还是到里面先避一避吧！”

方天星道：“先稳着点，用不着慌，距离还远。”

简昆仑微微一笑说：“我有预感，总觉着他们会来，果然不错，看来他们一定得到了刘青等全部覆灭的消息，对我们起了猜疑，要过来亲自盘查一下，三哥，你看如何？”

方天星哼了一声：“这可就在他们了……先不要慌，看看情形再说。”

算计着双方距离，总在数十丈之远，即使灯号来往，这个距离也太远了。

简昆仑说：“我们索性放慢一点，以逸待劳。”

方天星一笑，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却是这个胡秋阳为人机警、武功不弱，倒也不可小看了他。”

张顺说：“姓胡的有一身好水功，要小心他掉在水里，保不住会在水里作怪。”

简昆仑冷冷说道：“我们接着他们的就是了，你把速度放慢吧！”

张顺应了一声，立时调动风帆，原是四面齐张，随即放下了两面，立时速度大减。

对于简昆仑，方天星信心十足，深知他武功卓越，较自己并无少让，且是冷静沉着，这一点犹非自己所能及。若非如此，秦、宫二人也绝不敢把公主安危交托他手，事实证明，简昆仑单身一人，经过去年来的出生入死，深入虎穴，即以柳蝶衣之精明干练，时美娇的软硬兼施，皆不曾对他奈何，此番与敌相接，倒要看看他的临场应变如何？

当下随即笑道：“对付万花飘香，你的经验，远比我丰富得多，却不知你眼前作何打算？”

说话的当儿，来船已渐次接近。像是前番模样，但只见灯光频闪，果然发来信号。

张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，说道：“简先生说得不错，他们要我们停船待命，怎么样？停下来？”

“传话过去，问为什么。”简昆仑说。

这时张嫂早已将信号灯点起，张顺接过来，随即依言传出了灯号。

对方接收后，略迟片刻，又即传过来。

张顺一笑说：“有紧急情况，要我们就地待命。”

简昆仑说：“看来势将一战，不过，先不要与他们太接近，继续缓慢前行，他们的用心，很快也就会知道了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张顺一时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当下依言而行，干脆把号灯放下，不予理睬，大船兀自缓缓向前移动。

方天星打量着来船，说：“他们快来到了。”

简昆仑一笑说：“公主一面有我在，万无一失，三哥你的责任更大，却要多多仰仗。”

“好呀，今天你是中军主帅，我听你的指挥，说吧，要我怎么样？”

“我只是心里猜想而已……”简昆仑嘴里说时，一双眸子缓缓在水上移动，随即微微笑道，“对方很可能有先到的探子摸上大船……”

“哎哟……”张嫂先就惊慌地叫了起来。依身到朱蕾身边。后者向着她

微微一笑，倒是没有料到，她的胆子较自己还小。

“别吵，听四先生说嘛！”

张顺一面斥责他老婆，眼睛却向简昆仑全神贯注，显然对方少年已大大提高了他的兴趣，私下里未尝没有一个念头，即以此突发事件，测验对方机智见识与能耐。

毕竟，一个人要赢得别人的尊敬、佩服，是不容易的。

说话的当儿，来船已渐渐迫近，约摸着总在十丈开外。灯号频闪，催促着对方停船待检。

水面上黑同墨染，除了彼此船桅上高悬的船灯所散置的昏黯灯光，勉强可见着朦胧的船身，偶有号灯的闪亮，光如匹练，于此静夜更似多了一番离奇点缀。

简昆仑向着朱蕾、张嫂点头微笑道：“为了安全起见，请你们移座中舱。”

二女相视一笑，依言而行。一走进去，张嫂即动手关上了窗子，相反的，朱蕾却动手把另一扇窗子打开来。

“哎呀小姐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看个热闹呀……放心吧，我死不了的！”

说时她真个侧身窗棂，以手支腮，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样子。张嫂无可奈何，赶上去噗地一声，把桌子上的一盏灯吹灭了。

顿时一片漆黑。

却是不碍朱蕾的凭窗外望。两艘船越发接近了。

对方那一艘，黑忽忽简直像一座山，直袭身后而进。

双方距离只在七八丈之间。

简昆仑乃自向方天星道：“三哥你站向后面船舷。”伸手一指：“这里是后座入口，我预料必有人来，来者不留，就瞧你的了！”

方天星一笑道：“遵命！”身势微移，翩若轻风，已飘身至后船舷。

张顺仰脸说：“停不停呢？”

简昆仑摇摇头：“对方此番再来，必然有备，人数必不在少，我与方三哥虽无可畏，混乱之中，或有不测，不能不防，船不能停，记住，保持在四丈左右，不快不慢，总在这个距离之间。”

张顺应道：“错不了！”

随即扬起了一面风帆。对方由于已行渐近，船速不便过快，速度已经减缓，简昆仑这一面忽然船速又加快了一些，一慢一快，刚好扯平。

双方之间的距离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保持在四五丈之间。这个距离看似无奇，其实大有学问，免却了对方的短兵相接，更可如意施展部署。

方天星屏息以待。身边上似听着哗啦水声一响，声音原本无奇，就像是拍打在船边的一个浪花而已，只是听在有心人的耳朵里，可就有所不同。

心里一动：“简昆仑——真有你的，真让你给料着了！”

一念方兴，人影乍闪。

一个人，周身油光水亮，已立身船舷。紧接着迈动脚步，跨身而入。方天星一声不吭，足尖点处，疾若飘风，如影附形地已把身子欺了上来。

黑不溜秋，看不清楚——约摸着对方挺高的个头儿。一身油绸子水靠，吃水一沾，黑光铮亮。这个人手里还拿着家伙——蛾眉刺。

怎么也没有料到，对方会粘得这么紧？刚一上米，就被对方给粘住了。

一惊之下，这个人刷地掉过身子……却在这一霎，方天星的一双手指，

有似抄手之燕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叉在了他的喉头。噗嗤……说是手指，何异于一支钢叉？

一插之下，力道至猛，极其尖锐。

来人简直连呼叫一声也来不及，双眼一翻，便自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方天星早已防着他了，一伸腿延着他倒下的身子。缓缓落下，便自把对方身子放了下来。

黑夜里，简直是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方天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举手之间，把来人放倒，脚点飞挑，这人身子骨碌碌一个打转，便自陈尸角落。真正是匕鬯不惊。

这么做，当然是有其心意。那是怕打草惊蛇。

因为，第二只水老鼠接着也来了。像先来的那个一样，或许更要轻微一些。几至于全无声息，这个人真像个水老鼠那样，勾头下背的一个出溜，就蹿了进来。

看起来，较诸先前那一个要机灵多了，却是仍然逃不过背后的这个煞星。

和此前一样，一阵风也似的，方天星陡然欺了过来，这人闻声而惊，打了个旋风，霍地掉过了身子。

却是有鬼了。

身后什么也没有，再要转身的当儿，方天星一阵风似的已扑了过来。

来人兵刃是一双分水尖刀，插在腰上，来不及拔出来的当儿，已被对方沉重的指尖，点中在心坎穴上。

这一手看似无奇，其实绝狠。盖因为心坎一穴，为人身最称致命的重穴之一，后来的这个人，身子一软，麻花卷儿似的便自瘫了下来，顿时了账。

这一幕杀人把戏，演得绝快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却是分别落在了简昆仑、张顺眼里。后者只看得触目惊心，对于简昆仑的料事如神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二人一组。一连放到了两个，预计着暂时总能相安片刻。

方天星小心地探首船舷，向着四周略一窥伺，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无误，才自放心地飘身中座船舱。

简昆仑含笑以迎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让你料着了。”方天星说，“都摆平了。”

张顺激动着道：“只有两个？”

“别慌！”简昆仑说，“沉着点气……”

一知百解，一霎间的睿智，显示着他的料事如神。他随即自信臆测道：“再等一会儿没有消息，还会有人再来。”

人的思维，有时候真奇妙，灵验如神。

简昆仑说：“还有两个人要来……”

“真……的？”这一次连方天星也怔住了。

简昆仑说：“等着瞧吧！”

对方大船上连连发着灯号，一再地要他们停下船来，显然对于简昆仑等乘坐的这艘船，并不完全清楚，须要等待前此派出的两个人转回之后，才能洞悉一切。

只是这两个人却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。

在久候不归之后，第二拨——依然是二人一组的水老鼠又自悄悄下水出发。

依样画葫芦。

情形完全一样，由于有了前次的经验，这一次干起来更便当。

是以上来的两个人，简直连东西南北部没来得及分清楚，俱皆丧生在方天星的点穴指功之下。

神不知、鬼不觉。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就被摆平在前次同伴身边。

情形一如简昆仑所料，竟自丝毫不差。

双方大船依然是保持着相等距离前进，四个人俱皆有去无回，下一步又将如何？

“看来，他们要过来了！”方天星忽然一惊道，“他们船上有炮。”

“不错！”简昆仑说，“在详细情形没有了解之前，他们不会贸然发射，而且，九公主在我们船上，他们便有所顾忌。”

微微一顿，简昆仑乃向张顺问道：“巡江总舵的实力如何？”

“人很多！”张顺说，“总舵主胡秋阳之外，下设四个分舵，功夫都不错！”

“胡秋阳功夫怎么样？”

“相当不错！”方天星插嘴接道，“轻功尤其高超，不在你我之下……”

“那么他就非来不可了……”

话声方顿，人影猝闪，黯淡灯光下，一个人海鸟也似的，直由来船上腾空而起，施展的是燕子抄水的轻功绝技。

妙处在于居空临下，单脚涉水的一抄。一抄之下，想必是借助于水面的飘浮物什，他修长的身势，便自再一次掠了起来。

噗噜噜……长衣荡风，有似黑鹰之鼓翅。

定目看时，来人已高高仁立船舷之上。

一身黑色丝质长衣，正像万花飘香其它各堂领导人物一样，上面绣着大朵花卉。颇似爆开如丝的菊花——百炼全钢！即使在黯淡的灯光之下，亦有所辨。

原来凡属万花飘香位在坛主之上的高级职司，皆有一件由柳蝶衣亲自颁赐的本门号衣，计一十二件，分应十二名花。

巡江总舵舵主职司崇高，在万花门中，仅仅次于柳氏本人以及飞花、金羽二堂堂主，应与总提调雷文在仲伯之间，自是身尊位崇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位身领巡江总舵舵主的胡秋阳，才会如此托大，目高于顶。

其实又何止胡某一人？万花飘香每一个人，都极是自负，凭恃着他们杰出的武功，再加上本门的庞大势力，确是无往不能，无往不利。

却是今夜容或有所不同。

胡秋阳这个万花门的杰出人物，确是有着过多的自信，因为如此，才自不惜单身涉险，挽狂涛于既倒。

黑瘦颀长，精神抖擞。

看不甚清楚是个什么长相，也辨别不清透露两肩交插背后的那对奇形兵刃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却是那一双皎若晨星的眸子，十足有逼人之势。

这就不可轻视了。

心念着内里中舱九公主的安危，简昆仑暂作观望，却把这头一阵仗，交给了方天星。

眼前这一霎，不啻正是出手最佳时机。

人同此心，方天星岂能无免于此？

由是，即在胡秋阳身方坠落的一刹那，方天星已向他展开了奇快的攻势。唻……一股劲风，连带着方天星庞大的身影，霍地直向着来人扑到。人到，掌到。随着方天星右手探处——火中取栗，一掌直向对方前心击落。

这一式看似无奇，其实高秀超逸，绵密精严。

直认为对方是个劲敌，方天星也就老实不客气，施展出他多年浸淫的内功小天星掌力。有一掌分生死之威。

掌力运处，感觉着整个船身都似为之一沉。

胡秋阳似乎为之一惊，身躯乍长，迎着方天星的掌势，滴溜溜打了个圈子，霍地翻身而起，翻天鹅子般地已飘落船舱。

姿态之美，恰如孤云白鹤，翔舞天际，引人入胜矣！

第三十二回绕船明月江水寒

简昆仑猛踏一步，以七步伏虎之首招看住来人，同时之间放出了大股内力元气。胡秋阳焉能不识得厉害？身子一晃，一连后退了两步。

侧面人影再现……

方天星用巧步金蝉，霍地进身而前，看住了他侧面去路，配合着简昆仑的强劲之势，他流放出了真气内力，一时间，舱面上充满了奇异力道。

内力汇集，两相夹逼之下，胡秋阳由不住再次后退一步，却已为对方力道，看向一个死角。

狼也似的狰狞。嘴露着森森的牙。

姓胡的发出了嘿嘿一阵子狞笑：“这就不错了，万花飘香可没有这么一个接人的规矩，胡某人眼睛里揉不进砂子，打开窗户说亮话，两位老兄是哪道上的朋友？为什么冒充本门中人，意在何为，姓胡的洗耳恭听！”后退一步，抱拳而立。

大敌当前，处变不惊，观其气势，大非易与之流。

简昆仑与此人从无交往，甚至于也是第一次听到对方名字。

方天星却是不然，“秋阳兄别来可好？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？”

闪身向前，踏向对方当面。

借助于依稀月光，胡秋阳终于看清楚他是谁了。

“原来是你……方……”

“方天星！”问得含蓄，答得却是干脆。

乍闻其名，胡秋阳就像是兜心为人打了一拳那样，陡地神色一震……

事实原因：三年前九月的一个夜晚，方天星非但破坏了万花门一宗上门的大买卖，更曾与当日负责打劫船只的胡秋阳有过一场激战，胡秋阳失风于对方暗器——亮银钉下，险些丧了性命。

三年来胡秋阳明查暗访，企冀着报仇雪耻，却是对方杳如黄鹤，原已死了这条心，不期然今晚竟在这里见着了。

真正事出意外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
可是胡秋阳这一霎，却力持镇定，万不愿再次践踏前次覆辙。

“好得很……我们终于又见着了，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与你见面，却是鬼使神差，想不到在这里与你见着了！”

“这就叫做冤家路窄。”方天星冷冷向对方注视着，“咱们这笔账，今夜大概可以清一清了！”

“我正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一霎间，胡秋阳眼露凶光。目光一转，却向着一旁简昆仑望去：“这位是？”

“简昆仑！”

三字一经出口，胡秋阳陡地神色一惊，眸子里显示着极度诧异。那是因为简昆仑这三个字，年来在万花飘香组织里，已搅得天翻地覆。飘香楼主柳蝶衣本人更为此传谕手下，务必要生擒此人押返总坛。

传说里更曾论及，此人的行踪常与九公主朱蕾在一起，后者更是飘香楼极欲到手的人物，是以如何能将二人一举成擒，万花门为此殚精竭虑，真个费尽苦心。

今夜却是不期然在这里见着了。

原应是十分惊喜之事，却因为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形单影只，眼前这一霎，落在了对方如此厉害的两个敌人手里，不禁有些暗自惊心。

看来分明是方天星、简昆仑二人联手，诱使自己上门，却是不要着了他们的道儿才好。

“久仰之至……原来足下是简少侠，失敬，失敬！”冲着简昆仑，胡秋阳抱了一下拳，一双眸子逡巡之下，大船上黑黝黝地，除了对方二人之外，余无所见。

自然，若是九公公真的在船上，也不会随便现身。却是自己派来的先后四人，一个不见，莫非俱已遭了对方毒手？

这么一想，禁不住陡然兴起了一丝冷意。

才发觉到，对方简昆仑站立之处，看似随便，其实大有学问，自己的行动在未交手之先，已受到了牵制。

换句话说，也只有眼前丈许见方的一块舱面，才是动手之处，若要进身中庭，实已不能。且是二人表里一气，分立生、杀二门，未战之先，已把自己逼进了死角。

一念之惊，胡秋阳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却是这一霎，敌人一面的方天星已不容他少缓须臾。有似飞花一片，方天星已飞身面前，一起即落，触地无声。

“接招吧，总舵主。”双手力推之下，施展的是极具实力的双撞掌式，大股劲道，宛似一面铁墙，直向胡秋阳身上兑挤过来。

胡秋阳哼了一声，抖手以迎，却是一沾即退，借助于一转之间，身后的一双兵刃——鹤爪镰已掣到手中。黑光铮亮，通体上下显然精钢打制，弯若白鹤的十根指爪，亮若灿银，冷森森极见锋锐。

武林中施展这门兵刃的为数不多，胡秋阳不用说正是此道的一个行家。

双镰交叉在手，叮当一声，脆响声里，已自飞身而起。鹤爪镰一上一下，直向着方天星撩来。

出招极快，疾若奔电。方天星的一口长剑早就等着他了，白光电闪里，剑势一发如虹，直取对方前心。

胡秋阳哼了一声，陡地定身不动，出手双镰改撩为封——十字摆莲的当胸一架，当啷！脆响声中，溅出了一片火花。

猛可里，他右手的鹤爪镰霍地扬起，反手之间，直向方天星脸上抓来。

方天星收身以退。胡秋阳的另一只鹤爪镰忽然挺身以进，尖风一缕，直取对方前心。

方天星长剑抱胸，猛地身形摇动，翩若飞云，已闪身而出。

胡秋阳那么快速的出手，依然落了个空。双方俱动了无名之火，这才展出了实力的接触。

大船在浪花冲激下，极见起伏。

萧萧夜风，锋锐如针，无形中助长了夜的阴森。

像是一双飞舞花丛的翩翩蝴蝶，更似纠缠空中的怒鹰。

人影翩跹，几度交接。

猛可里叮当一声，兵刃交击里，再一次爆出了大片火花。随着胡秋阳鬼影子的一个巧翻左手，鹤爪镰撩处，嗤地一声，撕下了对方长衣一片。

却是方天星的一口长剑，反手而进，噗嗤！扎进了胡秋阳的肩窝。

剑拔、血涌！

胡秋阳陡地打了个踉跄，鹤爪镰怒翻而出，逼得方天星退后两步。把握着一霎逃命良机，他踉跄的身影陡地腾身而起，扑落船边。

但是，站立在一隅的简昆仑却是放他不过。

他这里身势方落，当前人影猝闪。随着简昆仑闪电的进身之势，银光乍泄，那一口灿若秋水的长剑，已自搭在了他的项上。

胡秋阳那么疾猛的势子，亦不得为之突然打住。眼前情势，其险万分。

这一剑，简昆仑原无手下留情之意，长剑只稍稍顺势一推，胡秋阳那一颗项上人头，万难保住，势将切瓜似的滚落下来。总是那一点仁慈之心，制止了他突发的杀机。进退两难之间，便自停在了胡秋阳肩头之上，却把后者吓了个魂飞魄散。“啊呀……”一惊之下，才自意会此身未死，却也由不住全身颤抖成团。鹤爪镰随手而坠，当地落向船板。

一蓬灯光直射而前，照向胡秋阳脸上。

“简先生，这个人要不得……”

说话的人竟是张顺，手里的号灯，匹练般射出一股强光，直照得胡秋阳满脸生花。

灯光射处，更看见对方染满鲜血的身上。显然方天星的那一剑，极是不轻。

“简先生，快下手吧……可不能放过他了，这家伙坏透了……”一面说着，张顺已跑到近前。

胡秋阳原已垂下的头，蓦地仰起。直向简昆仑逼视过来。他却也是一条汉子，在此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，却也不曾开口讨饶，向对方说上一句软话。

张顺饶是不解地偏头向简昆仑打量不已。一旁的方天星也只是冷眼旁观。

各方期待之下，简昆仑忽地冷笑一声：“听说你水功不错，我若是饶你不死，你回得去么？”

胡秋阳料不到对方忽然间竟会有此一问，不由得愣了一愣。哼了一声，他冷笑道：“大概还死不了吧！”

“既是这样，我们就结个善缘，望你好自为之……”

话声微顿，转向一旁方天星望着：“三哥意下如何？听你一言行事！”

胡秋阳色厉内荏的目光，不觉转向方天星望去。

方天星哈哈一笑，上前一步：“兄弟你天性仁慈、好心好报。

要是落在我的手里，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！”

“三哥的意思，是饶他不得？”

“对！”张顺急道，“饶不得呀！”

方天星一笑说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兄弟既已说了，饶他一死，岂能再有反悔之理，且放他去吧！”

简昆仑一笑说：“小弟遵命！”随地抽回了压在对方身上的长剑。

便在这一霎，胡秋阳倏地跃身而起，施了个海燕掠波之势，噗地扎入水中。

灯光照射之下，水面上不过轻轻泛起了一丝纹路，更不见水花的翻动，对方偌大身子，活像是一条大鱼，便自一纵而去。

这一手入水轻功，直把眼前众人看了个目瞪口呆。

张顺赶向船弦，向着江水看了一眼，跌足叹道：“他还是跑了！完了！”

完了！”

方天星一笑说：“原来就是放他跑的……”随即转向简昆仑道，“此人狡猾奸诈，在万花飘香素有诡智。甚蒙柳蝶衣看重，今日机会难能，你却又为什么把他放跑了？”

张顺再次叹道：“他这一跑，后患无穷……简先生你的心太软了……”

简昆仑微微含笑道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总该留些情份，二位不必为他担心，且待后看吧！”

方天星嘿嘿笑道：“但愿你好心好报吧！”随即转向张顺道，“我们得快点去了！”

张顺不带劲儿地应了一声，随即走向船桅，将两面主帆缓缓升起，大船随即缓缓向前移动。

容得舵位固定之后，船速渐畅，终至全速前进。

方天星、简昆仑并立船尾，向着身后的敌船顾盼，却不见有所动静。

可以想知，胡秋阳尽管水性再好，总是负伤不轻，自不能与平日水中行速相提并论，以他身分以及素日自负，决计不会再厚颜立即追上为敌，倒是大可放心。

渐渐，两艘大船的距离越来越远……终至于黑黝黝完全看不清楚。

方天星缓缓说道：“看起来万花飘香已是大举出动，未来不久，将是我们双方决一死战的时候到了，不知这秦老大、宫老二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到底是怎么的打算？我可真有点憋不住了。”

“三哥大可无忧，这个闷葫芦应该很快可以解开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对于这个新结拜的小兄弟，方天星早已由衷敬佩。聆听之下，不觉兴趣盎然地转向他望着。

“如果我判断不差，一切谜底，在前面三江口与他们见面之后即能完全解开……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……”

“而且！”简昆仑说，“我以为朱先生也应该就在那附近不远了……”

微微一笑，简昆仑十分感慨地说：“他们兄妹历经万险，这一次总也能够相会见面了。”

方天星一振道：“你真的这么认为？”

简昆仑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他确是这么认为。只看眼前万花飘香的八方风雨荟萃，一门精锐俱集的局面，即可想知，今日情势大非寻常——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这就有好戏登场了。

船行通畅。

片片浪花，白云也似的由船舷两侧包抄而上，把整个船头都弄湿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竟是起了风。

由于是顺风之故，船速极畅，只是舟行起落，顿仰极大，不习惯乘船的人，难免会有点恶心、不舒服的感觉。

朱蕾手托香腮，觉着有点头晕，却又不失童心，舍不得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眼前奇乐。

“我看你还是进去睡觉吧！外面风浪大，又冷！”简昆仑就站在她身边，关心地说。

朱蕾偏过脸向他望着，报以甜美的一笑……每一次当她向他注视之时，都有浓郁的蜜蜜情意，似乎也只有这样的笑，才能略释内心之钟情款曲。

“你也来了？”

“来了有一会了……”

“那好！”朱蕾把身子坐正了，“我一个人闷得慌，陪着我说话，好不好？”

简昆仑在她旁边椅子上坐下来。

朱蕾笑靥轻启道：“刚才你们打杀的时候，我坐在舱里都看见了。”

“害不害怕？”

朱蕾哼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一点也不……这些日子，这种事经历多了，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……我看见，你把那个人放走了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：“原来你也看见了，张顺为了这件事气得了不得，都不想跟我说话了！”

“那你又为什么呢！”朱蕾笑靥不失地道，“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，你不怕他回过头来报复你么？”

“如果那样，我也只有认了！”

微微一顿，他随即含笑道：“我并不以为这件事做错了，这个姓胡的，既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，当非是无心之辈，我且在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，以结下次见面之缘，往后等着瞧吧！”

朱蕾点头笑道：“你的心真好，好心有好报，我且等着瞧，这个姓胡的怎么来报答你吧！”

说着她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昨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我哥哥……好可怕的一个梦……”

“是朱先生？”

为了避免时忌，简昆仑等已习惯改口称呼永历皇帝为朱先生，朱蕾微微一怔，才自会意地点头。

“我与哥哥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，真的好想见他！”她说，“昨夜在梦里见他比从前消瘦多了，而且……”

顿了一顿，她才缓缓说道：“奇怪的是，他告诉我说，明朝就快要完了，要我改名换姓，往南方跑，我不答应，告诉他要死我们兄妹也要死在一块……他竟然生了好大的气，骂我不懂事，还打了我一个耳光，我哎呀地叫了一声，竟自醒了！”

简昆仑微微一笑，没有吭声。

“可惜我不会解梦……这个梦到底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睁着黑白分明的一双大眼睛，朱蕾傻傻地向他看着：“难道说，这里面显示着什么不祥之兆么？”

忽然她又一笑：“听人家说，梦都是相反的，要是这样可就太好了……”

简昆仑不禁想到了昔日初见玉剑先生崔平之际，崔氏即曾发过亡国之叹，叹息明室气数日渐衰退，已是无可救药，以之印证朱蕾今日之梦，显然大非佳兆，一时不禁为之内心怏怏，真个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自承一腔热血，恨天无环，却难当这亡国之痛——真恨不能站起来大吼上几声。一消心中郁积的闷气。

“事在人为，只要朱先生不矢志气，身边总应有不怕死的爱国志士，像眼前的李将军，就是一根中流砥柱，朱先生身边要是多有这样的几个人，又

何愁明室不振，大业不成？”

他振振有词地说着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朱蕾看着他，心里甚是感动，只是她却又叹息了一声：“前些日子在吴三桂那边，陈圆圆曾经告诉过我一些消息，说李将军吃了几次败仗，败得很惨……不知可是真的？”

这个消息简昆仑当然也听说过了。

事实的情况是，李定国在孙可望、吴三桂、多铎等大军联合包围下，精力尽失，几至溃不成军。传说目前捍卫在永历帝身边的李军不足三千之数，已不足再当大军交战任务，只可担负必要时的突围，以及保护永历帝个人身家性命而已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简昆仑等四人才有此番联手救援永历帝的计划付诸实施，至于以区区四人之力量，究竟又能产生何等作用？是否又能挽回既倒的明室，却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细想深思，果真局势如同传说的江河日下，退而求其次，他们也希望尽一己之力，保全住永历帝个人的身家性命。似乎才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意念……

简昆仑心里盘算着这些，不自禁脸上现出了一种阴沉，眼望着滔滔江水，更似无限悲愤，这一霎他似乎已深深体会了亡国之痛！那滋味是任何一个有血性正义之人所不能忍受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”

倒是朱蕾的这句话，使他猝然有所警觉，随着他偏迷的目神，接触到对方深情的顾盼。

她的一只纤纤素手，却在这时情不自禁地落在了他的肩上，随即紧紧地抓住了他……

无限深情，万般依恋，借助于此纤指柔荑的一触，悉数地都传递过来……

明月当头，浪花如雪，他们领受了彼此多情的顾盼，此时此刻，饶是星星知我，明月为媒，任何一句话，也无庸多说的似乎把先时的来船远远抛后了。

事实的情况是，那艘敌船早已改道而行，背道而驰，自不会再为它担心。

朱蕾转回船舱的时候，天色已近子夜。

船行欸乃，小风徐吹……

她睡着了。睡梦里，像是又见着了朝思暮想的哥哥……

第三十三回疑是天外白鹤来

晌午时分。

大船来至三江口外。

大江直流变作浅水沼泽，已似到了江流尽头。

花红柳错，芦白风清，时令虽已入秋，偏多异草奇花，融秋色于冶丽之中，别具一番姿态，舍此之外，别处却不多见。

远远的停下了船，却只见拦江一网，把前道实实封死，浅水沼泽里，有人在打鱼摸虾。

这里风俗汉苗杂处，附近深山更有独龙族、景颇族、傣族，原是我国民族最为复杂之处。这一带原来甚少汉人，还是当年明廷太祖当国时候，为争东川之铜，大将铁铉奉命率部而来，大败苗部后，部众落土生根，两百多年以来，子弟繁殖，严然成乡聚镇，才有了今日这个场面。

丽日当空，水面上一片绮丽风光，花红柳错里，歌声阵阵，乍看之下，疑置身江南膏腴所在，又似在烟波浩渺的洞庭，声声俚唱，不啻渔歌互答，将此荒僻边陲点缀成无与伦比的世外桃源，令人顿生无限流连，仿佛置身幻境。

张顺将大船下锚，其实船已搁浅。

眼前劈啪声响，尽些些盈尺银鳞，鱼虾之多简直令人艳羨。

正在沼泽中的土著渔民，对于忽然来到的这艘双桅四帆华丽大船，俱都心生好奇，纷纷仰首而观。

方天星当舱而立，打量着眼前情景，转向张顺问道：“地方到了么？”

“前头没有路了，这就是三江口了！”

一言未已，却听得身后刷拉拉！一阵水响，托起了一面长网，恰与前头相仿，亦是拦江而撤，由两艘平底渔船隔江而立，形成了一面网墙，如此一来，前进后退俱是不能。

却只见一艘平底快舟，自芦丛中，突兀冲刺直出，一发如箭，直驰而近。

船上两个粗汉手抡长篙，力撑之下，其快如矢，呼哧声里，已临眼前。

打量着这般姿态，直似要撞在一块，即连当舱而立的方天星亦吃了一惊，正待有所行动，来船却在两个持篙汉子的撑持之下，陡地停住不动，双方距离不及三尺，激起来的浪花，足有半丈来高，哗啦啦爆落满船，湿漉漉弄了一地。

两个持篙汉子，白巾加头，左右而立，精赤着上身，一身肌肉盘龙虬结，色作古铜，极是扎实。一篙而空，怒目而视，样子大不友善。

却在此一瞬间，直由来船上拔起来一条人影，一起即落，落在了大船船头。来人一身渔家打扮，头戴大笠，足踏草鞋，腰上甚至还系着装鱼的竹篓，模样儿瘦小干枯，却是身手矫健，大非等闲。

这个突然的举动，使得当舱而立的方天星为之一惊——身势一晃，闪身而前。

“什么人？”话声出口，一掌当胸，直向着来人直劈过去。

那人嘿地一声，身势方落，尚未及站稳，紧接着腰下一折，忽悠悠倒翻而起，翩若飞鹰已自回落船头。

却在这一霎，呼哧哧连番声响，即由两侧方一连驰过来两艘快船。

只见来船，平底尖首，模样儿俱是一般，猝然由芦丛中蹿出，蛇鼠也似

的快溜，配合着先前来船，三面兑挤，一发而止，却已把对方大船围在中央。

此番阵仗，极不寻常，即以久经惯战的方天星看来，亦不禁触目惊心。

三条快船上，各有两支长篙，后来二船，更是人数甚伙，一经停住，咆哮声里，刀剑齐出，眼看着即成火爆局面，却闻得一声断喝：“且慢！”

声音发自先时现身的那个渔夫。

别看他个头儿瘦小干枯，这声喝叱却是中气十足，一时间声震四方，顿陈静寂。

“格老子好大胆子，也不打听一下，这白鹤潭岂是随便可以来的？”

矮小渔夫手指大船，一声喝叱：“把话说清楚了，是哪里来的？”

原来滇地方言流通四川官话，来人这个矮小渔夫，更是一口浓重川音，神色之间，极其自负，大是有恃无恐。

方天星聆听之下，未及答话，站在身后的张顺忽地闪身而前，一脸堆笑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如此！不是老兄提起，兄弟几乎忘了，给你老哥打个哑谜——今夕只可谈风月……”

矮小渔夫怔了一怔，随口而出道：“谁想这里遇神仙？”

张顺拍了一下手：“天上神仙要修福！”

矮小渔夫道：“人间哪有几回春！”大笑一声道：“果然是自己人，得罪、得罪！”

言罢身形微晃，一片飞叶般地轻飘，已来到对船，向着张顺抱拳道：“兄弟柳飞扬，各位是……”

张顺一笑说：“原来是柳兄，这附近百十里内外，谁人不知道你翻天鹞子柳飞扬的大名？”

一旁的方天星亦不禁啊了一声，面现微笑，显然这翻天鹞子柳飞扬的名字，他亦深知。

柳飞扬哈哈大笑道：“过奖……兄台是？”

张顺道：“我的名字说了等于不说，倒是我家三爷的大名，柳英雄应该知道……”

随即代方天星向对方引见。

柳飞扬哎哟一声，嘴里连叫道，“罪过，罪过，我可是有眼无珠了。”

说时慌张上前待要向方天星大礼参见，却为方天星双手架住，哈哈一笑：“老兄何必如此，翻天鹞子大名，兄弟亦是久仰，今日才得拜见，真正幸会之至。”

柳飞扬嘿嘿一笑，站定之后，却把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珠子盯向对方。盖因为过去年月，方天星三字大名，正和秦太乙、宫天羽、简昆仑一般，江湖见重，诚然心仪已久，乍见其面，自不免好好打量一番。

方天星被他看得甚不自然。

柳飞扬立即自觉，嘿嘿一笑，退后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小弟奉有宫二侠的嘱托，正在打探方爷踪迹，以便迎接，却不曾料到来得这么快……”

微微顿了一顿，上前一步，声音忽地放小了：“宫二侠交待，还有一位简少侠，不知……来了没有？”

话声未已，简昆仑已自舱内翩然出现：“不才就是。”

柳飞扬讶然有惊，才自发觉到这个鼎鼎大名的年轻侠士，原来如此风度翩翩，气宇不凡，真正见面更甚于闻名，一时大为感叹，方待诉说几句倾慕的话，却是一双眼睛，为随后出现的一个绮年玉貌的人，紧紧吸住。

“啊……这……位便是……”

“对了！”方天星代为引见道，“这便是我等此行护送的九公主殿下！”

柳飞扬啊呀一声，倒地便拜。

却为简昆仑一只手托住，示意道，“柳爷不必如此，惊动了大伙，反倒不好……”

“啊啊……”柳飞扬这才似有所警觉，慌不迭向着二人各自见了礼。

当下退后一步，立向船头，大声道：“自家兄弟，不碍事，各人忙自己的去吧！”双手一拍，再叱道：“撒网！”

后来二船聆听之下，立刻掉头自去，先时所布下的两面拦江巨网，陡然间亦为之撤离，动作之快，行动之利落，整齐划一，一看之下即知是久经历练，训练有素的游击奇兵。

方天星、简昆仑看在眼里，甚是高兴。他们也知道围绕在皇帝身边，必有一支忠贞誓死的义民侠士，却不知分散如此广阔，这里白鹤潭是否就是永历皇帝息驾所在，却是不得而知，既然到了这里，倒也不必急在一时。

眼看着前番阵仗在柳飞扬一叱之间，烟消云散，此刻秋日如晦，浅水沼泽里渔歌再起，又自现出了前见的欢乐太平景象，再也没有人向来船注视一眼，这般历练端的是培之不易。

柳飞扬随即恭请朱蕾一行五人上了自己快船，一面兴奋地道：“宫先生前番交待，说是快则十天，慢则半月，你们一定会来，却是只有三天就来了！”

说话时，这艘平底快船，在一双汉子长篙撑持之下，快若箭矢，直似水面飞船，哧哧声响里，激飞起双股浪花，水箭也似的洒向两沿。非仅此也，水里游鱼，原已到了麦收季节，无处不在，眼前被船板一迫，纷纷跃起，泼刺劈啪，落了满船都是。

朱蕾乍见，哎哟一声：“好多鱼哟！”一时动了童心，慌不迭赶上船头，弯身察看，喜得眉开眼笑。

“殿下当心，莫要掉到潭里！”柳飞扬也笑眯了眼睛，“这是去年撒的鱼苗，今年就丰收了，回头叫他们给殿下烧一盘，品尝品尝。”

说话的当儿，脚下快船已冲入一片芦苇。只以为将是觅岸而停，却不知在芦苇丛里拐了个弯儿，竟自转上了另一条水道。

这一面双峰夹道，堪称天堑。

却是小小一道溪流，大船万万难容，小船却可通行无阻，其大小距离宽阔情形，正与足下快船相仿佛，船身再大一点即难以穿行。

只是几个冲刺，便自又拐了弯儿，眼前又是一番境界。

双峰合抱，四面山势连绵，却于此抱持之中，形成了大片腹地。

正前方是一面方圆只有里许大小的水潭，潭水清澈，直可透视水底游鱼，却有成群天鹅、雁鸭，荡漾翱游其间，岸上接壤，俱经开发，秋收之后的田畦，堆积着一束束的稻麦庄稼。便在田陌之后，隐隐约约，建有许多房屋。

柳飞扬指着水潭，向众人介绍道：“这就是白鹤潭了，好地方啊！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！”

随着他手指之处，四下里展现有无数分支水道，俱是同来时水道一般狭小，原来这白鹤一潭，是为无数支流所汇集，真正天险福地，诚然攻守咸宜，不知当初是谁人发现，用力反清夏明大业基地，实是再好不过。

一片纯白鹭鹭，缓缓由头上掠过。

远方浪花卷处，一艘巨型华丽座船，陡地出现眼前。

“啊——宫先生好啦？”

远远看见一个人，五短身材，一顶卷帘大帽，当船直立，距离甚远，看不十分真切，柳飞扬既如此说，想来当是宫天羽无疑了。

方天星奇道：“咦？他怎么会知道我们来了？”

柳飞扬笑道：“那还消说？我们这里的号鸽子最是勤快，百八十里举翅可及，不要说这点点路了，”

远方来船已来到近前。

站立在船头的，五短身材的宫天羽，仍是一身闪闪发光的缎质长衣，那般着装与头上的宽沉大帽，虽是不大搭配，却是神采飞扬。

容得双方俱能辩认，宫胖子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得好快！好快！”

话声方顿，人已翩然掠起。

忽唻唻大鹰掠空似的，已到了对方快船，右脚尖不过在船头轻轻一点，刷地一个拧身，已落向船身。

“好！”柳飞扬大赞一声道，“宫爷这一手鹤舞乾坤往后要教教我，我这里先拜师了！”

说得众人俱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宫天羽上前一步，迎着简昆仑，双方亲切执手为礼。

方天星一边笑道：“你可好，在这里纳福，几天不见又发福了，贼胖贼胖的，小心再胖下去，可就走不动了。”

朱蕾忍不住被逗得笑了起来。

宫天羽连道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目光转向朱蕾，嘻嘻笑道：“姑娘一路辛苦，肚子饿了吧？”

朱蕾哼了一声说：“才不呢！”眼睛向身边的张嫂一瞟，小声道：“一见面就是问吃问喝，好像我天生就知道吃，气死人了。”

张嫂也忍不住笑了。

“那是殿下的命好呀！”她说，“像我们就是饿死了，也没人管！”

“哪个说！”她汉子张顺打趣说，“你可是死不得，死了我也不要活了！”

张嫂白着他，半笑不笑地骂了句：“死相！”

倒也为眼前带来了一些轻松气氛。

众人随即转到了白鹤潭的迎宾座船，气派较自柳飞扬的平底快船又自不同。

这艘华丽的座船，设置独特，八名水手俱在底下内舱，除了八面透出水面的长桨之外，众人脚下都有一个可以足踏的滚轮，手足并用，其速自快。

眼下迎得贵宾登临，一径直驰而前，其速如矢，转瞬间已达彼岸。

岸上早已有多人等候。

宫天羽代为引见之下，来人一共六人，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，一个是年过七旬的长须老人叶天霞，一个是黄须束髻的弯腰驼子钱枚。

简昆仑与方天星俱是第一次与他们见面，也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，可是宫胖子却似对二人推崇备至，同时也知道此二人亦是此负责白鹤潭实际任务的两个富家人物。

观其谈吐风度，举止气势，亦可测知此二人武功必然不弱。须知四海之内每多奇人异士，愈是名不见经传，望之不起眼的人物，越可能是深悉藏晖的高人。

揆诸眼前的叶、钱二人，极可能亦是属于这类真人不露相的避世高人，

因为二老年岁俱高，简、方二人俱以前辈呼之。

当今武林，又由于简昆仑单身对抗万花飘香，以及勇救永历帝、九公主诸多传闻，而声名大噪，被喻为不可多得的少年奇侠。

正为如此，叶天霞、钱枚这双避世高人，亦不能为之免俗，见面之后少不得对简昆仑特别注意，极以青睐。

朱蕾这个落难公主，在彼辈眼里，更不失尊贵，虽经朱蕾一意回避，仍不能推却，即在岸边接受了他二人的大礼跪拜。年纪老的人，思想固执，确是改变不易。

好不容易行过了一番俗礼、酬酢。简昆仑等一行，才在宫天羽带领之下，来到了一处草丛。

四面青松，更多槟榔大树，天青云蔼，风儿舒徐，吹拂在人身上，有点冷冷的感觉，却是惬意得很。

至此，朱蕾才似松下了口气。长长地喘息一声，她向宫天羽说：“求你叫他们别来这一套了，我真想躲起来谁也不见！”

“这里的规矩大，是因为有很多避世而居的前朝遗臣，他们仍然固守着汉家遗风，尤其是君臣之礼执行极恭，轻言废除，谈何容易？”

宫天羽一笑接道：“就像刚才的叶、钱二老，听说以前便曾在天启先皇帝驾前，作过侍卫首领，后在崇祯先帝手下，亦曾外放为官，崇祯先帝归天之后，他二人便避秦来此，带领忠贞手下，在此白鹤潭大肆开垦，才有了今日一份基业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简昆仑微微点头，总算明白了此二人身份。

宫天羽道：“这两位老人家龄德俱高，难得的是这把年岁，一身武功却没有搁下，两位老人家原为避秦来此，却是未曾料到，竟与永历皇帝不期而遇，乃自燃烧起心中熊熊烈火，如今便誓死为匡复明室中兴大业而效力，这番壮志实在令人感动，便是朱先生谈起来，亦赞叹不已。”

“啊……”朱蕾一惊以喜，“你……你见过我哥哥了？”宫天羽一笑，略略颌首。

“这么说，他也在这里了？”朱蕾惊喜得站了起来。

宫胖子却慢吞吞应了声：“大概是吧！”

“那，”朱蕾一跳而前，“快带我去见他。”

“哈哈！殿下不必急在一时……想见皇上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慢慢的，总要按规矩来嘛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要生气……”宫胖子笑道，“别人想见皇上当然不容易，殿下却是例外，只是目下皇上事忙，听说今天一早就出去了，今夜是不是能回来，还不知道，殿下既已来到这里，还怕见不着吗？且先好好歇息一下，明天再说。”

朱蕾哼了一声，气不过地又坐了下来。

这个宫胖子她一直对他没办法，到底相知不深，真真假假谁也弄不清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些什么药？

却是不知，永历皇帝一己生死，关系着明室最后仅有希望，他的一切行动，全属机密，尤其在安全保护之中。事关大局，即使以朱蕾公主兄妹之亲，亦不得随便有所透露。

朱蕾随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即是不无气馁，妙目一转，随即向简昆仑望去。

简昆仑知道她的心意，想要自己代她有所刺探，微微一笑，佯作不知。朱蕾狠狠地瞪着他，终使他无能目逃，只得找句话说：“秦大哥呢？”宫胖子说：“他不在，出去了！”

“是同着朱先生一块去了？”

“嗯！”宫胖子只得点了一下头。

这就解开了朱蕾心中的一个疑团，证明皇上真的是住在这里，而且是真的不在，出去了。“李将军呢？”

“不在……”宫胖子说，“也出去了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宫胖子干咳一声，想是不欲简昆仑再多刺探，也自狠狠向他盯了一眼。

两方目光交集之下，简昆仑这个滋味可不好受。

一旁的方天星有所察觉，哈哈大笑几声，顾左右道：“这里的规矩太大，不是好相与，不能久住，找机会还是走为上策。”

宫天羽一笑道：“那可就由不得你了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老三，你平日不是一直在埋怨一身武功无处施展么！现在机会来了，加上简兄弟，咱们哥儿四个，正可轰轰烈烈地太子一场，却是不许你任性胡来！”

原来秦太乙、宫天羽论及年岁，俱较方天星要长上许多，这一会摆出了兄长的架子，倒也把他无可奈何。

方天星哈哈笑了两声：“那可也不只凭二哥你的一句话，却要拜见过朱先生之后，才能决定。”

宫天羽明白这位拜弟言下之意，一笑道：“那你就等着吧！”随即站起来说，“九公主累了，好好歇息一会，我们到外面说话！”

简昆仑点头说了声好，随即站起来，向外步出，无视于朱蕾投向他意欲挽留的目光。

出得门来，拐了个弯儿，来在另一片院落。

宫天羽指了一下：“你们两个先住在这里！”

草舍三间，朴实无华。虽不若宫天羽的别墅那般雅致，却也洁静，背山面湖，风景不错。

进得门后，宫天羽看向二人道：“这里居住不比以前，却要自己拘束一些，你我海阔天空惯了，自然不习惯被人约束，只是为了朱先生的安全，自有他朝中一套规矩，行止有度，却是紊乱不得！”

方天星嘿嘿一笑：“这个不必阁下关照，谁叫他是皇帝呢！咱们既来了，没法子，这就暂时客串一下他的御前侍卫吧！”

“对了！”宫胖子一笑，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”

方天星挑动浓眉道，“不过，这却得见过他之后才能决定。”

简昆仑点点头；“二哥是要看一看这个人值不值得为他卖命效力吧？”

“对了！”宫胖子一笑说，“这正是他的心意。我最明白他，士为知己者死。他是要看看朱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告诉你吧！”

说时他的眼睛转向方天星，面现微笑道：“能够让秦老大和我死心塌地甘为尽力的人，大概您也差不到哪里去吧！不过你自己去见见也好。”

方天星一笑，点头不语。

简昆仑不禁回忆起昔日在桂时，与永历帝匆匆一晤的经过。

那一天若非是自己处理得当，击破了万花飘香的诡计，大败九尾桑弧，乃得保住了他不为彼等所乘，稍有疏忽，今日情势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记忆之中，永历帝这个人，应是个举止有度的君子，当日他龙体欠安，像是还在病中，却能于四方险恶之中，自恃有方，临危不乱，表现出泱泱大度的丰采，确是难能可贵。

但是，造化弄人，他却不幸的出生在这个时代，承继起既倒不堪收拾的破碎明室，即使有所作为，又能于事何益？

这么想着，简昆仑心里不免有落寞之感。对于明朝社稷，老实说他早已不敢心存侈想，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，无非是意图能保住朱由榔这条性命，以待日后之图而已。

宫天羽却像是很有信心。他说：“这里白鹤潭方圆百里内外，可以说都是我们势力所在，朱先生在这里极是安全，大可无虑，不过……”

“二哥可是已经听说了万花飘香一面的什么传言？”

简昆仑敏感地有所觉察道：“有关柳蝶衣的来去风声？”

宫天羽为之一惊：“你也听说了？”

简昆仑点点头：“只是这么猜想而已。”

宫天羽脸色沉着说道：“倒也不是全属无稽，这几天各方情况汇集，显示着万花飘香大有异动，他们在滇池的巡江总舵忽然调动频繁，各样船只进出，络绎不绝，显然由总坛来了巨头人物，我们私下猜测，这般情况，前所未见。极可能柳蝶衣在各方不逞，情急之下，亲自出马也未可知。”

方天星皱了一下眉，冷冷说道：“要是这个老儿真的自己出马，却是讨厌得很……倒要防他一防！”

宫天羽哼了一声，一扫平常的玩世不恭，正色道：“如今势态，一来要防止清军的大举入侵，这一点你我真是无能为力，全靠李将军的运筹帷幄，部署抵挡。再一方面，便是万花飘香的趁火打劫，这也是白鹤潭最感头痛的问题，叶、钱二老一再关照，希望我们双方配合，能够有效防止这一面的顾虑。”

他随即又说：“我们以为，白鹤潭地处僻静，朱先生方来不久，这里防范严谨，消息不至于外泄，万花飘香短时间之内未必打探知晓。”

简昆仑摇摇头说：“这就难说……对于这个门派事事部难以预料……”

宫胖子先是一怔，随即点点头道：“对于万花飘香，老四应该比我们都清楚，兄弟，以你之见，眼前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“很难说……”简昆仑面现忧色地道，“如果仅仅只是时美娇或是李七郎他们，我们也许还能应付，保持不败，若是柳蝶衣自己出马，情形可就不乐观……我们却得早做安排才好。”

方天星一笑：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我看你是被姓柳的给吓坏了。”

简昆仑苦笑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不过他骨子里确是有数——即是，柳蝶衣是他生平所遭遇过一个最厉害的大敌，以实力而论，即以其所知，简直没有一人能出其右。

却是，这个人也曾百密而一疏，在自己手里险些丧了性命。那一夜简昆仑乔装侯三儿，以送食为由，将长剑月下秋露事先着以黑墨，一发千钧之际，顶住了柳氏的咽喉要害，事情的发展，简直迹近离奇梦幻，却是真的事实。

若是那夜，简昆仑果真狠下心来，一剑刺对方透穿，也就一了百了，再也没有今天的一番顾虑烦恼了。这一霎想起来，简昆仑未始没有一种遗憾，却也说不上是不是后悔，却是可以断言，类似以上的那种经验，今后决计是不会再有的了。

皇帝朱由榔在半夜子时前后回来，看来精力交疲，神色不好。

听说是李定国吃了败仗，清军兵分三路，分别由吴三桂、多尼、卓布泰攻打永历帝的坚强据点安隆、七星堡等处阵地。

安隆的明军守将吴子圣吃了个大败仗，损失了三千人马，带着仅有的七百残军，拼死撤退，回到了李定国身边。

李定国大发雷霆，几欲砍掉吴子圣的人头，幸亏皇帝的说情，乃至讨得了吴子圣的活命。

李定国如今的头衔是天下兵马招讨大元帅，但连番败阵之后，手下可用之兵已是不多，临时招募的苗兵，战阵经验不足，更敌不住清军先进的火器，一经交接，溃不成军，所幸他的一个爱将白文选实力尚称雄厚，四千精兵南征北战，极富经验，算是他手下唯一的一支能战队伍，七星关的阵脚还不会移动，且还时有捷报传来。但总的来说，明军像是大势已去，面对着排山倒海般的各路清军，真个岌岌可危，到底还能挺持多久？实是难以预料。

前方的局势如此可危，皇帝实不必亲拭锋镝，坐镇无益，便在李定国的请命之下，返回了白鹤潭。

李定国派吴子圣保驾，免得在眼前看着他就生气，吴子圣变得暂时轻松，他手下伤兵极多，实在也需要略为休养，便抄小道走近路，保住永历帝在一个月明星稀夜晚回到了白鹤潭皇帝的临时寝宫。

永历帝的心情极恶，思前想后，一个人关着门哭了一夜，直到天色泛白，才昏昏沉沉睡着了。

九公主朱薷得讯赶来探望他，在他的寝宫临时布置的承宣阁守了足足有一个时辰，永历帝才自醒转，听说是妹妹来了，心情一振，不及穿戴整齐，便自出来相见。

兄妹相见，又是久别重逢。

这其间的悲欢离情，又岂是几句话所能说得清的？

说了一声：“你来……了？”他便呆住了。

朱薷顾不得君臣之仪，一扑而前，叫了声：“哥哥！”竟自俯在皇帝的肩上痛泣起来。

水历帝的眼睛也红了，他原是瘦弱斯文一型的人物，心情的好坏关系极大，高起兴来眉飞色舞，也有几分豪迈，略有失意，立刻便显得憔悴。

像是现在，白皙的脸上不着一些血色，胡碴子到处滋生，更似多天没有刮了。

“来了就好了……好了！”轻轻拍着她的背，指了一下椅子，要她坐下说话。

朱薷这才想起，叫了声：“皇帝。”待要跪下行礼，却为永历帝拉住了手。“算了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就免了吧！”

朱薷仍是不依，仍然跪下来磕了个头。

坐下来看着他憔悴的脸，她感慨说：“皇上您瘦多了……”

“一直都是这个样……”永历帝微笑着，嘴角轻率，露着洁白的牙齿，依然漂亮。

他父亲老桂王朱常赢在世的时候，就常常感叹着说他有帝王的尊仪，却又失之单薄。老桂王还为他摸了骨，说他双颧高低，将是疲命东西、大起大落的命运。

看起来，真的很灵，一多半也都应验了。

打量着哥哥清瘦的仪容，朱蕾打心底怜惜，这就不得不对他身边服侍的人有个了解。

“皇后呢？”

“唉！”永历帝说，“这日子像逃难一样，我没叫她跟着，把她送走了！”他没说到什么地方，朱蕾也没问。

“那谁在皇帝的身边服侍您呢？”

“夏妃和刘妃……她们都跟着……”

“只有两个人？”朱蕾记得过去在五华山宫的时候，皇帝身边还有五个人，一下子却只剩下两个人。

“够了！够了！”永历帝说，“我如今身子不好，又居无定所，人多了反而麻烦！”

朱蕾点了一下头，关心地又问：“章太医呢？”

“他还跟着，”皇帝微微笑着，“如今我是一天也少不了他，他开的方子也很有用，有时候睡不着觉，服几副他开的药立刻就好了！”

永历帝眼睛在她身上转了一转：“别光顾了问我，谈谈你自己吧！”

“我……又有什么好说呢！”

“有！有！我听说了！”

“皇上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很多……”永历帝脸上带着笑，“听说你一路女扮男装，号称九公子，可有这么回事？”

朱蕾脸上一红，羞笑道：“这又是谁多的嘴？居然皇上也知道了！”

“岂止是这些，我知道的多啦！”

这一霎，他的心情甚好，乍见到久别多年的妹妹，话也就不打一处而来。

“我们虽不在一块，可是你发生的那些事，我都知道！”永历帝笑着说，“还听说你结交了一个要好的朋友……”

“要……好的朋友？是谁？”

“是个男的！”永历帝说，“挺英俊的一个小伙子！”

“啊……”朱蕾登时大为紧张，脸也羞红了，“这……都是哪有的事……情……您听谁说的？”

“别管我听谁说的，只问你有没有这档子事吧？”

朱蕾的脸更红了，害羞地笑了一笑，倏地扭过了身子去：“我可不知道皇上说的是谁？谁又知道呢！”

“你还嘴硬！”永历帝挑动着浓黑的长眉，打趣着说，“这个人我也认识！”

“您……也认识？”

“不错！”永历帝的脸色越见平和，却有一丝欣慰的笑靥绽在脸上，“岂止是认识，说起来这个人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！”

“噯？”

“你觉着奇怪？永历帝一笑道，“这个人叫简昆仑是不是？”

朱蕾一下子惊得站了起来。

有关简昆仑义助永历帝一节，从来无人向她提起，简昆仑本人虽有少许涉及，却是语焉不详，朱蕾从不在意，这一霎由皇帝嘴里亲自道出，莫怪她会大感惊讶。

瞧着她这股子糊涂劲儿，永历帝甚为得意地笑了。

“这个人不但救了我，也救了你，可真是我们朱家的救星。”水历帝说，“我一直都在找他，就是打听不到，后来听说跟你遇到了一块，我这才放心了。”

朱蕾想说什么，总是碍于启齿……

她原本想伺机进言，好好在哥哥面前保举简昆仑一番，让皇上对简昆仑留下个好印象，却是不知道哥哥对他的印象这样好，这就不必自己的多此一荐了。

听着皇上赞赏简昆仑的为人，朱蕾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这就低下头笑了。

忽然，永历帝想到了一件事，“啊……”他说，“听说你是落在吴三桂的手里？被他抓去了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”朱蕾睁大了眼睛。

“怎么会又出来的？谁救了你？”

“陈圆圆！”

“陈圆圆？”皇上说，“你是说跟吴三桂的那个女人？”

朱蕾点点头：“就是她……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有时间再好好跟您说吧？”

永历帝点了一下头，迟迟地抬起了头，仰着脸，喃喃说道：“这阵子我的记性也不好，常常忘事……今天不知道他们给我又安排了见谁？”

说着信手抓起了椅子边的一根缎带子，拉了一下，传过来当啷一声。

立时就由外面进来了个人。

“皇上万安！”说时那人趴下来磕了个头，又转向朱蕾叩头道：“公主万安！”

朱蕾这才认出来了。“啊……是你，福安！”

福安是桂王府时候的老人了，是个净了身的太监，一直就在永历帝身边，想不到现在他还跟着，好多年不见了，看见朱蕾自是打心里开心。

“是奴婢，奴婢还在侍候皇上！”嘴里说着，福安退后一步，侍手而立，等候着永历帝的差遣。

“今天我都要干些什么？要见些什么人？”

“是。奴婢瞧瞧……”

福安恭敬地欠了一下身，由挽起的衣袖里拿出来一个小纸卷儿，打开来欠身念说：“回头皇上用膳，德总管安排了两个人侍陪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皇上日前吩咐想见的简先生，还有一位是方先生。”

朱蕾听到这里，先就乐了。“啊，他们两个？”

一听简昆仑来了，永历帝顿时为之眉开眼笑，连叫了两声好，转向朱蕾道：“我几乎都忘了，你们是一块来的，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不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不知怎么回事，就是这两天才有这样的感觉，谁要是一提起简昆仑这个人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受用，紧接着可就臊得慌，像被人家瞧透了什么似的。

永历帝转向福安道：“他们人在哪儿？”

“不是现在，”福安道，“是回头皇上用早膳的时候！”

“哪来这些子名堂？永历帝急道，“现在就给我召。”

“是。奴婢遵旨。”下面还未念完的，干脆也甭念了，趴下来又磕了个头，福安转身自去。

“噢，”皇上才似想起来道，“还有个姓方的……他又是谁？”

“方天星，”朱蕾说，“是简昆仑结拜的一个兄弟！”

永历帝似乎很感兴趣，朱蕾随即把自己所知道的给他说了个大概。

“原来如此，”永伍帝高兴地道，“秦太乙、宫天羽我都认识，他们两个真了不起，都有一身好本事，简先生原来与他们是结拜的弟兄，这就难怪了，那个姓方的他们也跟我提起过，我记起来了！”

他极是高兴地拍了一下手：“这么多侠客都帮着咱们，还怕不能成就大事？”

但是这番喜悦之情，却只是昙花一现，立时他又陷入了沉思，脸上神色即像是罩上了一层雾气那般地不开朗。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苦笑了一下，永历帝摇着头道，“这一阵子，我们老吃败仗，打得很不好……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连白鹤潭这个地方，我都待不下去了！”

“真的！”朱蕾惊了一惊，“真有这么严重？”

永历帝说：“怎么没有？一个吴三桂已经够我受的了，再加上洪老贼，他们兵分六路……生怕我不死……”

说时由不住面色铁青地嘿嘿冷笑两声：“你知道吧，打我们最厉害，生怕我不死的，就是他们两个，大行皇帝当年竟会用了这种人……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长叹一了声，永历帝像是只泄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松瘫在座椅上……

“如今我也想开了……生死有命，一切都由不了我……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！”脸上溢着无可奈何的笑，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，这一霎他的脸，却又十分憔悴。

忽然，他由椅子上一个骨碌站起来，大声道：“简先生！来了没有？”

这番表情，颠三倒口，又像是精神失常了。瞧在朱蕾眼里好不难受，心里一酸，一时连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却是由屋外传过来福安的声音：“回禀皇上，简先生、方先生瞧您来了！”

“快进来！”说时他已忍不住跨前几步，亲自掀起门上垂帘，正好迎着了简昆仑、方天星的来势。

乍见之下，永历帝呆了一呆……

面前的两位奇侠，俱是一般雄伟，神姿英飒，宛似并立奇峰，那个曾是自己救命恩人的简昆仑，更于英挺中含蓄着几分儒雅、清秀，这番气质，正投了永历帝所爱，极是相见恨晚。

忽然看见了皇帝的亲自出迎，简、方二人俱不禁为之一怔，双双抢身而上，欲行大礼参拜，却为皇帝拦住……

“两位先生万万不要……我们坐下来说话！”

皇帝的神态甚是端正，简昆仑、方天星俱非俗人，也就不必拘礼，只是既为明室效忠，君臣之分却不可不遵，双双抱拳，向着永历帝打了一躬，正待落座，一眼看见了朱蕾，不由抱拳唤了一声：“公主。”各自施了一礼。

对于朱蕾来说，这一霎极其快意。

她生性活泼，两位大哥平素玩笑惯了，难得见过一霎的正经，昨天的一口闷气，正好今天拿来消遣。

脸盘儿扬了一扬，半笑不笑的，竟自实实的受了，永历帝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了简昆仑的手，摇了一下：“年前蒙你援救，逃过大劫，我心里一直

都在惦念着你，今天总算盼着你来了，朕太高兴了……

一时间，紧紧执着对方的手，摇撼不已，欣慰情谊，溢于言表。

简昆仑说：“陛下承爱……”欠身以礼，后退了两步，便自不再多言。

这番拘谨，使得永历帝忽然有所悟及。那便是无论你心怀赤子之心，一朝位登九五，便不再同于往日，你的一举一动，皆应与你身担的国家名位有所相关，一言一行，皆应有所遵循、持重。一点也轻率不得。

眼前虽不是正式场合，但一日国家名份在身，便当有所拘谨节制，任性不得。

永历皇帝明白这番道理，蓦地松开了犹自握着对方的双手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他的眼睛这才转向另一个身材魁梧的侠士，后者情不自禁地抱拳欠下了身子。

“方先生！你也来了？”

“在下方天星，愿为陛下效力。”

“谢谢你们……”

一霎间，永历帝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。

“你们都对我太好了，只是……”说时他重重的叹了口气，不再多说什么，便自坐了下来。

“皇上……”朱蕾含笑说，“我们还大有可为，有这么多人帮着您，您该要好好振作才是……”

方天星应声道：“九公主说得极是，皇上千万不可气馁。”

永历帝看着他点了一下头，一笑说：“我不气馁，有你们在，我就不气馁。今天我太高兴了，闷了多少日子，难得你们两个又来了，咱们真该好好庆祝一下。”

说罢重重地拍了一下手掌，高喊一声：“福安！”

福安就在门外，应声而入。

“皇上……”

“叫他们预备一下，我要同简先生、方先生游湖，中饭就在船上吃了。”

“奴婢遵旨！”福安叩头离开。

方天星、简昆仑不由对看一眼。此时此刻他二人原没有这番心情游湖，但是皇上既已这么吩咐了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

朱蕾冰雪聪明，心里自是明白。“二位大哥就勉为其难吧，皇上这一阵子心情不好，也就是看见了你们才有这番雅兴。”

方天星哈哈一笑：“九公主何必交代！我们兄弟初来乍到，正要领受白鹤潭绝妙风光，皇上说了就算，我兄弟焉能不遵？”

这番快人快言，大是投了永历帝的脾胃，一时眉开眼笑，对于方天星大为投缘。

“简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不以为然？”

朱蕾秋波一转，看向简昆仑，倒要听听他的意见。

“我只是担心皇上的安危。”不过他随即展颜一笑，“也许是我太过多虑了！”

永历帝笑道：“你确是太过多虑，等一会上了船，四下走走你就知道了，这里四面天险，更有重重埋伏，想要摸进来可不容易，简直不能！”

简昆仑微微一笑说，“陛下说的甚是，我确是太过多虑了。”

经过一番患难与共，朱蕾实已深深了解到简昆仑的为人，凡事防患于未然。即以眼前而论，必然他心里已有了某种警觉，才自会有眼前的谨慎、小心。他的体察入微，常常是出奇的灵验，难道皇帝今日之游，果真包含着某种异变不成？

她心里微微一动。随见简昆仑自承多虑，并不继续坚持，也就不再挂意。

未几，福安来报，船已备好，永历帝兴冲冲的随即同着朱蕾、简、方等数人，一径步出户外。

这里早已备好了二乘肩舆，分别为皇上、朱蕾所设，虽说是逃难客居在外，皇族的礼教，却也未能完全废除。

叶天霞、钱枚特为皇上组织了一个侍卫班子，选出了精于技击刀剑的四十三名武士，权作永历帝的近身侍卫，永历帝走到哪里，他们便跟到哪里，沿途设防，近身侍卫都是他们。四十三个人听起来已是不少，只是一经运用分布，便时感不足，但是在永历帝落难逃离之中，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。

眼下，即由十六名佩有长刀的这类武士，拱侍在永历兄妹所乘坐的二乘肩舆左右，轿顶一色纯黄，盘以金龙，分别由一十八名轿夫扛抬，一千仪仗虽说都免了，看起来声势亦非寻常，显然大有招摇。

方天星、简昆仑远远落在舆驾之后，二人并排而行。

一路所见，翠岭青葱，何曾有秋的落寞？

远远看见白鹤潭在望，丽日照射之下，水面灿若明镜，闪烁出一片璀璨明星。

皇上的乘船早已准备好了。

地上铺看一道迤迤黄绫，直趋舟前，钱、叶二老率同若干职司，恭迎在侧。

永历帝与朱蕾离轿登舟，少不了又是一番跪叩折腾，职掌白鹤潭总巡头的翻天鹞子柳飞扬，率同四名精干飞跃轻功的武士，乘坐在另一条船上，职司前导，容得皇上登舟后，随即启行并发。

天色尚早，水面上犹自蒸腾着一层白白雾气，时有水鸟拍翅飞起，激发着遗兴野趣，小鱼儿的出没跳跃，沿池的缤纷红叶，在在都启人灵思，引称快意。

永历帝快意极了，多日的忧伤国事，这一霎乃得完全抛诸脑后，更加兄妹的团聚，简、方二人的来奔，都使他乘兴快意，兴趣极高。

染目于沿岸的片片枫红，永历帝忽然兴发，要齐舟登岸，这一次连方天星也觉着不妥，朱蕾忙与劝止。

水历帝接受了妹妹的意见，却吩咐乘船要靠边行驶，以便创览那一面的沿岸红叶。两艘大船随即缓缓向彼岸靠近。

这一面湖光山色，尤为出色。

妙在两岸红叶搭成了一道漫长的架桥，将一支细长流水引入无限清幽，山回路转，另辟佳境，水边的另一面，是号称小白鹤的另一个小潭，那里风景清幽，落红缤纷，景色较主潭更不知胜似多少。

极妙之处，便在于大小二潭衔接的一道分支，亦即是眼前二船行经之处。

置身于此的一霎，真个令人叹为观止……在无尽的片片红叶凋零里，妙在两岸夹道的红叶，被阳光一照，红通通透明晶莹，仿佛是装架了个透明的琥珀顶子，整个船身连同站立在两船的各人，俱都染了一身的红。水面上更像是浮上了一层赤焰般的鲜艳光彩，这般景色，毕生罕见，即连简昆仑、方

天星亦不禁看直了眼。

朱蕾不禁连声叫起了好来。

永历帝笑说：“怎么样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！前面小白鹤有一个叫白鹤洲的小岛，上面景致更美，回头过去看看，你们就知道了……”

话声未已，却只见顶上红叶帐幕，霍地落下一个人来。

这人一身大红，夹杂在飘落的红叶之中，宛似彩虹天挂，若非是注意看，真还看他不清。

像是早已度测好了，一经落下，正当永历帝座舟前端。

说时迟、那时快。随着这人的疾快落势，掌中一双短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已插向船头一名侍卫当胸。

势若奔电，防不胜防。

这名侍卫啊呀一声，已被来人一双短刃扎进胸膛、刀拔、人踉，扑通跌落于流水之中，溅起大片水花。

永历帝站立不远，目睹之下，大吃一惊，来人一刀得手，足下一点，嗖地一声，直向皇帝当前扑进，却是迎着简、方二人的奇快来势。

方天星身形未进，先自劈出了一掌。以他功力，这一掌足堪称得上劲猛力足。红衣人身子方掠起一半，即为侧面而来的力道，震得向后一挫——即于此一霎间，简昆仑已闪向永历帝当前。

船上另外的六七名侍卫，见势而惊，同时自两侧包抄而上，嗖地把皇上兄妹围在正中。

于此同时的一瞬，方天星手中长剑，已施展孔雀剔翎的一招，扎入来人肋下。

这一剑功力内粹，极是可观。

来人哼了一声，一挣之下，扑通倒落舱板之上，打了个滚儿便自不动。

却在此同时之间，空中人影交错，一连飘落下五六条人影，俱是身着红衣，身法巧快，一经落下，未及站好打量，即与船上众侍卫打成一团。

简昆仑一脚踹开舱门，慌不迭把永历帝兄妹让进船舱，同时紧闭门窗。

永历帝重重地跺了一下脚：“唉！想不到真让你料到了，他们竟然来到了白鹤潭，完了，什么都完了……”话声出口，极是丧气地跌落在藤质靠椅上。

朱蕾紧紧傍着他坐下道：“不要紧，只是几个小毛贼而已！”

话方出口，耳听得喀嚓爆响声中，一扇雕花木窗猝当巨力震开，木屑纷飞里，一条疾劲人影，倏地芽身而前。

细长窈窕，姿态绝美。

随着来人的奇妙进身之势，一口精光四射的璀璨长剑，直向着永历帝身上扎来。

简昆仑恰当立于永历帝侧面，乍见此情景，不由吓了个魂飞魄散。身势猝转，旋风似的已横身而前，掌中剑翩然荡起，当啷脆响声中，已把对方剑锋磕开。

却是险到了极点。若非是即时出剑，差在毫厘，皇帝已死于非命，最起码亦当是受制于人。

来人长身少女，以一式奇妙的进身之势，满以为可以凑巧将永历帝先擒到手，并可以此要挟，迫命众人放下兵刃，束手待擒，却不意简昆仑身法如此之快，危急一瞬之间，解了眼前之危，相别不久，他的功力竟是又有了长

进，大是令人惊奇，不可思议。

一剑得手，简昆仑趁势而进，掌中月下秋露一剑直取来人当心。

剑光长吐，洋溢起冷森森一片寒气。

来人少女冷哼一声说：“好招！”

话出，剑起——却是出势不快，双剑互映，即将相交的一霎，蓦地却抽了开来。

轰隆一声，身后的另一扇舱门，蓦地被大力踹开，方天星已抢身而入。

双剑对照之下，来人长身少女，已被看在当中。

一袭红衣，面若芙蓉，却见她秀发未卷，梳的是高高的叠螺发式，细腰丰臀，美目如盼，正是敌人万花飘香一面，最称棘手的一员主要战将——玉手罗刹时美娇。

她确是谨密严缜，智慧超人。怎么也料想不到，竟为她识破了白鹤潭重重埋伏，摸进了核心要地，若非是简昆仑防范得当，永历兄妹，料将已落在了她的手上。

此时此刻，面对着简昆仑、方天星两个大敌，她竟然面无惧色，显现出一派从容镇定。

“时美娇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胆敢闯来这里！”简昆仑踏前一步，长剑光华夺目，拦腰一横，已挡在了永历帝正面。

此时此刻，情势无疑已极是险迫，唯其如此，更是慌乱不得。

方天星亦深知对方的厉害，一口长剑，光华璀璨，寓急进于无动。看起来一片从容，其实与简昆仑早已心灵互通，牵一发而动全局。二人站立之姿，正为联手剑阵最具实力的夕阳双照。森森剑气，分别由双方各人剑身溢出，极短的一霎，船舱里已洋溢起一种近乎迫人眉睫的强大气势。

时美娇那般功力之人，在对方二人如此剑势之下，亦不得不向后退了一步。

又退了一步！身子轻轻晃了一晃，向左面身形半斜，才似站定。

顿时之间，船舱里才似略略解除了那阵子迫人的无形剑势。当然，险恶的情势，随时都将会触发，敌我间不啻更形诡异波谲，显现出难以预估的莫测高深。

大船在微微颤动之中——一片刀剑碰击声，声声入耳。舱外双方，显然正在做逐死之战。

时美娇双目微侧，扫向方天星，一笑道：“姓方的，你也来了？”

“不错，我来了！”说时剑抱平胸，“姑娘赐教！”

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时美娇深邃的目光，再一次向着正中的永历兄妹望去……一片笑容，洋溢自她美丽的面靥。

“朱先生，朱小姐！请恕我的无理……”美目轻启，语气娇柔，哪里像是在阵仗之中？“奉了我家主人之命，此来是诚心相邀，朱先生，你可容我说句话么？”

即使在剑拔弩张的对垒剑阵之中，她的美艳亦不为之逊色，秋波侧转，无限娇柔。永历兄妹，俱不禁为之心里一动，似乎有些想不通。即是，这样姿美态娇的一个女人，也拿得室剑么？

岂止拿得宝剑！显然她更是对方阵营里最具实力的一员主将，只看简、方二人对她的持重、戒备亦能有此臆测。

“你……”永历帝镇定了一下，点点头，“你就说吧！”

“如何？”时美娇双目一转，窥向简、方二人，“可以么？”

方天星、简昆仑相视一顾。

皇帝既已这么说了，岂有不算数的道理？

他二人的武功、气势，皆非寻常人可及，敌人虽然是出了名的难以招惹，自己二人联手之下，又何惧于她？微微一笑未置可否。

时美娇美目一转，视向朱蕾，略略含颌道：“殿下想必就是外传人称的九公子了，难得今日一会，幸何如哉！”

九公主眨了一下眼睛，含笑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你就是万花飘香的时……美娇么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对于时美娇来说，却是不胜惊讶，这几个月以来，化身九公子的九公主，在江湖上，早已是声名大噪，无人不知，认识她不足为奇。而时美娇行踪诡异飘乎无定，尤其是与对方前无接触，何以上达天听，居然在她的脑海里，亦能留下印象？

“奇怪么？”朱蕾美目如盼，轻启唇角，“你的大名我早就久仰，听说是你不但人长的美、漂亮，而且一身武功，更是出类拔萃，今天总算见到了你，果然名不虚传……”

说时，她不禁发自内心的欣喜，由衷地笑了。

几句话，立时把她突出的衬托出来——立刻时美娇所造出的唯我独尊气势，平白的分出了一半，让给了这个看似文静质弱的皇室公主。

朱蕾早已不再是娇生惯养，年来的风尘历练，几番绝处逢生，早已把她锻炼得钢铁意志，不再畏缩。

两个佳人，原是一般的美，只是风韵气势不同而已。春花秋月，各擅胜场，一时难分轩轻，顿时，船舱里先时的敌对气氛，大大为之降低，显示出一片旖旎祥和景象，却也出人意料。

时美娇略略一惊，才自报以微笑：“殿下你过奖了，其实你才是我心里崇拜的偶像……”

朱蕾说：“真的？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本事呢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时美娇浅浅一笑，“却有人为你誓死效力……万死不辞，真正难得……”妙目一转，盯向简昆仑，“是不是？简大侠？”

想不到她会突然有此一问，这种对话其实最难回答，简昆仑一时为之语塞，也只能置之一笑，表明他的气质风度而已。

却是九公主伶牙利齿，见不得心上人为人奚落。

“这倒也是不假……”朱蕾说，“要不是简哥哥为我舍命，我也早就……不好了，他对我真好！”

说时她美丽的眸子，传递着浓浓的情意，像是一掬春风脉脉直向简昆仑看去。

尤其是那一句简哥哥，真正嗲态十足，却是天真无邪，真情流露，出自九公主的芳唇，当不能以俗情论之，听来荡气回肠，好生受用。

时美娇顿时呆了一呆！

她这般美艳不可方物，更兼心思透剔玲珑的女人，原是极其自负，不易为人所激动，但是情之所用，常常是奇妙莫测，九公主的这番赤裸表态，惟其出自天真无邪，才真正伤到了她的要害。

一霎间，时美娇那张原似春花怒放的脸，蓦地变为一片苍白。

朱蕾的话，像是一把利剑，倏地刺进了她的心里。这种奇特的感触，别人自是无能体会，就连时美娇自己一时也莫名所以，真的，她一点也不知道，对方这两句看似极普通的话，竟然会伤害得她如此之深！猝当之下，简直无能招架。

“简……哥哥……哼……”一霎间，美丽的眸子里，交织出令人战栗的光焰，那番形象，简直已似无能忍耐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却是，她吞下了这口苦水。目光一转，盯向当前的正主儿永历皇上，这才是言归正传。

“朱先生……眼前明室大势已去，难道您真的看不出来？”

永历帝呆了一呆，他最听不得这种论调，虽然明明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，只是听起来总觉得刺耳难当，一霎间，心情大为沮丧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！说吧！”

“谢谢陛下！”

时美娇脸上重拾笑靥：“这便是我此来的宗旨……陛下请想，当今清军，兵分多路，对于先生您已是势在必得，情况之危急，您应该早已知道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陛下您怎能对此大势昧于懵懂无知？”

哪一个敢对皇帝如此口吻说话？今日之势显然已无能再计较这些了。

永历帝看了她一眼，忍气不言。

时美娇说：“所以今天我来，就是奉柳先生之命，向陛下转陈关爱之忱，并且奉接陛下与公主移驾飘香楼，作为敝门无上尊荣的上宾，还请您点头答应才好。”

永历帝一笑：“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！”

时美娇神色一振：“这么说，陛下是答应了？”

“我不答应！”说时他回过身子，大刺刺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“没有人能拿着刀剑在我面前说话。”

随即用手向时美娇指了一指：“你是谁我根本不认识，那个差你来的人我更不认识。给我拿下！”

说声出口，方天星早已自旁边踏身而上，手上长剑唏哩声响里，闪烁出一道蛇样的银光，一剑直取当心，直向时美娇前心扎来。

时美娇轻叱一声，右手轻启，当地一声，已把来剑撩开。

方天星自然也料到她有此一手，长躯猝摇之下，随地闪烁出一片人影。

方天星何等身手？这一式月颤西风施展得极是老到，闪动间，已贴身对方近侧，左手五指箕开，吐气开声，叱了声：“嘿！”一掌直向对方右肋下方拍来。

船舱里立时充满了大片杀机。

妙在时美娇身法之巧妙，大非寻常，迎着方天星的凌厉掌势，娇躯轻转，看似向侧面移动，其实却腾身而起——呼……翩若梁上飞燕。只一下已贴身篷顶梁面，紧接着身势再旋，呼地落身而下，舍方天星而直向永历皇帝座前落去。

简昆仑眼明手快，自是不容她向永历帝出手，长剑指处，匹练般射出了一道奇光——剑出入起，一并向时美娇身势迎击过去。

双剑交辉，当啷！一声脆响。

摇碎了的剑光，有似一天银雨般灿烂。这一剑简昆仑全力击出，精力内注，极是可观，时美娇猝当之下，未免相形见绌，身子一晃，直向左面荡出。

方天星早已蓄势以待，如何放她得过？冷笑声中，猛地自侧面踏身而前，右腕振处，一片剑影阑珊里，直向时美娇全身罩落下去。

简昆仑更来凑趣，长剑月下秋露飞虹天架，刷地扫出一道弧光。

两个人俱是深精剑术的高手，剑身未至之前，先有冷森森的一片剑气，况乎联手合击。双剑交映里，时美娇万难抵挡。

喀嚓！一声脆响。随着她曼妙的人影起落之处，一扇船窗整个破碎而开，便自在敞开的窗影里，时美娇燕子样的轻飘，已自穿窗而出。

简昆仑偏偏抢先一步，不容她称心如意。

一片人影，如风而前。

“着！”这一剑简昆仑是施展巧妙的身剑合一身法，应与近日他的功力猛进有关，其中二先生的指点开窍，自有莫大裨益。大片剑光，混淆在他前扑的身影里，乍看上去，像是时美娇全身俱在他的剑光笼罩之中。

时美娇猛地一闪，极其快速地向侧面跃开，殊不知，简昆仑的长剑目的正是在此一面。

随着时美娇错开的人影，哧地泄出了一脉奇光——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。

即使像时美娇如此聪明的女人，亦不免会着了道儿，实在是简昆仑的这一剑，太过微妙。

关键在于，每一个人对于他所相识的人，都留有一个既有的印象，这个印象的存在，便构成了彼此的相互反应。问题便因此而生。

时美娇对简昆仑认识，却不会涵盖到他的与日俱进，仍然保留在过去的阶段。便是因为如此，她万难逃开眼前的突变。

一片剑光，闪电似的打她左面肩胛处闪过，噗嗤深深扎了进去。

这一剑原应在她身上留下一个前后贯穿的窟窿，总是时美娇的非比寻常，即使在此险恶万状的一霎，甚至于灾难已然降身的同时，也能有迂回之余地。

“呀！”印象里，时美娇还是第一次发出如此的痛呼。听来分外娇柔，惹人怜惜。

痛呼声里连带着娇躯的一个疾转，刷地已掠向船头。

惊惶万状里，犹不免回过身子，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目光，向着对方这个狠心的人儿打量一眼：“你……好……”

她太健忘了。

不久以前，她甚至于以更毒狠的手段加诸对方过，这一次简昆仑不过以眼还眼耳。

美人负伤，分外惹人怜爱。

总是简昆仑的内心不忍，使他舍弃了向对方的乘胜迫害。

眼前之势，简昆仑原可乘势进招。长剑追缠之下，时美娇以负伤之躯，万难承当，他却总是心怀不忍，对于任何人，都不忍心存迫害，更何况曾是有情的她？

第三十四回为恐多情累美人

简昆仑略现犹豫，已是时机不再。

时美娇已似飞花一片，自船上纵起，落向波岸。即使负伤之下，她的身法亦算可观，起落间有似燕子般的轻巧，惊鸿一瞥，投身于姹紫嫣红的无尽红叶。

时美娇以轻灵超异身法，逃得性命，与她随行而来的六名红衣刺客，却是没有她那般幸运。

先者，即在简、方二人大战时美娇的同时，翻天鹞子柳飞扬以及所率领的前船一干武士，早已作了必要支援，刹那间回船包抄，已与来者六人战作一团。

来者六人，俱是时美娇所属飞花堂甄选而出的一时之健，功力皆非寻常，若是单打独斗，柳飞扬等一行，万非其敌，但是后者却占了人数众多的光，再加上地利之便，自予来人心理以极大打击，一经交手，顿感不支，更何况时美娇的临阵败逃，这便一败而不可收拾。

霎时间，六人之中，已有半数为就地解决，其余三人也都负伤不轻。

适当时美娇负伤遁逃，方天星乃得加入阵营，如此一来，更似如虎添翼，即在方天星投入战斗的同时，又有两人当场被劈落倒下，死于非命。

剩下的这个红衣人，右肩已然挂彩，面临着敌人的大举围攻，早已不图活命之想，犹自在作困兽之争。

这人貌相奇特，长颈若鹿。肤色黑黧，身材极是瘦长。所用兵刃竟是一只独脚铜人。人既奇特，兵刃又怪，他的手脚皆长，一经舞动起来，虎虎生风，整个丈许方圆内外，休想侵入。

只是这般困兽之战的打法，又能持久几何？

猛可里，方天星自空而降，加入战局。长剑挑动之间，铮然作响里，已贴在了对方手中独脚铜人之上。

这人肩上既已挂彩，一径狠力蛮战之后，早已力尽身疲，忽然为方天星长剑贴上，大吃一惊，待要抡动独脚铜人，其势已是不及。

方天星功力何等了得？眼前这一式贴剑，看似无奇，却是妙极。蕴无比劲道于剑势之中，显然具有四两拨千斤之能。

耳听得嗡然一声巨响，对方手上独脚铜人已霍地反崩而起。

力道极是强大，以至于全然无能把持，一时虎口破裂手中独脚铜人脱手而出，呼地直飞冲天而起，扑通坠入池水之中。

红衣人一惊之下，不禁为之一楞，方天星却不容他稍缓须臾，长剑乍翻，闪若疾电，只一下已比在了他的咽喉之上。

这人啊了一声，自忖必死无疑，却不知方天星原无杀他之意，长剑猝收，左掌已伺机递出，噗地拍在了对方左面肩上。

这一掌功力不弱，却是无意取他性命。

红衣人只觉得肩上一麻，整个半面身子已为之动弹不得，身子一歪，扑通倒在地上。

一伙人刀剑齐下，待将取他性命，却为方天星长剑架住道：“且慢！”

柳飞扬顿时悟彻，明白了方天星的意思，随即发令道：“绑上！”

众人一扑而上，绑了个结实。

虽说是打了个大胜仗，却因为白鹤潭地处绝密的这个机密已为万花飘香

所识破，间以时美娇的脱逃，不啻为未来形势之发展，蒙上了一片阴影。

永历皇帝为此极是沮丧，先时的一番游兴，顿时荡然无存，接下来的小白鹤也就不玩了。悔不该没有听从简昆仑的前番暗示警告，差一点性命不保。

经此一来，永历帝乃得进一步悟及当前形势之万般险恶，也了解到，除去清军的兵分多路、大军压境之外，另有一派鬼神不测的神秘江湖黑道组织，时时在自己身边窥伺，亟欲对自己兄妹形成不利，唯乎此，简、方二人的适时来归，实在是难能可贵了。

对于时美娇来说，真正是有生以来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，非但自己破例身上挂彩，而且所随行的六名手下，竟然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能够生还……

这个打击，对她来说，岂止是痛心而已，简直恨不欲生。

她的出发，乃是受命柳蝶衣的当面口谕。多年以来，从不曾辱命，想不到这一次……

简昆仑的这一剑，虽不曾当场要了她的性命，却使她认清了眼前事实——那即是，永历帝虽然已穷途末路，却也不可轻视。且他身边的一干勇士侠客，俱对他有效死之心，即以简昆仑、方天星而论，自己便不易取胜，首次交接，便险些丧了性命，日后怕是更难接近。脑子里这么想着，时美娇脚下毫不迟疑，连续十来个飞纵，已转向一座幽谷。

正是她日前苦思殚虑所寻觅进出白鹤潭的一条小径，想不到这一霎却作为自己逃命之用了。

两旁峭壁高耸，红叶缤纷，翘首上看，齐天一线，落红纷纷，竟像是下了一天红雨，端的是诗情画意。

自然，这时的时美娇却是无心及此。跑了一程，才自觉出伤处附近一片粘湿，一袭鹅黄素衫，一半已为红血沾满，情况之惨，不忍猝视。

时美娇一看之下，吓得啊了一声。

敢情是刚才只顾逃命，无暇点穴止血，发足力奔之下，怒血四溢，眼前一经念及，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，眼前金星乱冒，简直要昏了过去。当下略自镇定，即在面前一方巨石坐定。

简昆仑的这一剑饶是伤得不轻，左肩胛下方，紧挨着肋骨处，实实在在地着了一剑，差之毫厘即可能伤及肺腑，好险！时美娇右手反点，先自止住流血，手触处粘湿一片，内心之沉痛，简直无以复加。

眼下无人，倒也不必顾忌，匆匆脱下了上身素衫，把随身所带的半瓶飘香楼秘制灵药，悉数敷在伤处，一时凉沁沁的，痛楚大为减轻。

随身既不曾带有布条，只好将长裙一角撕下一条，用以包扎，倒也合用。

却是如此弄了一手的血，身上各处更是粘糊糊好不难受。

时美娇生性极是爱洁，身上血污，粘兮兮万难忍受，极欲清洗而后快。

思念之中，随即听见了淙淙流水之声。

倒也巧了，即在眼前不远山脚下，有一道小小流水，一路蜿蜒起伏而下，水势不大，上面更覆满了红叶，若非是先闻其声，简直看不清。

时美娇不暇多思，随即上前，自忖着如此荒僻地方，万不会有外人闯入，当即将身上裙裤尽数解脱，就着脚下流水，匆匆洗擦一遍，染血的衣裙也洗干净。

丝丝凉风，吹拂着她赤裸的胴体，好冷啊……警觉的一瞬，已起了一身的鸡皮粟儿。印象里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样的赤身露体前所未见，即使地处极僻，四野无人，一经着念，也羞得心里发慌。

娇躯扭转，待得拾起晒在石上的衣裤，不期然却瞧见了投落水面的自己倒影……雪肌玉肤，粉面玉股，一经波光倒映，真个我见犹怜。

她原意取衣着体，不期然瞧见了自己的赤裸胴体，心里怦然一动，竟自呆在了当场。

多年来拿刀动剑，出生入死，由于自己所担当的飞花堂堂主任务，在万花飘香最是工作吃重，事无巨细都惹她烦心，加上她自己的要强好胜，事必躬亲，日复一日的下来，何曾有机会定下心来为自己想想。这一霎的意外触及，讶然而惊。竟然使得她悟彻了些什么……那便是流逝了的无情岁月，年华如水，俱似在刀光剑影里度过。

卿本佳人，何以自贱……一霎间，那只伸出去的手，竟是再也收不回来。

“但见楼头杨柳绿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……那是形容古来女子的自伤身世，叹惋年华的无情飞逝，青春的一去不返。

时美娇的感伤却毋宁较前者更为深刻，更为刺痛，一惊之后，四大皆空，简直有不尽茫茫之感。真个的，自己这般出生入死，任青春之如水流逝，所为何来？为的是什么？等的又是什么？

只为了那个年岁较自己父亲还大的男人柳蝶衣？自己与他，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？

一念之惊，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个冷战。仿佛是万把飞针，一股脑齐扎心头……在一阵惊天动地的震惊之后，复而衍生出无尽的空虚惆怅……

恍恍然前行了几步，就着面前淤集的一脉流水，她缓缓地蹲下身子，即在那水面倒影里，摸索着自己的影子，逝去的年华，一霎间，淌出了伤心的眼泪。

她哭了。像个小女孩子样地哭泣起来……落下来的眼泪，点点滴滴跌向水里，看似无声，却在她平静的心潮，激发起无比的滔天巨浪……

那样的无助、自伤……既为着流逝的既往，更复是无尽的未来，其实俱是灰色的一片，毫无生气希望，焉能不令人为之心碎？

片片红叶，打空中凋零而下，映上天光，红彤彤的毫无声息地俱落向流水。

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……人生一场，包容着的是如此多的无奈！思前想后，毫无生趣，无尽伤怀都化作涓涓红泪，也同于空中红叶，片片落红，俱飘向无情流水。

这般经历，前所未见。

一个人伏在石头上，声声抽搐，泣到伤心时，仿佛整个身子都酥了。

却在这时，一个人的影子，居高临下，叠落在眼前的水面上。一动也不动，只是向她漠漠地注视着。

徐徐山风，飘动着这个人的一袭杏色长衣，甚而他头上的棕色长发，也不时扬起——背山的红叶，映衬着他居高的站姿，仿佛是一只凌空的巨鸟，含蓄着几许出世的高超意味。

紧接着这个人由站立之处，投身而下，一如燕子的随风翩跃。黄衣一片，依然是不着一些儿声息……

却是有一种奇异的微妙感触，使得正在哭泣的时美娇忽地止住了泣声，抬起头来。

“啊……”

一霎间，她吓得呆住了。

“柳……先生……是你……你……”

简直难以置信，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竟然会是柳蝶衣，他却怎么会戏剧性地出现在这里？

一惊之下，时美娇简直要昏了过去。本能地警觉山自己的一丝不挂——霍地抢前一步，急忙拿起来晒着的衣裙。不及着体的一霎，她却又望着对方伫立面前的身子呆住了……

这个震惊太突然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怎么会才想到他，他竟然就出现了？微妙的心理感触，竟然使得她一时忘记了赤身露体的羞窘，便自这般痴痴地直望着对方发起呆来。

面前的这个人，果然正是柳蝶衣。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这位飘香楼的主人，亦不免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潮。以他那般素养定力，在面对着时美娇一身赤裸，宛若羊脂白玉的惹火胴体时，竟然也显出了一种亢奋，甚不自在。

一霎间，他眸子里爆射出的光采，情不自禁地竟向着她裸露的身子浏览不已。

时美娇呀的一声，这才警觉了，慌不迭拿起衫裤，匆匆着穿，哪里穿得上？湿衣湿裤，揉作一团，分也分不开……偏偏在这般要紧场合，出丑是出定的了，心里一急，简直要哭了出来。

若是换成第二个人，她早也羞极而恼，说不得出手赏他一掌，或是怒颜以向，却是眼前的这个人，万万不能。

连惊带吓，又羞又急，越急越穿它不上，打湿的衣裤，简直就像是条绳子，哪里穿得上身？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身子一歪，几乎倒在了水里。便在这时，柳蝶衣已翩然来到她的身边。

时美娇一挣未已，鬼使神差地竟自倒向他的怀里，倒在了柳蝶衣张开的双臂。

“你……不……柳先生……柳先生……”那样娇荏无力，推扯不清……忽然，在柳蝶衣的摩挲里静止不动。

像是一只横陈砧板行将去鳞的鱼，她整个身子都颤颤地微动着，眼睛里交织着乞怜的目光，小可怜的模样儿，却也不无媚态。毕竟是眼前的邂逅太称离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柳蝶衣把她抱在了臂弯里，他素日的养性功深，虽不至一上来就色授魂销，却也霞飞两鬓，星目闪烁，有难能克制之苦。

像是浏览着一片上好的美玉，他的眼神儿时时在时美娇赤裸的身子上逡巡……时美娇不胜娇羞，恨不能眼前有个地洞，让自己钻了进去。

“不……先生……柳先生……”

虽说两者早已超过主从的关系，也曾有过呢喃的燕好时光，但是他在她的心目里，永远高高在上，永远是个神。是以，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，她仍然不能忘怀尊称他为先生。

却是与这位先生的一段旧日之情，早已冷却，不再继续，何以这一霎间……

真是太离奇了。

她好怕、好怨、好委屈。

原打算与他之间，自此一刀两断，划定鸿沟，却是在突然面对他的这一

霎间，竟然无以抗拒。

可怜的女人……便是那么幽然无助地流下了眼泪。

此刻，她正用浸满了眼泪的眸子，无言地向他默默注视着……

像是又回复到了昔日初次定情时的那种细致甜蜜……

在散满了红叶的石穴洞室，打量着一天的悠蓝，人的感触只是懒散和陶醉。

便是这样的死了也好……时美娇仍然还是赤裸着身子，却已不再害羞。

那么疯狂地，跌落在满地的红叶堆上恣情缱绻，真正前所未见，连做梦也不曾梦过……她却是真切切的亲身经历了，滋味欲仙欲死……妙不尽言……

是以，这一霎，当她用流泪的眼睛再一次轻怜蜜意地向他注视时，以往的怨恨、委屈，早已不复存在——飘扬到无影无踪……

唉！这个人……

这犹是敌人的阵营之中，却没有一些儿牵挂悬心。

那是因为，她深深地相信他的无所不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哪怕是刀山剑树，只要有他——柳蝶衣在身边，便无可担忧。

这个爱花的人，飘香楼的主人就有那么一种魅力，令他属下所有追随他的人，无论男人女人，都能矢志效忠，毫无怨尤，死心塌地地寄以信任。

想想看，如果连柳先生也罩不住了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好混的？还有什么人好寄以信任？即使聪明美丽，兰心蕙质的时美娇，也不免这般认为，其它各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

柳蝶衣——这个中年男人，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甚清楚，他竟然具有如此魅力。

他如此细致，体贴入微。

当他多情的目光，含有无限怜惜地向着时美娇伤处注视时，后者确实感触微妙，直似他温柔的手在加以抚爱……“对不起……我受伤了……”

只此一言，已道尽柳氏的无尚威严。自己受伤了，尚还要向他人乞罪，真正岂有此理。

柳蝶衣只是一声不吭地向她看着，确实很关心她的伤，看得很仔细。

“是谁伤了你？”

“是……”话到唇边，却又临时吞住。

简昆仑三个字，其实已呼之欲出，只是她不忍吐露而已。

因为她知道，一经说出，简昆仑便将万无活理，柳蝶衣如果真正衔恨一个人，意欲置其于死地，那么这个人便是有八条命，也是凶多吉少。

至于为什么她要袒护这个加害她的人——简昆仑？却是一时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或许是不忍置他于死地吧！

却是她的用心白费了。

柳蝶衣已经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：“简昆仑，是不是？”

在他的目光追问之下，时美娇终至无能说谎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柳蝶衣目睹之下，脸色微现惊异，紧接着现出一丝怒容。

“想不到几个月不见，他的剑术功力又精进了！”

“是……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柳蝶衣微微点了一下头，“这一剑异常险要，危险万分，我

很了解你，以你剑上功力，万不致松懈到这样地步，连此要害部位也不能防阻，这不像你！”

时美娇点了一下头，眼皮徐徐低下，甚至于不敢再向他注视。

当时情况她已不复记忆，至于自己何以如柳先生所言，有此疏忽松懈，确实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认定，那就是当时自己果真全力以赴，并无承让，反倒是简昆仑不为已甚，对自己网开一面，不曾进而置自己于死地而已。

柳蝶衣轻轻拿起她的一只膀臂，让她把赤裸的身子缓缓偏过。如此一来，那一处清晰的剑伤就看得更清楚了。“好险……”再一次他说好险，看来真正是险到万分了。

时美娇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有一点撒娇的意味，这样的全身赤裸，一再地任人摆布、注视，却是前所未有，怪不自在……

柳蝶衣看着看着，微微闭起了眼睛。

似乎是在憧憬着当时一霎的战况，摹拟想象着当时出剑之招，竟然出奇的逼真。

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吧！”他说，“我虽然不在现场，却能臆测八九……”

时美娇怯怯地点了一下头，这一点她毫不怀疑，因为有剑神之称的他，确实具有此等能力。

接着柳蝶衣已把当时战况，用惊人的臆测感觉摹拟眼前。

“你当时过于惊慌了，是因为遭遇到了生平罕见的大敌……可能敌人不止是简昆仑一个人……还有谁？”

“对……一点也不错……”时美娇说，“还有个姓方的！”

“方天星？”

“是！就是他！”

柳蝶衣微微闭了一下眼睛。在他脸上一点表情也看不出，确是讳莫如深。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柳蝶衣继续他惊人逼真的摹拟神思，“他二人联手以剑气相逼，你左右逢敌，当时……空间不大，啊——莫非是在窄室之内？或是动荡的船舱……”“是船舱……里……”时美娇眼睛里流露出无比的倾慕，这个人的超人才华一直便是她对他致迷之因。

“这就是了！”柳蝶衣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当时情况，了若指掌。

“必然是你期功过甚，才自如此涉险，其实你大可不必……大概当时朱由榔也在船上吧？”

时美娇又点了一下头——她真的也只有点头的份儿了。

柳蝶衣微微一笑：“他们为主子效力，如何会容你把人带走？这一剑多半是在你惊慌欲退，去留之间，才着了他的道儿。”

渐渐的柳蝶衣脸上笑容为之消失。“姓简的小辈大概是以身剑合一的凌厉气势，乃能进身，这一剑……”

他微微偏身，探出右手做持剑状，稍一比划，点头道：“好精明的剑招！只是……这一剑……大别于他简家的惯常手法，难道他短短数月，竟然还会有什么奇遇不成？”

这么一提，时美娇也有些糊涂了。

她已经够聪明了，柳蝶衣比她更聪明。却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简昆仑的一番所谓奇遇，竟是应在了他的那个宝贝兄弟二先生的身上，一着失虑，贻患无穷，真正始料非及。

时美娇亦不得不承认道：“他确是功力大进，比以前要更高明得多。”

“但却对你手下留情！”

柳蝶衣看似静滞的目光，直直向她逼视着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时美娇心里一惊，摇摇头：“对我手下留情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以他当时出剑情况，大可置你于死地，他却白白放过了，任你从容而逃……却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这就令时美娇不便置答了，脸上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片红晕。只当柳蝶衣将为此大生妒意，情形却是不然。

他这样经历的人，尤其是感情的一面，当应不再如此肤浅。

唇角轻启，竟自微微地笑了！

一切俱在不言之中，何必说穿！

“算是万幸，服了本门的保命金丹，以你功力，应在十天之内可以复元，只是十天之内，这半面身子不便着力，你要记住，否则气走玄关，苦头可就要吃大了。”

柳蝶衣缓缓站起身子来。洁白的一袭丝质长衣，上面绣有一枝寒梅，衬托着他修长的身躯，披散的棕色长发，加上他本身的那种特有气质，看上去很有几分灵秀的仙气。

向着洞外满布红叶的崖上望着，他有很深的心事，今日所面临的一切，在在让他烦心，似乎已失去了昔日的凡事洒脱。

时美娇翻身坐起，找着自己的衣裳，匆匆穿好，简直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。

“先生……”停了一停她像是才忽然想起，“您怎么会亲自来了？”

“我不放心……”柳蝶衣继续向洞外望着，“你们都没有能把我所交代的事情办好，我只好自己来了！”

时美娇一时脸上讪讪，低下头两只手整理着发皱的衣服。

柳蝶衣一晒道：“这都是我当日一念之仁，没有立刻杀死他，才致留下今天的许多祸害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了。”

时美娇嚅嚅地嗯了一声，点了一下头。

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感触，每一次当她想到柳蝶衣欲向简昆仑毒手加害时，心里总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悸，更似不忍。却是，再回头细想与简昆仑昔日的一段情因，不过只是那么淡淡的一点，谈到无从捉摸——便是这一点若有若无的淡淡情因，竟使她对简昆仑心存姑息，却是未免不值……

想到简昆仑身边的那个九公主，先时船上的一幕，不觉映入眼帘——那一声简哥哥，或许是言者无心，时美娇却听者有意，此刻回想起来，一颗心无论如何竟是难以持平。美丽的脸上，竟而情不自禁地着染了妒火。

不经意，柳蝶衣的一双眸子直直地向她望着。

时美娇怦然一惊，真像是为人戳破了心事似的，心里怦怦跳动不已。

这就更加强了柳蝶衣必欲杀害简昆仑的心意，他只是不进一步说明而已。

时美娇打量着石洞内外，对于这个奇妙的藏身之处充满了好奇。

一泓流泉蜿蜒如蛇，打洞前缓缓流过，一面是对山的峭壁拔立，一面是湛蓝青天，天上甚至连一丝浮云也没有。

洞室像是天然形成，是那种上好的花岗石质，里面陈设有四个蒲团，尽管有了年月，蒲团质地仍称良好，不知以往何年何月，竟有前人在此修真，

留下来的遗迹，却意外地成了今日的一场功德。

号声幽幽长鸣里，洞前秃树杆上落下来一只大鹰，引颈剔翎，怡然自得。鹰棲绝壑。

可以想知这地方的地处幽静了。

伫立洞外，向左侧方作垂直鸟瞰，白鹤潭像是一面奇大的镜子，直映当空。

景色如画。

数一数，环湖以次参差错落，竟有高低不一的十二座山峰所构成，白鹤潭布居其中，山回路转，峰外有峰，真正当得天险二字，莫怪乎永历帝一朝居此，俾得清军穷于奔命，观气觑象，这白鹤一潭确是不胜深幽，有不能尽窥之机。

时美娇只能看出三成。

柳蝶衣却有七成功力。

之间距离，分野极大。

她说：“一衣带水，山起云生，这是卧龙天子的福地。怪不得永历帝住在这里不走了。”

“你能看出这些，倒也不易，却是此番气势，静中有动，时候一到，这条卧龙便求静不得——想要蛰伏亦是不能！”

柳蝶衣伸手南面一指道：“看见了么？”

一片飞崖，状似长刀，刀锋下闪烁着蜷曲的一泓流水，气势活泼，状若怒腾，有挣扎欲去之苦。

时美娇心里一动，恍然似有所悟，却又不能尽悟其妙。

柳蝶衣白皙的脸上，显示出一丝傲容。

“昔年蔡氏布衣，看尽天下，成书《玉盘天经》。中有‘七十二摇地动’，能够识破的人不多，纵观天下，亦不过数人而已，这卷天经，后随蔡氏第三十一代后人，同葬鸚鵡洲之后，便为失传，我却有幸一窥，识其八九……”

说话间，他的眼睛里交织出一片璀璨，这种识透天机的喜悦之情，却是局外人难以度测。

柳蝶衣这才把话头引到了正题上：“眼前的这个白鹤潭，诚如你说，正是一块福地，只可惜这个朱由榔却不是有福之人，居住这里的人，却要耐得三伏之苦，气势便有不同，要不然便会……”

举手一指，落向那片如刀飞崖。柳蝶衣慨叹一声：“只怕他难当这一刀之苦，险乎哉矣！”

时美娇眨了一下眼睛：“这么说，他还是不动的好……正可为您手到擒来。”

柳蝶衣哼了一声：“他是欲静不能，伸头也最一刀，缩头亦是一刀……天作成的他这亡国之君应是为我所用。”时美娇一惊道：“您已决定对他出手了？什么时候？”柳蝶衣微微点头一笑：“三天！再等三天吧！”

时美娇不再吭声。

柳蝶衣转过身子，随即在一截枯树上坐下。脸上显现出一种抑悒，以他这般聪明，自命不凡，并能识透几许天机的人，却在本身作为上，并不能畅所欲言，甚而时有被束缚的感觉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

眼前就有他十分头痛的问题，诸如永历皇帝的犹自未能到手，以及本门所遭遇前所未有的诸多危机，人员折损，威信丧失，而他本人，更面临着一

种神秘疾病的潜在威胁……诸如此类，在在都使他心情抑郁不开。

他为人极是自负，任何困境，都自求解脱，绝无与人相商，共谋对策的余地，这可就苦了自己，遇有困难时，一个人也帮不了他。……

或许是有了什么异样的症状吧。这一霎，他只觉两肩微微发麻，仿佛由眉心部位，隐隐散着冷气，滚出了汗珠。下意识的，他探手入怀，摸出了神医黄孔为他调配的灵药——冷香丸。

“您……怎么啦？”

时美娇吓了一跳，忙自走近到他身边。

“不要紧……过一会也就好了……”

柳蝶衣摇摇头，打开药盒，由其中取出大小如蚕豆状的一粒黄色药片，放于舌下，便自闭目不再吭声。

时美娇正待进一步探询病情，忽然明白过来，一时脸色绯红，神情大窘。

那日柳蝶衣病发，特地请来神医黄孔就近医治，她和雷公公、李七郎等均在跟前，事后黄孔曾约略说明他的致病之因……说是为花香所染，除了应将飘香楼各样奇花异卉，尽数除去之外；另有一戒——戒之在色，那一次柳蝶衣病发之因，事后证实，乃是由于李七郎的男色蛊惑，事隔数月，何以便忘怀了？

一惊之下，时美娇直吓得透体发凉……难道他的宿疾再一次地又发作了？

所不同的，这一次却是由于自己……一时间，时美娇吓得可是不轻，她为自己的纵情孟浪，深深感到内疚与不安。

柳蝶衣果然是病发了。

却是不如上次那么严重。

或许说是柳蝶衣的明知故犯吧，也许他是在做一次试探，用以测验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，是否仍如往昔？或有改变？

他失败了！

情形虽然已有所改善，却还不及他所预期那样，当此不免大生气馁，好不遗憾……

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打量着面前的时美娇，心里未始没有一丝歉疚，时美娇略似清瘦的美丽面靥，使他恍惚记起对方曾经是头梳丫角，尚在童稚年岁时，便追随着自己，岁月荏苒，一眨眼这已几乎是十五六年以前的往事了。

如今的她，早已年过摽梅，不再是青春少女年华，却犹是小姑独处，待字闺中，无非是在等待着自己的青睐眷顾，可是自己……

然而种情非人，柳蝶衣的眼里，几曾又看见了她的一往情深？何时又为她设想过？非仅此也，即在他踏入哀乐中年之始，性情大异，几至偏嗜断袖，这才真正伤了她的心。

柳蝶衣几乎不忍再向面前佳人多看一眼。

“我一直都忘了问你……小美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很久很久，他已经不曾这样称呼过她了——小美子这三个字，包含着当年的多少甜蜜、温香……曾几何时，这些曾为情铸的甜蜜往事，却已在她记忆里褪色消失……一霎间的忽然闻及，莫怪乎她要大吃一惊了。

她用十分震惊的神采，向他注视着……

好半天，才自讷讷说道：“我二……十……七岁了……您问这些……”眼睛一酸，情不自禁淌出了清泪两行。

“噢……二十七了？”他才似恍然有悟：“你已经这么大了……不年轻了……”

“本来不年轻了。”话声出口，才悟及语涉顶撞，她却已无能顾及，颇似幽怨地把脸转向一边。

柳蝶衣长长地吁了口气，神色间不无感伤地道：“应该嫁人了！”

时美娇苦笑了一下。

柳蝶衣说：“你看，燕云青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时美娇忽地站起，走向一旁。

柳蝶衣看着她的背影，呆了一呆，便自不再多说。

却是多说了几句，于眼前病情无益。这病原不曾根治，发作时有赖神医黄孔的特制灵药所暂时抑制，若是有一个知心的人，为他前心后背，轻轻抚摸，恰到好处的输以真气，便觉无穷受用。

这种工作，时美娇却是做不来的，勉强而为亦难望搔到痒处。

只是有一个人，才对了他的心思。

李七郎。

若是李七郎在这里就好了！心有所懂，情不自禁地一时便自呼出了他的名字，“七郎……唉……”

时美娇一惊回身道：“您在叫谁？李七郎？”

左右看了一眼，并无此人。

柳蝶衣微微一叹：“我只是在想他……要是他在这里就好了！”

时美娇怔了一怔，笑笑道：“是……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柳蝶衣并不讳言他对李七郎的眷念，“只有他最了解我，知道我心里的空……虚……我的病，他也最清楚……而且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也对我最忠心……”

时美娇不由气往上撞，轻轻哼了一声：“您真的这么想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一时，他用奇怪的眼光向时美娇打量着，目光里不无斥责之意。

时美娇便不再多说。

她很想说出一个真实，即是那日在五华山下，她几乎已将简昆仑擒到手里，便由于李七郎的暗中破坏，而致功败垂成，非仅如此，李七郎更对她施以暗袭，差一点使她受伤蒙害——却是话到嘴边，又复吞住。

紧接着，她随即认清了一个事实。那就是，李七郎在柳蝶衣心里所占据的位置，远远高过于自己，即使是爱情的一面，也无人可以替代。

忽然间，她才明白过来，便是刚才柳蝶衣劝自己嫁人的一节，也系寓有心机。分明是，他已对自己不再眷爱，视为累赘，才欲转授外人，要自己嫁给燕云青，哼……好卑鄙的念头。

时美娇只觉得遍体冰凉，一瞬间真仿佛有置身冰窖的感觉。

先时的绮丽缱绻，早已冰消云散。

眼前的这个人，容或仍具有无上的权力，促使自己为他效命，却已不再是自己心里所钟情的爱人。她心里乱极了，极需要找个冷静地方，摆脱开眼前柳蝶衣的纠缠，独自好好地想想。

她真的转身走了。

甚至于不曾回头向那个曾是刻骨铭心的昔日恋人看上一眼……

第三十五回生非容易死亦难

打从前面山房回来。时已午夜。永历帝心情极为恶劣，一连串地嚷着要酒，福安拗不过，把早已烫好的陈年花雕，用锡壶装着呈上。皇帝只喝了少半壶，便似不胜酒力地醉了。

一个人又哭又笑，闹了好一阵子，才歪在椅子上睡着了。

福安不敢惊动，悄悄收了酒菜，到后面请来了夏妃，要她相机侍候，巧的是九公主朱蕾也在，就一块儿来了。

屋子里酒气熏天。

朱蕾和夏妃两个人悄悄走到永历帝身边，才自觉到皇上果然醉了，吐了一地，赭黄软袍、长靠锦背座椅满是污秽，先前在山房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，臭气熏天。

两个女人彼此苦笑着对看一眼，也没招呼宫人女侍，自个儿动手，好一阵子才收拾干净。

夏妃取来了一件鹅黄丝棉软袍子给永历帝换上，外面加一件软罩甲，应是十分的暖和了。

永历皇帝身子不好，不过才四十来岁，身子就常见不支，入秋以后怕冷得厉害，滇池算是很暖和的了，每年不等入冬，他仍然要换穿皮袄，平常居家补药不断，人参鹿茸常用不鲜。

这个夏妃二十三四的年岁，个头儿不高不瘦，长长的一张瓜子脸，眉眼都很秀气，脸上有两个小酒窝，能弹长颈弦子，今人叫做阮咸的，苏州人，素日就与九公主相好，朱蕾来了，她最高兴，谈起来没个完。

今天她新梳了头，看着尤其漂亮。只见她上面穿着件银红纱白绢里对衫子，豆绿沿边金红心子的马甲儿，下面是正红杭绢画拖裙子，脚下是一双粉红花罗高底鞋儿，头上打着个盘头插髻，去了冠儿，越显得云鬓堆耸，一如轻烟密雾，看着极是可人。

只是眼下她却乐不起来，看着皇帝这个样子，心里也不免犯愁，拢着一双水眉，只是低头做事，两个人刚把皇上扶着躺下，他却是醒了。

“噢……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唉！您可醒啦！”朱蕾说，“喝醉了，吐了一身，满处都是，刚拾掇完。”

夏妃说：“皇上身子不好，还是少喝酒的好，酒伤肝，明天您又要说没精神，嚷着腰疼了。”

永历帝哼了一声，挺身坐起来说：“不喝酒干什么，我心里烦！”

福安在角落里说：“皇上醒啦！”赶忙转身过去，把早已备好暖着的醒酒香茗奉上。

夏妃接过来，关照说：“你下去睡吧！”

福安跪下告退。

永历帝从夏妃手里接过醒酒茶喝了一口，看向朱蕾道：“你也没歇着？”

朱蕾说：“正要回去，听见您醉了就过来瞧瞧……怎么回事皇上？听福安说您的心情不好。”

永历帝叹了口气：“你来的正好，要不然明天我还要找你呢……我们又打败仗了……”

朱蕾没有吭声。这几天她早听说了，李定国连吃败仗，清军节节大胜，

兵分多路，说是已攻陷了永昌，就快过来了。

永历帝看了她二人一眼：“情形糟透了，李定国守不住，传过来消息，要我们离开白鹤潭，没法子，我们也不能再住下去了！”

夏妃呀了一声：“可……搬去哪里呢？”

“去腾越。”永历帝说，“那边地方不好……怕是也防不住……再要跑，就没地方去了……”

二女对看一眼，这才明白他醉酒的原因，一时相顾黯然。永历皇帝坐好了身子，冷冷笑着……

“马吉翔要我去缅甸，说是跟那边的人已联系好了，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才好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“这里不好，总还是自己的地方，到了缅甸，可就由不住要听别人的摆布，我可不愿意……可是……”说着他又叹了口气，就发起呆来。

朱蕾说：“他们都怎么说？”

永历帝说：“叶天霞、钱枚也都说这里守不住，劝我去腾越，秦、宫几个侠客，也都赞同，所以……我们只好先去腾越！”

那边行宫准备好了？”夏妃问，“什么时候搬家？”

永历帝叹说：“还什么行宫不行宫……有地方住就算不错了，已经决定了，二十三号日子不错……”

屈指一算，朱蕾吃惊道：“这么说，只有六天了？这么快？”

永历皇帝只是苦笑。忽然他拉住了朱蕾的手，颇似伤感地说：“我正要告诉你——这一次你就不要跟着了——跟着我有什么好？你——自己去吧，明朝天下就快要完了，这两天我也想过了，你……”

朱蕾呆了一呆，忍住心里的伤痛道：“皇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这次来，就是要跟您守在一块，我也想过了，要死也让咱们兄妹死在一块。”

永历帝不由神色一凝，夏妃忙向她施了个眼色，朱蕾这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，不该提到这个死字。

她心里一惊，蓦地记起了件事，即不久前在船上来自白鹤潭的中途，曾经做过一个梦，这件事也曾与简昆仑提起过……

梦中情景，兄妹对话竟似与今夜此刻颇相仿佛，当时梦中永历皇帝要自己改名换姓，往南面跑。自己也曾说过要死也死在一块之言，怎么会应验了？真正是匪夷所思，心里一惊，只是看着对方发呆。

永历帝忽然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吧，如果将来要去缅甸，人家只收留我们四个人，你……怎么还能跟着？”

朱蕾顿时一怔，这才不再吭声，一时心如刀绞，低下头，眼泪也淌了出来。

夏妃忙过去，递上一方帕子，朱蕾接过来擤了一下鼻涕，只是发呆。

永历帝说：“你真笨，还有什么好难受的？你的退路我都想好了，往南边跑……改名换姓，谁也不会认识你！”

这就更应了那个梦了。真正是不可思议。

“改名换姓？”对于朱蕾来说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之事，却是没有想到哥哥堂堂一国之君，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

永历帝的神态是认真的：“也只有这样了，你不比我，女孩子终必是要嫁人的，嫁了人还是要跟着人家姓……倒不如现在就改了名字……”

站起来，他转了个圈子，坐下来，又站起来，显得那么气躁，不安宁。

对于哥哥所说的这些，朱蕾很是生气，有心顶撞，忽然想到了那个梦，梦里哥哥还打了她一个耳刮子，试看眼前情景，真要顶撞了他，保不住真的他会打人，这么一想，她也就不吭声了。

“缅甸就缅甸吧！”永历帝来回走了一圈站住道，“这里已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了……”

朱蕾哼了一声：“说什么这里没有立足之地，事在人为，皇上你不能走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永历帝气馁地道，“如今大势已去，不走怎么办？难道叫我送死？还是去向吴三桂投降？”

朱蕾说：“皇上刚才不是说去腾越吗？”

“你……女孩子家知道什么？”一面说，他又来回走起圈子。

夏妃站起来扶着他，款款地说：“皇上身子要紧，去哪里都不要紧，这不大家伙全听着您的一句话吗？”

她可真会顺着皇帝的性子说话，一面说偏过头来向朱蕾挤了一下眼睛。

朱蕾却是没看见：“那是什么话？真要那么做——国家就完了……”越说越气，一下子跑到了永历皇帝身边，伤心地说，“皇上千万不能去缅甸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寸土地，就不能去异邦，要不然人民会不答应，会骂您没有出息，会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叭地一声脆响，果真地就挨了皇上一个大耳刮子。

“你……”皇上看着打人的手，重重跺了一下脚，赌气到一边坐了下来。

夏妃啊了一声，赶忙去照顾朱蕾，却被后者重重地挣脱开来。

一时间热泪夺眶而下，淌了满脸。

摸着被打的半边脸，既惊异梦境的灵验，更为着眼前的一切大哭伤怀，伤心自是伤心，话还是要说的。

“皇上——您错了……”她大声嚷着，“除非万不得已，您绝对不能去缅甸，要不然咱们明朝便真的完了，后世千千万万的人，老百姓都要骂死您、恨死您……就是眼前的叶先生、钱先生、各位英雄，就是李定国李将军吧！他们也不会原谅您……想想吧，他们拼死拼活，流血送命，都为了谁呀，您……您忍心撒下他们，一个人逃命？您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永历皇帝忽然象疯了似地跳了起来，却被夏妃用力抱住。

“皇上……皇上……您就消消气吧……”转过脸看着朱蕾，“九公主，您就少说两句吧……您去歇着去吧……”又是挤眼，又是抛眉。这一次朱蕾总算看见了。

“皇上万安！臣妹告退。”深深地道了个万福，便自转身步出。

外面是黑黝黝的，灯也不见一盏。

走了一程，朱蕾才站住脚，心里有些害怕，有心想回去唤个人掌灯护送，却是伤心气头上，也就顾不了许多，硬着头皮独自走吧！

所幸此去自己住处不远，不过是隔着片院子而已，且是天上星皎月明，当能分辩。

走走才知道，看似甚近，走起来却是很远。

一阵疾行之后，先时的激动情绪也安静下来，森森庭院，飒飒秋风，才自觉出怕来……

跑一阵，走一阵，好半天才算到了自己住处的小小院落，远远看见服侍

自己的那刘宫人打着个灯笼，正自怅惘，忽然发现，忙自迎上来：“殿下回来了……”

请安问好的当儿，朱蕾已夺门而入。

她是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见她哭红了了的眼睛，还有刚才被打了耳刮子的半边脸，热辣辣的怕是肿了。

可不是，对着镜子照照，五条指痕，肿起来老高。想想不禁悲从中来，活了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被人家打，更何况是让最敬爱的哥哥打的，又是生气又是伤心，由不住眼泪又自淌了下来。

这一霎，她脑子里可真乱极了。

想到了哥哥的那样远走缅甸，心里真像是刀割般的难受。还有，自己好不容易，千水万水地跑到这里，重聚团圆，如今又要分离，若如皇上所说，改名换姓后往南方跑……那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？

她可不禁又想到了自己的终身……想到了简昆仑，一时心绪紊乱，不知所思。

纱罩里的灯芯，爆开了一个灯花，摇曳出幢幢光影，乍然而来，吓了她一跳。

照一般民俗传说，这是烛蕊爆喜，国破家亡还有什么喜事可言？院子里秋风飒飒，刮得落叶萧萧。敢情是夜已深了，她也恍惚觉着有些累了。

伸了个懒腰，才自站起——蓦地，婆娑灯光影里，衬映出一条纤细人影。立地而长，极似有所耸动。

朱蕾呀了一声，倏地转过身来——面前人影乍现，在连带着的袭面疾风里，一口冷森森的剑锋，已向她喉间刺来。

惊惶万状里，朱蕾方自看清对方来人，正是那日游湖中途意欲向自己兄妹行强的时美娇，却是阴魂不散，此番又复来临。

时美娇当然不会真的向朱蕾毒手加害，可是眼前这一剑，气势如虹，光华璀璨，却非等闲，看来却具穿喉之势，真把朱蕾吓得花容惨变。

她身边，总有人暗中戒侍。

“哧……”一线流光闪处叮地击中了长剑剑尖，莫谓物什细小，却是力道惊人。

时美娇剑尖偏得一偏，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便自解开了眼前的一时之危。

一股强大气势，随着眼前这个人的猝然袭前，屋子里像是卷了阵狂风，案牍上纸笔齐飞，声势好不惊人！

灯焰摇曳里，一个人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已扑身而前，人到剑出。

叮当脆响声里，持剑的双方，已移开了一个人距离。

朱蕾踉跄着扶案而立，只吓得神色惨变，只当是又来了什么祸害。容得看清了来人竟是简昆仑时，心里的一块石头，这才放了下来。

冷森森地摇曳出一室的昏黄迷离……那种紧迫慑人的剑气，直似冰寒的手，紧紧捏着人的喉头要害。九公主朱蕾所面临的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剑场面，直似较诸那日船舱所遇更具无限阴森。

“又是你……简昆仑！”时美娇挑动着细长的眉毛，直向眼前简昆仑怒目而视。

方才的双剑交锋，已让她领会到对方臂力的惊人，从而警觉到自己实已不堪招架。那是因为她左面剑伤未愈，虽是左面身子，却也关系着右面的出

力，自然交接之下，连带着全身经络俱感疼痛，猝然使她记起了柳蝶衣的警告，不禁悚然一惊。

眼前之势，已不容她作任何退让……

臂力不振，却可以内气真力透过剑锋与对方抗衡。

这便是眼前室内剑气横溢，尤具阴森之因了。

“时美娇。”简昆仑目光深湛地直瞪着她，“凡事可一不可再，那一天让你逃了，今夜不会再称侥幸，更何况你剑伤未愈，今夜你绝非是我对手，又何必自投罗网？”

这番话看似自大，其实仁厚，仍不忘予对方退身之机，时美娇只要略识话机，便不难从容退身，偏偏她性情高傲，目无余子，衔记着简昆仑的一剑之仇，誓要湔雪前耻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我身上是带伤……可是，你也未必就能胜得了我！”盈盈一笑，身子左转，脚下已换了方位。

时美娇又说：“我知道你近来功力大进，我们两个虽然几度交手，总是碍有外人打岔，不能一尽全力，想来你一定不无遗憾，今夜……不是正好称了你的心？也合了我的意……你还犹豫个什么劲儿？”

说时，她那张盈盈笑脸，更似着了一片雾般的朦胧，实在难以猜想出她心里在想些什么？

“我如果死了，算我自找的，活该……而且，能够死在你的手里也……”

目光微侧，看了朱蕾一眼，碍于她的就在眼前，下面的话不便说得太过露骨。

顿了一顿，却有下文待续，“……要是你敌不过我，死在了我的剑下，也就认了命吧。总也还有别人为你伤心……应该比我强多了，是不是——九公主？”

情势如此，她犹有余暇逗趣，美丽的眼睛向着侧面的朱蕾瞟上那么一眼。

九公主确实为简昆仑担心。她为人直率，不擅掩饰，一听说他们双方待做殊死之战，焉能不为之提心吊胆，即使死的一方是时美娇，以她仁泽居心，显然亦非乐见。

“这……又何必呢……唉……时美娇，趁着现在还没有惊动什么外人，你快走吧……真的。”说着，她天真地跑向一边，待将打开窗子。

“站住！”时美娇忽然喝住了她，眼睛却是向简昆仑望着，“看见没有，她有多向着你？怕你死了……”

朱蕾说：“乱说，你也一样，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死了我都不愿意看见……时美娇……你还是走了吧。回头他们来了人，你就走不了啦。”

“你？”时美娇唇角轻牵，微微一笑，“谢谢你吧……”

这丝微笑，很快的即为一种妒意所取代，观诸在时美娇的脸上，别具阴诡栗懾气息，以至于朱蕾目注之下，也大感震惊。

“九公主不必多说，请速速退下。”

简昆仑由对方尖锐的剑气里，已有所感触，情知时美娇即将出手。

果然，话声方顿，对方猝然发动攻势。一缕寒光，平胸直刺而前。

休道此一剑的来势缓慢，却有冷森森的一片剑气随剑而行，一经前进，逼人毛发。

她终于狠下心要与简昆仑殊一死战，或许是九公主对简氏的眷爱之情，更促使她动了杀机。

这一剑看似无奇，却莫测高深，寓千变万化于毫发之间。

简昆仑识得厉害，出剑之先早已做了必要准备。一口真气为功九转，注之长剑月下秋露，一似泛滥秋江，激荡起寒星万猛可里，双方剑势相交，却不曾听见那一声震耳的金铁交鸣声。

房子里撒满了水花般的一天剑雨。

无比阴栗珍珠的剑气横溢里，两个人的身子交插而过……

像是一天寒星，简昆仑其实已全身包裹其间，冷冽的剑雨，逼使着他的发眉俱张。

看看已万难躲闪，他却像是一条蛇般的滑溜，游身于万斜寒芒剑隙之间，一挣而脱，其快如电。

时美娇陡地一惊，再思变换，已是不及。

简昆仑那一只翻起的左手，其势如鹰之展翅，噗地一把，已按在了她左面肩头。

于时美娇言，这一掌真有诛心之痛，旧伤未愈，更添新痛，已是万难以继，更何况简昆仑的真气内聚，果真有一学生死之判，便是石头人儿，也能为他拍碎了。

时美娇哎呀叫了一声，娇躯一震而倒，右手长剑翘上处，咻地飞天直起，笃地倒扎房梁，啼哩哩摇曳出一天寒芒，较诸先前的阑珊剑雨，却又是一番气势了。

这一掌虽不曾力毙时美娇于掌下，却将她护体真力拍散过半。

以时美娇之精湛功力，虽不致就此丧命，却已是万万难当，樱口张处，噗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箭矢似的直溅粉墙。

高挑的身子原已倒了，一挣未起，再挣欲起的当儿，却已为简昆仑锋利的剑尖，指着了咽喉。

时美娇忽地睁大了眼睛，只以为难免一剑穿喉，却是简昆仑心有不忍。

即在朱蕾的一声惊呼里，简昆仑改剑为指，点中了时美娇忠堂一穴。后者身子一歪，便自人事不省地倒了下来。

“她……死了？”朱蕾吓得全身打颤。

“殿下放心，我只是点了她的穴道而已。”

朱蕾这才似松了口气，慌不迭上前把她就地扶起，后者终是懵懂无知，酒醉了一般地瘫痪无力。

“这……怎么办？”朱蕾唉地叹息了一声：“真是可怜……你到底要怎么发落她呢！”

瞧着朱蕾的仁慈天真，涉世不深——其实又何异于自己？人生总要有所坚持。想到了屈死此女剑下的崔平老剑客，以及数不清的诸多武林正派侠士，简昆仑不得不硬下心来。

只是，要他亲自下手杀了她，却是残忍之事，他却也难以下此毒手，一时间，便自看着时美娇发起呆来。

“你……你饶了她吧……”朱蕾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竟为时美娇讨起饶来。

这一霎对于简昆仑是极大的考验，他竟变得踌躇不安起来。

来回地走了几步，他忽然定下脚步，摇头道：“不！”霍地上前，由地上把时美娇双手抱起。

她显然仍在昏迷之中。这玉体横陈，长发深垂，衬着苍白失血的脸，在在显示着娇荏无力，惹人怜爱，如果仅仅只着眼这一霎的她，却是无论如何

也难以想象她的素来强梁霸道。人总是脆弱不能持久的动物，即使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，也有倒下来任人摆布的一天。

朱蕾眼巴巴地瞧着她：“你要把她怎……怎样，千万别杀……”

“我不会亲手杀她，却也不能就此放过她。”简昆仑冷冷地说：“万花飘香在江湖上为恶多端，她的两只手上更不知染了多少血腥……”

一霎间，他想到了惨死于此女剑下的玉剑书生崔平，更不禁有穿心之痛。

他终于做了决定：“我把她交给二位大哥，一切秉公处理。”

他的语气至为沉痛，几乎不敢直视向时美娇面靥，即使在重伤昏迷之中，这张美丽不可方物的脸，仍具有强烈的迷惑感染之力。

简昆仑之所以下手点了她的穴道，让她暂时昏迷，便是这个原因，时美娇的聪明机智，正是与她的美丽一般无二，若容她当面辩驳，一逞口舌之利，说不定便自又会着了她的道儿，是以出此别策。说了这几句话，他即不再迟疑，待将举步向门前行去，门扉吱呀一声，无风自开。一个修长人影，当门而立。简昆仑、朱蕾自不免吓了一跳，尤其是朱蕾几乎叫了起来……

“谁！”话声方停，眼前人影一闪，那个人已似云般地轻飘，站立眼前。

好快的身法。

当得上是劲风一袭，使人在完全没有恢复意识之前，已为他占了先机。

简昆仑大吃了一惊。

以他的反应之快，警觉之速，亦不禁在此人现身之始，而失了先机，落了下风。

他同时也知道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朱蕾已在对方的控制掌握之中。

果然，即在这个人身势前袭的同时，一股莫名的劲道，有似八爪鱼儿一般，随着他身子的甫一站定，一下子已把她抓了个结实。

“啊……”朱蕾全身晃了一晃，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面前的这个人有着修长的躯体，眉长目朗，长发齐肩，一身银色长衣，却在上衣绣着寒梅一枝，衬着他精灵矍铄的面上神情，饶有几分画上仙人神采。

却是，如果进一步仔细观察，即可见他眸子里闪烁的是一种阴诡剽悍之气，却又当是另一番评价了。

或许这个人的年岁已经不轻，但是眼前看来却只在中年之谱。即使一望之下，也能感觉出那种属于中年人不愠不火的老练气质。

简昆仑当然认出他是谁了。

“是你——柳先生？”

正因为来人是柳蝶衣，他也就实在不必对朱蕾再做抢救，而心存幸免。事实上简昆仑已无能为力，端看他存心如何，意欲何为了。

“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笑容里不失阴诡，对于近在咫尺的九公主朱蕾他甚至不再多看一眼，却是朱蕾的生死安危，全然在他一念之间，简昆仑根本不存侈想，能够在这个距离里，把朱蕾抢过来，更何况他手上还抱着一个人。

这却也使他有了一线希望。即是尽管搭救朱蕾已属无力，而时美娇的生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

这个事实显然柳蝶衣是完全理解的。

“你的功力大有进步，颇有一日千里之势。”柳蝶衣脸上仍然挂着微笑，“时堂主显然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，才会三番两次的在你手里吃了大亏，说

来也是她咎由自取，死而无憾，不过，看在多年主从的分上，我却也不能置她不顾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才缓缓地又接下去，“你很聪明，当然明白我话里的意思，是不是？”

他笑得很自负，也很诡诈。

简昆仑点头道：“我很清楚，你是要用九公主来交换时美娇？”

“你很聪明……”柳蝶衣一笑道，“难道不值？”

“不……”简昆仑说，“完全公平。”

身势微转，从容地把时美娇平置长案，后者仍在昏迷之中，完全懵懂无知。

如此一来，简昆仑更可从容握剑，情形之微妙，正与柳蝶衣之于朱蕾一般无二。饶是柳蝶衣诡异莫测，却也难望取代简昆仑所掌握于时美娇的完全优势。

“那么就这么说定了！”

柳蝶衣说：“把时堂主交给我，九公主立可自由。”

简昆仑说：“九公主自由之后，时堂主任你自处！”

柳蝶衣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却不见他身子移动，朱蕾立刻即觉出身上的那种束缚感觉为之一松。顿时，她身子为之大大摇动一下，本能的一个翩跹，转到了简昆仑身边。

“这里不好！”简昆仑眼睛瞬也不瞬地直向柳蝶衣盯着，嘴里却是在对朱蕾说话：“殿下，你到外面去，跑得越远越好，能藏就藏，要闭住呼吸，不要出一点点声音——快走！”

用力一推，差一点让她摔了一跤。

朱蕾当然明白眼前是性命攸关时刻，爬起来转身就跑，却是跑了一步，又回过头来。

简昆仑怒声道：“快跑！”

朱蕾怔了一怔，却似依依不舍：“你……呢？”

“我不要紧，你快走吧，记住越远越好！”

朱蕾才不再吭声，大眼睛满是关爱深情，转了一转，霍地转身飞快奔出，脚步声清晰可闻。

一直到完全听不见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简昆仑才向后退了三步，让开了此一面地势。

换言之，时美娇已不再在他控制之中。

柳蝶衣哈哈一笑，目光精芒四射，却似不无激赏：“你对我防范得很周详啊……”

简昆仑一笑：“大敌当前，不得不加倍小心！”

柳蝶衣哈哈笑道：“其实大可不必，我已经说过恢复她的自由……”

“你可以说了不算！”简昆仑冷笑一声，“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”

柳蝶衣却也不温，一时含笑道：“人生得一知己，已是难能。更何况是一个红颜知己……简昆仑，你生何幸，竟蒙佳人如此青睐垂爱……怪不得你誓死相随，捐躯以报了。”

“你言重了！”简昆仑说，“我果然有誓死之心，却未必就此捐躯！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还活着么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现在还要你活着！”

一霎间柳蝶衣眼睛里闪烁着极其自负的目光。他并不急于对时美娇立刻解救，却把注意重点放在眼前的简昆仑身上。

说话的当儿，大股无形气机，霍地直向简昆仑身上袭来，情景与先时的朱蕾极其相似。

然而简昆仑却不是朱蕾。他伟岸挺立的身子，甚至于一动也不动，风采依旧从容。

他当然知道柳蝶衣功力远远超过自己，却是，也有其自恃之一面。

这一霎，他一面把聚集的功力，缓缓放出，用以与对方抗衡，表面上丝毫不见慌张。

“柳先生，不要太过自信了！”简昆仑缓缓说道，“难道过去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？”

这教训两个字，确是予柳蝶衣以极大刺激。显然是在暗示他，当日简昆仑既能逃脱飘香楼的十面埋伏，并不曾受制于他，今日又有何惧？

而且，如果柳蝶衣思想更深一层的话，这教训二字的涵义也就更相对升高，不啻是在暗示他，当日简昆仑亦曾饶其不死。

对于柳蝶衣这般身分兼以自负的人来说，那件事无疑使他刻骨铭心，引为生平奇耻大辱。

自然他被激怒了。却是这怒火却难望在他脸上看出，唯一所能显示的，也只是他深邃的眼睛。

“哼！说得好！”柳蝶衣缓缓点了一下头，“我确是记忆深刻，不劳你再提醒！”

陡然间，简昆仑感觉出传自对方身上的那股无形劲道，忽然大为增强，以至于简昆仑猝当之下，几至站立不稳，他却拼出全力，也要挡它一挡。一挺之后，总算没有当场出丑，却不禁心里噎噎直跳，丹田力虚。

若是这一霎柳蝶衣再一次进力，简昆仑可就保不住当场出丑，或是内里受伤了。

这一点，似乎简昆仑有相当的把握，即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他甚至于是可以断言，这一场气机的抗衡，便自到此为止。

柳蝶衣显然很是惊讶。

“你的功力果然大有进步，可是……却也到此为止了吧？”柳蝶衣自负地冷冷说道，“我只需略加内力一成，你便将丑态毕露。”

简昆仑说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可是那么一来，出丑的也许是我，而真正吃亏受伤的却是你自己。”

“为……什么？”

这三个字的声音，已不似先前的理直气壮。

“柳先生，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”简昆仑目射精光地缓缓说道，“你目下病情，我十分清楚。”

顿时柳蝶衣神色为之一变。

简昆仑也就不再保留，直言无讳地道：“你受百花奇香侵袭，已然病入膏肓，之所以看来无事，无非全仗神医黄孔的药力维持，我甚至于可以断言，你这种病根治极难，禁忌之一便是用不得功，尤其是内气功力的施展，所以……”他微微地笑了，这笑容真似插在柳蝶衣心上的一把长剑，却由于所说句句属实，柳蝶衣一时竟自无言以对。

简昆仑又含笑接道：“所以……以你目前情形而论，眼前施展已似在危

险边缘，再进一步可就难免自身受害。你一直说我很聪明，其实你一点也不笨，这个道理你当然很清楚，所以我大可对你无需惧怕！”话声微顿，他随即转动身躯，掉换了一个更适当的位置，并乘机松脱了当前一面的强大压力。

柳蝶衣大大被激怒了。

事实上，对方这般语气说话，很可能是他生平仅闻，从没有一个人胆敢当着他的面，用这般口吻说话的。

猛可里，柳蝶衣披散肩后的美丽棕色长发，有似刺峭般蓬松开来，那却只是刹那间事，瞬息又自回复正常。

“你都说对了，”柳蝶衣脸色沉重地道：“只是你别忘了，即使我只能施展七成功力，依然能置你于死地绰绰有余。”

“那可就很难说。”简昆仑越见镇定他说，“而且很奇怪，每一次我对敌，天上的神明，都偏向在我的一方面，因此我总能险中取胜，立于不败！”

“天上的神？”柳蝶衣说，“我眼睛里没有神！只有我自己。”

“那就怪不得你每一次都要失败了……”简昆仑含着微笑说，“我所信仰的神，乃是天上的唯一真神，每一次我祈求什么，神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，这一次我向神祈求的便是要打败你，不使恶人得逞，因此我毫不担心会胜过你，不信你就试试！”

说时，他毫不犹豫地掣出了长剑，神色大见从容。

柳蝶衣唇角带出了一丝做笑，点点头说：“好。那我就让你看看我这个恶人的厉害！”他的一只手，几乎已拔出剑来了，忽然神色一惊。显然听见了一些什么。

不久，简昆仑也听见了。

那是一阵快速而极见轻微的起落脚步声音，显示着来人在轻功提纵一面，有极其深湛的杰出造诣，而且人数更不止一人……

便是这个声音，使得柳蝶衣为之一惊。

“很好……”他说，“你的帮手来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简昆仑说，“我的话应验了吧？”

柳蝶衣说：“你在做梦。”身子一转，已到了长案一边，伸手向着似同熟睡的时美娇身上拍了一掌：“醒醒！”

力道冲激下，时美娇身上所中穴道，顿时解开，倏地睁开了眼睛，紧接着翻身坐起。

当她看清了眼前站着的人竟是柳蝶衣时，由不住人大吃了一惊。

柳蝶衣寒着脸说：“不要说话。”

时美娇立刻就体会出自己的伤势沉重，紧接着随即也发现到简昆仑也在眼前。

这场面太过离奇，却非她一时所能想通。

柳蝶衣身子一转，坐向长桌，用命令的口气对时美娇说道：“我背着你，快点！”

时美娇迟疑一下，羞怯怯依言而行。柳蝶衣随即将长衣捞起，很巧妙地在胸前十字盘结，成了一个软兜，把时美娇整个身子兜置后背，她的一双皓腕，甚是自然地搭向柳氏两肩，如此一来，便显得十分稳贴，无碍于柳蝶衣身子转动，即使与人对敌，也不会过于累赘。

事实上，以柳蝶衣的功力而论，莫说是时美娇的荏荏娇躯，即使再重上若干倍，也不会感觉吃力。

他这么一派从容布施，眼睛却也不曾放过当前的简昆仑，防备着对方的乘虚而入。

事实上简昆仑所显示的诚然君子之风，并不会乘人以危，使他笃定的是，他确信自己一面的帮手来了。

毫无疑问，九公主朱蕾自救救人，逃躲之余，并为简昆仑约来了帮手。

第三十六回常使英雄泪满襟

便在这一霎房门忽然敞开来。

三条人影，幽灵也似的一涌而入。一经入内，极具自然的向三方面分布而开，随同简昆仑的一面，合四面之力，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势，突地将柳蝶衣看守其中。

简昆仑早已猜知来人是谁。

果然就是他们——自己的三位拜兄。

秦太乙、宫天羽、方天星。

四个人八只眼睛，瞬也不瞬地集中在柳蝶衣一人身上。

秦太乙哼了一声：“蝶衣先生，三十年前汉水之滨，与先生曾有一面之缘，当时承先生手下留情，秦某伤臂而遁，不知先生可还记得？”

以秦太乙之一向自大，居然开口闭口，尊称对方为先生，当可想知柳蝶衣实为他深深敬重之人。

柳蝶衣一双细长的眸子，早在来者三人未经站定之始，已经对他们注意到了。

聆听之下，他特别向秦太乙看了一眼，缓缓点了一下头：“秦太乙，是你么？”

秦太乙说：“不错，就是我。”

柳蝶衣眸子一扫其它各人：“宫天羽、方天星……很好，你们风尖三侠全来了。”后者二人，显然还是第一次见到柳蝶衣这个人，不过对他的盛名早已如雷贯耳，乍然见到这位武林传说中最是难缠的人物，俱不免心存戒备，神色也就格外慎重。

宫天羽冷笑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你这位爱花主人自己来了，真正幸会之至！”

柳蝶衣眼睛很快在他脸上扫过，冷冷一笑，面现不屑地定睛在简昆仑身上。

“还有人么？”他说，“就只是你们四个？”

方天星大声道：“我们四个就够了，有种把我们都杀了，嘿嘿……怕是未必吧！”

柳蝶衣长长的眼睛，缓缓转向方天星，后者甫一交接之下，不禁打了个寒噤——那是他生平从来也不曾感受过的一种恐惧。这个人——柳蝶衣，真有那种凌人不怒自威的气势。

凡是接触到他此刻眼神的人，无不内心战栗。

简昆仑也不例外。忽然他吃了一惊，感觉到一种颇为不祥的暗示，一个念头陡然自心底升起——“若是柳蝶衣完全不顾神医黄孔的警告，豁出一死，全力以赴，以他功力，便大大可观，自己一面，虽合四人之力，却也胜负难卜！可是如何是好？”

到底柳蝶衣这个黑道盟主，一代魔君，有其诡异难测一面。有些事情纯以自己忖测是不能涵盖的，再者对方功力究竟已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？却也非自己所能尽知。总之，对方若豁出一切，这也是当前情势所逼，事实上他已无能选择。事情便大大堪虑。只怪秦太乙等三位拜兄来得太快了，若是只有自己一人，势将不会逼使对方全力一拼。

这时候想什么都已太晚了。

柳蝶衣神色极是从容。他那双深邃的眼睛——由四人身上扫过，却也不

曾放过现场有限空间，抬头看看上面，游目于四方、脚下，一切俱已在计算之中。

“好了，你们只管放手过来。”说时柳蝶衣反手后肩，掣出了身后长剑，一抹青霞，闪自细长的剑锋，却不是那一口他仗以成名的风起云涌。

只因宠爱李七郎过甚，在他临行之前，把自己最称手也是最喜爱的长剑风起云涌借给了他，自己却宁可取用较为次级的这一口青冥。

以柳蝶衣之剑术成就，施用什么剑，都不会有太大差别，原是无可厚非之事，只是眼前的一霎，他却有一种遗憾，悔叹那口惯用的名剑风起云涌不在手头之上，特别是敌人之一的简昆仑所持用的月下秋露昭然在眼之时，更令他感觉到说不出的一种遗憾。

对方四人，除了宫天羽所施展的兵刃是一对四煞棍之外，其它三人皆是长剑。

一时间，房子里充满了冷森森的剑气。这类出自上乘剑术的剑气，极是尖锐冷冽，由于敌我双方皆是武林中一时拔尖的人物，功力气势，自然大有可观。

恍惚里每个人都似有毛发惊然的异样感受。

便在这一霎，有人已挥出了足以致胜的第一剑。

这个人竟是柳蝶衣。

以眼前情势而论，柳蝶衣无论剑术如何高超，在面对当前皆为一时之选的四个大敌，总是相形见绌，更何况他背负一人，尚有宿疾在身。以常理论，他应是处于攻少于守的守势才是正理。他却弃守而攻，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快速一剑。

一抹青霞闪自柳蝶衣猝起的腕底。

好美的姿态！

随着他抡起的右手，有似蝶衣一片，极其潇洒曼妙，却是杀机盎然。

柳蝶衣必然已深深体会出眼前是生死存亡关键，才不惜出奇制胜，施展出他生平极难一现的救命绝招，也即是他仗以成名的蝶衣七剑。

只可惜眼前四人，俱不曾对此有所认识，提供经验。

首当其冲的一剑，竟是方天星。

这个年轻侠士，论及剑术，容或是大有可观，只是万万没有料到，对方第一剑竟是直奔向自己而来。

惊惶一瞬，方天星长剑横陈，意欲螳臂当车，以内气真力，硬接他的一剑。

他想左了！

柳蝶衣的这一剑，何等神妙离奇，说它是实，它就是实，说它是虚，它就是虚。

妙在他给方天星的感觉，明明是实在的！

耳听得当的一声，双剑分明已经接触，方天星运力以挺的同时，对方剑锋却似游蕊之蜂，一沾即离，随同着青冥长剑划出的一个大大乙字，刷地一声，已自方天星腋下闪了过去。

大片鲜血，随着柳蝶衣拉出的剑势，立时由方天星腋下渗出，霎时间，染红了他右面上衣。

这一剑伤势极重。非只是剑刃之伤，更厉害的是透过剑锋的内气真力。方天星几乎连话也没说出一句，一震之下，脸白如雪，便自直直地倒了下来。

却在此同时之间，简昆仑等三人已全速扑身而上，尤以简昆仑居高而下的一剑，更具十分威力。

柳蝶衣一剑得逞，身似花间巨蝶，待向右面闪开，简昆仑的一剑，真有泰山压顶之势，当头直罩而落。

大蓬剑气，有似一天暴雨，罩头直落……柳蝶衣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横臂一振，以蝶衣七式中第二招花间寻梦，磕开了对方剑锋。

这一剑极是吃重。

即是以柳蝶衣功力，亦感大不轻松。

柳蝶衣身子横溢直出，却是秦老头的一剑，阴狠诡异，于千钧一发，刺穿了柳氏长衣，很可能在他背上留下了一道剑痕。

房间里万万容不下这般打杀场面。

随着柳蝶衣旋转的身子，哗啦一声大响，整扇窗户为之片碎，柳蝶衣身势，飞云一片已遁出窗外。

宫天羽怒吼一声，紧蹶而出，有似旋风一阵。

身势方落，耳听着身后简昆仑的一声惊叱：“小心！”却是晚了一步。

一片剑光，起自左首。

宫天羽简直不容躲闪，拿棍的右手，连着臂根，已被对方长剑斩落下来。

凄厉怒啸声里，宫天羽的一只左手，却实实在在地扳在了柳氏的前胸。

终是力道中溃，失之不继。饶是如此，却也非同小可。

呼啦声响里，拉下了柳氏胸衣一片，一震之力，使得柳蝶衣身子狂风也似的飞卷而出。却是一落而遁，消失于沉沉夜色之间。

宫天羽脚下一个踉跄，接紧着倒卧血泊。

秦太乙抢上一步，扑身而倒，唤了声：“二弟……”却是无边黑夜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喀喀有声。

简昆仑重重跺了一脚，发声长叹道：“大哥暂留，我去追他！”

身形晃处，亦为之消失不见。

夜色迷离。

简昆仑奔足于一片漆黑树林。

这一带既无灯光宣泄，更失天上星月，行走其间，全凭细心体察，自是困难重重。

却是简昆仑耳聪目明，信心极具。

经过一番细心分析判断，他确定柳蝶衣便是由此而进，而且他确定对方不可能就此远遁。

原因很简单，即柳蝶衣虽身负极功绝学，但是先时已负伤颇重，尤其病情更是隐隐待发，两者互为因果，此刻必然是极其虚弱，更何况背上还背着时美娇这个累赘，再快也快不到哪里。

这一带林木葱葱，时有溪流贯穿其间，山势迂回，越往上行，越是难行，峰回路转，鬼影幢幢。柳蝶衣如欲活命，势得被迫上行。

有了此一番认识之后，简昆仑更不禁抱定信心，务期对这个魔头势在必得。

对于柳蝶衣他已有足够戒心，只可惜三位拜兄之中，除了秦太乙之外，方、宫二人都对他认识不清，以至于见面交手之初，便双双吃了大亏，看来已是凶多吉少，即使活着不死，也势得终身残废。

旧仇未去又添新恨，真正恨煞人也。

柳蝶衣惯于险中取胜，即使在最称紧迫的混乱之中，也自能保持着绝对的冷静。这一点简昆仑已有充分的认识，而且他同时也了解到对方不服输的个性，即以眼前而论，表面上看来，是自己在找他，事实上他又何尝不是在找寻自己？

能够有此一番见地，足足证明简昆仑确是强大了。

眼前林木渐稀。

是一块颇为空旷的三角地带，过此，又将与另一片树林相衔接。

简昆仑一脚踏出之先，似已觉出了有异……

记取着宫天羽先时的断臂之惨，他焉敢掉以轻心？

是以——他身子一出即转，刷地向侧面拧开，果然，就在他身子方一转出的同时，一片寒光，自头上直落而下，险险乎擦着他的肩头落了下来。

情形几与暗算宫天羽的那一剑完全仿佛，若非是简昆仑的事先警觉，简直无能躲过。

柳蝶衣果然处心积虑，这一剑积功力机智于一霎，满以为也同于宫天羽一样，至不济也能斩下对方一臂，却不知简昆仑早已料及他的居心。

一剑落空，柳蝶衣其实早已功力不继，身势猝转，鬼影子也似的向侧面飘开。

简昆仑哪里放得过他？嘴里冷叱一声，身势一个疾转，以大鹰剪翅之势，呼地一个倒卷，噗噜噜衣袂飘风声里，已拦在了对方眼前。

“柳蝶衣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话声出口，月下秋露啼哩一声转动，抖出了寒星一点，直取向柳蝶衣前心。

柳蝶衣哼了一声。

暗影里似见他庞大的身影，霍地向后一缩，左手突出，快如电光石火，只一下已拿住了对方剑锋。

却是力道不足，随着简昆仑抖动的剑锋，呼地一声，直把他弹起了丈许来高，翩若白鹭，落身于一棵大树的横出枝桠，忽悠悠摇曳不已。

一脉月晖，正好照见他的正面——长发飞散，衣衫片碎，再加上消瘦形容，在在显示着这位黑道盟主的力竭筋疲，已似末路穷途。

简昆仑霍地腾身而起，长剑月下秋露划出了一道弧光，力劈柳蝶衣正面全身。

柳蝶衣力呈不稳，脚下用力过剧，只听见喀嚓一声，树干中折，连人带同树枝一并坠落下来。

简昆仑自不会就此放过。

眼看着柳蝶衣身子，起落飞纵，向侧面崖上翻去，行动虽不失迅速，较之其平日身法，已诚然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于简昆仑可以清晰听见发自他嘴里的呼吸声音。思忖着这个一代魔君，已是强弩之末，就快离死不远了。

皎月寒星，点缀着此一面寒山夜景，分外凄凉阴森……眼前已是悬崖的尽头，看看前行无路，忽然柳蝶衣停下了脚步，一双手扶着松干，发着极为沉重的呼吸声如豹喘，煞是骇人。

简昆仑闻声而惊，陡地停下了脚步，对方这般形样，一时倒使得他不忍相逼过甚了。

却是，就此罢手不成？

柳蝶衣喘息声越来越大，更听见发自他背后的声声娇呼：“先生……柳先生……”

这声音陡然使简昆仑忆及，敢情时美娇还伏在他背上。一个是技惊天下的黑道魁首，一个是艳压四方的美人，不寻常的却是，他们更曾是一双互期以心的恋人。这一霎，他们双双面对着的竟是相同的下场，似乎是死亡的阴影越形接近了。

双方距离不足三丈。这个距离，对于简昆仑来说，一蹴可就，而且，他几乎可以断定，可以毫不费力，举手之间，即可置对方于死地，但是，他却就是狠不下这个心来。

柳蝶衣如豹喘的呼吸声更大了。

却见他回过身来，将长剑深深插落地上，剑触石面 铮 然作响，火花四溅。衬托着他冷削的形容，极是可怖。

“小美子……我背不动你了……下来吧！”身子晃了一晃，幸未跌倒，就此松卸下背上的时美娇，后者伤势更似不轻，娇声喘着，自地上缓缓爬起来。

“柳……先生……你……怎么了……”

话声未已，柳蝶衣已喷出了大口鲜血，他却是倔强地直立不倒，一只手力拄着地上剑把，那一双灼灼而视的眸子，瞬也不瞬地直向简昆仑盯着，仍然是狂态如昔，哪里有丝毫求怜妥协之意？

只是时美娇却已泣不成声：“蝶……衣……先生……”

不知何时，她已荏弱的屈缩在柳蝶衣脚下，紧紧抱住了他的双腿。不时用她苍白的脸在他膝上磨蹭不已，声声娇呼，点点红泪，真个望之断肠。

柳蝶衣霍然发出了狂笑，笑声未已，再一次喷出了怒血……脚下再次打了个踉跄，犹然是挺立如昔。

“小美子，不要啼哭……这哭声太叫我心里生烦，好生惹厌啊……小美子……快不要哭了……”

时美娇应了一声，果然不再哭了，怯怯颤颤站起，向着简昆仑打量一眼，又回头向身边的柳蝶衣望着……

仿佛是她已经有所感触，一时不寒而栗。

“我不行了……你也不行了……”柳蝶衣说，“如果苟生，不如好死，飘香楼的主人和他的女人，不能让人家耻笑，更不能容人家摆布……小美子！你先走吧！我随后就来……”

时美娇蓦地睁大了眼睛，一片笑靥，显示在她极其憔悴的脸上！

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柳蝶衣大声道，“我要你死！”“我知道……我是问……”时美娇声音抖颤着，“你刚才说。我是你的……女人……是你说错了……还是我听错了……”

柳蝶衣一声长叹，凄凉笑道：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小美子，带着你美丽的梦去吧！”

时美娇望着他解颐一笑，甜甜地说了个：“好！”

蓦地，她身形纵起，有似飞云一片，直向身后悬崖投身坠落。一如彩云翩飞，她所留下的人生最后姿态，虽只是临去的惊鸿一瞥，却依然美丽动人。

寒飕飕地起了一阵子风，惹得林木萧萧作响，简昆仑直觉得有些寒冷。

柳蝶衣的目神，仍似瞬也不瞬地向他望着，憔悴的脸上，竟洋溢着一片微笑！

或许是这人生他已看透、看穿，戏之嘲之，又将何妨？

风势再起，掀动着他身上支离破碎的白色丝质长袍，蝶儿也似的随风起舞，便在这一霎，他身子起了一阵急剧地抖颤，便自那样恃强自傲地站着死了。

甚至于他脸上仍然挂着那一丝临去的微笑……

简昆仑静静地走到他的身边，仔细地向着他看着，借着一片月色，察看着他的脸——那一张至死仍在微笑着的脸……

他的两只手紧紧握着插入石中的剑柄。因为这样，他才能保持着他原有的站姿。

忽然，他发觉到有两条浓浓的鼻涕样的东西，缓缓自柳蝶衣鼻中流出一——便是传说中的武林视为至宝的玉膏了。

只有内功练到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地步的人，死后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一个习武的人，能练到如此地步，极是难能可贵。传说中，这样的人实已具有金刚不坏之躯，原则上应是已具有抗拒死亡的能力，却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柳蝶衣仍然还是死了，他的死应是与他所罹患的奇奇怪怪症有关……

看着、想着，简昆仑竟自淌出了眼泪。

他甚至于不忍心搬动他直立的躯体，感觉着那是一个强者傲立天地应有的姿态——虽然他已经死了。

月亮再升高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离光明的明天不远。

柳蝶衣亘立依旧。所不同的，不知何时，竟在他直立的尸体边侧，倒卧着另一个人的尸身……两者之间，依偎得那么近。

唉！李七郎……

他是用自己的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长剑风起云涌倒握双手，一剑穿心而死。地上流满了血，月色之下，血已不再鲜红，竟像是黑的……

二先生呢！

他在唱歌，在跳舞。

月色里载歌载舞，飘飘似半山白云，树间白鹭，望之有出世之美。

手里提着个骷髅——宫小娥的遗骸。失意的时候，这便是唯一给他温暖慰藉的东西了。

船出白鹤潭的时候，天色才不过微微发亮。

水面上蒸腾着重重的雾气，冷风袭人。

皇上破例身穿戎装，着白铜和花锦战袍，戴着皮罩耳，倚身黄油绸帐下座椅，脸上气色凝重，十分阴沉。

随行众人，文武以次，两列而坐，总有二三十人之多，大船四周，皆有全身甲冑的执戈卫士守护，前后更有开路山炮安置，严然如临大敌。

虽说是逃难之中，永历皇帝身边的人仍是不少，前前后后坐满了三艘大船。

此一行目的地是去腾越。水历帝总算暂时打消了去缅甸的计划，那里有李定国的接应，总还能撑持些时候，只是从大局而观，明朝气势显然已到了尽头，还能支持多久，永历皇帝一行的结局为何，可只有天知道了。

秦太乙负责留下来照顾身受重伤的宫天羽，至于方天星，却因伤势过重，先一天已经死了。

白鹤潭两位主人之一的钱枚随永历皇上去腾越护驾，叶天霞自愿留居白鹤潭，他与秦太乙另有计划，以备团结白鹤潭最后尚能动员的所有力量，组织成一营劲旅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再出为战。

值得一提的却是皇上把简昆仑留在身边，交代了他一个极重要的任务，要他去拜访一位遁世的高人——顾炎武亭林先生。

此行责任重大，显属极为机要之事，简昆仑只能拜受使命。

原来炎武先生自佐鲁王举事失败之后，一心仍在明朝社稷，并未就此死心，表面周游四方，载书自随，实则心图大事，不时与永历帝暗通款曲。

最近所得到消息是，亭林先生游踪所至，停留在皖南某县，在那里求田居舍，大肆屯垦，其动机堪人玩味，简昆仑的此行出使，显然是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了。

昨夜临行之前，皇上赐宴群臣，即席宣布了两件大事：

其一，是今日凌晨的腾越之行。

其二，显然大大出人意料，即是，皇上即席赐婚，把御妹朱蕾的终身当众许配给了简昆仑，成就了这一双乱世中患难儿女的终身大事，他们同时也即席接受了永历皇帝的赏赐和众人的祝贺。

虽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简昆仑的心里可也并不轻松，特别是就在这一夜，他情同手足的拜兄方天星的离他而去，撒手人寰，更令他痛不欲生。

为此他们夫妇二人，特别请准了皇上，把正式的婚期延后举行，也就是留待到见了顾先生以后再正式举行，皇上欣然同意。

简昆仑、朱蕾跪辞永历皇帝群臣，踏上江岸的一霎，适当东方日出，天色已是大明。

东升旭日，像是熟透了的一个大红柿子，为大地抹上了一层姹红异彩，不旋踵间却已是光芒万丈，耀眼难开，水面上炫耀着灿烂金光。

目送着永历皇帝一行的乘风而去，不期然九公主这个依人小鸟，嚶然作吟的已自偎在简昆仑怀里。

白鹭在水面翩翩飞舞，远处有隆隆的炮声……

无论如何，这却是一个崭新未来的开始。

